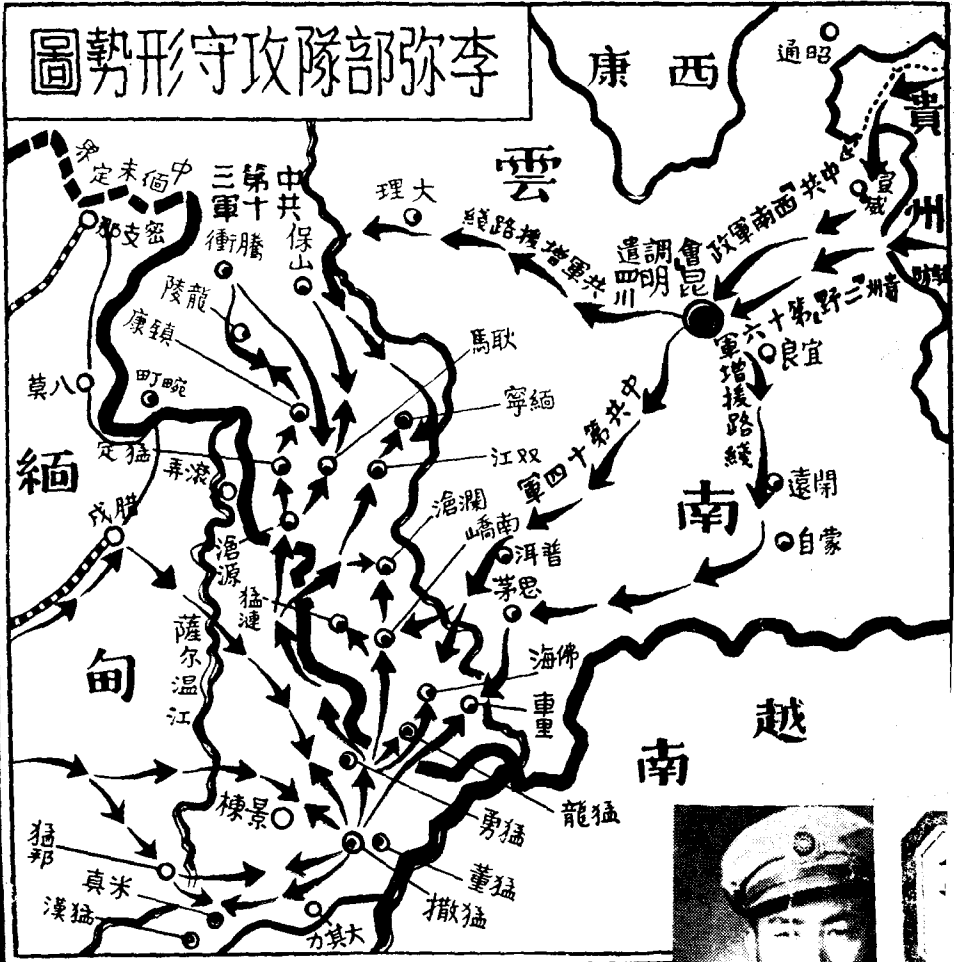


緬邊三年苦戰

李彌部隊攻守形勢圖



吳林衛著



亞細亞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亞細亞出版有限公司門市部

銅鑼灣怡和街八十八號

電話：五七八五七

營業要目

歡迎各界
惠顧指教

出版圖書刊物
代售中外圖書
經銷歐美文具
發售體育用品

歡迎讀者
免費閱覽

緬邊三年苦戰錄

吳林衛著



亞細亞出版有限公司出版

「緬邊三年苦戰錄」，是第一部有關「李彌部隊」最翔實的綜括報導。爲了要對讀者負責，這本書的作者和編者都費了很多心血，很多修正和剪裁的功夫，現在它終於問世了。

民國三十九年二月，有一支不足千人的國軍，爲了反抗極權統治，不辭艱險，萬里投荒，由昆明流徙到緬邊的小鎮「大其力」，因遭受數倍兵力的緬軍襲擊而一戰成名，在蠻烟瘴雨毒蛇猛獸交相侵襲之下，逐漸建立起強大廣袤的遊擊基地，與中共編共及緬政府軍三面作戰。當時三年，儘管艱苦，阻壓了中緬越共對中南亞半島的進一步擴張。寔且瀝成爲一支包攝各民族的「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其中馳名國際的「李彌部隊」，就是這支聯軍的主力部隊。

本書作者是這支軍隊中某一單位的政治部主任。進攻滇西南及喋血緬東北諸役，均曾參與其事，他所報導的，正非他親身經歷的見聞，讀者們很可以放心跟着他走。本社日前出版的「蜀道青天」「橫渡崑崙三萬里」兩書，雖然同是表現忠貞不屈的軍魂，但由於形勢地域的殊異，其結果與成就亦迥然不同。本書對人物事蹟，可說是爲反共空國工作開創了一條新路，瀝義之士，固可言喻。報載目前該地之反共遊擊隊正在日益壯大起來！並不因李部之撤退而放棄鬥爭任務。足見本書之面世，實具有時代的偉大意義。

亞洲出版社編者識

目錄

圖片

一、反共軍將領圖像。二、反共軍的派令與臂章。三、游擊基地中的生聚教訓。四、緬軍的敢對行動。五、生活在緬緬邊區的各色民族。六、「專偵部隊」由緬經泰探台情形。七、反共軍游擊地區圖解。

代序

前言

一 初抵泰京印象

陳振熙——陳廣深——錢伯英——李則芬——毛森——邱開基——韓文煥

二 士兵口中的緬邊反共軍

李彌余程萬的捉放——誘降第八軍第二十六軍的三通偽電——以身作「質」的李彌夫人龍慧娛——彭佐熙葉植楠的見仁見智——九十三師的長驅緬邊

三 深入游擊基地……………三八

同族反共軍領袖馬守一——打虎將軍與殺匪大王——蔗糖花生米的茶會——河濱
裸浴的「米真西施」——半原始式的揮人生活

四 震驚東南亞的大其力戰役……………五六

樹起了第一面的青天白日國旗——談判代表無理被扣——緬空軍總司令機墜人
亡——緬軍挑釁有招損失——泰國政要親臨觀戰——國際人士刮目相看

五 在猛撒統一指揮……………七一

呂國鈞率部歸隊——邱開基游說野人王——國際友人空運補給——各路游擊接受
整編

六 慷慨進軍滇西南……………八四

李彌將軍親自督師——卡叭土王棄暗投明——兵不血刃收復潯源——攻克猛定入
駐耿馬——誘敵聚殲大獲戰果

七 戰地中生聚教訓……………九九

華僑志願軍移駐猛董——「反共抗俄軍政大學」——修築水壩與建忠烈祠——陳
振熙去職之前因後果——李彌將軍的生平

八 進駐猛勇·抵禦緬共……………一二三

收編揮族子弟兵——協助猛勇軍警誘緬共——德欽奴政府養癰貽患——「羅相兵團」坐大緬北——揮邦公主參加政工

九 再度挺進滇南……………一四四

招撫滇邊山區游擊隊——反共土司龍正泉——呂國銓慷慨誓師——華僑志願軍參加戰鬥——葉植楠規復南嶠——叢林戰的經驗和教訓——彭程瀾滄報捷——中共對少數民族的煽誘

十 幾項不愉快的事件……………一七〇

一六一師人事的調整——猛烈一幕驚險鏡頭——緬甸政府的胡混尷尬——「學員叛變」的撲朔迷離——王副團長死因不明——待遇不均與派系成見——李元凱的脫離總部

十一 東南亞反共聯軍大合流……………一八五

來自不同區域不同種族的代表——中英泰握四種語言并用——大會主席丁作韶博士——十二個反共軍司令部——致電聯合國駁斥緬政府

十二 孤軍兩面作戰……………一九四

「一石二鳥」的中共企圖——緬國防軍三路進犯——反共軍被迫應戰——緬
東北大舉殲敵——函獲文件發現共緬勾結秘密——李彌「病逝」的一段插曲

十三

緬甸與四國會談

緬政府軍事慘敗後改採外交途徑——聯合國七屆大會的顛預遷就——反共軍
列舉事實反對撤退——中美泰緬四國的曼谷會議——李則芬丁作部等慷慨陳
詞——緬共「羅相兵團」的乘虛竄擾

十四

撤軍談判的波折

李彌已國銓發表嚴正意見——泰國華僑和香港自由勞工的正義之聲——邵
毓麟親臨游擊山區勸諭——李文彬衣復得折衝樽俎——緬甸政府的敷衍行
動——中共緬共的混水摸魚——旅緬僑胞憤慨遭殺掠

十五

三年苦戰告一段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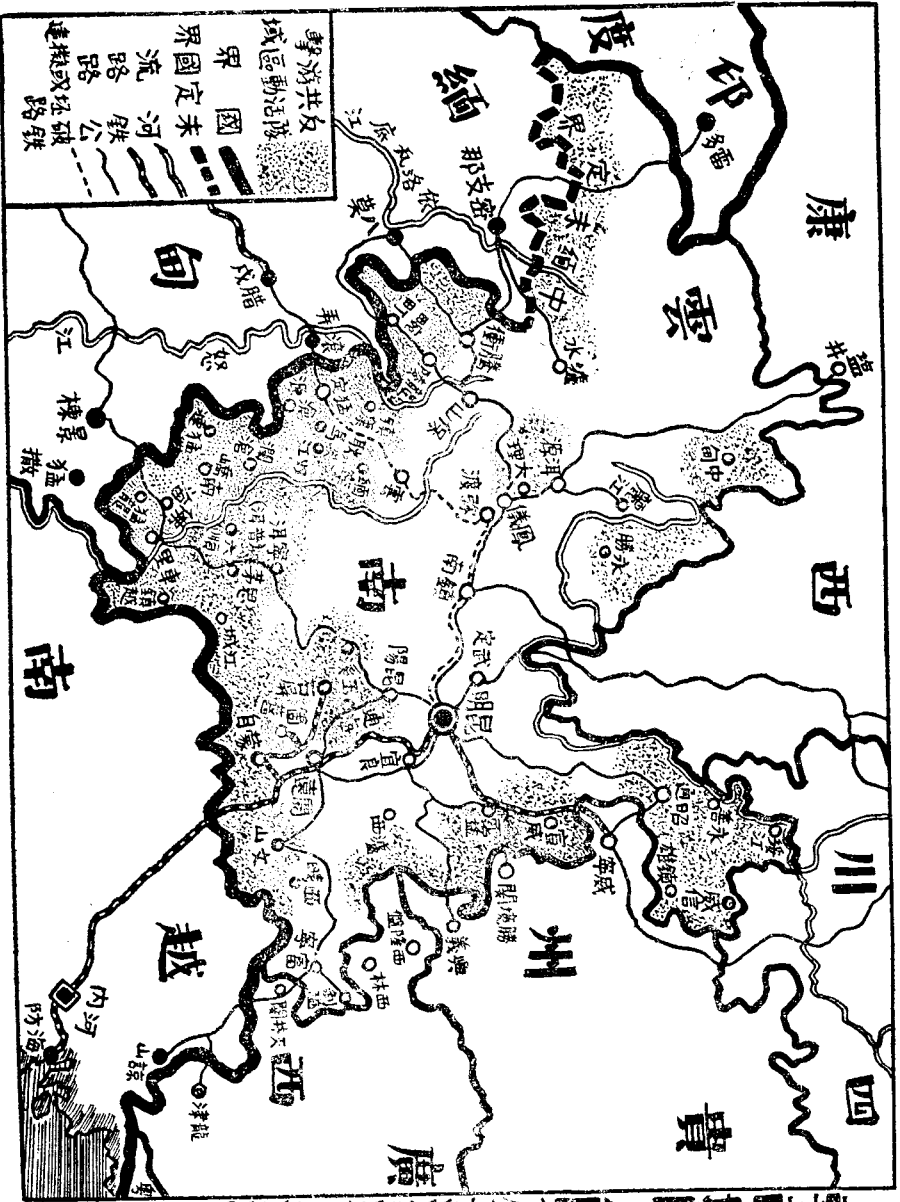
撤軍總部的龐大組織——萬方矚目的撤退鏡頭——反共將士飛抵台北時之悲
壯熱烈——三十八名戰士的國籍問題——撤軍期中的緬方不絕挑釁——反共
救國軍分兩期撤退

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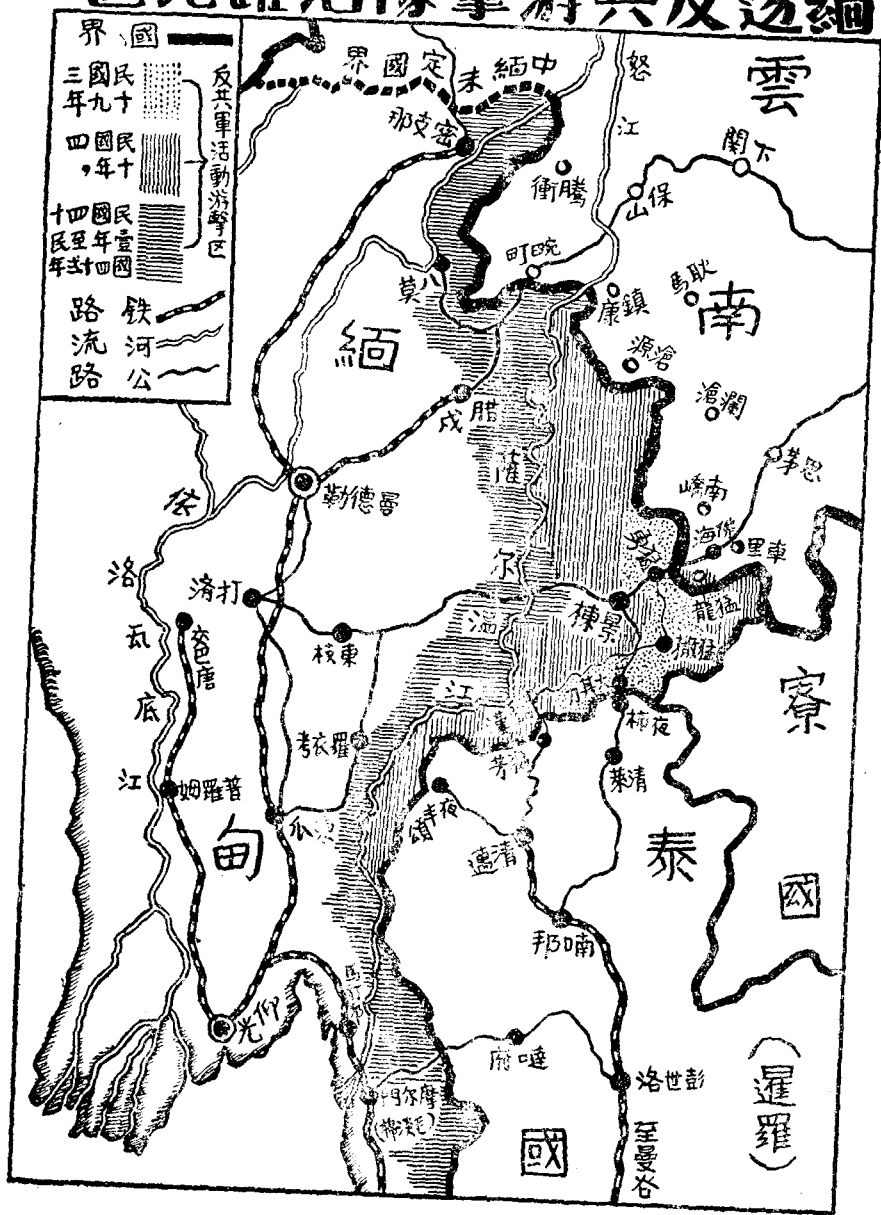
記

.....二五三

雲南境內人民反共游擊隊活躍地區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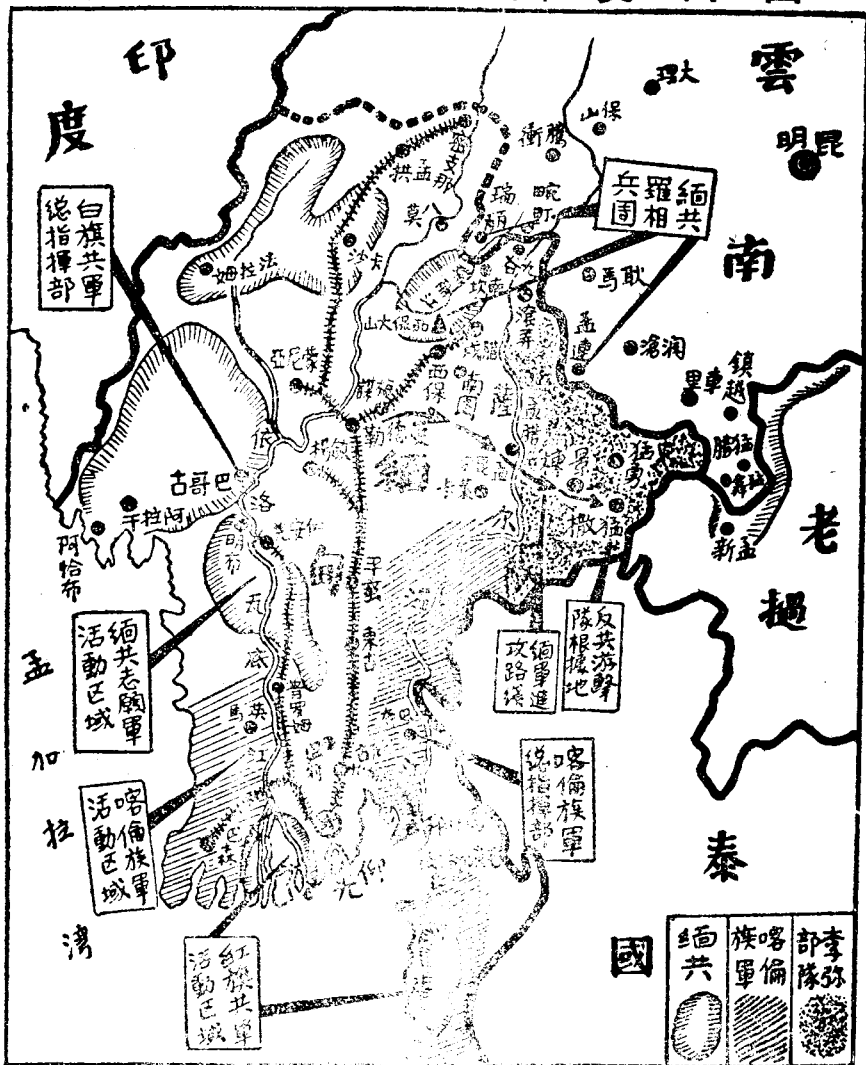
緬甸反共游擊隊活躍地區



李弥部进军西南图解



四 面 受 困 的 緬 甸 態 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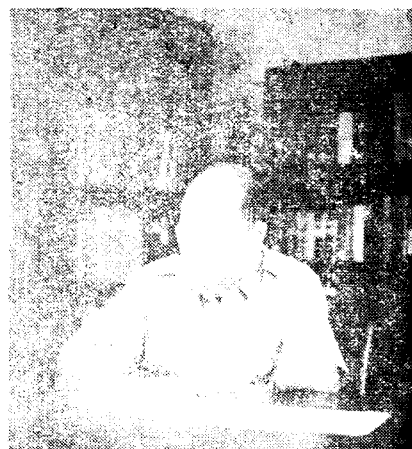
說勸國邊緬貢赴苦修習表宣，多大功績任工務任，使身轉與部內表宗學法交。
。寺佛玉武海運參善是會一第



席出中席文李表代
將中軍共政的議會國馬經奈美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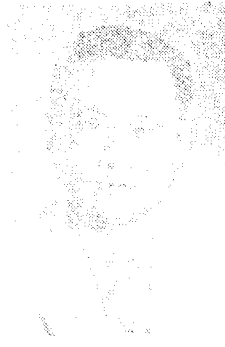
中券則奈揮給密前軍共政司外第，重景華撒發在



本副副計軍城在日二十月十年二十四
授上得復衣長區國表代國我的字簽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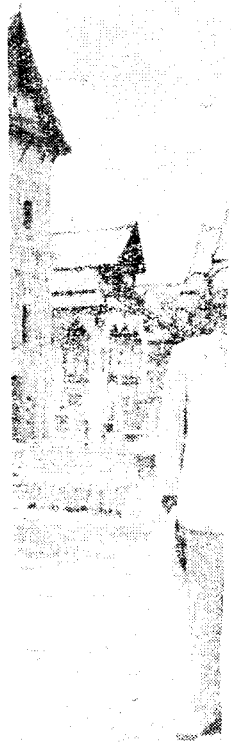
孤軍血戰大共方的指揮
師部三九一官部
將少輝震李



長軍軍六十二第
軍將鋒國呂



與李翰左在昆明被救
遊漢提的勇十二上
將軍軍六長余榮萬中將



所請「共匪相親相」的
中事他德羅相

長軍軍六十二第、萬壽書堂反共軍的頭人、二六二師師長陳振配將軍。



說勸風邊續貢杜的警
務任，使專赫威
。寺佛玉國泰



受中共場及英調浩鶴北山區
軍委的臨「二區人民政
主席」方春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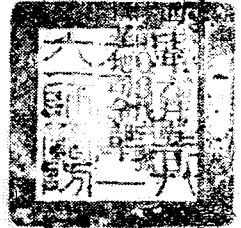
副總指揮李則芬中將

派令

茲派

吳林衛為本師政治部主任

此令



師長陳慶龍
副師長宮家楹

游擊隊背章

緬邊國軍以閃擊行動

突入雲南邊境

與共軍展惡戰

接獲驛馬隊越過邊境奪獲軍前所放武器

本報記者到滇西日

諸健兒過苦森林生活

雲南邊境國軍
實力日漸壯大

山那的邊是地好萬
滇西農民大批逃亡
投游擊隊

緬邊國人自動結集
反共隊伍日趨壯大

緬甸確與中共勾結

進攻我反共游擊隊

戰至最後一人
我反共壯士決作戰到底

李國輝談森林生活
兩女兵表現英雄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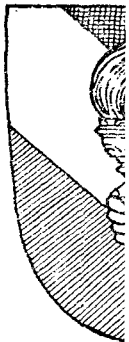
雲南人民切盼反攻

李彌部隊威武不屈
本報記者到連游擊基地

留緬國軍
作戰到底



面背



面背

↑ 華僑青年志願組成的「六一」師派令

← 海外各地僑報關於反共軍動況的報導

是為人民區共聯軍
長成約
軍區共聯軍
長成約

林衛同志台鑒

本書藉志佳著三年緬邊苦戰錄一書即將問世在文壇上又出現了一枚異彩在事業上更奠深了一層根基殊堪欣慰唯該書之報導在命名上即可察得內容之主要同為緬邊將士所心及至撰為序文一節恐未及讀書者自我宣傳之批評甚露痕跡於書面殊方難志敬有先原半以此致謝並祝

李 彌 啟

藍派

派令

中華民國
陸軍部
第一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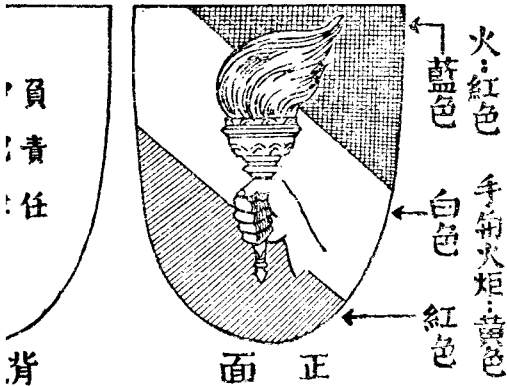
↑

李彌將軍
答復本書
作者的信

象徵中華民
族復興光明
的反抗志願
游擊隊臂章

↓

→ 反日游擊隊用白粉印在樹上的標語



代序

前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李彌將軍于民國四十三年六月廿六日
在「中華民國各界歡迎緬邊游擊將士歸國大會」上演詞節錄

雲南反共救國軍在緬邊這反共游擊鬥爭的工作，已告一結束，多數亦已撤銷，但是在雲南邊區上
重反共的中國人民自始至終支持反共隊伍，茫茫一大片一大片大，這片人民裏的自由起義軍高潮！

這些這這這大反共力量，政，沒有承認他們，竟沒，這他們，這是他們認到自由中國政府，
才是他們的政，只有蔣總統，才是他們唯一的領袖，可以領導我們打回大陸。……：

滇緬邊區的游擊官兵，求自由自由自由受到無限的困難和痛苦，實在是又疲勳又慚愧，個人更感到
孤獨！因為游擊官兵們雖也建立艱辛而又大難後門的游擊基地，結果却未能達成反攻的理想，但是有
一點可以告慰全國同胞的：每一個游擊官兵，都具有忠勇愛國的精神，他們是忠實的、勇敢的、果決
的、剛毅的。

三年前的六月二十六日，雲南游擊軍曾以不及兩千人的部隊，一舉攻下匪佔的滄源城，升起第一面
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以後十四天中，連接打下八個縣城，匪軍傷亡三千餘人，游擊弟兄傷亡四百餘

人。從這一點上說，這不能不承認他們是勇敢的。在雨季開始的時候，游擊官兵們冒雨行軍兩個多月，都是赤足在森林中行走，泥濘沒膝，荆棘刺腹，藥糖纏身，還經歷了大小二百餘戰。但是他們沒有一句怨言，沒有一人落伍，這不能不承認他們是果決的。他們看見國旗，看見總統肖像，就無限感奮，熱愛得不忍釋手，這不能不承認他們是忠愛國家、擁護領袖的。……

民國四十年至四十二年，在滇邊西雲南反共游擊軍，曾牽制匪十三、十四、十五三個軍和若干「公安部隊」的兵力，同時更遮斷了緬共與中共之間的關係，使赤匪的第五縱隊無法滲透到東南亞去。更由於游擊官兵的活躍，扭轉了反共的人心，有許多反共的力量，都因此風起雲湧的勃興，這些在反共大時代中奮戰，流血書寫保國圖強的……，這一股游擊戰線游擊官兵，現在已經撤離了他們用血與築成的基地，本人感到非常痛心！同時對於邊境在游區的反共義民，可說遭到匪幫的搜捕和慘酷的殺害，本人非常關切。

全人類要反共是一種自然而然的趨勢，今天在滇緬邊境的反共游擊隊，已不是所謂「游擊部隊」，而是真正自愛好自由的反共志士所組成成的人民隊伍。返回祖國的游擊官兵，也將以堅心決志，來準備担负更大的任務。

前言

國民黨是石頭呀

共產黨是水

管水流過去時

石頭還會在山崖

——告告自告山地民衆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雲南省主席盧漢等向共產黨投降，第八軍軍長李彌，和第六軍軍長余程萬，從敘廷的懸崖中掙脫出來之後，率領殘剩着地應餘部隊，在滇緬邊山區五萬七千八百一十六方里的狹長地帶，開始反共保國的游擊生涯。屈指算來，到今天已超過兩個年頭。在這冗長的歲月里，經過多次之戰，滄源、德康、瀾滄、耿馬、雙江、車里、佛海、南端……之戰，以及去年（民國四十二年）緬北之戰，而奠定了這支部隊在東南亞的地位。民國四十一年以後，經過的中國人民反共軍已磨成數達三萬，以上的精銳隊伍，並和潛藏在雲南境內十餘萬人民反共游擊隊取得密切聯繫，積極地設有「反共抗擊軍政大學」的訓練機構，使反共軍志更趨堅決，士氣更爲旺盛。檢閱當前東南亞反共陣營，論作戰能力，論戰鬥經驗，不能不重視這一支反共軍的質量。杜威、滿立德在東南亞視察訪問之後，都會予緬邊反共軍的地位以適當的評價。爲勞勞東南亞自由民主的力量，以配合全球性的反共戰畧，緬邊反共軍，應獲世界善良人類的正視與愛護，乃毋庸置疑者。

幾年來，在世人的眼中，李彌將軍成爲反共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的」。緬邊反共軍游擊隊成爲復國救亡的先鋒，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引起世人的強烈注意。事實不容否認，他們四年來的艱苦奮鬥，置生死於度外，置榮譽於不顧，游過了死神的血海，衝破了赤魔的火網，在窮山僻壤，蠻風瘴氣的滇緬邊區忍受一切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成年累月聽任飢饉、寒冷、疾病的侵襲，他們並不因此而降低反共抗俄的鬥志；相反地，他們認爲能捱過這段短暫的黑暗，纔能接受長久的光明……凡此等等，均確有值得歌頌之處，誠如民國四十二年秋，代表蔣總統赴滇緬邊區慰問反共鬥士的邵毓麟特使所說：「這些爲國家民族在與共產集團拚命戰鬥的勇士，外間對他們的情況知道得很少，我們需要大大地爲他們的勤勞功績而宣揚，告訴國人，告訴全世界關心的友人……」。作者撰寫本書的動機，可說就是由邵氏這幾句話所激發的。

四年以前，這羣保衛自由的孤臣孽子，最初進入緬邊原始森林時，山區中沒有房子，也沒有糧食，但經過長期的披荆斬棘以後，把部營樹木砍倒，變成空地，又在空地上，搭成房子，他們尋找地盤，在那裡種菜，種上穀子，而解決了求生存的起碼條件。食亦問題。到今天，雖然這個叢林地區，依舊是荒涼瘴癘的蠻荒地帶，但在若干平原和有水草的地方，却已粗具漢家威儀。

由於開發這個基地的不易，和創業的艱難，所以每一個游擊戰士都很珍惜這番「游擊事業」，他們不願看到自己手創的事業中途毀棄。如同一個手成家的人珍惜他自己的門面一樣。

每一個游擊隊員，都看顧一段和共產鬥爭的記錄，每一寸游擊基地，都養育游擊戰士。這近十一年來游擊隊的歷史，是許多人的眼淚和鮮血所凝結而成。這並不是故意駭人聽聞的詞句，也確有到過這一地區的人，總會理解這羣孤臣孽子心坎的沉重。因爲在四年以前，當九十三師從雲南撤出時，祇有不滿千人在緬邊作着孤軍奮鬥的反共工作。過了一段時間，雲南境內的人民受不了共黨的壓迫，纔集體或單獨的向山的那邊逃亡，自動參加游擊隊的工作，而使游擊部隊的力量日趨壯大。但逃奔過來的人們，一部是雲南境內的土司、地主、士紳、小商人，和馬幫，

大部則是善良的農民，他們不會經過軍事訓練和戰鬥訓練，嚴格的講起來，還是一羣「烏合之衆」。如何把這羣烏合之衆，練成有紀律的軍隊，這便是當時領導者們所面臨的課題。於是游擊隊的領袖們，便以第八軍和第六軍的老兵爲骨幹，從新組成了部隊，他們不分晝夜的訓練着新幹部，武裝起大批與共產黨不兩立的善良農民。日積月累，便使這批烏合之衆變成良好的軍隊。使他們不僅能從事戰鬥，且可從事生產，不僅可以打游擊戰，且進一步可以打大規模的運動戰。

講到這批逃亡來歸的善良人民，我必須在這裡敘述一遍，他們都是在共黨的兇狠鬥爭中被「鬥」出來的，每一個人，不是自己的父親被共黨殺掉，便是自己的兄弟被共黨活埋，他們的房屋被分光，他們的生命也隨時可能結束，因此纔逃了出來。

我在山區所遇到的每一個雲南籍游擊隊員，他們個個都和共產黨仇深似海，有着「不共戴天」的血恨。在國恨、家仇的情勢下，他們以悲壯的心境，來從事反共工作。因此對這些人，毋須培養什麼政治意識，也不必講什麼國際間的大道理，他們祇有一條路是求生，一條命是和共黨死拚，一條心是報復，一骨頭是永不屈服。更苛刻一點說：這是一羣從雲南境內逃出來的亡命之徒。

在總游擊隊共地的每一個女人，也是深明大義的，她們沒有一個是寄生蟲式的人物。每一次戰役中，她們都貢獻出所有的力量，來鼓舞戰士們打勝仗。她們爲戰士們縫補衣褲，爲戰士們煮飯，不遺餘力。因此，在戰前方較遠的後方也復如此。過去李顯將軍在山土時，他的太太龍慧娘也會親自爲戰士洗衣、補褲，並領導着一般眷屬們，養雞、種菜、和做些護理工作。龍將軍戰役中，在後方管理補給的閩處長太太，也親自由該處親自押運着糧食，跑進槍林彈雨的前線。軍眷們在山區中，一樣和她們的丈夫過着艱苦的生活，她們有的長大學畢業生，和職業婦女，一部份是雲南的望族和名門閥秀，照過去的生活講，她們原本是「瀛室裡面栽培出來的花草」，但到了山區中則變成了經得起暴風雨吹打的「翠柏蒼松」了！

緬邊爲薩龍歐虎之所，游擊隊員中有不少知識份子及若干受過高深教育的軍官，他們每次與敵人在戰時，均彈不虛發。中上級指揮官，關心世界局勢的演變，較之任何地區的政治領袖，實有過之而無不及，過去曾受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在山區中逐漸藉毛飲血的生活，實非原子時代的人們所能想像的。

四年前，當盧漢還沒有叛變時，雲南的土共便竄據在滇西的卡瓦山一帶。那時他們編了一首民歌，叫做「山的那邊是好地方」，用它來誘騙不滿現狀的知識份子和青年學生上山。大陸變色後，共黨的暴虐和狐狸尾巴，全部露了出來，反迫害反奴役的人們遂高歡共黨早年所編製的歌曲：「山的那邊是好地方」，用以在精神上來支持在「山的那邊」打游擊的李彌部隊。

時代在改變着每一個青年人，時代也在呼喚着人們選擇「自由與奴役」的途徑。終於有大批受不了共黨暴政的善良人民，拉着驢馬，拿着槍枝，唱着「山的那邊是好地方」，奔向自由，參加李彌部隊的游擊工作。因而「山的那邊是好地方」這一歌曲，現在已成爲對「共黨王朝」的諷刺，而被共黨西南政治局明令禁止。

接近滇境的游擊基地，時常有起義來歸的共軍，他們每進游擊隊駐紮時，即機械投誠，且常常寧先與洽游擊隊，告以將於某日反正。雖然這類有機會反正的共軍數量並不多，但從這裡已可窺見共黨軍心的一般。

游擊隊在滇緬邊境所控制的全部土地，參相當於台灣兩倍的面積。他們反共意志之堅決及顯露，誠如元勳軍將（第八軍副軍長）所說：「吾人之性命，早已置諸度外，吾人所關切者，厥在吾國及吾海島之國軍早日反攻大陸，吾人必因而深入雲南心臟地區進攻。吾人之工作爲砍樹耕種，不計收穫，人間之富貴榮華，在此雖有數千里之邊陲山區中，早已爲吾人所忘却。」

我在山區中，曾親眼看見許多知識份子和指揮官們，他們的腳板，已經磨成很厚很厚的一塊無感覺的厚皮，也看到了作戰時打瞎了一隻眼睛的士兵，依然毫不鬆懈的繼續着他們的工作。

女政工和軍眷們穿的衣服，像一個要飯的乞丐，但是在部隊行動時，她們還是照樣帶着兩顆手榴彈，隨軍前

推。

六七十歲的老翁和十二三歲的小孩，在游擊基地，都一樣的青槍，站崗放哨。

游擊隊的領袖們，和士兵睡在一起，吃在一起，在樹下批閱來往的公文。他們沒有圖章，簽一個字，便算有效，在繃邊一帶不必誰喊叫打倒官僚作風，這個環境中事實上也無法形成官僚作風。

在整個游擊山區中，在每一個突擊小組中，士兵們珍惜着那支步槍，比珍惜着自己的性命還要重要。士兵們在睡眠時揀着步槍，睜開眼睛第一件事，便是看看自己的槍支。一枝槍，一個手電筒，一袋糯米，成爲游擊戰士們生活的三要緊。槍是打擊敵人的，手電筒是夜行軍時照路用的，一小袋糯米則是維持自己生命所必需。除了這些之外，他們對其他物質的享受，看得非常冷淡。

士兵們大多數忠着共產黨，那是因爲幾年來他們吃不到魚類和足夠的脂肪，所以一個手電筒，就更是他們所必需的。

部隊中的官長，百分之九十五以上，沒有家眷。他們告訴我，他們已經沒有家室之念，也沒有富貴功名的慾望，有的祇是貢獻給國家和自由的一條命，而且這條命，隨時都準備犧牲。

下面一封信，是游擊隊一位姓周的部隊長致海軍華僑友人的函件底稿，在他這封信中解答了一個問題，那便是：「游擊的游擊隊爲什麼在那種極苦的環境下，還能支持下去。」——

×××：

神洲陸沉，隱已四年，大陸洗劫，亙古未有，而親戚家人，死難之狀，迄今猶見於夢寐之中，令人傷痛欲絕，此恨綿綿，焉能忘報，故前年冒死艱難，遠走異域，置身於深山窮谷中與自然環境奮鬥。

此間大林蔽天，潮濕遍地，日則蟲蛇薈集，環繞於茅廬左右，夜則虎嘯猿啼，山鳴谷應，側耳遠聽，其聲哀而壯，凄而厲，適足以激發復國復仇之心，鼓舞臥薪嘗膽之志，豈鳥獸亦同情國破家亡之苦也耶？

弟前年來此後，曾病癱疾，惡性也，高熱不退，不食不眠者逾旬，雖幸獲痊癒，然以弟營養不良，體力迄未恢復。瘳爲此間通疾，初來者水土不合，十九罹之。此間瘴氣尤重，晨昏大霧迷濛，罕見天日，武侯征蠻時之毒水嘔泉，信有徵矣！……

這些都是編造游擊隊的輪廓。

兵法上說，置之死地而後生，編造這一羣「哀兵」，便從「死」裡殺出了生路。

在幾共產黨中生活過游擊隊，不論官長或士兵，他們遇見任何一位從台灣或蒙古到山區的人，第一句話總是問：「台灣在什麼時候反攻？」在反共大學體系的柱子上，刻有一副使人警惕的對聯，那是：「發展革命精神，防腐防惡，其定反攻萬里；恢復長河五嶺，奮仇尋恥，掃除共匪漢奸。」這些警惕語句，在山區中，不光是口號，而是能確實實的身體力行。

新約全書中，這是一句話：「一粒麥子，如不落在地上死了，仍然是一粒；如果落在地上死了，就會生出許多顆粒來。」這句話用來譬喻編造邊區的反共力量，最適合不過。

游擊隊在四年來，和大陸的共軍作戰，大小達二百六十八次之多，每一次戰役中都有一些反共的青年志士喪失了他們的生命。以上所說的戰役不數，是僅據總部參謀處有案可查的記錄，至於各突擊小組的戰鬥，和前哨的斥候戰，幾乎每天都在進行着。

作者是在民國四十年春，從台北轉赴泰國，再高麗國進入邊邊，投身「李彌部隊」志願參加實際工作的第一個政工人員。三年的時間，我到過編造森林中每一處游擊基地，到滿載而歸前線，與中共結共浴血奮戰，更親身經歷不少傳奇性的事物，一幕幕的驚險鏡頭，假如拍成電影，相信要比「泰山歷險記」以及幾路共產黨主演的「反攻總句」一類影片精彩得多。有時，當我與槍匪馬在猿啼虎嘯的山谷中馳騁時，我確曾以「泰山」自居，經常呼着「噢——嗚——」的怪聲，排遣征途跋涉的寂靜。三年歲月所處環境雖那麼險惡，我却有恃無恐，亦許是山區生活太枯燥太單

調的緣故，一個富於冒險性和好奇心的青年人，對這些反而覺得「非如此不足以言刺激」了。

近年來，海外報刊對李彌將軍和緬邊反共游擊隊的動態，有很多記載，有些雖然誇張了一點，但還不失其真實性；有些則連我也看得莫名其妙。也許是李彌將軍成爲傳奇人物的緣故，執筆的人遂不惜以訛傳訛，爲之渲染一番。却也有人曾經這樣說過：別再把緬邊的反共軍和游擊隊，冠以「李彌部隊」的名稱。他認爲這個名稱太便宜了李彌，好像緬緬邊區四年來的一切榮譽都歸李彌佔盡，而使萬千流血流汗，傾家蕩產，甚至犧牲性命在中共黨作實際戰鬥的忠貞志士，其英勇壯烈的功績反而被埋沒了。他要世人「這些反共英雄叫鼓雷歡呼，不要專替一個人的光榮而歌頌！對的，緬緬邊區四年來的光榮果實，確爲萬千忠貞戰士的流汗性命所結成，我們應爲大多數的英勇壯烈的反共英雄鼓掌歡呼，肅然致敬，不要專替一個人的光榮而歌頌！我寫這不替也以此作爲對文詞重擊。」「緬邊三年苦戰錄」所記的就是萬千反共鬥士的壯烈史實，固不遑爲歌頌。諸君人的「信任」不過，在整刊後，李彌仍爲不可或缺的「主角」之一，關於他的事蹟還得再揚揚之詞，我們社會不能放棄的把他列入，否則，本書的真實性將大打折扣。同時，毋庸否認：李彌究竟其長處與短處，畢竟是「當首反共游擊隊，當首反共救國軍總指揮」他與緬邊反共軍的主帥，談一支部隊的形威與壯大，作爲這次的主帥，那絕對是例外？

過去有一陣日子，台灣方面，很不願意爲李彌造謠，也奇怪緬緬邊反共五的活動不要讓共产党聞，更希望反共軍隊次次能軍事進攻的戰役不要變成「雷聲」，更希望李彌將軍能早日回國，且希望美國政府能早日回國。三、四年前，在緬甸上，已把李彌和緬緬邊區游擊隊活動而爲一，由於俄國與美國關係中，由於緬甸的資源及誇耀的宣傳，對李彌雖不滿意，對緬緬邊區游擊隊活動不滿，這次就其長處與短處，對李彌將軍的功績不滿意，但李彌將軍的真實理由。實是世界上的事，往往需要誇耀的，愈成了新聞；李彌的消息雖然不爲公開，於是，有關他的一舉一動，愈受新聞記者發生了濃厚的興趣。

民國四十二年春，台北某外國通訊社記者因誤會而發出「李彌病逝」的電訊後，很奇怪的現象是：海外若干報

刊意以訛傳訛，故意把李彌形容成一個不爲台灣喜歡的人物；據說這些消息都是有作用的一種對李彌的呼應。

李彌自從出任緬邊反共軍統帥之後，他與新聞記者之間，好像隔着一道鴻溝；其實，據我所知，李彌倒是最喜歡接近新聞記者的，過去那段日子的「神秘」，並非他所習慣。

李彌「死而復生」之後，會「破例」和新聞記者見面，且講述一個死亡的故事，引證三國演義中：「曹軍誤會周瑜已死，結果被周瑜智取了樊城，」以表示他的抱負，因爲那時的周瑜剛剛在赤壁大會戰中，贏得一次決定性的勝利，支撐了垂危的東吳局勢。

民國四十一年香港星島日報會刊出一篇文章，述及「李彌的游擊隊」，內中有這樣一段：「國際局勢的演變，對李彌的援助非常大，有一個『自由亞洲委員會』，是國聯會派出美國人負責專司此項游擊的組織。該組織在曼谷和西貢都設有分設機構，李彌和他的隊伍，已經是國際性所需要的力量了。」（此文題爲「緬邊游擊隊的緬甸局勢」）

「自由亞洲委員會」真是援助李彌的專司機構嗎？在這種我不能向讀者作「是」與「否」的答覆，不過我可以告訴讀者的，李彌在緬邊邊區的活動，是與美國官方毫無關係的。這話說來，讀者也許不相信，其實，這事千萬萬確的事實。爲了證明這一點，我祇好把一件「國際秘密」公開出來——

李彌部隊被控書，其內容並不是來自美國人，編制人的事實已查自民國三十九年一大英海空軍之戰。據說時便開始了；控訴的進行，也並非英政府撐腰，却完全由於美國的同意（美國人對緬甸空軍開始不加反對）。美國爲什麼會有這樣一種態度呢？凡是美國官員提議軍事行動，即可得到美國的輕微贊成。這不祇是美國人對李彌的事實證明嗎！可是又爲什麼在外交上不支持李彌的活動呢？原來李彌在民國卅十年春初，的聲言和美人會作過，不過這些美國人是一個私人的商業組織。後來美國政府知道這件事，立刻加以制止；從民國四十一年三月起到李彌部隊撤退止，美國駐東南亞各國大使館的新聞處和武官署，就都奉到命令，要他們堅決否認與李彌活動有關！

美國方面爲什麼要這樣做呢？原來在民國四十年的年底，李彌在曼谷正是風雲際會的時候，美國的軍方和國務院，都派出一個代表到東南亞各地研究各該國的實際情況，他們在仰光和曼谷搜集了不少關於緬甸國軍的資料，這些資料中有幾點非常重要，也就是作爲美國官方後來研究李彌問題的藍本，其中的要點是：

① 李彌在緬甸邊區所實際指揮的部隊，與外間所傳的數字，相差太遠。

② 李彌正和泰國一個有勢力的人以及一批美國商人從事一種生意，這是美國政府認爲最不應該的事。

③ 李彌曾經排斥過與他合作的幾個反共將領，這是反共陣營的不幸事件。

④ 李彌對他所指揮的軍隊內部待遇厚薄不同。

⑤ 許多雲南人都反對李彌很多不民主的做法。

根據這些資料，美國官方對李彌的印象當然是一難得到的。至於這些資料的真實性，從空觀立場說來，要打折扣是沒有大錯，但是這些資料給美方的人，自然是一般舉例而且種種又都帶點突個人（這些人當時在雲南各，美國駐華官員各多有點關係，美國官方代表向他們索取資料，所以資料自然都帶點明顯的偏頗，在河內中環來雜着與意中傷的成分）。

美國對雲南中宣化未解除前，美援艦隊於合體本身，確有中宣化，美援已擴充到大陳島和金門島，對於緬甸邊區的問題，美海軍提議構的意見，在雲南，中宣化軍隊安插到雲南各縣，其無誤的，因爲對緬甸，就引起國際間的麻煩。」

此外，但據美國印緬補給物資援助李彌的原因，據傳只有一樁很不尋常事件：「有一支游擊隊攻入緬甸的南坎，南坎有一家美國醫院，院內的教士和醫生看到游擊隊用汽油彈炸燬一個移民局長和其伴行動，大爲不滿，立即打電報到美駐緬大使館，請大使館把他們目視的事實轉給艾森豪威總統，他們大概誤會那支游擊隊的裝備是美國的軍械，因而在電報後面還補充上他們的意見：這些軍隊，拿着美式的武器，作這種行動，我們非常痛惜美國納

稅人所造成的災難……」。

這一有關「軍風紀」事件的後果，自然又是李彌倒幕！

緬邊邊區每發生不愉快的事件，中外報紙輿論就紛紛指責李彌個人領導錯誤，甚且把一切罪責完全加諸李彌身上，我覺得這是很不公道的。正如李彌過去一段時間受到的盲目推崇一樣不公。緬邊情況原本甚為複雜，由人民志願組成的反共游擊隊有許多並不受李彌指揮，在南坎搞出事件的那支軍隊，正是李彌部隊以外的一支游擊隊。美國人沒有把真相調查清楚，就指鹿為馬，硬給李彌套上一頂「殺人放火」的帽子，如此做法，也是很很不合理的。

如果說侵韓是中共的失策，援越應該是中共的「得意」之作。利用各國的共產黨徒去奪取政權，不牽涉到國際問題，這本來是共產國際的一貫策略，尤其是與中國大陸鄰近的各國，最好是都能運用到像越盟一樣，以中國大陸為他們的後方基地。緬甸和中國有著像越南一樣的便利，緬共的實力和發展的環境比較感覺有過之而無不及，祇可惜與中共之間，為經過國軍所隔斷，沒有被隔的地區，又是一些反共的揮淚土掩的區域，這是中共與緬共之間最感煩惱的。但他們並不因此而罷手，自民國四十一年以迄現在，在滇西軍區的保固，由中共被極力訓練和裝備，這就是用以補救中共和總共之間這一缺憾的。

民國四十一年八月起，至目前為止，緬政府與中共之間不斷有秘密代表團來往。緬外長薛昂吉又先後親率代表團到北平兩次，究竟其中有些什麼秘密，這雖然不是局外人所能得知，但從緬政府對緬共一連串的行動中，不難窺知其大概：

一、民國四十一年九月間，緬政府與緬共秘密訂立互不侵犯協定，而以全軍兵力用於對緬共的邊境反共戰事，和反共反緬政府的喀倫族、佤族。二、組織緬共密謀殺戮反共軍指揮人員。三、十一月間擊反共之緬共人員薛昂吉，送交暹町交中共用汽油燒死。四、扣留緬督練王趙寧龍，迫其自請改土歸漢。緬外長薛昂吉又是北平緬邦駐密土司，也同時響應請政府改土歸漢，德欽奴政府便藉此根據，佈告緬北各地，藉口接受緬邦土司請求，立即解除土司的政權，另

派流官，而所派的又都是些親共份子。但緬北土司堅決反對，擁有武力較大的均不惜一戰，因此又不得不決定保留畏棟、班囊、邦央、果敢、木邦五個土司，可是重要的地區，大多數土司的政權還是被奪去了。

緬政府為什麼要這樣做，當然是由於中共的指使，因為譚邦士司多半是反共而同情我緬邊國軍游擊隊的，我們祇要將九谷一帶的土司改制後，羅相部隊的兩個團立即進入緬北的陰川和九谷之間的地區，便可知道陰謀的所在。令人不解的是緬政府的態度，當內外共產黨人共同謀奪他的政權時，要自撤藩籬，引狼入室，如果他的當政不是共產國營的潛伏份子，那就是自己和自己過不去。

自從緬政府於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二十八日由聯合國提出控訴中國游擊隊侵略緬甸案，繼經聯合國大會議決調遣駐緬中國軍隊並將其撤出後，撤出緬邊游擊隊問題一度成爲舉世矚目的國際問題。

事實上，駐緬游擊隊的李彌部隊，雲南人民共產軍隊，就居住的地區來說，一部份是完全駐在中國的雲南省境內，一部份是駐在緬甸邊境的中緬兩段未定界內，祇有一部份是駐在緬甸政府控制力所不能及的緬東北掸族山區，並非如緬政府所稱完全駐在緬甸國境內。其次，李彌部隊和人民共產軍隊的潛伏份子，是由中國及東南亞各民族反共的自由人民爲爭取生存與自由並反抗共產集團侵略畧與暴政而自動組織成的一支自衛武力，其中包括中國、泰國、緬甸、越南等不同國籍，和漢族、回族、馬天族、緬族、哈倫族、揮族、賽族、卡瓦族、阿卡族、保保族、克欽族、奇摩族、俾族、佤族、東伊族、克仁尼族、摩斯族、高棉族、孟買、游牧民族等不同種族和各地的反共華僑。他們爲了實現共同的願望而接受李彌將軍的領導從事反共的奮鬥，並非如緬甸所稱這支軍隊是中華民國政府所統轄的國軍部隊，並且對緬甸絲毫沒有實行武裝侵略的意圖。

可是爲了尊重聯合國的決議，和聽從自由祖國政府的勸導，李彌將軍直接統率的六千六百人終於離開四年來用血淚建設的山區；撤往台灣。

撤軍工作，美泰兩國顯然盡了最大的努力；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衣復得一校和反共軍代表李文彬中將也以最大

的誠意來促成協議。

我們對滬緬邊區空軍部隊的撤退，有感慨也有自信，而感慨之不足動搖自信，則是我們所能肯定的。我們所認為感慨的是，這六千餘反共將士之離開共戰門崗位，不是失敗在他們所負的任務，而是失敗在聯合國中的理想。共黨根本沒有力量逐出他們；強迫他們撤退的，祇是那個並不堅決反對侵略的聯合國！假如聯合國能把反對侵略列為第一目標，則這六千餘反共將士，沒有一點理由需要作非戰敗的撤退。但是，我們也有我們的自信，我們的自信是；這一批身經百戰的抗共英雄，他們活動於森林，出沒於原野，每一個人都是憑着赤手空拳去打天下，本着誠實忠肝去救祖國，因此這個人類就有一種百折不撓的好身手，每個人都有好格作「加里波利」，並不限於少數首領份子為然。但是，他們在國內環境環境之下，撤退緬邊了，他們要撤退，不是戰敗的撤退，亦非任務的終了，他們祇是在一個戰鬥崗位轉移到另一個崗位去！而且，當他們的決定撤退之時，全世界的眼睜，都集中到那中緬邊邊區的一個小角落，為「採訪這一個人類的新聞而各國新聞記者，莫不下七十人。毫無疑問，緬邊反共軍的頻年苦戰，雖然沒有獲得聯合「紳士」的尊重，在已贏得整個自由世界的同情！

當然，自由中國為了顧全大局（亦即是顧全國人的面子）而撤了這支反共部隊，我們沒有理由不表悲憤；但是，我們在悲憤之中，却仍「滿着」榮的自傲，當自由中國當多數國，尚在畏共如虎的今天，緬邊反共軍却經常不斷的給予共黨以打擊，在實際行動中為善良人類帶來無窮的勇氣。如果歷史有公平記載，則他們必能受到正義的擁護，而控訴他們的國策，則將獲得無窮的讚賞。

四年來，自由中國雖然沒有給予緬邊反共軍什麼援助，但他們瞭解着現實環境的困難，他們沒有一個人抱怨政府，祇是一刻到要把他們撤往台灣時，則個個搖頭，流露出內心的高度不滿。他們對台灣的希望不高，愛國心也最切，儘管他們都不願意撤往台灣，但台灣仍是他們精神寄託的所在。

當反共軍準備撤退期間，有一位新聞記者詢問一個將級人員；你為什麼不願意到台灣過點近代人的生活，而願

竟在森林中和毒蛇猛獸同居？他的回答很簡單：這裡有他的血汗和眼淚，他不願意看到他和他的弟兄們用血和淚建立下的一點基礎，用自己的手，和別人的手所拆除。他的話確是大部份高級將領和知識份子的心聲。

至於士兵們，爲什麼不願意撤退？這也和我的前頭說過的每一個人都和共產黨有著一本算不完的血賬，任何人要阻止他們暫時停止對共產黨敵對行爲，即使是善意的勸導，也變成了他們的敵人。一個姓李的士兵，就曾經釘鐵錐的說：任何人，不論是他的友人和敵人，不讓他在前方反共，就是他的老子，他也要幹掉他。這種堅決的鬥志，稱之爲「反共狂」並不爲過。

此外，大部份沒有受過教育的游擊隊員，打回家去的心理太切，他們認爲台灣隔了一箇大海，即使反攻，第一仗也打不到他的家鄉，不如他在山區，跑個十天八天，便可以打回家去，重見自己的田園廣漠。

綜合的講起來，在糾纏而混亂的反共的鬥爭份子，有相當多的人認爲共產黨是「匪」，他們都帶着一片「孤兒孽子」的心境，和「王爺不偏安，漢賊不兩立」的大志，而不願覺悟到共產黨在起勁的反共事業，爲防匪賊。有了這羣幹部，再加上俯着與共產黨有一本血債待算的士兵，總形成了這股反共的堅強力量，而且這種力量，是實和浪濤相激而成的結晶。

中共對緬邊游擊隊所施的政治攻勢，幾年來雖然屢屢失敗，但它並不因天時而止步。當聯合國決議阻遏這支反共部隊撤離山區之時，中共便又利用宣傳來向游擊隊進攻，它們的宣傳是：「怎麼樣？你們在山區中受了這麼多年的苦，看看聯合政府能不能幫助你們，而且現在打緊你們；國民政府也保護不了你們。走吧！回大陸！我們歡迎你！」這種宣傳可說是最公毒的一着。因爲這宣傳全體反共游擊隊，對反共的前途，感到渺茫，同時也容易發生激憤。可是，事實證明，中共這一狠毒的宣傳依然得不到預期的效果，爲什麼？因爲游擊隊每個人的身上，都有着防止共菌的抗體。共菌祇能向神經衰弱的人們進襲，對於一個精神健康者是無法滲入的。

沒有到過緬邊區的人亦許不會知道，祇有親身在那裡生活過的人纔會深切瞭解：緬邊區這個基地是進可以

◎倘今後仍有來自大陸滇省或其他地區之反共人士續在緬緬邊區活動，原有反共游擊隊司令部無法亦無責予以制止。自去年（民國四十二年）十一月至今年五月先後共運出官兵六千六百餘人，均係由緬甸東北部之猛茅、邦央、猛漢、猛勇、猛撒、猛敦等六地及緬甸南部之帕魯地區運出經泰國空運台灣，原留住猛撒之反共軍司令部人員，亦於最後一日（五月九日）由中美泰三國軍事委員會送返台灣，所有武器亦經全部携出繳交。從李國芬「聲明」的第二第三項中，大家不難知道目前在緬緬邊區活動的反共游擊隊，非特大有人在，而且「今後來自大陸滇省或其他地區之反共人士」，在李彌總部「無法亦無責予以制止」的傳聲下，還「可能」日益增加！其實這「可能」兩個字改成「正在」更為恰當，因為生活在鐵幕內的人民，均受中共的血腥統治、壓榨、剝削、迫害、殺戮，他們祇要有逃亡的機會，自然會投奔繡邊的游擊隊，為報仇雪恨與共黨展開搏鬥。如今年五月中旬，滇南金平地區的土司年振漢，率領該區壯丁八百餘人拉瓦渡江越境從事反共游擊戰，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李中瀾社說：「因抗氏組游擊隊後，聲勢甚為壯大，李中瀾社為其欣慰，遂將伍氏所屬游擊隊的親友扣押，以作人質，並誘伍氏投降，由李中瀾社二司王萬祥帶，亦因伍氏在抗氏部中，被中共派員「誘反革命活動」罪而捕之，李中瀾社遂將伍氏殺害中。」這「雲南第一劍主王」王萬祥，就是一個例子，何況是土司以外的其他人呢？此外，還有更為具體的報導，說明反共游擊隊的大數量的存在：今年五月十五日《新華日報》曼谷的電報稱：「緬甸政府，由飛機交獲，緬甸游擊隊，在緬甸各地，均有游擊隊，其數目，已由數百人，增至數千人，此間軍隊，亦已加強，並已派兵，前往緬甸各地，以資防範，並已派兵，前往緬甸各地，以資防範。」

一 初抵泰京印象

陳振熙——陳廣深——錢伯英——李則芬——毛森——邱開基——韓文煥

民國三十一年冬，大陸陷共，國府遷台，那時我在聯合護法司令部，局勢正岌岌可危，每個人都有一種心驚肉跳，一驚六恐，一消息外不發的信心，和一身及女石似的面孔，但：在冬寒將盡，除臘將屆的節令，隨見的貴象——却無眼惡感！

直至三年（三十九年）夏季，每個人苦悶的心靈纔開始感到愉快與激動，當國家奮起而轉運的傳奇性消息，現在報紙上之後，像一陣秋風，河灘酷暑的沙漠，亦像一坡互有衝擊着波浪的湖泊。

我尤其感到興奮，因為我是泰國生長的華僑，我熱愛泰國，關懷泰國，僅次於中華祖國。所以在大陸和台灣寶島的十年最苦悶中，我對一切與泰國有關的動靜都十分注意，我對泰國無法忘懷的原因可以這樣說：我的父母姊妹兒女以及不遠千里而來投奔的親戚，甚至祖國的墳墓，以及菲律賓的風聲雨吼的災難莊嚴的屍骨亦埋葬在那裡。

反之，在祖國的滄海「災難」中，我從未到過，沒有絲毫印象，除了一位姑母之外，連近親也感也沒有。我問：一對地主存有觀念乃人之本能，這種所指的「本土」，以我的情形來說：應屬於泰國，而不歸滿洲；基於此，國寶臺灣泰緬邊境的消息使我發生無限興奮的注意！

事實不容否認，國軍到緬邊是爲了求生存自由而迫不得已的，對緬作戰亦爲迫不得已的抗戰，與共軍到緬邊或泰邊的有計劃侵略行動，情形迥然不同。而我所感到興奮的，不僅是國軍能闖入緬境；而是國軍能以不足千人的殘衆對抗三千精銳的緬甸國防軍，且獲得輝煌戰果。使國際上一般短視的人，對國軍的戰鬥力爲之刮目相看，作重新估計。在泰國方面所起的影响尤大。十幾年來，我在泰國推行「中泰親善」的運動，屢屢失敗的原因，純爲一部份藉排華起家的官僚政客破壞所致。他們和我一樣都是「土生華僑」，同樣是中國人的子孫，但他們的矢口否認。舉個例說：泰國僑領雲竹亭老先生是中華民國政府僑務委員，他的胞弟却是泰國當朝政要（曾任外交部長）。泰共首領乃比里地農榮會經是泰皇的攝政人及泰國總理，他的胞弟却以姓「陳」名「磊」的華僑身份在僑社活動。現在緬被汶內閣的教育部長乃良哇拉干，曾親口對我說過，他僅「一個未曾到過中國而不懂中國話的中國人罷了」。最令人驚異的是：用中國姓名且精通中國文字的人亦以泰僑身份僑居泰國，如陳思賢中將、陳天賜中尉等，前者是現任警察總監乃施高亞軍中將，後者則爲泰國警察局長（又稱警察總長）胡有勳的政務主任的專職警官。（作者按：以上舉例人物，除乃良哇拉干外，均與本報所建刊之「僑領」大有關係。）「可以以爲其祖，由曲解「祖國」而至蔑視僑胞，其爲國害，無不昭然若揭。況其爲僑，在僑中當中國人之一，竟能無一不以國家想像中的國軍不堪一擊的隊伍，充其量不過是些散兵游勇，而一天竟變爲的「國」，說到更由軍事上，則更得一文不值。現在，有國軍奮戰緬邊，不特可以證明「國」之虛假，且可以證明「國」之虛假。其所以能如此，實由於中國多年來的一切習慣見解，對他們對中國軍中軍人，多不承認其爲中國人，其所以能如此，實由於中國軍隊之銳及最新式的軍械裝備而不應解決首領，一舉而兩得，在中國殘軍，這是一項奇功，也是對僑軍不利。所以國軍奮戰緬邊的一役，勝負問題是另一件事，其所對峙的宣傳效果及國際影響却值得大書特書。

「與其靜處台北，不如馳騁緬緬！」由於遠度的興奮竟使僑產生這一決心來。同時，從曼谷有關方面來信，我知道陳振熙武官（註）正在組織「華僑青年反共志願軍」，以華僑身份投效「華僑反共志願軍」，盡顯東南亞人民的

天職而獻身爭取自由的戰鬥，我覺得這是一次再適當也沒有的機會。

一個現役軍人的出國，其手續原是很麻煩的，但得到台北吳思儉處長和曼谷余夢生兄的幫忙，經過半個月的時間，便順利辦通了。

〔註〕續卓獻書少將出任駐泰武官的陳振熙，軍校十三期炮科畢業，生于民國六年，廣東潮州人，抗戰末期曾任滇征軍少校營長馳騁緬邊，後調盟軍總部任聯絡參謀，勝利後赴英受傘兵訓練，民國三十八年由國防部第二廳外事處調駐泰大使館武官。陳氏身材短小精悍，目光炯炯有神，聲調宏亮有力，待人溫文和藹，無絲毫官僚氣習，且富於熱情、幹勁、魄力和機智。他年紀雖然年青，涵養功夫却與老練。所以他每次受到意外挫折或打擊時，總是一笑置之，絕不爭辯也絕不光大，事常搞得他太痛心了，最多也只嘆長嘯一聲。他在駐泰武官任內與緬甸地方，就是少說話，多做事，不貪污，不借油。泰國華僑百分之七十以上是潮州人，以潮州人任駐泰武官，當然是這樣一位優秀的人材，當然最能得到華僑的愛戴。即當地政府和友邦也都很尊敬。在泰國時曾聽聞談到陳振熙三個字，總使人聯想到他的叔父陳勉吾，因為陳勉吾是海軍海軍總司令所兼駐湖廣總督，更何況戰期間遠征緬甸的一個師長，現在的二十六軍有不少師長軍官都是由當軍官出身。

一一

民國四十三年三月二十一個清晨，我乘泰國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機（即是年四月在香港撞機墜山焚燬的那一架），由台北松山機場發程赴泰。

經過了小時的航程，飛機在曼谷的「萬里機場」降落。

翌日，由警察廳莊副總隊長乃然上校的引導，到「巴律軍官」，拜訪警務總長乃蘭哥氏。乃蘭當時僅知我是

廣深兄的汽車，駛到「沙吞路」一幢小洋房門口停下，在洋房裡面，我首先見到參謀長錢伯英中將，繼而會見副總指揮李則芬中將，他們對我的志願參加反共軍工作，都表示極端歡迎，尤其是緬邊基地政工幹部非常缺乏的時候，他們感覺我來得正好。談話中，他們對我寄予很大的希望，我對他們那種謙恭有禮，和藹可親的風度也留下極深的印象。同時，使我在無意中發現一個「秘密」，他們所住的那幢小洋房，原來就是「雲南靖靖公署」的臨時辦公廳。（這個指揮緬緬邊區國軍游擊隊的最高機關所以設在曼谷的原因，是在使辦理補給獲得方便，當時最麻煩的問題也是最急切的工作即為補給品的爭取，運輸的聯絡。猛撒基地有呂國銓李國輝等負責，猛勇北部的滇西南邊境有李國輝負責，有緬甸及人等問題，補給也與曼谷聯絡，最後指揮機關設在什麼地方則沒關係。至於半年以後，雲南綏署將曼谷改為軍事，這在曼谷存在猶豫，是為「記實國軍進攻雲南的軍事需要，同時因補給工作已上軌道，曼谷的軍事機關即設在曼谷，再沒有設置曼谷的計畫。）」

談話中，李中將便將軍旅關係，由青島到二一師知道當雲南武裝叛變前曾辦公廳主任；一位高大個子，當時稱李，聲音低沉，舉止謙和，嘴角常帶着幽默的湖南人。後談到較為清楚：他是國軍編隊人，字虞友，生於一九〇一年，今年五十五歲，貴州軍校第五期，有教職第三期，陸軍一等兵別動隊第五期畢業。以復身村，交貴州。日軍侵略，期間有一軍武裝總隊，說得一口相當流利的國語。出身九十四軍，在鄂戰，李友賢都上戰場上層參謀。當時該軍開到湖北鄂東戰區，李長官於恩師的時候，李任該部、事處長，甚得恩師器重。抗戰末期，調升九十四軍李廷芳師的第五師師長。日軍在華發動最後攻勢，湘西會戰之役，九十四軍由果鎮源、奉命圍擊敵軍左翼，策攻武漢，勝利夜，隨第三方面軍司令湯恩伯由柳州飛瀘受降，接收果鎮源，駐於蘇州，與四十三師，一二一師分負責瀘路東段防務。旋又調回第六戰區歸孫連仲指揮，接收天津。其時李廷芳因事撤職，楊文泉升任軍長，不久楊又投降，九十四軍遂由一二一師師長吳敬民遞補軍長，李則芬亦調升副軍長，與共軍對壘熱河喜峯口。大陸陷共後，李偕吳敬民解甲走香港，初在九龍鑽石山附近，築寮居住，閉門讀書，藉光養晦，故對

長率領一批華僑新幹部于五月十日離開曼谷。(本來，陳團長可以等我，但我不好意思爲着我一個人，而就攔多數人(新幹部們)的原定行程。

出境手續辦妥之後，我恨不得插上兩隻翅膀，立刻飛到緬邊基地去。

從曼谷到緬邊基地，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從未走過這條路的我，沒有識途的人指引，是不容易走通的。但我却決定甘冒一切危險，單槍匹馬闖了再說。(因爲曼谷當時的環境太複雜了，政治鬥爭的氣氛搞得人們頭暈腦脹，我不願被捲入「是非」的漩渦，也不願被人強戴上「台灣特務」的帽子，更看不慣一般興波作浪互相抵牾的「政棍」們那種卑鄙作風。)陳振熙和關心我的人，都不贊成我這樣做，他們要我再等一個時期，等到有人回基地時纔讓我走。可是，我堅決拒絕他們的挽留。

陳振熙見我意志堅決，祇好替我想辦法。

他先向曼谷的薩哈克(大軍區，駐紮曼谷)總司令報告，請他代爲轉達，公安局的隨行人員是否爲我介紹一些不平常的證件，以便在緬邊當地警署辦理入境手續。他還說，外間是說乃德將軍的題託是照顧我的，當面，我心存有所顧忌，就不好爲他寫好意見。右派警察，身居政治的旋渦，也不容易一語驚鴻；說甚麼保護我的安全呢？我不必聽那些話。但，從快軍區目前的情況看，乃德軍中校對我不盡了照顧的責任，總之我不必對那些事情操心，讓乃德將軍中，他應該知道，我對緬邊的事，是有絲毫「特務」的嫌疑。前至現在，我對乃德將軍當面提問，雖說不甚了了，但總覺得他有些複雜的現象，却是在難以談話。

我對陳振熙說，曼谷方面，有少數人對我的事，不甚了解，但他們可知道，路上常有牛豬，但沒意外發生，可是當我向乃德軍中校辭行，他却不放心我乘公共汽車，而要我必須乘他的私家吉普車，並派警察護送。乃德少校隨車送我，在盛情難却，恭敬不如從命之下，我祇好答應了。

抵達猛芳縣城，已是黃昏時候，乃德少校介紹我認識當地的警察局長，說關照那位警察局長替我找個馬鞍影

計〔註〕帶我到猛漢去。當天晚上，我被安置在一家滇籍僑商的店裡。翌日凌晨，我租了兩匹驢馬（一作坐騎，一駄行李），跟着三個「馬幫夥計」向猛漢出發。

〔註〕「馬幫」這個名詞，在海內外人們的腦海中，也許還很陌生，但在雲南人眼中並不算稀奇。在一百年以前，雲南南部和西部一帶的貧苦農民，爲了求生，便趕着一兩匹驢馬，穿過叢林，爬過山嶺，在察秦緬北部的三角地帶的山區中做點生意。最初他們主要的貨品是鴉片煙和藥材，以後發展到運輸英國布疋和化妝品，從緬甸運到貴州一帶。抗戰時期，則購買一些軍需物資及糧食運到滇境，售與政府作抗日之用。如此年復一年，他們在日寇重圍中立業，並積蓄了一些金錢，有的和夷女結婚。據非正式統計，目前總計流落在山區中的約有三萬人至四萬人。他們生性強悍，每個人都有一匹馬，一條槍，足量的子彈。不幸時長中兵禍擾攘大陸後，他們不能回家，人多了，山上也沒有更多的生意可做。四年前，葉植請司令李國輝率領的九十三師出拒緬緞緘和緬軍在日寇日開轟擊國際的戰鬥，他們曾熱心捐款、捐糧、捐彈藥，年青的還拿薪折支，自願協助九十三師作戰。在那個戰雲之晨，願參加海陸空三作的竟加入了部隊，願意做生意的繼續在山區中替他們的運輸生意，但一旦有事時，那些做生意的馬幫，也一並參加戰鬥。他們大多數都是忍吃猪肉的可救護。至於他們爲什麼被稱爲「馬幫」，有兩種說法，一是他們大多數姓馬，二是他們都是靠馬匹謀生的。

四

這是我生命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天——這一天，我開始過着縱橫叢林，奔馳客棧的生活；開始從文明都市走進蠻荒原野的反共基地。

我對騎馬雖則很有興趣，在昆明讀書時常常騎馬到大觀樓去玩，在南京時，亦常常到勵志社對面的廣場馳騁。

「記者先生，你這話不會是開玩笑的吧！世界上真有關心他們的人？」

「一點也不假！世界上關心他們的人正不知道有多少，而且對他們還寄予極大的期望哩！」

「啊——，這倒是我們所夢想不到的事，一年來，我們還以為世界上的人不會知道在這蠻風瘴氣的荒山裡，有一羣爲爭取自由的孤臣孽子在忍受着非人所能忍受的痛苦，非人所能生活的生活……。」他們興奮得熱淚盈眶，跟着就對我表明他們的身份。原來他們都是二十六軍駐猛漢指揮部的尉級軍官。

這時，我們之間的氣氛，和先前完全兩樣，彼此成了一家人。

下午二時零五分，我們繼續上路，一位夥伴告訴我，太陽下山以前可能抵達遠征。

二 士兵口中的緬邊反共軍

李彌余程萬的捉放——誘降第八軍第二十六軍的三通偽電——以身作「質」
的李彌夫人龍慧娛——彭佐熙葉植楠的見仁見智——九十三師的長驅緬邊

路上，當我知道他們兩個人中有一位叫丁貴昌的戰友，在雲南去陪共以前，是二十六軍軍部的少尉司書，盧漢叛變之後，是隨軍輾轉撤入緬邊的人，我高興極了。在曼谷兩個多月中，我爲了想曉這段故事，費盡多少心機，走了不少地方都落達不到目的，現在得來全不費功夫，給我碰上一個親歷其境的人，自然不會錯過機會，甚至要求他把那段經過，原原本本的告訴我。下面所記，就是很簡明當時所述和日後再作轉補而後詞：這段話雖然是緬邊反共軍首領不可分離的關係，從這裡，我們就更清楚反共軍的來源大脈。

甲個二十八年十二月九日，當大陸西南局勢緊張透頂，駐紮在雲南境內的二十六軍和第八軍正在磨擦擦擊，準備到來迎共軍作迎頭痛擊的時候，不料，晴天霹靂！以雲南綏靖主任兼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及職銜領導全滇一二百萬軍民剿匪戡亂的盧漢，竟發出荒唐無恥的通電，宣佈叛變投共，同時把第八軍軍長李彌和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扣

留在昆明市郊的五華山省政府內。

在盧漢正式宣佈投共以前，二十六軍軍部曾經得到「盧漢不穩」的情報，內容是：「盧漢已暗中與共方勾結，準備出賣雲南，中共且答應盧漢三個條件，祇要盧漢能實行「敵後親義」的話，便可以享受以下的待遇：①盧漢仍爲滇省軍政最高首長。②盧漢的叔父盧濬泉（兵團司令），前在錦州被俘，准許釋放。③共軍不入雲南。

關於盧漢所以遲遲不敢正式攤牌的原因，是雲南境內當時尚有金程高的二十六軍和孫彌的第八軍，對兩支軍的配備精良，健勇經驗，使中共與滇軍都有所戒懼；一方面，中共認爲欲使武力解決雲南必須付有重大的代價；一方面，盧漢自部中親屬的立場，也與孫彌等五軍，和余勉的第七軍，爲孫彌獨立一軍派，行勢險惡，裝備劣，均非二十六軍第一軍所及，因此孫彌等處機難，不敢與余濬泉，非與孫彌不談，且畏孫彌各各不保。

二十六軍分爲兩部，第一軍駐守昆明，第二軍駐守貴陽，兩軍均受孫彌的指揮，且與孫彌有軍事上的不穩，因此孫彌已與中共開議，其條件頗多，對二十六軍的待遇，半是，他認爲他暫時能保全他，他認爲，滇軍取豈然於此，而中法之關係，亦甚，敵軍之馬又將形一物象了。

二十六軍分爲兩部，第一軍駐守昆明，第二軍駐守貴陽，兩軍均受孫彌的指揮，且與孫彌有軍事上的不穩，因此孫彌已與中共開議，其條件頗多，對二十六軍的待遇，半是，他認爲他暫時能保全他，他認爲，滇軍取豈然於此，而中法之關係，亦甚，敵軍之馬又將形一物象了。

二十六軍分爲兩部，第一軍駐守昆明，第二軍駐守貴陽，兩軍均受孫彌的指揮，且與孫彌有軍事上的不穩，因此孫彌已與中共開議，其條件頗多，對二十六軍的待遇，半是，他認爲他暫時能保全他，他認爲，滇軍取豈然於此，而中法之關係，亦甚，敵軍之馬又將形一物象了。

二十六軍分爲兩部，第一軍駐守昆明，第二軍駐守貴陽，兩軍均受孫彌的指揮，且與孫彌有軍事上的不穩，因此孫彌已與中共開議，其條件頗多，對二十六軍的待遇，半是，他認爲他暫時能保全他，他認爲，滇軍取豈然於此，而中法之關係，亦甚，敵軍之馬又將形一物象了。

另一封用余程萬名字致電二十六軍官兵，偽電全文如下：（余軍長致部屬電）現雲南全省官兵人民，經在主任盧領導之下全部解放，我各師官兵，應恪守紀律，駐紮原地，服從主任盧命令，切勿私自逃亡，違抗命令，各官兵生命安全及職業，決予保障，本軍長已決心接受主任盧之賢明措施，務各遵照。彭副軍長、羅參謀長轉飭全體官兵遵照。余程萬，十二月十日。」

除此之外，還附了幾張盧漢親自簽署的「雲南全省解放通電」，「敬告駐滇各軍官兵和特務人員書」，「雲南全省解放電各級地方機關文」一類的「賣身文契」。盧漢當時的想法，滿以為第八軍和二十六軍的官兵見到那三封偽造電文，便會乖乖地退回原駐地，聽候改編，不料，偽電送到之後，非但未見退兵，反而變本加厲，進攻益急。因為這兩支軍的官兵平日受李余將軍忠黨愛國的偉大精神所感召；深知他們決不是賣身附匪的軟骨頭，而識穿那三封電文都是盧漢所偽造的，因之對盧漢的自甘變節還要拖人落水，陷害忠良的卑鄙行徑，莫不咬牙切齒，憤恨填膺！二十六軍兩廣籍官兵大罵「丟那媽」！第八軍官兵則大罵「狗人的」，喊殺之聲，震撼雲霄。

盧漢看看情形不對，急了起來，這時，龍澤澗忽然想起那位正被他軟禁在私邸的李彌夫人龍慧娛，原來當李彌將軍被扣時，李夫人便失去自由，受龍澤澗「照拂」着，由龍逆的老婆日夜陪伴，另外還在李夫人的房門口，縛着一頭兇惡的狼犬，使李夫人不能越出房門半步。龍龍二道所以軟禁李夫人的原因，本想利用她平素對其夫婚的影響力勸李彌投降，如這點辦不通的話，必要時還可以李夫人的性命安全為要脅李彌就範。誰知，盧漢這一奸謀，非但沒有達到目的，甚且由於李夫人的智慧和勇氣把盧漢妄圖解決第八軍和二十六軍的計劃都毀了。

盧漢依着龍澤澗的策劃，立即把李夫人「請」到辦公廳來。用「柔順溫和而不損傷李夫人尊嚴」的方式對李夫人說：「我們久已知道妳的賢慧和能幹，以及對於李司令的影響，我這次起義是要救雲南，希望你的丈夫能够合作，現在第八軍進攻昆明很厲害，所以我特地邀請妳來，請妳去和妳的丈夫會商一個化干戈為玉帛的方法，免得兩敗俱傷，地方受害」。

李夫人的回答堅決而憤激地，含着熱淚說：「我能爲我丈夫幫助的，是他盡忠於國家盡力於民族的時候，如今他已成爲你們的階下囚，我還有什麼可以爲力呢？」

盧漢仍呢呢婉婉勸她去探視李彌將軍，並且表示決不派人監視她們夫妻的說話，李夫人這纔勉強答應了。

當李夫人從她丈夫那裡出來的時候，她對盧漢表示：可以到第八軍軍部去勸阻她丈夫的部屬停火。

盧漢一聽，喜出望外，不假思索的便同意她前往，並先派人通知第八軍副軍長柳興謐（又名柳元麟）。

當李夫人到達第八軍軍部時，全軍官兵都痛哭失聲，她也淚痕滿面，官兵們憤激地說：「夫人，我們歡迎妳，但希望妳不是給我們帶來屈辱的條件。」

她回答說：「李彌是你們愛戴的司令官，也是我敬愛的丈夫，你們不願毀了他，難道我會嗎？」說着，她翻開旗袍下角，掏出李彌親筆的作戰命令來，交給李彌最得力的助手柳興謐副軍長。柳副軍長看後，以極興奮的心情和聲調告訴全體官兵：李司令官要我轉作戰到底，爲國家民族，爲自由獨立，我們要和出賣國家民族的好逆作戰到底！要和侵畛者的蘇俄帝國及其走狗作戰到底！

官兵們嗚呼起來，在廣漠的原野上，掀起一陣「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反抗俄，作戰到底」！激烈而雄壯的口號。

嗚呼過後，大家都拭着眼淚，包括李夫人在內，但這不是先前那種傷感的酸淚，而是因興奮過度而擠出來的熱淚！

李夫人事務仍以自我犧牲的「入地獄」精神，離開軍部回到昆明，她知道除了她冒性命危險留作「人質」之外，實無較妥善的辦法可以使盧漢釋放張羣和李彌余程萬，因爲盧漢所担心的就是釋放三人之後，難以保證他們不會採取報復行動。

李夫人抵昆明之後，馬上至雲南省府辦公廳見盧漢，她對盧漢說：「第八軍已接受我的勸告，答應暫停進攻昆

明，但不願撤回原防，這方面我不能保證他們不會再向昆明進攻，除非你能即時釋放我的丈夫，和張羣余程萬，假如你不放心的話，我可以留作人質。」

盧漢此時正苦於無法打破僵局；又禁不住地方人士的指責，對李夫人所提的折衷辦法，祇得接納，馬上將三人釋放了。（作者按：張羣恢復自由後，即乘泛美航空公司專機，飛至香港，在九龍玫瑰酒店畧事休息後，飛赴台北。李夫人則被扣留，在昆明受盧逆折磨半年之後，她才和第八軍副軍長柳興謐及兩位公子雲川、小燕，一同化裝經滇緬公路逃出，與李彌將軍相逢於秦緬邊境。順便並向讀者介紹李夫人的歷史及爲人：夫人現年三十九歲，原籍湖北漢口人，爲該省高級師範的高材生，畢業後隨其叔父到北平轉習醫學，考入協和醫院護士班。抗日期間曾參加戰地救護工作多年，民國三十年於宜昌戰役中結識李彌將軍，當時李將軍任職榮譽第二師師長，在一個勝利的戰役之後，他們才結婚。夫人出身武漢世家，早喪父，依母長成，有姊賦江西熊姓殷商。大陸陷匪後，其母弟曾一度旅居香港。夫人身體壯健，性情溫順，然其見義勇爲的丈夫氣概，待人接物能適應環境而得人敬愛，尤其對李將軍之部屬愛護備至，並能爭取感情之聯絡，李將軍十餘年來的事業成就及決心勇氣，得夫人助力不少。）

一一

李彌和余程萬脫出虎口，安全抵達軍部之後，李將軍氣憤填胸，乃感於職責的重大，不願爲了妻子的性命而影響國家賦予他的任務，擬即下令所屬第八軍與二十六軍聯合進攻昆明，但却爲一般將領所勸阻（事實上，當時的局勢確是壞到極點，靠第八軍二十六軍的兵力，實在無法扭轉大局）。李將軍方始率領部屬會同二十六軍向滇東南的蒙自及開遠撤退。

退守蒙自開遠不久，國府便發表李彌爲雲南省政府主席，余程萬爲雲南綏靖主任。

當李余兩將軍正在計劃如何保衛雲南，如何抗拒共軍的時候，國府却決定把輕裝備而驍勇善戰的二十六軍空運到台灣；另編成一支游擊兵團，而留第八軍在雲南打游擊。這個決定，使李彌余程萬感到十分詫異。當時的疑問是：政府既任命他們爲省主席及綏靖主任，當然是要他們負起保衛雲南的責任，爲什麼又作此分散兵力的決定？於是，他們便飛往西昌與胡宗南會晤，就在這個時候，林彪的軍隊馬不停蹄的從滇桂邊境衝過來，雲南軍事情勢頓呈惡化，他們和顧祝同將軍聞訊急急飛回蒙自時，飛機竟不能降落，無可奈何中祇好轉飛台北。從這時起，李彌將軍成了流亡的省主席，而余程萬將軍亦自動卸去雲南綏靖主任的名義。（作者按：關於余程萬自動卸去綏靖主任的名義和把廿六軍完全貢獻出來支持李彌，這是民國三十九年上半年上的事。那時，他們從台北到了香港，李彌患高血壓症，在瑪麗醫院住院療治。出院後的一天下午，約余程萬萬金油花園去散步，他對余說，他日夜憂心如焚念於那些留在雲南的忠軍部屬，他到香港來的主要目的，就是計劃用什麼方法和滇境地內部取得聯繫，同時決定從一無所有，去幹一樁人所不能做，不敢做，也沒有胆量做的事！余程萬問他所決定的究竟是什麼？李彌答覆得非常堅決誠摯而有力，他說：「我準備用自己的錢，憑自己的信心，和犧牲一切的意志，從泰越緬邊境進入雲南腹地，從事反共復國的游擊戰鬥」——余程萬被李彌這種視死如歸的大無畏精神感動之下，便連帶想到他率領的二十六軍，雖然都是兩廣子弟，但在雲南已有十年歷史，和雲南人民感情非常之好，靠着精良的輕裝備，火力強，地形熟，打游擊是最適當的，關於他們今後的出處，却很傷腦筋；因爲，廿六軍的番號存在的一天，他仍然是廿六軍的軍長，而事實上，他又未能和他們取得聯繫，甚至可以說完全脫節，李彌到雲南腹地之後，因爲不是他們的司令官亦不是綏靖主任，他們未必肯聽李彌的指揮。於是，他覺得既缺乏之滇境領導他們打游擊的把握，自己又不具雲南人，一山不能藏二虎，不如成全李彌的壯志，把雲南綏靖主任的空頭銜和廿六軍的指揮權實行讓賢。余將軍的性格是樸實而率直的，同時是個想到就說，說了就做的人，他決定衷誠的支持李彌，自然支持到底，永不反悔。除此之外，余程萬還一度計劃着利用本身是台山人關係，到美國去向台山華僑呼籲捐款反共，把捐到的錢拿來支援雲南的反共活

動。台山人是有名的金山伯，而台山又以余姓爲巨族，余家祇出了一個余程萬，在鄉土和親族的觀念上，余將軍這一計劃是不難獲得美滿效果的。那時，參與計劃的，有一位是奮不顧身送張羣先生由昆明出來的裴存藩，一位是後來最先深入雲南邊區號召反共的忠貞將領邱開基，其他留在台灣和香港的滇籍人士，也予以熱烈的鼓勵及支持，可惜這一計劃結果沒有實現，什麼原因？却不得而知。）

當李彌余程萬聯袂飛西昌會晤胡宗南期間，空軍一〇三中隊奉令派來空運廿六軍官兵赴台的地勤人員，已乘先遣機於一月十三日到達蒙自機場，鄭鈺（一〇三中隊長）也隨機同來。他們降落不久，就開始着手空運以前的一切工作，整整忙碌了兩天，至一月十五日，空運機到了，可是廿六軍官兵還在退却途中，爲爭取時間起見，祇好把二百餘名第八軍廿六軍的眷屬，以及駐滇憲兵第五、第十、第十二、第十三等團的官兵一千六百餘人先行運走。

一〇三中隊當時擬定的空運計劃，是準備使用十四架 C-47 型運輸機日夜不停的昇降，預計在十天之內，能把廿六軍一萬四千多官兵全部運到海南島基地，然後轉乘輪船赴台。可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一月十六日午夜，林彪那支共軍已從滇桂邊境像閃電般的攻抵蒙自，國軍因衆寡懸殊，祇好一面抗拒，一面撤走。因而在兵慌馬亂中，留駐機場的人（包括國防部一羣副廳長、處長級的高級軍官，空軍第三軍區副司令及一〇三中隊一批空軍人員，廿六軍副軍長彭佐熙中將，九十三師師長葉植楠少將，團長羅伯剛上校，連同所屬二千多名官兵），也祇好決定放棄無險可守的蒙自機場，向西撤退。

大隊人馬夤夜奔馳，走到十七日下午，纔先後抵達箇舊縣境。那知喘息未定，共軍追騎已至，其先頭部隊距離箇舊僅有七公里。彭佐熙遂急急通知大家，沿山地小路繼續撤走，到越南西北部的萊州會合。

經過三晝夜的艱苦跋涉，終於到達滇越邊境的紅河，全程雖是短短的二百三十里，但每天都在拔海一萬尺以上的崇山峻嶺上行進，以致失足墜崖和疲勞過度而死的竟達二百餘人。

渡過紅河，進入越南境內之後，雖則沒有碰到法國軍，可是在紅河對岸的山林裡却響起一陣陣緊密的槍炮聲，

大家惶恐之餘，以爲共軍要渡河追擊過來。不久，得到土人的報告，纔知道第八軍一個師（三千餘人）也想從紅河進入越南境，不幸被共軍追上，旋且墜入重圍，他們不願投降，對共軍拚命反擊，終因彈盡援絕，大部壯烈犧牲。

大隊人馬正要向萊州出發的時候，葉植楠師長忽然建議到滇緬邊境去打游擊。葉將軍在車、佛、南一帶曾駐過不少時日，對當地的環境頗爲熟悉，他覺得那裡是一處最適合打游擊的地方，發展下去，不僅能够保存實力，而且有壯大的希望。彭佐熙副軍長一時難於取決，便叫隨軍電台拍電請示台北，台北覆電也不贊同深入越南，於是，彭佐熙就讓葉植楠率領九十三師離去。國防部一批高級軍官和空軍人員，他們不知是一時興起，還是有先見之明，感覺深入越南難保不無問題發生，竟自動參加九十三師的游擊行列，沿滇緬邊境向車、佛、南區域出發。

彭佐熙副軍長則帶着廿六軍的子弟兵三百餘人，繼續向越南萊州方面推進。彭佐熙的目的，並不想在越南境內打游擊，而是想假道越南從海防港口乘輪回台。將近萊州的時候，曾派員向法軍聯絡，法軍初時表示同情，且答應不予繳械，不料中途突起變化，毫無信義，出爾反爾，竟藉口國際公法，強迫他們解除武裝，並剝奪他們的行動自由，把他們圍困在越北的蒙陽，中間經過好幾次的嚴密檢查，軍用品固不必說，就連小剪刀剃頭刀，菜刀、手電筒等亦被沒收淨盡，不久，便和黃杰兵團的人馬，一起送到金蘭灣和富國島的集中營去。遭受了幾年的軟禁待遇。（作者按：這方面，有人對黃杰將軍及彭佐熙將軍表示惋惜，批評他們缺乏臨危應變的勇氣，意思是說他們祇知假道回台，而沒想到把兵力留在邊境打游擊。也有人對他們的氣節表示崇敬，因爲在當時局勢逆轉無法挽回中，他們沒和那班叛國逆賊，如長沙的程潛陳明仁，昆明的盧漢一樣，向中共賣身投靠，變節降匪。在那個時候，懇良心說，能够像黃彭這樣的將領，已是很難得了。又、黃杰將軍後來返台，果爲最高當局所重用。

且說九十三師向滇南出發，爲了避免共軍的襲擊，二十多天的行軍，每天都在荒山叢林中的小徑奔走。這些小徑原是毒蛇猛獸出沒之區，非特闖無人煙，而且十分險隘，一不留神，便有滾落山崖和葬身泥塘之虞。滇南地勢，本只高出一般平地在拔海五千至八千尺以上，再加上六七千尺高的大山，在山上行走，空氣顯得異常稀薄，因而官

兵們在翻山越嶺的辛苦過程中，一面要忍受飢渴，一面要防備共軍，另一面又要與大自然中惡劣環境鬥爭，所以有不少體質羸弱的都倒在山邊悄然死去。

進入鎮越縣境之後，所走的雖已不是死亡邊緣的峭壁懸崖，但每天必經的大小河流却有四五十條，官兵們經過這些河流，既沒有船艇也沒有竹筏，都是徒步泅渡過去。

二月十九日，到達佛海縣，縣城裡面住有百餘戶廣東人，他們對九十三師這支兩廣子弟兵頗為歡迎，不若瓊越的人民因受共黨宣傳所欺騙，見到國軍的影子，就躲避一空，甚至炊具也帶着走，弄得國軍有錢買不到東西吃，仍然要像在無人地帶的山林中一樣，藉野菜和芭蕉心充飢。

大家在佛海受照顧了一天，鄉情溫暖中，使官兵們辛勞了一個月的身體和疲憊的精神得以恢復過來。同時，留在佛海一帶的九十三師老人，他們見到自己的部隊，不但盡力幫助，替部隊解決各種困難，有的還毅然毀家紓難，拋妻棄子，自動加入戰鬥行列，爲反共復國重新捐起槍桿。

翌日，大隊人馬繼續向南嶠推進，抵達南嶠那天，剛好是舊曆年的除夕夜。當空軍人員發現縣城北面有一大片土質很堅的平地，可供 C-119 型機昇降時，他們喜出望外，立即對葉植楠建議，將那片平地修闢爲小型機場，修竣之後，祇要九十三師能够守得住，部隊的補給和空運撤退等問題都可獲得解決。

葉植楠對這有百利而無一害的建議，當然是滿口贊成，於是，馬上下令，着九十三師全體官兵集中到城北去，在空軍人員的指導下，進行鋤草、燒草、培土……等工作。

年初二的下午，機聲聞放了，隨軍電台亦與海南島基地取得聯絡，空軍方面且答應派飛機到來試航。這時候，每個人的臉上都掛着興奮而愉快的微笑，尤其是一〇三中隊的空軍官兵們，他們還準備明天乘試航的飛機離去。誰料，厄運在當天晚上十點多鐘又臨頭了！王共王朝和突然領着林彪的大隊共軍攻抵南嶠附近，不上半小時，龜山（南嶠縣政府所在地）便落入它們手中。守衛機場的九十三師官兵，雖然盡最大力量奮勇抗頑，但國軍究竟不是天兵

神將，一支千餘人的隊伍想擊退一萬以上的強敵，談何容易？何況平平坦坦的機噐，既沒有碉堡，也缺乏工事，根本就無法死守。於是，戰鬥不到二十分鐘，情形便和被迫撤離蒙自機場一樣，惟有一面抵抗，一面向南方的叢林退却。

幸得這時不是雨季，路上很好走，經過的十幾道河沅，亦深僅及膝，熟悉地形的九十三師老幹部，他們對叢林裡面每一條奇道捷徑都很清楚，因而憑着他們的嚮導，大家馬不停蹄的走到天亮，就抵達緬甸邊境的猛瓦鎮。

由猛瓦鎮再推進三十里，便是緬甸政府力量所及的轄區。緬甸那時已與中共建立邦交，所以大家很擔心，萬一共軍和緬甸勾結起來，採取夾擊攻勢，難保不被解決！但離開猛瓦深入緬境，又怕蹈着彭佐熙受法軍解除武裝及集中拘禁的覆轍。因而羅伯剛和部份九十三師老人主張把部隊開上卡瓦山，實行打游擊。但葉植楠和李國輝等人却力主繼續前進，繞過緬軍防區，從猛龍出口，向彈旗山地形行軍，迄泰國邊境爲止。雙方爭論不決，意見分歧之下，全體官兵祇得來一個最民主的決定，誰願意跟葉植楠師長繼續前進的站在一邊，誰願意跟羅伯剛團長上卡瓦山打游擊的站在一邊，於是，這支千餘人的隊伍就如此的分成兩股了，六百餘人（包括國防部的高級軍官，全部空軍人員）跟着葉植楠走，其餘八百餘人跟羅伯剛團長留下打游擊。

關於葉植楠將軍他們如何推進，如何避免受緬軍解除武裝，如何送走那批政府官員和空軍人員，如何在大其力打那次震撼世界的硬仗的經過情形，因爲丁貴昌也是跟羅伯剛團長留下打游擊的一個，所以不能從他口裡獲得，容後再述。

三 深入游擊基地

同族反共軍領袖馬守一——打虎將軍與殺匪大王——蔗糖花生米的茶會——河濱裸俗的「米真西施」——半原始式的擇人生活

我把丁貴昌所述這段可歌可泣的「故事」，速記下來之後，我再問他：既然留在滇邊打游擊，爲什麼又走到秦緬邊區的猛漢指揮部來？

丁貴昌簡單的答道：「這是血戰大其力戰役以後的事。當我們在滇南游擊區，從商販口中獲得這一令人鼓舞的消息，同時知道我們的老長官呂國鈺師長已受命爲綏署副主任兼二十六軍軍長，且在猛撤已建立起新基地時，我們就奔向猛撤來了。起初，我被編入九十三師，任少尉副官，直到去年（民國二十九年）年底，彭程師長告訴我，本軍最近又建立了一個一六一師，這是以華僑反共青年爲基幹的一支生力軍，師長是駐秦武官陳振熙，副師長是會任開遠警備司令的官家檀，在草創期間，很需要一批幹部，本師決定挑選幾個到那裡去。我聽到這一消息，與奮之餘，便效毛遂自荐，寫張「報告」請求彭師長調我去服務，當時作同樣請求的，據說有三四十人，我很着急，以爲希望很微，誰料命令下來，我居然榜上有名，便和另外幾位同志離開猛撤，到滇朝氣蓬勃的新生部隊來了。當

我抵步時，所見到的一六一師，全體官兵不足四十名，可是，半年後的今天，單是四八三團已增至五百餘人……至於我從一六一師再調到猛漢指揮部，迄今還不滿三個月，據葉副軍長告訴我們，猛漢指揮部是個過渡時期的後方機構，我們服務也是暫時性的，不久的將來我們仍要回一六一師去……」。

丁貴昌說到這裡，我突然把他拉住，因為我發現距離不遠的樹叢中，閃出十幾個手持長刀，頭繫紅巾的彪形大漢來。那情形，和我少時閱讀的武俠小說「山東響馬」「七劍十三俠」之類，上面寫的「此路是我開，此樹是我栽，若要保性命，留下買路財」的綠林強盜一樣，所差的，他們還沒擺開架式準備廝殺而已。

丁貴昌和另外兩個同志見我神色突趨緊張，都感到莫名其妙，我指指前面那些大漢，對他們說：「準備應戰」！可是他們看看那些人之後，却哈哈大笑起來。接着，安慰我道：「不用怕，他們不會傷害我們的。」又告訴我：這些人都叫揮族老百姓，在緬邊山區中，揮族男子出門都帶着長刀的。雖然這些刀都很鋒利，但他們從不會想到用來殺人，事實上，揮族老百姓是不會殺人的。他們手裡的刀，等於文明都市紳士們手中的「士的克」一樣，當作一種充排場撐架子的粧飾品；同時，他們的風俗和習慣，出門不帶刀的，好像就不成爲一個男子漢，而是一個柔弱的女性了。

「多見一事，多長一智」，經了貴昌說明之後，我對剛才那番庸人自擾的舉措，不禁有點難爲情起來。我們繼續走着，當驕陽的光輝還沒消逝以前，便抵達反共軍的後方補給基地——猛漢。

我興奮得忘去一路跋涉的疲憊，也忘記腳底的創傷。因爲這時映入我眼簾的是三五成羣，揹着槍枝，氣足神旺的反共健兒。他們安詳地在街上漫步，愉快的神情和有利的步伐，任誰看了亦不會相信他們就是在物質極端缺乏中過着貧困艱苦生活的游擊隊。

夥伴們把馬綁在一家小型藥房門口的竹欄杆上，丁貴昌告訴我：「這家藥房的主人就是此間鼎鼎大名的邢醫官，他亦是二十六軍的老人，大其力戰役他曾參加救護工作。目前他一面做藥房生意，一面仍爲游擊戰士服務，第

八縱隊和一六一師的官兵以及過往的馬幫，患着較重的病症都由他療治」。說着，丁貴昌帶我進去，介紹認識邢警官。

邢警官是個中等身材，文質彬彬，三十來歲的青年。當他知道我是從台灣到來參加反共戰鬥時，顯得格外客氣地招待我，請我吃晚飯，陪我到河邊洗澡，還準備張帆布床給我休息。

飯後，在這荒僻的山城中，已是家家燈火，我和邢警官正在喝茶聊天，問起一六一師駐地，他告訴我再走半天路就可抵達的時候，丁貴昌突然帶着十幾個全副武裝的到來，他這時穿上軍服，肩上掛着卡賓槍，和日間那種滿身泥污的樣子，判若兩人。

更出乎意料的，他背後還點着一位佩帶大號曲尺，身軀魁梧的人，原來就是我所急欲會晤的陳廣深團長。

我們來不及寒暄、緊緊互握着手，好像久別重逢的兄弟。他告訴我：今天剛從米真（又譯密金，溫麥京，米津，一六一師駐地）來，在指揮部拜謁葉副軍長時，碰到了貴昌，知道我到了猛漢，馬上起來相見。

我們畧談了一些別後情形，我便問他：葉副軍長是否就是那位率師撤抵大其力的葉植精將軍，二十六軍軍部既在猛撤，爲什麼副軍長却駐在猛漢？

原來陳廣深說的葉副軍長，確就是葉植精將軍，他是奉綏靖公署命令兼長「猛漢指揮部」（職權相等於國內的師管區司令部）。因爲猛漢距離猛撤有七天路程，缺乏電台聯絡，指揮很不方便，同時在一個區域中駐有兩支不同的系統的部隊，一爲一六一師，一爲馬守一司令統率的第八縱隊，事實上也需要有個劃一指揮的機構。（第八縱隊的份子因爲全部都是不吃豬肉的回教徒，所以亦稱「回族反共軍」，爲緬邊實力相當龐大的一支純粹由人民志願組成的游擊武裝。幾年來，這支部隊的槍枝、彈藥、經費……等，都靠馬守一獨力支持。馬司令是滇西人，十歲歲時便做了「馬幫」夥計，由雲南馱運鴉片到泰緬邊境販賣，經過四十年的艱苦奮鬥，他不但成爲「馬幫」的領袖，而且成爲今日泰國北部舉足輕重的僑領。）

我高興極了，要求陳團長馬上帶我謁見這位被世人視為「傳奇英雄」的葉將軍，陳團長也說：「應該拜謁的，他是我們的直屬上司」。

不料當我們站起身來的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一聲「立正」！接着走進一位濃眉大眼，穿着長統靴的高個子來。陳團長慌忙迎上去，敬禮之後，笑着說道：「我和吳主任這時正要拜謁副軍長去呢！」陳團長這句話，分明對我暗示：這一位就是我所仰慕的葉植楠將軍。

當時，我心中很不安，覺得在禮貌上實在說不過去，對一位高級長官沒有去拜謁，反而要長官親自來見我。葉將軍和我握過手之後，却堆滿笑容說：「我應該來歡迎你的，在這蠻荒的游擊基地，你是第一位從台灣寶島遠道到來參加戰鬥的政工幹部，我很高興能夠見到你。」

我恭謹地謙遜幾句，客套一番之後，葉將軍便和我大談起自由祖國的進步情形來。正談得起勁，第八縱隊的參謀長劉迺宜上校和幾位支隊司令也「登門拜訪」來了，這一來使我更有「反客為主」之感！但從好的方面想去，游擊基地的人情是多麼溫暖！我為反共前途感到無限的欣慰。

那醫官的藥房，這時變成了「將校俱樂部」，大家儘情的暢談着，直至午夜時分，這個熱鬧的場面纔沉寂下來。

送走葉副軍長，劉參謀長，和幾位支隊司令之後，我學得不好意思再打擾那醫官了，雖然那醫官已準備好一張帆布床，堅留着我住下來。

我跟着陳團長和十幾位華僑弟兄，住到一家僑族人的「高脚屋」裡去。

當陳團長提議到僱人家去借宿時，我心裡想着：「這會不會擾民呢？」可是，到了僱人家裡，我却覺得剛纔的顧慮是多餘的，因為僱人居住的每一幢二三十尺見方的「竹寮」，除用竹片間隔一個佔全面積三分之一的房間，作為全家老小的寢室之外，其餘三分之二的地方便空着，沒有什麼傢具，也沒有任何擺設，唯一佔着這大片地方的東

西，祇有一個鐵製的三脚架爐子。日間，屋子的主人在這裡燒飯，用膳、會客。地板上鋪着竹席，以供坐臥，進屋子的人都必須脫鞋或洗腳，因經常掃抹，席上不沾灰塵，倒也清爽潔淨。禪人自小就養成非墊褥不能入眠的習慣，同時生活很有規律，起得早睡得早，所以每天晚上不到八時，便已屏門緊閉，夢入黑甜了。空出來的三分之二地方，便闖無人影，這時顯得異常陰沉，格外空虛。我們利用這個環境，借宿在那裡，既不妨礙屋主的起居，也不需要屋主供應什麼。禪人嫌硬的地板我們並不嫌硬，在炎熱氣候中反有涼快的感覺，我們把日間穿着的軍服摺好當作枕頭，雖然不雄厚，却也枕得舒適，棉毯是行軍出發必須攜帶的物品，每人各有一條，更無需向主人借用了。唯一使主人稍感「麻煩」的，祇有我們在口渴時燒點茶喝，這方面自非借用屋主的炊具、柴薪，以及缸裡貯着的水不可了。但，屋主是不會有所損失的，天亮時，我們的弟兄會自動地到附近的叢林中砍回十倍的柴薪，和提着水桶到河裡汲來更多的水。因之，在緬邊每個村落，凡是把空着的地方讓給我們（包括全部反共軍官兵）寄宿的，我們沒有離去的一天，屋主就一天不用操心缺柴缺水了，何況我們還自動替屋主把地板掃得一塵不染，把棧間壁上的塵埃清除得乾乾淨淨，把借用過的炊具洗滌得光潔如新，這些都是替屋主設想而絕對有利的工作，屋主當然是非常滿意的，因而每一家都希望和歡迎我們住在他的屋裡。

這天晚上，我和陳團長都因興奮過度而無法入睡，十幾位弟兄却鼾聲大作，睡得很甜。我們索性秉燭夜談，一直談到天亮，弟兄們醒來時，見我們還在談着，都露出驚奇的眼光，好像問：「一天的長途跋涉還不够你們疲憊嗎？」

陳團長告訴我：「這次離開駐地到益漢來，有些重要的事必須赴曼谷向師長請示，在他離去期間，要我多費點精神教導弟兄。」

起初，我對陳團長這番「特別囑託」，感到有點訝異，後來經他一再說明，我纔明白過來，同時對一六一師的內部情形知道得更澈底。原來當時一六一師屬下三個團（四八一、四八二、四八三），實際上祇建成一個四八三

團，其餘兩個團尚在孵化期間，所以四八三團就等於是整個一六一師的力量，師部所指揮的也祇有一個四八三團而已。四八三團的榮枯存亡對一六一師的前途及命運關係甚大，而組成四八三團的份子，除了少數幹部來自第八軍及九十三師之外，絕大部份為泰國緬甸的華僑青年，他們雖然全是出於志願到來投效的，但都市的繁華享受與蠻荒叢林的生活原本就是兩個不同的天地，難免會有不習慣的感覺而影響到各人的精神。他們對這種環境能否忍受？能否繼續苦鬥下去？就要看各人的信心和鬥志是否堅定而說了。他們的信心鬥志能够堅定，一六一師不僅沒有危機，而且前途充滿着光明燦爛；否則，在這邊區之地，他們一哄而散，誰也沒辦法攔得住的。所以我們今天的主要課題，不祇與做到官兵一體，生活一致，甘苦與共，還必須建立起一道能經得住飢寒疾病、風霜雨露考驗的精神長城來。

一一

陳團長本來一早就離開猛漢的，爲着陪我去拜謁葉副軍長和第八縱隊的游擊領袖，不得不把行期延擱下來，在猛漢多逗留一天。

猛漢在緬邊反共基地中，不僅爲軍事重鎮，且爲軍需品的後勤補給站。當反共軍未進入緬邊以前，是個人煙稀少的窮鄉僻壤，現在却成爲一個粗具規模的城市。這裡有進出口行，有百貨商店，有飯館，有咖啡室，還有一個「游樂場」，所差的就是沒有電燈。但一般商店晚間點着煤油燈，倒也輝煌明亮。每天進出的「馬幫」，熙來攘往，絡繹不絕，他們成羣結隊荷槍實彈，從瀉邊馱土產到這裡發兌，賣出之後，又買了滿載的日用品馱到瀉邊去。他們每次往還的時間，多則兩月，短則三四十天。這批數不清的武裝商販都和馬守一司令有着親密的關係，很能服從馬守一的調度。其實馬守一就是他們的首領，從緬北臘戍一直到泰北清邁，這是無人不知的事，甚至提到馬守一的名字，人人都會翹起大拇指：讚聲「了不起」！所謂「了不起」，就是指他屬下的馬幫擁有鉅量的人馬和犀利武器而

言的。

猛漢目前雖已人煙稠密，街上入晚燈火輝煌，但仍時有虎踪出現，尤其是另一條通往秦境的山道上——蚌八千至猛漢之間叢林裡，商販的騾馬常被老虎吃掉。據傳，葉植楠將軍的坐騎亦曾被老虎咬斷後腿。可是，當我到差不久，葉將軍却親手擊斃過一頭老虎，故事是這樣發生的：一天深夜，葉將軍在夢中被一陣「唔，唔，」的怪聲驚醒，怪聲離指揮部很近，稍有經驗的人聽了都會知道那是老虎的聲音。葉將軍急忙拿起一枝自動步槍，裝上子彈，把頭探出窗外望出去。這時，他看見一頭龐然巨物已衝破指揮部的竹籬撲向馬廄，縛在那裡的幾匹馬被嚇得嘶鳴起來；葉將軍覺得再不放槍，幾匹騾馬都可能遭殃了，於是把步槍架在窗檻上，藉着月光，瞄準着那巨物的頭部，碰！碰！兩發，祇見火花開處，那巨物慘叫一聲，跳了幾跳便倒下去了。指揮部的官兵被槍聲驚醒，以為發生什麼事變，紛紛趕來，葉將軍這時已從樓上奔下，對官兵們說：「隨我來」，走到馬廄附近，葉將軍把電筒向巨物照去，嘿！原來是頭滿身斑紋的猛虎，腦部被擊穿一個大洞，鮮血還在流着。官兵們高興得驚呼起來，對葉將軍的槍法都大為嘆服。此後，葉植楠便被人加上一個「打虎將軍」的綽號。

葉將軍被稱為「打虎將軍」以前，已有兩個綽號，一為「豬八戒」，一為「殺匪大王」。前者因其相貌醜陋而名；後者在九十三師師長任內，駐紮滇南期間，時土共朱家驥及王朝和匪勢相當猖獗，葉將軍職責所在，征剿不遺餘力，經常身先士卒直搗匪巢，俘獲匪類，查明罪證確鑿者一律殺無赦！故滇南一帶均以「殺匪大王」稱之。而土共懾於葉將軍的威名，一聞「殺匪大王」到，莫不喪魂落魄，拼命竄逃。當葉將軍對土共大舉剿殺之際，有某縣長會力勸將軍「本上天好生之德」，刀下留人。將軍慨然答道：「出賣國家民族，甘為俄寇走狗的匪徒，其罪大惡極，人神共憤，我不諱之，無異縱虎為患，非特對不起上天，對不起國家，更對不起人民！」

葉植楠治軍極嚴，部屬違法犯紀，皆按律懲辦，絕不徇私，故九十三師的軍風紀甚為優良。據說：他有一個特性，凡是犯法的人解到他的面前，他一見面便嚴詞斥責，大罵非槍斃不可的，這個人結果是不會有什麼危險；反

之，他一見面便冷靜的看者犯人，甚至和顏悅色的隨便說幾句，那麼，這個人的厄運就註定了。

葉將軍原籍廣東梅縣，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現年五十四歲，或因駐滇長久，說得一口道地的雲南話，不清楚他籍貫的人，很可能誤會他是雲南老鄉。

在我認識的許多高級將領中，葉將軍是見面最多的一位，他給我的印象，並不如人們所傳的可怖，反之，我覺得他倒是一個富有同情味的長者。

有一次，一六一師政治部的藝宣隊到猛敦縣城工作，出發前夕，葉將軍恰好從猛漢到米真來，我知道他沒到過猛敦，問他要不要到那裡去看看，他馬上答應了，叫我們出發時通知他。翌日清晨，藝宣隊的隊員還沒集齊，他已騎着馬從山上趕來，後面祇跟着一個十七八歲的勤務兵。出發的時候，我爲了路上的安全，特別關照一排武裝弟兄護衛着他，可是他却搖手拒絕，我祇好順着他的意思。走了一段路，他和那個勤務兵都同時失蹤了，我本來是跟在藝宣隊行列後面的，這一急非同小可，在荒山叢林中迷失方向或遭遇意外是極可能發生的事；我慌忙跨上馬背追上前去，越過一個山坡，纔發現他們的踪跡。這時，我看到的：騎馬的人不是葉將軍，而是那個勤務兵，葉將軍反而跟在馬後跑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我滿腹疑團飛馳過去，問他爲什麼有馬不騎，情願徒步跋涉，他笑着答道：「小伙子走了一程便氣喘呼呼，樣子怪可憐的，所以讓他騎馬，休息一下，同時讓他亦練練騎術」。

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從這件小事却可見葉植植將軍爲人的風趣。

赴米真基地的早上。我正愁着借不到運行李的馬匹，四八三團許其星團附却接到陳團長的通知，特地趕至猛漢接我來了。（許團附亦爲泰國瀾屬華僑，軍校十六期畢業。他學的是砲科，抗戰時曾任國軍山砲團連長副營長等職。勝利後復員返泰，經營鐘錶業，且置家室，生活頗爲安適，及聞一六一師建立，即毅然棄商歸隊，獻身反共戰鬥行列。除許團附之外，四八三團屬下三個營長，第一營林展翰，第二營邱×傳，第三營林雄時，亦都是軍校十五六期的同學，和許團附一樣，同是勝利後復員返泰的。林展翰營長因居留泰邊夜柿縣之故，當九十三師撤抵大其力

即參與該師整訓工作。血戰爆發，且兩身防守戰線中，予來犯緬軍以致命打擊，建功甚偉。）

由於許團附的到來，運行李的問題便馬上解決了。出發時，許團附告訴我，在游擊基地的範圍內，最好換上軍服，比較方便些，因為路上要經過許多哨站，一個穿便服的陌生人可能受到嚴密注意的。我循着他的勸告，立即從行李箱裡檢出一套冷藏了幾個月的軍服穿上。

猛漢至米真，雖然只有六小時的路程。但在驕陽當空的酷暑天氣下爬山越嶺，特別容易感到疲勞。還走不到一半路，我和許團附以及十幾個特務連的弟兄都已汗流浹背，口乾喉涸起來。我覺得非找點水來救急不可了，但許團附却告訴我，除非嚼草汁，否則要在這個石山上找到水，比登天還困難。

在無可奈何中，我記起三國志裡一段曹操行軍的故事，便自我幻想起來——前面不遠就是綠樹滿枝的梅林！但幻想儘管幻想，口渴依然口渴；看看許團附和弟兄們，雖則也都張大嘴巴喘着氣，却不像我這樣的難過，心裡一陣慚愧、口渴馬上減消，脚步也跟着輕快起來。

爬着、爬着，我們終於爬過那座巖巖曲折的石山，到了一片平地，弟兄們歡呼着要跑進附近的叢林去，許團附却連聲喝止，對他們喊道：「這是什麼所在，你們忘了嗎？要喝水亦得分批去，怎可全部走開，丟下行李馬匹不管。」於是七八個弟兄退下來，扳着槍掣神色緊張的在四週警戒着。當時我有點莫名其妙，覺得許團附未免太小题大做了，不讓弟兄們喝水，竟要他們警什麼鳥戒、事後經他說明，纔清楚過來。原來在不久以前，這塊地方曾發生過幾次劫殺商旅的血案，匪徒是潛居在山谷中的未開化民族，他們顯得異常，每個人都射得一手百發百中的好箭，因其箭頭塗有毒藥，被射中的絕難生還，所以經過這塊地方務必嚴加戒備，以防不測。

等第一批弟兄喝够水回來，許團附纔帶我走進叢林去。在叢林裡面，原來隣着兩道不同色素的山澗，許團附告訴我：「山澗的水是不能隨便亂喝的，不少人患惡性瘧疾或蠱脹症都是因誤喝毒泉所致。要識別那種可以飲用，那種不可以飲用，却亦不難，像這兩道山澗，一道非常清冽，一道界帶黃色，沒有經驗的人，必定會擇清冽的喝，

那就糟了！」

「何以見得呢？」我要他說出個道理來。

「因為蚊子是水裡生出來的，同時亦祇有不合毒質的水纔能使蚊子生存，所以祇要是有蚊子停着的水都可喝。」許團附說着我仔細看着那兩條山澗，果然，清冽的那一道半集蚊子亦沒有，臭帶黃色的一道却有幾十隻大蚊，伸直長腳停在水面。

許團附接着再告訴我：「山中疾病之多，出乎人意料之外。特別是瘧疾，在這個區域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會染過，尤其是初到的人更難倖免。如果患上盲腸炎更是絕症，因為在山中無法開刀，『奎寧』和『阿特平』一百藥君』等治瘧的特效藥，在這裡完全失去它的效用。因為這裡的瘧疾，全是屬於螺旋菌的惡性瘧疾。山中的蚊蚋，多如牛毛細雨，每當黃昏時候，聽不到聲音的雌蚊子，便成羣結隊，吮吸着每一個人身上的血液。入晚之後，有時用毛巾纏住手脚和頸項，蚊子還是可以咬進去。在這裡的螞蟻，也含有毒素，被咬上一口，便會生了一個紅腫的大包。因此有不少弟兄被疾病吞噬了生命，特別是雨季過後，太陽晒着陰濕的叢林，許多死亡的野獸，腐朽的臭氣，被日光蒸發、便化而為瘴，所以每當雨季過去之後，就是疾病最繁盛的時期。到山區中的雨，那簡直不像尋常雨，而像江河翻了底，從天傾下。這種雨從舊曆六月份開始，一直要繼續到舊曆九月中旬前後纔停止。」（許團附這席經驗之談，我在當時聽來，祇相信了一半，以為其間不無故甚之詞，等到在山區住了一段時日之後，纔一一證實。）

雨過水之後，精神為之一振，我們繼續上路，大約下午三點多鐘的時候，走到一條十幾丈闊的河邊，許團附告訴我，河的彼岸就是米真了。但怎樣渡過去呢？沒有船，沒有竹筏，也沒有橋。

弟兄們這時都把槍枝放下，忙着除衣服，十幾個人在頃刻間都脫得赤條條，我一面覺得好笑，一面想着是不是進入駐地以前必須先來個天體運動，大家彼此「坦白」一下？

許團附亦在脫衣，見我呆呆站着，便低聲笑道「脫吧」！

「幹嗎？一定要脫！」我弄不清楚這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脫亦成，不過，變成落湯雞罷了。」許團附說：「自從有這條河以來，每個渡河的人，除了騎馬之外，都是徒步涉水而過的。這裡的土人男的脫衣已成習慣，婦女們亦一樣大胆表演，毫無羞態；起初，我也覺得有點不雅，可是日子住得久，耳濡目染之下，亦就習慣成自然了。」

許團附說到這裡，弟兄們已有幾個走到河中央了。他們把脫下的衣服、槍枝、背包擊在頭上，一步一步的蹣跚。河流雖然很急，但深僅及腹，却亦沒有危險。

爲了表示和他們生活一體，我亦顧不得許多了，很快把衣服脫下，跟許團附涉了過去。

登上河岸，各人把衣服穿着整齊，才走進村裡。

二二

米直鎮，雖然是個很小的山村，可是在地勢上却爲綫邊一處交通要衝，凡是到猛撒或猛邦的都必須經過那裡。當地揮族居民祇有百餘家，除幾家經營着小規模的商店之外，大部都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農人。

四八三團團部位於鎮的中央，所屬一二三營分駐東西北各門，一六一師師部則設於東面一個陡峭的小山上，居高臨下，極盡地形之利。

弟兄們一到團部門口便回特務連去了，祇有許團附陪我上師部去。當時，坐鎮師部的副師長官家檀少將出席猛撒會議未返，一切事務交由四八三團副團長崔應森上校代理。（崔應森原籍廣東南海，軍校第十二期畢業，身材短小精悍，相貌酷似戡亂時期在西北施行土改成名的王鳳崗專員。文質彬彬，具儒將風度，處事極爲精細，絲毫不苟。其態度和藹，誨人不倦的精神，尤爲和澤弟兄所愛戴。他在第八軍服務時間很長，歷任連營長、參謀、團政工室

主任等職。雲南陷共後，隨軍撤退入緬，大其力戰役中建功甚偉，頗爲李彌將軍所賞識。一六一師建立時，極爲聲部，李將軍應陳振熙師長所請，經一番挑選，始調崔上校至一六一師服務。）

崔副團長和我一見面，就好像老朋友似的，大家做偈的談着。吃晚飯時，還特別破費，買一罐沙甸魚請客（沙甸魚在緬邊基地算是相當珍貴的菜色了）。這頓飯吃得很有味，雖然第一次吃糯米飯，又粗又硬，極不習慣，但人情的溫暖，却使我胃口爲之大開。

晚間，我在帥部住下來，睡在一列佛像前面的地板上。原來帥部所在，是一幢殘破的廟宇，因爲年久失修，且上落不便，和尙們老早就棄之不顧了。

翌日，吃過早飯後（緬邊國軍及反共游擊隊，每天祇吃兩餐，早膳時間爲上午九時，晚膳時間爲下午五時），崔副團長陪我下山，到街上走走，除緬甸四八三團各營之外，順便跟我到一個聯合政治部辦公的舞廳。崔副團長過去幹過政工，對工作很清楚：一方面在提高士氣，加強戰鬥力量，一方面在收攬民心，配合反共軍事。政治部之不便設在「軍事重地」的軍營裡面，完全在利便民衆的出入。

同時，一六一師政治部屬下設有軍民合作社，軍民診療室，軍民聯誼社，以及軍民圖書館，軍民體育會，民衆服務隊，藝宣隊……等。其不同於國內（自由祖國）部隊政工的活動範圍，正因爲緬邊的民衆不同於國內的民衆；國內的民衆和我們是同種同族的中國人，緬邊的民衆和我們究竟是不同文化不同種族的。所以，我覺得應特別加強當地民衆工作，使他們能拆卸種族的藩籬，根除軍民之間的隔閡；一本合作交流，同舟共濟，徹底開誠我們爲什麼要反共，而他們亦一樣必需反共的道理。尤其緬邊反共軍的日常糧秣，一部份須仰仗當地民衆供給；嚴格說來，我們沒有權利要他們供給，他們也可以不負供給的義務。二次大戰期間，日軍和泰軍都曾駐過緬邊，糧秣亦取之當地，但日軍是侵略者，我們難道亦是侵略者嗎？所以爲了使民衆對侵略與非侵略，及被迫與樂意之間能有深刻的認識，教誨民衆的政治工作，就更非特別加強不可了。

政治部的地點終於找到了，那是一幢靠近街道的民房，位於米真鎮的中心，與四八三團團本部及該鎮鎮長的公館遙遙相對，聯繫工作極為利便；且地方寬闊，召開民衆會議時，可容納百數十人。屋主是經營土藥生意的，老夫妻之外，還有子女各一。他們日間都不在家裡，晚上纔回來睡覺，睡房和大廳隔開，絕不會擾及他們。

在幾位弟兄的幫忙下，我的行李很快就從山上搬進「米真西施」的香居了（按：屋主有個女兒芳名叫阿岩，雖已年近花訊，但在猛漢以迄猛犛周圍數百里的區域中，仍是個著名的美人，故有「米真西施」之號）。佈置停當，許團附匆匆走來，請我到團部出席茶會，我詫異地問道：「團部經常舉行茶會嗎？」他說：「這次是破題第一遭，爲的是歡迎你啊！」

在團部的會議廳上，密密坐滿二十幾個人，崔副團長忙着給我介紹，這是×營長，這是×連長，這是×副官，還有幾個年紀很青的政工幹部。其中一位女同志陳琴珠，在曼谷的時候，我會見過她。她是國民黨曼谷總支部執行委員陳善木先生的妹妹，抗戰時期，她曾在潮汕離區參加過游擊隊的政治工作，經驗很豐富，正是我所要倚重的助手。

「茶會」開始，令人發笑的場面亦出現了。在緬榔基地的千萬奇蹟中，像我們這種「茶會」也可算是奇蹟之一。如所週知，通常的茶會，當離不了三文治、蛋糕、餅乾、香煙、糖菓、咖啡、茶……等等，可是我們的「茶會」呢？每人一碗冷開水，沒有桌也沒有椅，大家席地而坐，圍成一個大圈子。中間鋪着張白紙，紙上面的唯一「茶點」就是十幾塊蔗糖和少量的花生，但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據說，那些蔗糖還是鎮長從猛犛敦縣裡帶來送給崔副團長的，在米真鎮上簡直有錢買不到哩。

席間，有位四川籍的李連長，他提議要我詳細告訴大家：——自由祖國進步的情形，國軍的力量，和等到什麼時候纔能反攻大陸？今年？還是明年？……我還來不及解答時，他又搶着說道：「政府不快點反攻大陸，再等幾年，我的頭髮都要白透了。」說完，把帽子除下來，指着半斑的頭髮給我瞧。戰士們的心情，真太使人感動了。

散會後，一位叫翁君園的中尉幹事帶我到河邊洗澡，走近河邊，發覺有十幾個全身赤裸的弟兄正在游泳，距離不滿百尺的地方，亦有一群婦女浸在水裡，露出水面的是膩滑的背部，和豐滿的酥胸。她們談笑自若，毫無羞態。

我在弟兄們游泳的地方把衣服卸下，圍着一條浴巾，正要跳入河裡時，一位弟兄突然呼着：「看啊！多美麗的鏡頭！」這句話比「向右看齊」的口令還有力，水裡十幾個人都把頭偏向婦女洗澡的那一邊，我不由自主地亦跟着他們偏過頭去——「唉喲！」這時，映入我的眼簾的，正是那位米真西施——阿岩，曲線曼妙，一絲不掛從水裡鑽上岸傍，雖然看到的僅是她的側面。

我會學過畫，十幾年前在「國立藝專」的畫室裡會面對過不少獻身藝術的模特兒，每次拿着畫筆，凝神審視着她們「聖潔的肉體」的每一角度時，絲毫不覺緊張，亦無神秘之感，只想到怎樣打開智慧之窗把那美妙的姿態造成一幅藝術結晶。可是，這時的我，却和從事繪畫時期那種無動於衷的情緒截然不同，因為這究竟不是創作藝術品的畫室，而是畫室以外的另一世界，這世界是充滿着青春的活力，和色情的誘惑！真怪我離開泰壇的時候，朋友們會這樣警告我：「當心！到了緬邊別讓熱情如火的白夷姑娘給熔化了。」

四

由「河邊裸浴」，使我對揮汗的風俗習慣發生極濃厚的興趣！尤其是在工作之暇，我便孜孜不倦的搜集有關資料，達到費解的地方，則向米真鎮長請教，收穫頗多。先從揮汗的日常生活的說起。

①衣：緬邊山區每一鄉村都種植有棉蔬，婦女們尤勤於紡織，所以他們的服裝較其他山地民族為進步。男子的衣飾，為黑色對襟短衣（無領），黑色長褲，下田或遠行時，則頭纏布巾，佩長刀。婦女衣飾比較繁複，上身穿吊肩緊身內衣（分粉紅色及白色綠色三種），外御白色長袖短褂（薄如蟬翼、短僅及腰），下身穿黑色或五色間雜

紗籠（即桶裙），不御內褲。紗籠褶疊緊圍腰部，多半不用帶束，祇有貴族及富有人家，纔飾以銀腰帶。男女赤足而行，甚少穿着鞋履。

⑤食：攔人飲食極簡單。普通民家不設爐灶，多就火坑爲炊，炊具亦甚簡單。貴族或土司雖有銀盃牙箸之備，但視爲裝飾品及宴請漢族嘉賓纔啓用之，平時難得一用。男女老少飯前必洗手，用竹籬或瓷碟盛飯，以手抓送入口食之。使用湯匙筷子的可謂百不得一。食以糯米爲主，故緬邊山區以產糯米爲大宗。攔人習俗不食隔宿冷飯，每天將舂好的糯米，用甑蒸熟，有事外出或下田時便裝入小竹盒或用蕉葉包紮帶去，腹飢卽食。副食有牛肉脯、鹿脯、雞蛋、魚肉、南瓜、花生、白菜、樹葉……等。醬油在緬邊似爲奢侈品，調味多用鹽。且多數不食豬油，習用麻油及花生油。山區頗多木瓜，大而香甜，但攔人棄之不食，謂食木瓜將患癩瘋。蕉類亦不食，謂食蕉將患瘧疾。

⑥住：攔人住房可分爲三種，第一種是佛寺，專供僧侶居住的。第二種是土司官邸，亦稱土司衙門，土司官及其親屬頭目等居之。第三種是平民住宅。佛寺建築，崇高偉大，金碧輝煌，雕梁畫棟，五光十色，工程頗爲雅緻。緬邊土司有階級大小之分，故其官邸建築亦有大小之別。在山區所見，多爲小規模者，與普通民房比較僅建築者大而已，其他無甚差別。至於平民住宅，普通分兩層，樓上住人，樓下畜牛馬雞鴨之類，亦用爲舂米織布的工作場所。樓上通常隔成兩間，一爲臥室，全家男女老少雜居其中，近門處爲火塘，上置三腳鐵架。煮飯取暖在那裡，招待賓客亦在那裡，廚房兼客廳，這是緬邊山區的一大特色。同時，每座民房離地六七尺，遠遠望去，好像是懸空吊着的鳥籠，除了幾根支柱是木材之外，其餘部份如地板、壁板、甚至門窗戶扇都巴竹片（全幢用木板蓋成的已不是普通民房，而是土司或貴族的官邸了）。屋頂蓋的是一種不知名的樹葉，據說這種樹葉有三項妙處：一、着火不燃；二、雨水不漏；三、日晒不熱，遠較茅草瓦片好得多。（其實按照攔邦風俗，祇有土司及貴族的官邸纔能用瓦，一般人民則禁止使用。）屋既懸空建築，所以要到攔人家裡去，便非登上一架十幾級的梯子不可。梯子多數也是竹製的，體重幾百磅的人踏上去，吱吱作響，搖搖欲斷，怪可怕的！

山區民族具有極可貴的團結力！居民互惠互助的精神爲文明國家所不及，每一處村落或每一個鄉鎮，居民之間有着傳統性的「精神協定」。雖然這個「協定」是無形的，更不是法律所限定的，但每一個擲族男人（十五歲至六十歲）莫不謹遵恪守，世代相沿，習成風尚，且認爲是「做人」的固有義務和應盡之責。造屋子便是一個很好的証明，舉個例說：如某一管畝的A村，有廿戶人家，這廿戶人家的一家，因其兒女婚嫁應別立門戶，或是人口增加，或是屋子年代古老呈頹殘之象，而必需新建或修葺時，這家的戶長便可照情稟告村長。村長遂召集全村的男子舉行會議，當場分配工作，於是開闢地基的，砍樹的，伐竹的，採樹葉的紛紛出動。材料完備之後，即開始興建，直至把最後一片葉子鋪滿屋頂爲止，他們的工作才算完畢，而一幢新屋子也同時宣告建造成功，新屋子的主人可立即搬進去住。不過，建築亦有一定的時期，並非隨時想到要修建便可報告村長發動男子來幫忙，而是應在春秋兩季農事完畢後，纔有這種機會。

以下所要介紹的是擲八的家庭和社會情況。

◎家庭：擲族社會的基本組織是家庭，一個家庭的人是由生育（或收養）和婚姻而結成的一個血族團體，同住在一所房屋裡，共同生活，並遺傳其種族。一個家庭中的親屬關係，由生育而產生的是父母子女，由婚姻而產生的是夫婦及翁姑，媳婦或女婿。這些基本家庭中的基本血緣親屬。父母和結婚的子女本來是不分居的，所以在擲族社會中，一個家庭也可以包括幾代的同親屬，祇要男子住得下的話。

擲族社會中的男女關係非常自由，在未結婚以前，父母對其子女的婚姻採絕對放任主義，對子女的戀愛活動向來不加干涉。如男至女家向女談情說愛時，女家的父母非但不予阻撓，反而自行避開，儘可能給他們自由方便的機會。在擲族社會中，父母對其子女的被人追求愛慕認爲是一樁最光榮的事。擲族的男女社交既如此自由，因而早婚亦爲社會的大病，通常十五六歲便論嫁娶，其擇偶範圍更不啻行輩，不避血統，祇要男女雙方情意相投，就可結合。

在羣族社會中，父亲和母系的制度是同時存在的，男的可以在家娶媳婦，也可以上門去做女婿；女的可以在家招女婿，也可以出嫁作媳婦。父母均聽其自由。

此外，羣八除土司及貴族之外，均有名無姓，他們的名字也往往隨時代更易。有幼年時代的名字，有成年時代的名字，有老年時代的名字，有爲官爲僧時代的名字。即父母妻子亦不同姓，但很多却同名。至於土司及貴族之有姓氏，因其原籍是漢人，或由歷代帝王所賜。

⑤市集：市集爲羣族社會的固定交易市場，有一定的交易日期。緬邊山區稍具規模的村寨均有市集之設，多數每隔五天必集合交易一次，此種交易與我國內地之墟集性質相同，每逢墟期，街市異常熱鬧，附近二三十里內的居民也扶老攜幼集中於市場上，路程較遠的還不惜夤夜趕路，他們爲了做成一筆幾個老盾的交易，經常成羣結隊持着火炬在陡峭的山頂冒險行走。至於婦女們，尤其是待字閨中的大姑娘，在這一天，粧扮得份外漂亮，像花蝴蝶似的在墟場週圍穿來插去，因而打情罵俏之聲和討價還價的聲浪雜成一片。有人說：緬邊墟期是羣族小姐的「賽美大會」，這話倒很切實。

⑥貨幣：緬邊山區所通用的貨幣，頗爲複雜，有老盾、新盾①、半開②、盧比③、泰銖④等五種。美鈔英鎊等均不通用。輔幣則有白銅錢⑤、黃銅錢⑥兩種。

⑦紋身：羣族男子自十四歲至二十歲之間必須紋身，據說不施滿身紋的便不算成人，沒有娶老婆的資格。他們施術時多用五根鋼釘綁在一起，猛刺皮膚，等到血濺出來，再把黑色或紅色顏料在出血的地方寫上文字及花紋，因此爲紋身而患破傷風斃命的人不在少數。羣人紋身部位普通共有四處：一爲腿部，由膝上至腹部周圍；一爲腹部及腰部，即肚臍上下約周圍；一爲胸部；一爲兩臂。所點部位與其人的身份階級有高低貴賤的分別。點的部位越高其身份階級越高，因而作者在緬邊山區所見，一般男子都是由膝點至肚臍以下的，祇有猛教、猛董、猛撒、猛勇的幾位縣長纔點至腰部以上。至於刀國興，刀忠漢，刀鎮華，刀棟材……等貴族則點至胸部。曼棟王趙宰龍點至什麼部

位我不知道，但我見到的滇南擇邦「太上皇」刀棟硬却懸至頸部。

以上所介紹的是比較重要部份，其他有關「彈族」風俗習慣的材料尙多，假如全部寫出，足可印成一本十萬言的專書，因與「緬邊苦戰」無關，恕不盡錄。

註① 老盾、新盾，均爲英國在南洋發行的銀元，因前者質量均較後者爲高，故價值爲六與四之比，老盾每元約值法幣二元。

- ② 半開爲雲南省造的光緒銀元（亦稱龍洋，每個重量三錢六分），價值與老盾爲二對一。
- ③ 盧比爲英國在南洋發行的鈔票，價值與半開同等。
- ④ 泰銖爲泰國所行的鈔票，每六銖值老盾一元。
- ⑤ 白銅錢爲仰光政府發行的輔幣，彈語稱爲「巫」，每十二「巫」值老盾一元。
- ⑥ 黃銅錢亦爲仰光政府所發輔幣，彈語稱爲「烏」，每十「烏」值一「巫」。

四 震驚東南亞的大其力戰役

樹起了第一面的青天白日國旗——談判代表無理被扣——緬空軍總司令機墜
人亡——緬軍挑釁自招損失——泰國政要親臨觀戰——國際人士刮目相看

政治部開始辦公之後，白天，是個事務紛繁的機構；晚間，却變成官兵俱樂部。上至少將副師長，下至二等兵，常聚集在一起聊天，大家儘情唱着、談着，毫無階級之分，親密得像自家兄弟一樣。

政治部從師部領到一架乾電池收音機（這架收音機據說是泰國僑胞捐贈的），每天晚上收聽「自由中國之聲」廣播的時候，圍攏在收音機旁的官兵們，大家都提起精神，一字一字的聽下去，心境也跟着播音員報告國際情勢的好壞，而忽上忽下。這架收音機可說是整個米真基地唯一的耳朵，因此人們珍惜它比愛惜什麼還更重要。由於電池的難買，捨不得浪費電力來收聽歌曲，一節新聞播完之後，便立即把機件關掉。官兵們雖然的極度關懷着台灣的一切，他們每夜都到政治部來等待着「自由中國之聲」的廣播，雖然台灣廣播電台的電力是那樣微弱，且時時受到中共昆明電台的干擾。

一天晚上，我請求會親身參加過轟動國際的大其力戰役的官佐們，把經過詳情講給大家聽。崔副團長欣然答應

道：「與其憑記憶所及作片斷講述，不如把我那部記錄原原本本唸出來，更爲詳盡些。」說着，叫勤務兵把他的日記簿拿來，崔副團長在大其力戰役中原來是專責蒐集戰情的人。

下面所錄的，就是崔應森上校當時親身經歷的可歌可泣的事蹟——

民國三十九年二月初，即農曆庚寅年元月初五日，由九十三師師長葉植楠將軍率領的六百餘國軍（包括數十位國防部高級軍官及空軍人員），與羅伯剛團長所部分散後，即越入緬境，向南邁進。

幾天的路程中，全是在緬甸東北的攔族（白夷）部落山林中奔走，九十三師的軍官很多會說攔語，因此沿途得到不少方便。走了六天，到達猛勇，這是緬北山區中最繁盛的縣城，從這裡到緬東的景棟，必須緬甸身份証纔可以通行。國防部陳副廳長以下的一羣高級軍官和空軍人員，他們得到一位華僑的幫助，給他們辦理臨時身份證，三天之後，他們就很順利地到達了景棟。

他們到達景棟二十公里之處，即受關卡附近的憲警檢查，約半小時後纔放行。但到景棟二公里外的一座關卡，當地政府的警察已在嚴陣等待，似乎有所動作。好在景棟王趙宰龍向來是憎恨共產黨的，對國軍表同情，就由當地商會的會長出面担保，免予解除武裝，並可自由行動，他們在景棟祇休息一天，翌晨即乘汽車到緬泰邊境的大其力。

葉植楠將軍率領的六百武裝部隊，因人數衆多，且携有輕重機槍等武器，不便領臨時身份証向景棟出發，遂由猛勇經猛弼、猛海、阿卡山林進入大其力，路程較由公路乘汽車至景棟，約遲三天。

當兩路人馬在大其力聚集起來之後，大家非常興奮，最大安慰的，是抗日時期的九十三師前任師長萬國鏗將軍這時送來一大批慰勞品，使長途跋涉，疲憊不堪的官兵們，精神爲之一振。同時因爲泰緬僑胞熱愛祖國的關係，國軍官兵受到當地僑胞親切招待。

大其力是緬東與泰北接壤的一個小市鎮，距越南境尙有三天的途程（兩百多華里），還隔着一條湄公河，它是景棟所轄的一個小縣，亦是景棟到泰國的運輸要道，有二十幾家華僑開的小商店，五十多家漢夷雜居的住戶。「大其力縣政府」設在一個山頭上，簡單の木屋頂端經常懸掛着一面破舊的緬甸國旗。戰後，九十三師遠征官兵在此落戶的很多，雲南馬家回教徒在此亦很有勢力，他們多數經營煙土生意，每年輸入泰境，總在一萬數千担以上，數量的是驚人。大批來自滇邊的鴉片煙販，經常在這裡逗留，顯得相當熱鬧。

大其力雖是一個商業繁盛的市鎮，實在它沒有近代城市的條件，因為它的週圍都是茂密的叢林，人民的生活亦還在半開化的狀態中。它的西南是高山，北面約十公里是紅樓市，有八九個擇族村落，東面是長滿葦草的荒地，南面隔一條闊約五十呎左右的湄公河，河水灰濁，望去頗似湖南的湘江。河上一座鐵橋，戰時給盟機炸燬，一直沒有修復。南岸就是泰國的夜柿縣，算是泰國北部突出、堪稱繁盛的小市場，有五百多家商店和住戶。商人和住民百份之七十是廣東潮油、客屬、海南的華僑，其餘是馬家回教徒和滇境遷來的白夷。祇有當地政府機關職員眷屬是泰國人，爲數甚少。

橋的那一面，泰國的夜柿顯然要比大其力進步一個世紀，因為大其力所見到的是茅草的小屋，而夜柿則是近代化的洋房，一火之隔，兩岸雞犬相聞，居民更可以隔河對話。但兩地的物價却大不相同，緬境大其力英國貨便宜，泰境夜柿則美國貨價廉。

大其力雖屬景棟管轄，但它本身是一個自由的進出口邊境，中國人繁榮了它，除了景棟王派有裝備極劣的警察在此征收稅捐之外，一切都是自由和無政府狀態中。

由雲南邊境到大其力有三條路：國軍走的一條，由軍里縣境的大猛龍出口，經緬甸境的猛冷、猛勇、猛弼、猛海、阿卡山，到大其力，全長約六百多華里，須九日途程；除猛冷、猛勇、猛弼、猛海等地之外，還須自備糧食。一條由佛海縣的打洛出口，經緬境猛馬、打扁、三天到景棟，再乘一天汽軍到大其力，這是一條正規的通商大道。

另一條由鎮越縣的猛棒出口，經越南的猛信、猛竟，五天到景猛，再西渡湄公河，經緬甸的景漢，猛堪柳、猛鈴，四天到大其力；這一條須有鎮越縣政府的護照，纔能通過越南國境。

我們這支孤軍雖然到了執帶的地方，每個官兵在椰樹林下仍穿着厚而破爛的棉軍服。這裡的蚊蟲多如雨淋牛毛，瘴疾流行，但是大家却安之若素，因為每個人的心裡都很清楚，為什麼要在追兵、饑餓、死亡的威脅下，流汗流血跋涉萬里，歷盡筆墨所難形容的艱苦，跑到這人跡稀疏的蠻荒異域來，原就爲了國家民族的自由復興。爲了國家民族，一切的痛苦都可忍受的，於是大家的臉上雖長滿蓬亂的鬚髮，仍胼手胝足的修建營房、鋪築操場及進行整訓，升起象徵着自由光明的國旗。

一一

孤軍停留大其力期間，一切食物用品俱照當地人民的交易市價購買，軍風紀嚴肅而和藹。在昆棟轄區以及泰國邊境的僑胞，看到自己政府的軍隊有這樣好的表現，都自發地泛起同情的熱潮，紛紛捐贈食物和其他慰勞品。

大其力是泰緬越的三角地帶，在這裡迎風飄揚着青天白日旗，每個清晨唱出響亮雄壯的自由中國的軍歌，代表着反共復國堅貞不屈、自由新生力量的源泉，因而底禁不到半個月，一些原已解甲歸農的在鄉軍人，和滯留在滇西南邊境的海軍隊，都紛紛來歸。

孤軍的人數雖則甚巨，實力日趨雄厚，大家仍然是安詳而嚴肅的生活着。

四月中旬，由於陳熙武官的出力奔走，泰國政府准許國防部陳副廳長以下的一批高級軍官，和烏國瑞副司令以下的參軍人員，假道返台。葉植補將軍這時見一般情形已趨安定，亦經泰國飛往台北請示。在他離開大其力時，他把原任第八軍七〇九團團長的李國輝上校陞爲九十三師副師長，代他領導這支孤軍。

葉植精將軍赴台之後，孤軍全體官兵都日夕盼望會迅速把他們的問題解決。不料，在葉將軍走後不久，五月中旬，緬甸政府就開始施用種種威迫利誘的手段來圍攻孤軍；而釀成了一次震動國際的戰役來！緬甸的用意有兩點：

①是討好中共，想用「友好的表現」來換取中共不滲透緬甸。②緬甸風聞孤軍有很好的配備，因此想吃掉孤軍，把孤軍手中的武器搜奪過來。

五月二十日，緬軍五十六人抵大其力，邀請國軍談判，緬方要求孤軍繳械，和進入集中營，孤軍當時立予拒絕，並要求緬政府同意在互不相擾的原則下，容許孤軍暫駐，緬方亦予拒絕。談判破裂，緬軍悻悻退離大其力，返回景棟防地。

以後，緬方即用無恥卑劣的手段，僞稱要孤軍派代表至景棟談判。六月三日，孤軍派丁作韶博士（丁博士原為天津河參議員，亦是有名的天津和談代表，於天津陷共後不久逃出。三十八年十月經政論家任卓宜先生介紹，被盧漢邀請至雲南各處講學，在講學時盧漢叛變，丁博士不願靠牆，便隨九十三師撤退入緬，後任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主任秘書，景緬邊界地中精通法學及英文的一個。）和馬鼎臣先生（緬邊反共僑領）二人前往景棟談判。他們抵景棟前翌日，緬軍三百八十餘人突包圍景棟，逐戶搜查，將有錢的和當地華僑領袖悉數逮捕。丁作韶馬鼎臣亦同時被捕，囚禁於卑謬監獄，不准任何人會見。緬軍在搜捕華僑時，曾大肆勒索，有許多被威迫不遂而遭受毒手，更有不少華僑婦女被輪姦污辱。

六月八日，孤軍回駐景棟的緬軍提出第一次照會，由大其力的羅族土司送轉，內容包括下述四項：①立即釋放和談代表丁作韶馬鼎臣及無辜被捕華僑。②雙方並非仇敵，有何問題，不妨以和平談判解決。③願本以往友好關係，勿取敵對行動，否則一切後果應由緬軍負責。④我們是反共的部隊，我們在這裡暫作整訓的唯一目的，就是打擊中國大陸，擊滅共黨政權。決無侵佔緬甸領土野心，或對緬甸存有不利陰謀。

照會送出之後，未獲緬軍答覆。六月九日，緬軍一營突然開入大其力。孤軍再送第二次照會，內容和第一次相

同，結果仍是石沉大海，杳無音訊。這時，景棟方面的緬軍已集結了千餘人，部署向孤軍展開攻勢，但孤軍並不打算邀擊緬軍，李國輝且下令向大其力後山撤退，避免與緬軍接觸，以待丁作韶等回來之後再決定行止。因此，緬軍竟悞會這批「中國殘軍」非僅不堪一擊，更不堪一嚇了，於是在大其力外圍耀武揚威。

孤軍全體官兵至此忍無可忍，憤激之情如火如荼！李國輝看到這種情勢實已無法避免一戰，即向官兵宣告道：「我們的敵人是朱毛匪幫，蘇俄帝國，今日緬軍對我們發動攻勢，我們在其壓迫下，雖一再忍讓，但緬軍仍不知足，得寸進尺，我們被迫無路可走，祇有為自由生存而抗戰！」

自從李國輝決定抵抗緬軍之攻，情形遂大不相同了，全體官兵都磨拳擦掌，劍拔弩張，反退為守，據於大其力的山頭上，準備予來犯者以迎頭痛擊。

彼此緊張萬分的對峙了四天，至六月十三日清晨，忽有飛機一架飛大其力經猛萊一帶偵察，下午又來緬機三架向孤軍營盤傾飛掃射，炸彈轟炸，孤軍被迫用馬克志式重機槍予以點發還擊，不知道是「無巧不成書」，還是緬機交上丁字運，抑為駕駛員的技術低劣？三架中的領隊機竟被孤軍擊中，負傷逃走，終於衝進景棟北面的山林中。事後據仰光透露出來的消息，這架倒斃的飛機竟是緬甸空軍總司令親自駕駛的。一位總司令這樣的死去，實在未免不值。

六月十四日，緬軍的習文來了，內容譯意是：①如願撤械離境，或就地原地向東返回雲南，均為對予利便及優待，可即派員前來接洽。②對孤軍處境表同情，願本友好立場，不取敵對行動。第二天，孤軍給緬方覆函，表示：「我們是堅決反共到底的軍隊，我們寧願自由而戰死，絕不屈辱繳械，但本諸友好立場，我們可以立即離開緬國境地，祇要貴國履行以下條件，我們即開始行動：甲、釋放我方和談代表及無辜被捕的華僑；乙、歸還掠取我軍的武器彈藥，及落伍傷患官兵。」

覆文送出來後還不滿五個鐘頭，緬方即以十輪道奇卡七輛，小吉普卡三輛，滿載配備有輕重機槍及榴彈砲的武裝

官兵衝進孤軍紮紮地區。孤軍哨兵予以阻止，緬軍竟用衝鋒槍將哨兵射斃，並即開始攻擊。孤軍爲防衛計，亦開火還擊，自六月十六日下午三時五十分到十七日上午七時三十五分，緬軍方纔敗退。這一役，緬軍來勢雖兇，且有一上校級軍官指揮作戰，但孤軍鎮定異常，彈不虛發，每待緬軍衝至距離一百尺以內時，方予發射。因而不射則已，射必中的，緬軍傷亡頗衆，指揮作戰的上校亦被擊斷左臂。孤軍乘勝追殺，鹵獲緬方十輪滇奇卡三輛，吉普卡一輛，衝鋒槍步槍砲彈背包及零星物品甚夥。

這一次「序幕戰」，吃虧的雖則是緬方，但他們迷信武力，以爲孤軍無援，終必在彈盡糧絕，補給無着之中束手待斃，因而電請仰光，增調泰國精銳陸軍三千五百人到景棟，企圖一鼓將孤軍擊滅。孤軍的糧食恐慌和彈藥將盡的情勢，雖然萬分嚴重，誠如緬方所料，但「孤軍的救星」李彌將軍此際已及時而出，先拿出自己的財產，來支持孤軍的糧食彈藥。同時泰北滇僑領袖馬守一馬子厚等，爲「孤軍」的奮鬥精神所感召，亦慷慨捐助，熱心奔走，晝夜不停的搜購步槍子彈。當時每顆子彈的價格拾高至泰幣三銖（約合港幣一元），但軍情緊張，需用孔急，他們祇得忍痛而求。（據說馬守一在兩個多月中曾化去六十萬泰銖，約合港幣三十萬元。）孤軍得到這多方面支援，遂解了糧荒彈缺之圍，終於創下震撼國際的輝煌戰果。這是緬甸德欽奴政府及其幕後策動者的中共所夢想不及的。

自從「邊境有戰事」，大其力的砲火閃耀着僻靜的夜柿昌來那一瞬起，泰國朝野大爲震驚。在中國看，這一支不滿千人的軍隊，是極其渺小的；但在泰國看，却算是大兵燹境了。因爲泰國這個國家，數十年來，始終維持着和平和安靜，經過兩次世界大戰都沒有遭過兵災，所以對任何輕微的事件都非常敏感，深恐這支孤軍將受不住緬甸軍事壓力而向泰境移動。於是，慌忙增調全國最精銳的部隊駐防泰邊，同時軍政首長（陸空軍總司令，警察總監等）亦紛紛乘搭專機而來視察。而一向對九十三師視爲「殘軍」「敗軍」的曼谷灰色華文報紙，這時竟另眼相看起來，灰色記者甚至以靠編中共爲榮的文奴們，平時不屑踏入的中華民國駐泰大使館，也就成爲一個頭條新聞的採訪目標；陳振熙武官被當作重要人物，武官署全部職員，爲了處理這事件，也忙得不可開交。

雙方又對峙了一個星期，孤軍因見緬方不再攻擊，遂於二十四日致緬方第三次照會，內容是：一、我們用友好誠懇的善意態度求取你們的諒解，你們不但置諸不理，反而向我們發動突襲，請你們要明白，我們的抵抗純出於被動及被迫，並非有意和你們作戰。所以當你們潰敗退却時，我們沒有將你們追擊殲滅，從這裡可以證明我們實實在在並不把你們當作戰爭的敵人。二、你們遺下在戰場上的汽車和武器，我們暫為保管，俟和平談判完成後，全部歸還你們。三、你們如有和平的誠意，能迅即圓滿答覆我們歷次所提的照會，我們便立即離開貴境，返回雲南。

這一次的照會，仍然沒有得到緬方的答覆。根據過去的經驗，緬方對照會不容覆就是暴風雨行將到來的表示，有備無患，李國輝當即率領參謀人員，視察山頭，部署戰場，嚴陣以待。果然，意料中的暴風雨來了，二十六日凌晨六時四十分，緬軍調集砲隊並出動空軍向孤軍陣地大舉進攻。戰況比前一次要激烈得多了，飛機五架更番轟炸，低飛掃射，陸上大砲、火箭猛轟，機槍密如雨點，把一個小小的大其力，頃刻變成一片火海！可是儘管緬軍賊狡速天，孤軍却鎮定自如，仍然採用一彈一個的打法。至二十八日中午，孤軍反守為攻，一聲衝鋒令下，熾烈的火網中突然出現無數穿棉軍服的中國軍人，個個如龍似虎的猛撲緬軍陣地，把從未見過這種殊死戰鬥的緬軍嚇得魂飛魄散，四散潰退。這次戰鬥結果，緬軍官兵因逃避不及被孤軍殺傷二十餘人，遺下山砲二門，砲彈十餘箱，步槍五枝，衝鋒槍二枝，孤軍方面僅有二個士兵在衝鋒時因勇敢過度受到輕傷。

在這次戰鬥中，大其力對河彼岸的夜柿，中外各國人士（包括泰國軍政首長及各國駐泰使節和新聞記者等）。隔河觀戰，宛如看一場驚險激烈的戰爭電影，每個人都為之緊張萬分，咋舌驚嘆。但一般人很替國軍擔心；①孤軍無援；②緬軍兵員多於國軍數倍，彈藥充足，武器優良，且有空軍助陣；③國軍糧彈兩缺；④國軍無固定補給，醫

藥兩缺。所以，在當時一般人看來，我們這支奔波萬里，疲憊困乏的海外孤軍，確是處於極不利的地位。可是，當大家見到劣勢的國軍竟然出乎意外的反守為攻，以寡勝衆，將緬軍擊得抱頭鼠竄時，莫不嘖嘖稱奇，嘆服不已。

泰國政壇上紅得發紫的乃砲將軍，爲了想知道「中國軍隊究竟厲害到什麼地步」？會不惜長途跋涉，從曼谷奔赴夜柿，站在燦烈的火網前面，看國軍如何應付緬軍的兇猛攻勢。一次，他從望遠鏡裡親到一隊緬兵（約十名），很緊張的爬向孤軍陣地，一步、又一步，漸漸接近了，再過十分鐘，那隊偷襲的緬兵準可佔住一處重要據點，如佔住那個據點，利用其優越的地形，居高臨下，至少可消滅一百個以上的孤軍。但，鏡頭雖則萬分驚險，孤軍方面却毫無反應，乃砲將軍急壞了，不禁失聲大叫：「中國軍注意，緬甸兵快抱住你們的腿了！」距離太遠，孤軍自然聽不到，勢越來越緊張，緬兵再推進二十步，真的可抱住孤軍的腿了！這時，附近一個掩護得很秘密的堡壘裡，突然響起一陣密集的機槍聲，走在前面的緬兵一個個應聲而倒。堡裡跑出五個緬軍，臉上掛着勝利的微笑，很安詳地撿起一枝枝機槍遺下的衝鋒槍，和一掛掛的子彈，攜回堡壘去。其中一個赤着脚的年輕小伙子，還脫下一具死屍腳上的半統大皮靴，套進自己的腳上，躊躇着走了。乃砲看到這裡，興奮得不由自主地，拍掌狂呼「好呀！好呀！不已。於其他同曼谷之後，在一次國防會議中，當着許多軍政首長面前，發表其「視察」觀感。除了對國軍的沉着及智勇大軍讚揚外，且認爲在目前整個東南亞的國家中，國軍前作戰精神和技術，堪稱首屈一指，與日軍比較，一可對二，與其他各國比較，則一可對三。如此厲害的軍隊，給他再加上精良的配備，還怕不稱雄世界嗎？

乃砲上將在泰國風暴翻掌爲雲，覆掌爲雨的權威人物，他對國軍有深刻的良好印象，遂決定「李彌部隊」此後在緬甸基地發展壯大的命運。同時，泰國是個有名崇拜英雄主義的國家，對這一支驍勇善戰的部隊最高指揮官李彌將軍，自然視爲稀世英雄般的崇拜了。

七月八日，孤軍放棄大其力陸地轉移到猛果以南的山林去。這是一處誰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戰畧地帶。孤軍轉移

障地的主要原因，並非抵擋不住緬軍的攻勢，而果顯及無情的砲火危害到大其力市區的華僑和居民。猛果以南的山林，那裡沒有人煙，可以無所顧忌的和緬軍週旋。

孤軍撤抵目的地之後，日夜不停的趕築防禦工事。七月十三日中午，十時還差一刻，孤軍官兵剛剛睡過早餐，在障地南面對岸，突然響起震耳的砲聲。緬軍雖以強擊砲三門，山砲一門隔着一條喃淙河（該河寬僅三十六丈）不斷的轟擊，但射出來的砲彈一彈亦擊不中孤軍，所以孤軍聽得聽聽砲聲，沒有予以還擊。二七八團的弟兄們爲了多消耗緬軍的砲彈，走到山林那邊放一陣亂槍之後又奔到另一個角落再放一陣，緬軍便對準發出槍聲的地方猛烈轟擊。這樣像捉迷藏似的對峙了六天，孤軍的主力障地仍然未被緬軍捉到。迄十八日深夜，喃淙河對岸緬軍障地的砲聲已出斷斷續續而趨於沉寂，這一跡象，顯示他們已經精疲力竭了。孤軍抓緊機會，一聲攻擊令下，便在月光黯淡中偷渡過喃淙河，以迂迴戰法向緬軍突擊。

這一役的攻擊部署是：二七八團沿河岸北向越過維密田野（註：維密爲猛果鎮所屬一個小村，距離當時緬軍陣地約二公里），担任正面攻擊任務。五〇九團沿河岸西向山道，攻擊緬軍側背。十九日凌晨三時二十分，二七八團的前鋒部隊開始衝入緬軍陣地，當時大多數的緬軍正在好夢方酣，突然給密集的槍聲和手榴彈爆炸聲驚醒過來，連衣服也來不及穿着，便一面應戰一面潰逃，五〇九團這時已將猛果鎮佔領，所以當緬軍潰入猛果附近時，剛好與五〇九團碰個正着。於是，在激烈火網的覆蓋下，緬軍傷亡了三十四人。並遺下迫擊砲二門，衝鋒槍步槍手槍等十一枝，輕機槍一挺，砲彈七箱，騾馬四匹。孤軍祇有十七人負傷，九人陣亡。

孤軍攻佔猛果之後，僅在猛果逗留半天，十九日中午便全部撤回喃淙河以南的原來障地。

猛果雖則是個偏僻的小鎮，但在戰線上却是一處非常重要的據點。從那裡北上可以攻擊猛海猛湖，切斷仰光通暹羅之用的交通線。朝西可以進攻景棟。可是孤軍終於放棄了，由這一點，足以證明孤軍對緬軍的無理攻擊，根本就不想予以報復。

孤軍雖然三戰三捷，可是補給却發生困難，尤其在入煙絕跡的荒山叢林中，糧食更成問題，因而在不得已的情勢下，祇好再度進駐大其力近郊的原駐地。此時，正是雨季期間，河流水漲，交通斷絕，葦草及胸，泥濘過膝，李彌將軍由夜柵越過雷東山，步行到了孤軍陣地，對將士們一一嘉勉，剴切訓示，並轉告蔣總統及中央各首長對孤軍的忠勇壯烈均甚讚揚。

浴血苦戰中的孤軍官兵，見到李彌將軍，宛若大旱雲霓，歡呼之聲，震撼山谷。

景棟方面的緬軍，三次慘敗之後，本已氣疲力竭，但仍不願死心。十月二十日，從仰光再調來一團增援部隊，二十三日中午一時二十五分，又向其力進犯。這一次，緬軍不知從那裡學來一套「車輪戰術」，竟接連三天，日夜不斷向孤軍陣地作騷擾性的攻擊。誰知這種戰術用來對付孤軍却絲毫不發生效果，孤軍非但愈戰愈勇，而且士氣愈戰愈旺，把每一次衝上來攻的緬軍，都殺得焦頭爛額的敗下去。結果，緬軍祇好知難而退，改弦更張，採取反攻為守的部署，再也不敢越過雷池半步，發動什麼攻擊了。本來照孤軍當時的力量，原可一舉擊滅緬軍，進佔景棟，甚至臘戍、曼德勒；不過孤軍的本意僅希望獲得補後軍行打回雲南，或容遲至自由祖國，根本就沒有佔領緬甸領土野心。因此除非緬軍攻擊，被迫應戰，孤軍決不攻擊緬軍的，並且盼望緬方仍能諒解，及改變他們先前那種不合理的扣押和談代表和迫害華僑的態度。

戰事雖至此暫告終止，但是政治和外交的困難却反而增加。我們這支孤軍在經過萬里跋涉，拖着疲乏的步伐，穿着破爛的棉軍服甫抵大其力時，根本就不為世人所注意，緬泰越甚至中共都以為其量祇不過是一支「殘軍」而已。大家的見解還認為孤軍在喘息一個時期後，勢必自動請求緬甸政府收容或自行解散，不料經過這幾場傳奇性的戰鬥，孤軍所表現的堅韌卓絕，忠勇不屈，不畏強暴而又尊重道義的偉大精神，使國際為之震憾起來。於是，一般有關國家如英美法泰等都以驚詫和敬重的眼光來注視孤軍，甚至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利用孤軍，拉攏孤軍。這樣一來，使原本祇想打回雲南老家的孤軍，便遭到極大的麻煩和困難。緬甸政府更是騎虎難下，他們經過數次吃虧以

後，已澈底明白過來，這支驍勇善戰的中國軍隊人數雖少，但其作戰力的優越，及其精神的充沛，決不是他們的武力所能屈服的，於是祇有另尋政治和外交途徑謀求解決，以期挽回顏面。

四

緬甸政府知道孤軍進駐大其力之後，一切補給均獲自泰境，因此，緬甸駐泰大使館曾派一個官員駐守夜楠縣，嚴密監視華僑或其他方面是否給予孤軍以接濟，同時向泰國遞了一個備忘錄，請泰國政府制止任何方面接濟孤軍，並謂：倘使孤軍退入泰境，遵照國際法向泰國繳械的話，緬甸有權瓜分孤軍繳出的一半武器，同時要泰國負責將孤軍爲首的將領（華植楠師長，李國輝副師長）引渡至緬，當作戰犯論罪。緬方除了用外交手段向泰國施以壓力之外，並請美國轉知自由中國政府，並假如國府不命令這支部隊退回雲南或向緬甸繳械，則將向聯合國提出控訴。

泰國政府對孤軍保持友善態度，曾表示允許傷兵和隨軍眷屬退入泰境，國務院長繼披汶元帥且數度召開最高國防會議，商討處理和應付辦法。七月廿四日，泰國國防部長（樂披汶策）曾以非正式的照會交由我國駐泰大使館武官署夜楠辦事處轉給孤軍，（當孤軍撤抵大其力時，武官署爲適應現實的需要，曾特別在夜楠設立一個辦事處，作爲萬一孤軍必須撤入泰境時的聯絡樞樞；同時，更是一處發佈戰事情況的通訊總站。據振熙武官這番措置，確對孤軍協助不少。）照會的內容是：①對孤軍一切均同情，但限於緬方監視甚嚴，無法幫助糧食及彈藥。②如願退入泰境或假道赴台，可於事前三日派員或由武官署負責通知，以便準備交通工具及其他，但必須照國際公法規定將全部武器繳交泰國保管爲原則。③如果國軍能全數撤離大其力，向滇邊轉進，則泰國願本友好立場，捐助一切必需醫藥用品。

孤軍接到照會後，當即託請陳振熙武官向泰政府聯絡，請求不繳械而准許假道赴台，泰國政府拒絕了，堅持非

繳械不可。廿六日下午，泰國國防部竟派兩個軍官由曼谷乘專機抵達夜柿。據他們向武官署辦事處及李國輝表示：他們是奉派前來調查孤軍的武器彈藥人員馬匹的數目的，李國輝當時憤然的拒絕他們說：「我們對貴國的友善和誠意非常感激，但要我們繳械却是萬萬辦不到的事，因為我們手中的槍械是國家交給我們的，我們為捍衛國家，為盡忠職守，槍械等於就是我們的生命，我們中國軍人祇知與槍械同存亡，絕不能讓槍械轉落他人之手，除非是我們流完最後一滴血死了，看不見了，那是另一回事，否則，誰也解除了我們的武裝！現在，貴國堅持必須我們繳械纔准假道，我們祇好斷絕假道這個念頭，從什麼地方來，用我們手中的槍械打回什麼地方去！」

法越方面在大其力戰鬥間歇時，也會派代表來與孤軍談判，歡迎孤軍退入越南，並答應可例外不繳械，協助進剿越盟共軍。這一次的談判，孤軍的答覆是嚴正而堅定的。孤軍表示以前黃杰兵團和彭佐熙將軍率領的廿六軍一部進入越南時，法國也曾以不繳械為餌，結果，一入越境便被關進集中營。前車可鑑，孤軍在任何艱苦的情形下決不再上法國的當了。

緬甸境內好幾個反政府的民族，如克倫族、蒙族等，他們都紛紛派出代表至大其力與孤軍接洽，希望孤軍開赴他們的區域，建立基地，共同反抗及幫助他們完成獨立革命，他們都擁有部份軍隊，這些軍隊裝備甚劣，況且作戰經驗及技術均甚幼稚，他們認為假如能得到孤軍的協助，實力聲勢固可壯大，即本身的軍隊亦將因孤軍的施予訓練，而成為驍勇善戰的部隊。

美國方面除了接到緬甸的照會感到為難之外，更深恐孤軍駐紮緬甸境內會招致中共以追擊為藉口而進兵東南亞。美國的立場是不希望東南亞發生任何糾紛的，所以華盛頓當局會指示駐泰駐緬大使館注視孤軍密戰大其力事件的發展，並儘可能出面調停，使戰事迅速結束。美駐泰大使他知道孤軍是決不肯向任何人繳械的，於是他會非正式表示：如果孤軍能向聯合國繳械，便可以被運到南韓參加反共戰鬥，李國輝對此的答覆是：「我們本來便是聯合國的軍隊，我們自始至終都為保衛聯合國而戰，我們不離開反攻大陸的崗位，我們終將打回雲南，消滅威脅聯合國安

全的朱毛匪幫！」

孤軍在如此複雜而困難的環境下掙扎，其艱苦是難以表述的，無論精神上或生活上。但大家毫無畏懼，沒有一點動搖的，堅持不肯繳械！不屈辱！不投降！不氣餒的決心和意志。

八月中旬，孤軍爲了緩和有關國家緊張的神經，同時更沒有深入緬甸的企圖，也不想用報復的行動來破壞中緬兩國的友情，所以在美國駐緬大使館一位秘書的斡旋下，與緬甸重新恢復和談。這次的和談，主動仍屬緬方，因爲緬甸那時已無兵可調了，仰光方面惶恐不安，恐怕孤軍盛怒之下，進佔景棟，甚至進攻其他重要城市，如若中共又藉口擁軍入緬，則緬甸勢將覆亡，當時緬甸德欽奴政權的狼狽是可以想像得到的。談判結果，孤軍決定遵守諾言，作撤離大其力的準備。

這時，受孤軍衷心敬佩熱烈擁護而成爲總司令官的李彌將軍也有指示到來，他懇切飭令孤軍以退讓爲原則，即轉修駐地；爲了國際關係，也爲了孤軍本身的生存以及反共力量的壯大問題。

孤軍接到李彌將軍的指示後，便據此編繪地圖，在全體官兵的同意下，選定了猛撒這個地方，作爲整補訓練的新基地。猛撒雖然也是緬甸南欽邦（景棟）的轄境，但因爲是萬山叢中一塊小平原，與外界毫無聯繫，緬甸政府從來就沒理會過它。更因爲這一塊盆地、高高的俯視着雲南境的車佛南，在戰畧地形來說，有很優良的條件。既有這許多良好的條件，所以當孤軍直電給李彌將軍，建議選擇猛撒爲基地時，李將軍便一口答應了。

孤軍的行動非常神速，說走就走，八月廿三日清晨，全部撤離一駐半年的大其力。當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三個三角地帶降下的時候，每一個官兵的心情都無限的感動，無限的興奮，因爲這面燦爛光輝的國旗將由這次的轉進，很快的時間內便可在雲南的國土上重新升起。

抗戰初期，上海的「四行孤軍」曾獲得無數人崇高的敬仰，想不到十幾年後，奮戰大其力的孤軍會寫出比四行孤軍更偉大、勇敢、壯烈、忠貞的史詩，在東南亞流下了光彩壯麗的鮮血，這是多麼可歌可泣，可尊可敬啊！

儘管仰光方面的朝野人士對孤軍不藉戰勝爲要脅，而如此寬洪大量的自動撤離，感到驚愕與敬仰；但是，駐在曼棟的緬軍却還是那麼窮兇極惡，卑劣無恥，當他們等到孤軍全部撤離之後，廿三日中午，有百餘名緬兵，准駐大其力，即大事搜索，將我僑胞的財產洗劫一空，一切有價值的貨物傢具均被搬走，房子的門窗都遭到破壞，甚至有若干華僑的屋屋，緬兵爲了發洩慘敗之憤，竟放火燒了，年輕的婦女，也遭到緬兵的姦淫，以致大其力完全變成廢墟，千百華僑數十年來胼手胝足的經營，都化爲灰燼！及今言之，猶有餘恨。

孤軍在向新基地推進途中，曾檢討此次戰役：我軍勝利的原因及緬軍慘敗的因素，我軍感什麼能以少勝多——
①士氣旺盛，鬥志堅決，我軍戰鬥員一共不過六百八十二人，以外三百五十三人是軍中文員和隨軍眷屬，但在危殆關頭中，文員都一律參加戰鬥行列，軍眷代替炊事之職，無一人不爲戰鬥而流血流汗。加以被緬軍凌迫垂絕，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必然人人奮戰，個個拼命。②全體官兵均爲身經百戰的老鬥士，經驗豐富，戰術純熟，射擊準確。③指揮有力，攻守得宜。

緬軍佔絕對壓倒優勢而所以慘敗：①驕矜傲意，輕視妄進。②鬥志低落，貪生怕死。③戰術笨劣，經驗幼稚。④指揮無方，戰畧失策。所以在雙方兩種不同的戰鬥心理，作戰條件；及戰鬥員素質的對比之下，便是一兵不在多，而貴於精」的最好證明了。

（作者按：本章後段部份參考資料獲自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七日在曼谷出版之「民族報」，謹此聲明。）

五 在猛撒統一指揮

呂國鈺率部歸隊——邱開基游說野人王——國際友人空運補給——各路游擊
接受整編

經過五天的跋涉，孤軍行列終於抵達猛撒基地。這是一個萬山叢中的盆地，窮山絕水中的綠洲，它代表着光明也象徵着新生。

當孤軍還沒開抵以前，猛撒已有幾百個反共游擊隊在那裡駐紮，會師之後，成立統一指揮機構，由李國輝少將暫任指揮官。

由於孤軍海外奮戰，震撼國際之後，雲南共區亦傳遍了佳音，使困在鐵幕內的一般忠貞之士與不堪被迫害的國民，包括學生、農人、工人、商人、地主、士紳，以及自備有槍枝馬匹的回族馬幫，大家聞訊覺醒，知道復國有路，紛紛紛紛掙脫中共的枷鎖，從各個不同的角落選派來歸。於是，基地情形日趨蓬勃，實力日漸壯大，九十三師的官兵們從這時候起不再是「海外孤軍」，而是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的中堅了。在基地的每一個人，都牢牢記住了國恨家仇，都深深地了解所負的使命，都明白肩上的担子是如何沉重，如何打回大陸殲滅共黨，如何解救在水深

火熱中的錢幕同胞。

猛撒基地的大門始終是敞開着的，志同道合的反共同志，都歡迎進來，要走亦任聽尊便，毫不勉強。但、幾個月中所看到的是祇有進來，沒有離去。除了少數奉到屠刀的特別任務，赴前方接引新同志而離開之外，任誰到了這朝氣蓬勃孕育着無限光明的基地，趕也趕不走，雖然基地的艱苦生活，是每個人生平所未嘗過亦根本就沒想像不到的。

是年十一月，呂國鈺中將率九十三師及七十一軍舊部數百人到了猛撒，成爲代理李彌將軍職權的總指揮官，那時他已受命爲雲南綏靖公署副主任 第二十六軍軍長，使猛撒基地的場面更爲壯大起來。

註：呂將軍字振雄，廣西人，生於一八九九年，現年五十四歲，軍校三期畢業，但既不及同鄉一期同學甘麗初、羅奇的早零與角，也趕不上後期同學石覺的後來居上。抗戰初期，任七十九軍夏楚中部九十八師王甲本的副師長，民國二十八年升調二十六軍九十三師師長，編入第六軍甘麗初戰鬥序列，轉戰湘桂各地。呂將軍在戰鬥地區內屢自請擔任前鋒陣地任務，因所部向打硬仗，建功疊疊，曾獲中樞嘉獎。抗戰後期，衛立煌將軍指揮美式裝備的新一軍第六軍遠征印緬之役，呂將軍率九十三師至滇緬邊區之怒江、伊洛瓦底江、猛拱河谷一帶與盟軍並肩對日作戰。勝利後，一度任廣西省桂東師管區司令，不久，解甲歸田，居留滇南地區，因而他對滇緬邊區的地理民情十分熟悉，且與緬北撣邦的山頭官和緬西南土司都搞得很好。他的太太張克蘭女士，便是北撣邦的公主，爲緬甸前總統蘇瑞泰的表妹。大其力戰後，她帶着四個孩子從滇南到緬邊來投呂將軍，不幸被緬軍拘捕，關押半年，由呂將軍寫信給緬政府後纔獲釋放，經景棟到泰國去，住於曼谷無線電路，其間經歷是十分辛酸的。她的弟弟張復初服務於一六一師，任上尉副官。

呂將軍爲人豪爽，熱情充沛，同僚中呼他爲「呂癡子」，他並不以爲忤。他的廣東話，雲南話，以及擺夷話都講得很好，部下多屬粵桂籍健兒。他平日很能與士兵同甘苦，但個性剛烈，治軍極嚴，因此軍風紀良好，

爲邊地人士所稱道，提起呂國銓名字，滇西南以至緬東北，幾乎是婦孺皆知。

呂氏爲中等身材，近年稍胖，出身於小康之家，父兄均以耕讀爲業。他生平最厭恨賭博，而且反對抽煙，也不歡喜喝酒。據說他在十八歲中學畢業後，準備升學當中，交友不慎，跟着一個同學去逛賭場，結果被擺攤的騙去銀洋十餘枚，同時又被父兄嚴厲責備，所以決心學書不成學劍，投考軍校受訓。到了部隊帶兵時，對其部屬事事都可寬大，惟賭博一項，認爲萬惡淵藪，非禁絕不可，一經發覺部屬有明知故犯者，即將其中階級最高和入伍最久的，處以嚴懲，決不寬貸。

同時，原任二十六軍副參謀長的彭程少將，亦從香港經曼谷趕到基地來。（彭程原籍廣東，是二十六軍副軍長彭佐熙的姪兒，雲南陷共後，他輾轉到了香港，住在紅磡新柳街X號的樓上。當華南地區都已捲進赤禍的浪潮，碩果僅存的萬山羣島游擊基地也在風雨飄搖中，快要被迫撤退，共僞氣焰正達到高峯的時候，有位舊日的同僚去訪問他。他們回溯大陸淪陷的情形，談到每況愈下的局面，大家的心情都有點沉重。可是個性沉默寡言的彭將軍，却絲毫不感非觀，雖然他臉上被風霜和憂思刻下不少皺紋，精神遭受時局的打擊是那麼重大，他以堅決而樂觀的態度，告訴那位同僚，他快要走上新的戰鬥崗位了，雖然那時綽號的國軍在一般人眼裡看來是殘弱的部隊，多山而窮僻的叢林生涯，是那麼艱苦而不容易維持的，但他現有絕大的信心，一再表示着：「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堅決信念。不久，李彌將軍派他爲二十六軍九十三師師長的新任命領到了，行程也決定了，可是又爲了旅費和護照簽證等問題，給他很大的麻煩；他過去雖是少將的官階，但廉潔的操守，使他一向和窮困結下不解緣，在部隊服務不必說，就是在廣州任職的時期他也過着簡樸的生活。經泰赴緬要化上千餘港幣的旅費，對他真是一大難題，他將一家小商店的股本退了之後，還得向親友告貸，纔得成行。）

由於呂國銓軍長彭程師長的相繼抵達猛撒，使本來已很蓬勃的基地更加蓬勃起來。那時，李國輝已由九十三師副師長陞爲一九三師師長，猛撒基地忙着把數近三千的國軍和游擊隊混編成兩個師——九十三師，一九三師。

猛撤基地的一切雖然都已上了軌道，但雲南省境內的游擊武力還缺乏有系統的聯繫和組織，大家都各自為政，無所適從。於是，在呂國鈺軍長到達猛撤後的一個月（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李彌將軍又派邱開基中將（雲南反共救國軍副總指揮）經泰緬入滇，前往那漫長遼闊的滇緬邊區建立「雲南省政府西南行署」，並聯絡拉攏和進行組織分散在那裡的人民游擊隊。這任務是非常艱鉅而繁重的，但對於邱將軍來說，是再適當也沒有了，（邱將軍在雲南有歷史，有號召力，又有清教徒似的刻苦精神，他是一個熱心而擅於詞令的軍人，舊文學根底很好，尤其熟讀三國志，能夠隨時一整段的背誦出來。）在他有頭腦有辦法，苦幹硬幹之下，經過四個多月的努力，終使滇西南散漫的游擊力量有了依歸，有了組織，甚而奠定了半年以後，李彌將軍率部進軍耿馬滄源時游擊隊的良好配合，而為舉世矚目。下面所述，就是邱將軍號召和組織滇西南反共武裝的傳奇性事蹟。（註：下述的這一節文字曾於民國四十年間在曼谷華光日報發表過，大概是參考資料來源相同的緣故，與尹自成兄所著「進軍耿馬」裡面的「卡瓦山傳奇」一章的詞句差不多，謹此聲明。）

一一

民國三十九年的初冬，邱開基將軍率領着五個隨員，一部電台，以及十二人組成的「衛生班」，經滇緬邊區北上。那些地方，旱季時是驕陽如火，雨季時是泥濘纏膝，叢林中的瘴氣，和防不勝防的毒蛇螞蝗。電台壞了沒法子修，與外界人士隔絕，幾天的路程看不到一戶人家，有錢沒法買到東西吃，白天要走數十里路，晚上祇好在山林中露宿。四個月的悠長時日，每天都是在這種惡劣的環境中掙扎前進。

所有徘徊在邊區深山大澤中的游擊健兒們，邱將軍都親自去拜訪過，他沒有錢也沒有槍，有的僅是一片生花妙舌，他苦口婆心的把他們一個個說服，有的自行投到猛撤去，有的開往他指定的地點，更有些追隨着他東奔西走，

像變戲法一樣，出發時一無所有，歸來時却率領了用他的舌頭所說服的一部份游擊武力（包括一千餘人槍和二百多匹驢馬）；同時，還在雲南境內開拓了一塊廣漠而峻險的反共游擊基地。

當邱開基將軍完成聯絡滇境反共游擊武力的任務後，他還冒了絕大的危險，負起一件傳奇性的使命——說服十八個野人山的土王，使他們也成爲雲南反共軍的一部。

邱將軍所到的野人山，是一處縱深四百多里的狹長山谷，星羅棋佈的高脚竹寮，倚着山腰建造，成爲大小不等的部落。在村落裡，不時可以看到一個小攤子，攤上陳列着鮮血淋漓的肉塊和肢體。攤子的主人，多數是女人或小孩，他們身上除了腰下圍着一小片破爛的布或獸皮之外，其他部份都裸露着，一邊啃着骨頭上的肉渣，一邊以喝着招攬買主：「喂！新鮮香甜的人肉，八塊銀盾賣一斤！」腥臭的肉味，招來無數大得像馬蜂似的綠頭蒼蠅。

人肉，是野人山特產之一，人們今天啃着別人的骨頭，明天自己的肉可能吃進別人的肚裡。野人山就是這樣恐怖、神秘、而富於傳奇性的孤立在滇緬的交界處。

過去，能够以野人山爲談話資料的，祇有兩種人，這就是說，祇有兩種人或多或少的窺探過這區域裡的一些跡象。一種是每年冬季，冒着生命危險，跋涉長途，馱運着食鹽、布匹，和其他日用品到野人山來換取鴉片煙的馬幫商人；另一種是在民國三十二年被日軍壓迫而退到這山區附近的少數遠征軍人。前者爲使自己的生意能够利潤獨佔，故意誇大及渲染這裡的神秘和危險；後者則因受過當地土司的優渥待遇，不願把一些真實而奇異的習俗傳揚開來。

當邱將軍一行輾轉到達野人山的時候，他們知道這是一個生死交關的任務，但又不能不進入這吃人肉的山區，與土王商談。起初，他們被兇悍的土人阻擋在山區的邊緣，經過整整一個星期的聯絡，土王纔准許他們進入山寨去。

邱開基捧着蓋有雲南省政府大印的委任狀和一些禮物——食鹽和花布等，其他十七個隨員和衛士緊隨着，情緒

極度緊張，在人皮鼓單調的咚咚聲和兩旁一列執矛背弓的土人甬道中，緩緩地步入土王宮殿。說它是宮殿，祇不過因爲這竹樓是土王居停的地方，形狀上，僅較其他竹樓畧爲高大一點而已。竹樓下面一層，和其他土人一樣養着牲畜，污濁的臭味，並不因爲樓上住着土王而減少。

「金鑾殿」上，站着十八個土王，迎候着邱開基將軍這羣「漢官」。正中一個腰圍虎皮，左肩披着一塊花布，右手執着一根木杖，身軀魁梧的中年人，就是這野人山的「總王」。他統率着另外十七個土王和所有的人民及土地，爲野人山的最高領袖。在半個月的勾留中，邱將軍和隨員們鼓起生花之舌，把一切他們所不知道的事情，並虛漢叛變到共產黨統治，從自由中國在台灣的勤精圖治到李彌部隊的壯大，甚至從原子彈談到氫氣彈的威力，翻譯人員有時並不能完全表達繁複而深奧的意思，但邱將軍誠懇和藹的態度却補了這個不足。當土王們知道這羣「漢官」是不可輕視的，於是用隆重的禮節來歡迎邱將軍他們，並且經過土王們考慮之後，願意效忠自由中國，反對共產黨。屆時還答應：假如李彌將軍的部隊需要移駐到這裡來時，野人山全體人民不但竭誠歡迎而且願意供應糧秣。

邱開基將軍不但圓滿達成了這銀鉅的任務，而且看到了一些平日連做夢也沒想到的奇異事跡，他和他的隨員衛士們都覺得這一次的行程，是有生以來最具傳奇性的旅行了。

野人山在雲南的西南邊境，整個山的形勢像一個橫着的葫蘆，所以人們叫這座爲「葫蘆王國」。民國以後，這裡劃歸滄源設治局管理，但幾十年來，這裡從沒納過糧和上繳捐，一切的伏役攤派從沒在這裡出現過。滄源設治局的局長和大小官員們沒有進入山區一步，一切的體制和規章都與這裡無關，儼然是一個世外王國，唯一可通消息的工具就是一年一度到山區邊陲來交易鴉片煙的冒險家。

這裡的出產以鴉片煙爲宗，主要的糧食是糯米，其他還有鹿茸、鹿筋、虎皮、麝香等土產，贖贖方面有大量的白銀，可能還有金鑽，但從沒有人開採。

通用的貨幣是緬甸銀盾，每一個銀盾折合緬甸盧比兩盾多一點，但這裡一切交易多半以物易物，很少用到貨

幣。土人們大都居住在山頭或山半腰的深處，性情強悍，體健身輕，登山涉水如履平地，殘忍好殺，完全是原始生活，野蠻極了。

野人山是一個原始部落社會的雛形，世襲的土王掌握着一切生死財物的大權。土民的生活非常簡單，穿的住的都很簡陋，一塊破布或獸皮，一間用竹片凌空搭成的樓就可以過一輩子。吃的米糲，因為土地肥沃，一年可以出產兩三次，所以也沒有問題。他們一身最寶貴的財產是一把刀或一枝矛，最近土王也有幾枝槍了，武器等於是他們的第二生命，什麼都可以不要，武器却非最好的不可。

據說：這裡就是孔明火燒藤甲兵的葫蘆谷，土民們對於孔明的信仰是至高無上的，故老相傳的孔明一言一行，他們莫不奉若圭臬。山區裡最高的一座山峯，叫做孔明山，野人山的總王就住在這山的半腰，每年有一定的時間，這裡的全部居民，都要到這山峯來叩拜祈禱。

諸葛亮在土民的心目中實等於耶穌基督、釋迦牟尼、謨罕默德，土民對他的虔誠是無以復加的。現在的一切土風習俗，據說都是孔明的一句話而相沿下來，歷千數百年而不替。例如：盛行中的祭人頭風俗，當播種的季節，每一個村落的壯丁都四出尋覓另一部落的獨行者。他們伏在樹上、路邊，遇到其他部落的人，就把他的頭砍下，拿回家裡供奉起來。如果這一年人頭割得多，那一定風調雨順，五穀豐收，否則就天災人禍接踵而來。他們尤其喜歡滿腮鬍鬚的人頭，遇到這樣的人，他們千方百計甚至不惜重金購買，務必弄到手。他們認為：這種有鬍鬚的人頭，可抵普通人頭好幾個。每年爲了取人頭而使各部落之間經常發生血戰，但他們奉之不衷，因爲據他們說：這是孔明教他們這樣做的，非如此便難保一年平安。

土人死了的話，死屍一定要停在家中的正房裡，不遮不蓋，七七四十九天之後纔能抬出去火葬。這裡的氣候很熱，幾天過後屍體就發爛了，遠地到來祭弔的親友，首先跪在屍體旁，兩手撫着腥臭、膿血、長滿蛆蟲的屍體，號哭一番；緊接着，回過頭來，就在火坑旁用那雙不會洗過的活手，抓盆裡的糯米飯，捏成飯團往口裡送。從很遠的

地方跑來，餓極了，吃起來特別的香，也很起勁。

「這也是孔明的意思！」土民們都這樣異口同聲的說。但據邱開基考証，却認為：孔明亦許看到這一民族的强悍殘忍與反覆無常，故而特為他們訂定這種「殺身滅族」的怪俗，借屍體的毒菌傳染使他們一批批的死亡，一直到死光為止，使西蜀無後顧之憂。誰知這些土民的生命力非常強，千數百年後的今天，還繼續生存着。

他們的結婚也別有風趣，女郎都以男英雄為對象（即殺過人的英雄），當男子在外面殺死了人把頭提回來，會長便下令全村的人為他舉行慶功會，在熊熊火光下，鑼鼓聲喧中，他受着全村男女老少的崇拜，顯得威風八面，神氣十足。一些未婚的少女，爭先恐後的來擁抱他，希望獲得英雄垂青，這時，他便可以任意享受羣雌的左擁右抱，儘情陶醉於溫柔鄉中，並可隨心所欲挑選出一個滿意的做「英雄夫人」，當場向衆宣佈結婚。如果他當時認為環繞左右的女郎沒有中意的，這種優先權一直保持到他選中佳偶為止。結婚儀式甚簡單，夜晚，在村落四面升起熊熊火炬，敲鑼打鼓，熱鬧一陣之後，婚禮亦就告成。

他們的迷信中，對於雞和雞蛋都認為是祭鬼神之物，生人是不能吃的。當他們割下一個人頭慶功之後，便把人頭送往農場祭穀神，另備三牲祭品配薦，在祭奉之前，把人頭的兩隻眼珠挖出，用兩枚熟雞蛋塞在眼孔之中，另外又用一只雞蛋塞入人頭口中，把頭放在薦物前面，參加祭奉的男女圍繞四週，這時，「英雄」放大嗓子，向東呼叫，並對人頭盡情嘲弄，例如：「死鬼呀！你爹娘在叫你，你老婆在哭你，你聽到沒有……」「放在你面前的東西多好，吃呀，為什麼不吃？生氣嗎？說話呀！說，沒有關係。」英雄一面用手指着人頭，一面狂笑大呼，圍在四週的土人亦跟着附和，大喊大笑。

土人視牛頭如珍寶，每殺一條水牛，必將其頭掛在室裡，門首也新製一個木水牛頭，表示他們家裡又增加一分「財富」，牛頭在野人山可以出售，牛角愈大愈長價錢愈貴，聽說有一個大牛頭曾叫價二千多銀元。

土人聚居的寨子四圍，通常埋有很多削尖的竹枝，這些竹枝經過毒藥煮製，作為對付敵人進犯時的障礙利器，

敵人如不小心踏着這些竹枝，便會被刺傷中毒，幾分鐘之後，皮肉發黑，一命嗚呼。

這塊不毛之地的野人山，土人的生活完全是原始時代的生活，他們每天的食物多為紅米飯和野菜，間亦吃點肉類，但他們吃的都是發臭發霉的東西，收割下來的稻子春成米後，必置於地窖內埋藏若干時日，直至米發出霉臭氣味時纔取出來，其他的肉類也是如此，非臭不食，非霉不嘗。據說，這種吃法，也是孔明替他們「特別設計」的。

在野人山一住半月的邱開基將軍和隨員們，帶着十八個土王的羊皮奏章——表示願意服從自由中國政府領導的文書——回到猛撒基地。使李彌將軍異常興奮，因為當時的戰畧計劃是：利用野人山作為據點，可縮短反共軍的補給綫，並且可以隨時向滇西南各縣作擾亂性的進攻。

二二

李彌將軍第一次到猛撒巡視，是民國卅九年民族復興節的前夕（十二月廿四）。他此來的主要目的，為籌劃擴充兵源。那時向外聯絡的工作雖然已有眉目，但因交通困難，經濟支絀，使許多滯留在滇邊和鐵幕中的忠貞戰士，仍無法獲得正常聯繫；為消除這些困難，吸收廣大的反共羣衆，所以李將軍到基地的第二天，便召集各高級人員和負責各部門工作的同志，舉行一次長達四小時的會議，研究如何聯絡散佈在滇西南各地的反共武力和流亡土苗。第三天清晨，李將軍校閱基地部隊。將士們人人龍精虎猛，步伐整齊，動作迅速，並不因營養不且面有菜色以及身上所穿的破爛軍服而受影響，很多赤着兩隻腳，連草鞋也沒有，但他們居然還像正規軍一樣，絲毫不苟且，不隨便。這種動人的場面是李彌意料不到的。他站在司令台上一面看着，一面露出愉快的微笑。校閱完畢，向全體將士訓話，李將軍的演講天才本是很有名的，加上魁梧的身材，炯炯有神的眼睛，嘹亮的聲調和微笑的神情，任何人看到都會發生好感而深深地被吸引着。他一開始即用情感來打動將士們的心，他說：「親愛的官佐弟兄們，這幾個月來，雖然

我因其他的工作不能和各位在基地共同生活，但是我心裡却無時無刻不在懷念各位，想念着你們這一羣爲國家爲民族奮鬥爭光的忠勇將士，甚至當我每天吃飯的時候，就想到各位在滯裡的困苦生活；有時候刮風下雨，更想到大家在這種無衣無鞋。總之，我在任何場合下，都且夕不忘各位在這裡的起居和飲食……」。接着又說：「幾個月前各位交給我的責任，總算已盡到我的力量了，現在讓我向各位報告一個喜訊，便是各位這一年來的忠勇奮戰，揚威海外，上至蔣總統，各軍政首長，下至全世界全台灣的同胞們，都萬分欽佩。國際上的人士，對各位的軍風紀，作戰的智勇，不屈不撓的精神，都有深刻的印象。現在各位已不再是困苦無援的孤軍了，而是海內外同胞所矚目關心的、反共復國 中流砥柱。各位今天得到這種榮譽，可證明各位所流的血汗並不是白流的。但是在各位榮譽和聲望的背後，却隱伏着一個生死存亡的危機，希望各位要提高警惕。這個危機就是中共匪軍的侵襲，因爲當各位撤出滇境時，中共把各位看作是不堪一擊的殘軍，目前它們已明白過來，各位不是殘軍而是心腹之患的勁敵。它們由於恐慌和戒懼，對各位的一舉一動，都非常注意，急急的想將各位消滅。爲了各位本身的生存，爲了我們的國仇家恨，我們無論如何亦不能被赤匪消滅。各位應特別奮勇，特別爭氣，維護各位的榮譽，予赤匪以反消滅。所以，我此次到基地來，目的就是向各位提出這個警告……。最後關於各位的結婚問題，固然這裡的白夷小姐一般都很愛慕各位，願嫁給像各位這樣的英雄，但、我覺得在目前環境中實在不應該結婚，因爲我們是一支反共游擊部隊，游擊隊原本就是隨時調動，行踪不定的，不能受家室之累亦不能累人青春，何況是失毛未滅，何以家爲！等到各位把共黨消滅，回到昆明之後，那時候，我非但願意做你們的証婚人，更高興看到每個人都成家立業。同志們！想要結婚的便奮發努力吧！鍛鍊自己，充實自己，壯大力量，早日打回昆明去……」

隨着李彌將軍訓話的終結，是數千人雷鳴也似的鼓掌聲，和山洪爆發似的呼聲：「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擁護龍先生領導我們打回雲南」……（作者按：李彌在泰緬以及反共基地中，經常用着龍惠恩的化名，他要部屬一致叫他爲龍先生，不喜歡人們稱他爲李主席或李總指揮。）

第四天的中午，李將軍忽忽離開基地，回曼谷去了。當他跨上馬背的一刹那，曾懇切地告訴送別的官兵們，他這次赴台逃難之後，很快的時間，會再到基地來，帶給大家更好的消息，和大家所需要的禮物。

官兵們懷着興奮的心情一天的等下去，由卅九年十二月下旬等到四十年三月初旬，消息來了，李彌將軍已從曼谷出發，到養泰北的清邁。一九三師李國輝師長急急派了一營人，由鄒營長率領到泰緬邊境一處叫「蚌八千」的村落去接他。官兵們顯得異常興奮，像小孩子等着過舊曆年一樣，既高興又緊張的等着迎候。

三月中旬一個晴朗的下午，猛撒基地突然掀起震撼山崗的歡呼聲，連當地的彈族居民也穿紅戴綠的在一片廣闊的田野中跳躍着，這個熱烈的場面，是緬邊山區數百年來所僅見的。

「看啊——我們的家長，我們的領袖來了！」李彌將軍在軍民的歡呼聲中，騎着高頭駿馬，翩然出現在一隊長行列的前面。

隨着李彌將軍而來的，有廖副參謀長，劉參謀處長，廿六軍葉植楠副軍長，第八縱隊馬守一司令，還有兩位會講中國話會用筷子吃飯的國際友人，和二百六十多匹滿載着械彈補給的騾馬。這隊不平凡的行列，給猛撒基地帶來了新生的氣象，和無窮的新希望。（作者按：這二百六十多匹馱補給品，並非美國官方的軍援物資，也不是從台灣運來的，而是曼谷一個美國人創辦的私人商業機構幫助李彌的，詳情可參閱本書前言。至於台灣為什麼不補給李彌部隊，原因純為交通問題，因為台灣中國空軍手中的飛機，祇能作單程直航，落地以後，就無油可以飛回。美國雖有一種空中拖車的 C-119 型機，在韓戰中使用，由台灣可以一次運送十噸物資往返，而且美國的空中補給，已發展到使用 C-119 型機，一次可以空投卅六噸物資下去。航程從台灣直航猛撒往返不成問題，祇是這些新的補給方法與工具，美國還沒傳授給中國。因此，台灣對於活躍緬邊的李彌部隊，也像世界其他反共國家一樣，心雖關切，也祇有眼睜睜的看着李彌部隊獨自奮鬥，而無從予以實際援手。本來，中國政府飛機因航程所限不能作往返飛行，可以透過美國軍方向法越及泰國交涉，借用越南及泰國的空運基地，可是，美國在政策上既然不許可中國自台灣

響大陸，當然也不會代中國去辦這種借地外交。何況美國政府一向恐怕引起國際糾紛，不但不願談及援助李彌部隊的事，還希望李彌部隊及早遠離緬邊。）

由於李彌將軍和大批補給物資的到來，狂歡的場面和熱鬧的情景，在緬邊的山林一連延續了七八天，官兵們搭起戲台，興高采烈地搬演着平劇、話劇、滇戲、和歌舞，雖然衣帽道具都是紙製的，却絲毫不影響表演的精彩。

李彌將軍一下馬，開頭第一件大事就是給全體官兵換上新裝，包括黃銀紋軍服、鴨舌帽、黑膠鞋，還分發了大批尉級品，包好彩香煙，罐頭牛肉，沙甸魚，煉乳……等，弟兄們快樂得幾天晚上都睡不合眼，連發着痲疾呻吟病榻的人，這時也不遜而癒起來，每個人都露着得意的笑容。

李彌將軍和所有高級幹部們，他們的心也雖然也和弟兄們一樣感到歡欣愉快，但却遠不及弟兄們的輕鬆。他們每天都爲了發放械彈和補給的事而忙着視察、試驗、開會。

經過幾天點驗之後，械彈和補給隨之分發下來。（按：計分發的僅爲二百多匹驟馬運到的一半，其餘一半留作日後裝供滇西南境內游擊隊之用。）每個弟兄身上多了二百發步槍子彈，和四顆菠蘿型的手榴彈，每一個團配備半重式霰彈槍五挺，子彈二十箱（每箱五百發），重機槍二挺（子彈二十箱），六〇炮一門（炮彈五十發），排級以上幹部每人發給卡賓槍一枝，營級以上幹部發給手槍，警衛人員則一律長上衝鋒槍，每槍配子彈五百發，這樣的優厚裝備，相信就是正規兵團的部隊也不過如此。

散佈在滇西南邊境的游擊部隊，陸續向猛撒集中，較遠的，如騰衝、龍寧、保山、耿馬、滄源、鎮康、普洱、瀾滄……一帶的，則派代表前來，不上一星期，基地因增加了幾千個道地的雲南反共英雄，而顯得更加熱鬧與緊張，隨處隨地可看到大家親熱的傾談着。同時，還特別舉行了一次盛大的歡迎會，全體反共鬥士的歡笑聲充滿了基地的每個角落，洋溢的氣氛激盪着整個的山區。這種偉大壯烈的場面，把山的那一邊的共軍震撼得戰慄起來。

十幾位負着重大使命，間斷跋涉到來基地的游擊隊代表們，有的是土司，也有的是縣長、專員。他們來猛撒有

兩個目的：①基地裡的李彌部隊是不是真正擁護自由中國，擁護國民政府的國軍？②促請李彌率師進攻雲南，收編人民反共游擊隊，統一指揮。所以當他們看到基地的國軍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下面活躍，又看到了忠心耿耿爲國爲民的李彌將軍和各將領，他們感到萬分的滿意，一一與李彌懇切坦白的交談，提出了許多問題及建議，李將軍都給予圓滿的答覆，和付予他們更多更大的工作使命。

至於投到基地的幾千反共游擊英雄的整編問題，李彌將軍當時的意思，擬將他們發表爲游擊縱隊或支隊，但他們却堅決請求，編爲正規軍。民主的李彌祇好順從他們的志願，編入九十三師和一九三師。

六 慷慨進軍滇西南

李彌將軍親自督師——卡瓦土王棄暗投明——兵不血刃收復滄源——攻克猛定入駐耿馬——誘敵聚殲大獲戰果。

「歡迎雲南反共英雄聚會聯歡大會」開過之後，李彌將軍隨着公佈決定率師進攻雲南。在公佈那一天，李將軍召集各游擊隊領袖和猛撒總部的將領們，舉行一次高級軍事會議。這時，民國四十年四月份的日曆已擱完一半了，正是李將軍要來臨的時候，在崇山峻嶺之間本來是很不適宜行軍的，但李將軍却認為在這時期作一個突擊，不但可以出其不意的使其軍驚惶失措，而且可以使出擊的軍力減少壓力；同時早一點攻入雲南境內，可以多吸收散佈各區的游擊隊，壯大反共軍的力量。

官兵們聽到進攻雲南的消息，歡喜得跳了起來，大聲呼叫：「我們苦了一年多，總算有出頭的一天了！」每個人磨拳擦掌，恨不得馬上就與師出發，把赤匪殺個落花流水。

李彌將軍在高級軍事會議中，先說明這一次朱毛禍國的因由，中央領導反共抗俄的決心及目的，政府及總統對雲南反共英雄將士所寄予的期望。接着，由各區域的游擊領袖把當地情形以及敵我形勢作有系統的報告。繼由總部

各局長報告各區域今後的任務與發展方針，補給武器彈藥的數量。最後由李將軍作結論，他說：「此次與各位見面，雖然稍嫌晚些，但這與我們彼此消滅朱毛政權的共同決心，和重光雲南的共同目的並無影響。我們大家都是雲南境內被赤匪迫出來的人，我們的家國祖墓以及鄉親父老都在匪偽的鐵蹄下受着蹂躪、屠殺、迫害！我們能坐視不救嗎？國仇家恨不共戴天，我們是死亦不能忘記的！同時，爲了我們自己的生存與自由，爲了國家民族永遠的和平與獨立，我們今天反共抗俄的革命工作，是天經地義的責任，是偉大光榮的行動，希望每一位左座的同志，都能英勇地將這一份劃時代的重担子挑在肩上。今天我們決定打回雲南，關係我們未來的生存與發展極大，因而祇許成功不許失敗。照我們現有的兵力，固然很難一舉就將雲南全省以至全大陸的赤匪消滅，但我們最低限度應該做到不被赤匪所消滅。所以此次的出擊，其主要目的是充實力量，壯大力量，不必斤斤於一城一地的爭奪，不需要冒太大的危險與共軍打硬仗，祇要在我方有利的情況下，不論任何環境，任何時間，都應該採取主動地決定進退。游擊戰最緊要的信條，就是行動迅速，敏捷機動……。」

在出發前的短短幾天中，官兵們的情緒有說不出的興奮而熱烈，年來所受的痛苦和不安一掃而空，大家翹首北望，想著打回山的那邊去之後的光明和勝利，計劃着如何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上昆明的五華山巔，如何儘情享樂的泛舟於翠湖，遨遊於大觀樓，個個精神煥發，歌聲高唱入雲，因而大夥兒從早到晚都忙著出發的工作，打草鞋、縫子彈袋，製宣傳標語，檢查武器，試發槍炮……

發師北指，直搗匪巢的日子終於來臨了！當時已是四月底，大軍分兩路作扇形攻勢推進。一由李彌將軍親自率領的總指揮部，包括李國輝團一九三師和經過整編的游擊部隊；一由呂國鏗將軍爲首的廿六軍軍部，率領着彭程的九十三師及新編入師部的游擊武力。前者向北沿卡瓦山區攻發滄源、濶滄、獸馬，這是主力。後者向車佛南區進軍，作側翼牽擊性的攻擊。

由於國軍領師入滇，使熱鬧了半年多的猛撒地，回復了原來的寂寞與荒涼，攔族居民因國軍的匆匆而去，男

女老幼莫不感到無限的惆悵與依戀，他（她）們都懇切希望，國軍不要離去，爲猛撒的繁榮及安定和他們生活在一起。

，從猛撒基地到滇境，要走十幾天峯巒起伏的山路，同時要經過數十個擺夷、保保、黎疏、奔龍、阿卡……等民族的村落。因國軍的軍風紀良好，秋毫無犯，一路受到他們箚食漿漿的熱烈歡迎，自動地供應國軍必需的糧秣。雖然他們與國軍的言語不通，但他們都很清楚國軍此行的目的，是爲着保障他們永久的安寧而消滅共產黨去的。他們雖則都是半開化的民族，但由於鐵幕邊緣傳播出來的消息，他們都知道：共產黨是威脅人類和平，殺人放火無惡不做的魔鬼，因而當大軍主帥李彌將軍到達每一處寨子，常常受到土司和酋長們禮節上最尊敬的跪迎，還雙手獻上一盆白米上插着鷄蛋的貴重禮物。據說這是緬邊山區世代相沿的最隆重禮節，在民主時代的人看來，這種禮節是不適用的；但在落後民族的風俗中，這種禮節是最合理亦最合法的。誰破壞了它，就會引起嚴重的責難和草起的反抗。酋長們所以用這種最隆重的禮節來歡迎李彌，原來他們把李彌視爲替天行道的「天神」，由此可見緬邊民心的一斑了。

儘管國軍經過的一山一村，精神上受到民衆的歡迎而獲得慰藉，但一路身受的煎熬却相當痛苦。因緬邊原屬亞熱帶，尤其是五月初旬酷暑難當的大陸氣候，驕陽炙晒在將士們的身上頭上，無異置身火網。汗流如注之餘，口渴爲難受。大家既沒有水壺的裝備，同時從早到晚攀越的都是峭壁懸崖，一上山便是半天，一下山又是半天，山路因年久失修，風雨剝蝕，沙泥盡去，露出地面的都是三角形四角形菱形的石子，行走其上，如履尖刀，足爲之破，雖善走的騾馬，亦顛慄不前。在這種艱險地帶，要找到水源實在比發掘金銅鑽還困難。

在都市裡生活的人，未曾受過口渴威脅的，此中痛苦自然不知道，祇有吃過苦頭的，纔能道出其中滋味。實在的，口渴比飢餓要嚴重幾千倍，一個整天沒有水喝的人，再加上強烈陽光的炙晒，喉管會變得像是一條火辣的煙筒，肚裡的熱氣不斷地從這條煙筒升噴出來，使人感到神經疼痛，頭目暈眩，四肢無力，口腔癱痺，全身的毛孔收

有千萬枝燒紅的鐵針在刺着……。但是爲了反共復國的忠貞將士，他們在這種非人所能忍受的環境中仍然咬緊牙關，毫不退縮毫無怨尤的邁步前進。

一一

由緬邊進入滇西境域的開始四五天，因爲所走的都是叢林地帶，所以沒有發現半個共軍。在平靜的行程中，唯一所接觸的人，是事前得到通知而及時趕來會合的游擊隊，他們來自四方八面，歷盡了千辛萬苦，可是當他們見到國軍之後，每個人臉上都流露出歡欣愉快的神情，好像把一切疲勞和痛苦都忘掉了似的。

在滇邊山林的游擊隊，他們身上穿的都是比叫化子還要破爛的衣服，有的用一片獸皮縫成的背心遮着上身，有的連獸皮也沒有的赤裸着，一律都光着腳，每個人身上除了一枝破槍和若干子彈之外，看不到其他的行軍物品。他們經常住在樹上或山洞中，一面與共軍戰鬥，一面要忍受飢寒，有時弄不到米就像洪水劫後的災民一樣，吃着難以下咽的野菜和樹根。他們之中有參議員、校長、教員、學生、農人、工人、小商人、店員、公務員、軍人、警察、土共持誠份子等。他們很多是不堪被中共迫害而舉家上山打游擊的，所以父子、公孫、兄弟、姊妹，夫妻都是一個單位的戰鬥同志。鐵幕以外的人們對這一事蹟，亦許有點不相信，至少亦會嘖嘖稱奇，但在雲南境內却是人所共知的。

五月二十三日中午，我們這支反攻隊伍已越過那座古木蔽天的叢林。照原定目標，沿卡瓦山向一處叫「銀恩」的寨子推進。

當天下午，太陽的光暈還沒完全消逝以前，便抵達卡瓦民族聚居的山寨了。卡瓦民族據說是三國時代孟獲的後裔，諸葛亮曾經率師到過此地，所以這個民族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祖先傳下的遺訓，崇奉孔明。

他們所住的屋子，是稻草蓋成的，和孔明帽子的形狀沒有兩樣。這裡的卡瓦族，比較純良，不像邱開基中將以前到過的野人山民族會殺人吃肉。雖然他們和野人山的吃人民族同爲卡瓦族，但這裡因爲毗鄰滄源瀾滄二縣，與漢人羣人時有往來，使他們殺人祭谷的野蠻惡俗改變過來。

他們對於打着反共抗俄旗號的國軍部隊很表歡迎，因爲他們也是反共的。據說在民國三十年的七八月間，陳賡會派過一個叫做「雲南少數民族友好慰問團」到卡瓦山，這個「慰問團」到來的目的，並不是「友好慰問」，而是來敲榨勒索。當共幹們看到卡瓦族每個人家裡，都有槍枝彈藥，以及一包包的鴉片，不禁垂涎三尺，貪念頓生，遂拿出他們欺壓人民的看家手段，和露出一付強盜的猙獰面目來，向卡瓦族大施恫嚇，要他們把槍枝彈藥，囤存鴉片，黃金白銀……等全部交出，獻給「人民政府」。出乎共幹意料，他們這一恫嚇非但沒有生效，反遭到卡瓦酋長的嚴詞斥責，並立即下令驅逐離境，有幾個血氣方剛的卡瓦青年，抑壓不住心頭的憤怒，竟揮着鋒利的長刀要割他們的頭，嚇得共幹亡魂落魄，急急捫頭鼠竄，連跑帶滾的逃下卡瓦山。從此，共僞便與卡瓦民族結下了不解之仇，時常興兵騷擾，但卡瓦有的是驍悍勇猛的子弟兵，和充足的武器彈藥，在酋長統率下，團結合作，據險而守，相機截擊，共軍對之莫可奈何。

大軍進入卡瓦山寨之前，李彌將軍會派滄源流亡土司罕富民前往通知，七十二歲的「銀恩王」（卡瓦族最高領袖），得悉李將軍親率反共雄師到來剿匪，歡喜非常，立即傳令全寨族民隆重歡迎。

當銀恩王見到李彌時，就堅決表示他對共產黨恨之入骨，他說：「共產黨屢次派兵來迫害我們，這種殘暴行爲，是我們愛好自由的卡瓦民族萬難容忍的。我們已下了最大決心，雖打至最後一人亦要戰鬥到底！」接着他從衣袋裡掏出一包東西來，恨恨的摔在地上，說道：「這是共產黨送給我的東西，我不要！」大家拾起一看，原來那包東西是幾枚鑄着「雲南少數民族友好慰問團」的証章和紀念章，還有一封用白夷文寫成的「友好」函件，上面寫的都是「套顛倒是非欺騙邊疆民族的謊言。」

李彌將軍被銀恩王那種不肯向暴力低頭的精神所感動，爲了表示自由中國政府對卡瓦民族反共決心的褒獎獎勵，特別撥贈給他們一批適用武器，包括步槍子彈五千發，自動步槍二十枝，卡賓槍五枝，手榴彈五十顆，以及其他禮物布匹、茶葉、罐頭食品等，同時以雲南省政府主席及雲南綏靖主任的名義，寫了二張委任狀，正式任命銀恩王爲銀恩縣縣長，和卡瓦民族反共軍司令。

李彌將軍所以這樣重視卡瓦民族，原來卡瓦山是滇西南一處最險要的地方，在戰界上，既能挫擊共軍的攻勢，又可用爲出擊共軍的基地。卡瓦民族能忠誠的與國軍合作，國軍纔能控制着整個滇西南；否則，可能遭遇到的困難和損失，將是無可估計的。

由於卡瓦族的毅然參加反共戰鬥行列，使李彌部隊增加了萬餘人的生力軍，並且無後顧之憂。國軍總部在銀恩區佈署完畢之後，即浩浩蕩蕩殺奔滄源。

共軍在所謂「滇西第一關」的滄源縣，當時駐有一個「保安營」，附近每一村莊都設有軍中電台，一村有事，他村立可往救，通訊網佈滿各處；但由於游擊隊員行動矯捷，地形熟識，先頭部隊每至一村必先毀滅共軍電台，以斷敵人耳目，待國軍進抵滄源縣時，據守該處的共軍尙沒得到情報，故一聽到槍聲，再看到漫山遍野煙塵滾滾，以爲是國軍全面反攻大陸了，嚇得它們一個個喪魂落魄，只知倉路逃奔。所以國軍未經過戰鬥，兵不血刃，便收復了滄源縣。

在滄源城內被中共暴力蹂躪了十七個月的雲南耆鄉，和無數的擺夷人民，這時看到日夕盼望的國軍，突然從天而降，再看到生龍活虎般的將士把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插上滄源城頭，他們興奮得像發狂一樣，跳躍着，歡呼着，有的甚至情不自禁地把國軍抱住，有的熱淚縱橫緊緊拉住國軍的手，好像恐怕國軍溜掉似的，一陣陣「你家好，你家辛苦」的滇西土話，洋溢着山城的每個角落。

當大下午，大約二點多鐘的時候，李彌將軍率領總部各高級將領，徒步走入滄源城。幾千個等候歡迎的民衆，

一見李將軍，就像浪潮似的湧過去，爭着和李將軍握手。在狂熱的紛亂中，李將軍和幾位將領的軍服都被擠破了。幸而這時有人高聲嚷道：「大家別這樣圍着李主席，還是請李主席向我們講話吧！」

「好——！」一陣雷鳴似的鼓掌聲過後，湧湧騷動的人潮纔靜止下來。

李爾將軍被擁到一張高高的四方桌上，誠懇而和藹地感謝過大家的歡迎之後，接着便提高嗓子，精神奕奕的講道：「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今天我能够在自己的國土上同各位歡聚，這是多麼值得高興的事。可是，當我見到各位飽受赤匪劫後，面黃肌瘦，衣不蔽體的樣子，我心中又感到一陣難言辛酸，因為各位都是我的同胞，中共慘無人道的把我的同胞摧殘成這個樣子，我能不傷心，能不憤慨嗎？……」

人叢中傳出一陣抽泣聲，尤其是婦女們，潏然地，他（她）們是受了李將軍的話所感動，而興起慘痛的回憶來。李將軍這時不知是否也有所感觸，紅潤的眼眶中亦淌下幾滴英雄淚，但他却叫大家不要難過，他說：「今天不是我們流淚慟哭的時候，而是應該挺起胸膛，握緊拳頭向赤匪清算血賬的日子！」

「我們中華民族五千年來從未遭逢到這種瘋狂屠殺的浩劫！尤其我們僻處一隅的雲南，更未發生過舉家受害的災難！」李將軍繼續講道：「今天，我們全中國全雲南都受着共黨殘酷的迫害，好的一個家庭被拆散，活生生的父母兄弟妻子兒女被慘殺，使我們離鄉背井，顛沛流浪在外面，有家不能歸，有親不能認，葬在鄉土的祖先，清明不能掃墓，中元不能祭奠，這真是生人不能活，鬼神不能安，共黨這般兇毒，如此暴虐，可謂是有史以來從未曾見的大罪魁！過去大家受着政府庇護的時候，對於自由沒有什麼感覺，今天大家受到赤匪的迫害而失去自由，纔覺得自由是可貴的，政府是可愛的，我們的領袖蔣總統是偉大的。所以我們今天能逃出敵人的魔掌，回復可貴的自由，我們應該勇敢地負起國民的天職，為中華民族的復興，為拯救苦難的同胞，為死去的家人親友報仇，與赤匪戰鬥到底！我父母的墳墓被共黨挖掘破壞，我的姪兒姪媳被共黨割舌而死，這種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與大家所遭遇的一樣，所以，我們要團結一致，不分軍民，不分男女，甘苦共嘗，生死同心，在蔣總統英明的領導下，在大家的努力

奮鬥下，殲滅共黨打倒朱毛，報仇雪恨重光國土！……」

李彌將軍的話還沒講完，數千人的鼓掌聲已像春雷似的響了起來，全場騷動着，跳躍着，一面高呼：中華民國萬歲！一面響着：擁護李主席，領導我們光復雲南！

二二

按照原定行軍計劃，在克復滄源的翌日，便要進攻耿馬，但總部因接到滇西反共游擊縱隊司令朱家才，率部向滄源開來謁見李彌並請求收編的報告，祇得將行軍日程延緩兩天，等候朱司令和游擊隊的到來。

短短的幾十小時中，活躍於滇西邊境山林的反共游擊隊，由朱家才司令率領先後而至的有鎮康縣李文煥馬定國所部二千餘人，耿馬土司罕裕輝所部一千餘人；滄源土司罕富民所部六百餘人，保山甫度雲所部一千餘人，另有文興洲、文雨震、羅紹文等所部各數百人。

朱家才司令的到來，使滇行列表添了一支將近七千人的生力軍，在「多一分熱多一分光，多一個人多一分力」的概念下，不僅作為主帥的李彌感到無限欣慰，就是全體國軍官兵亦是非常興奮的。

〔註〕朱家才司令在雲南變色以前，本是盧漢「綏靖主任」任內的副官處長，盧漢投共後，朱家才憤然逃出，經越南到香港。原來他在三十八年八月間，戡亂軍事急轉直變的時候，便看出盧漢心存不軌，那時，盧受龍雲楊杰等黨擁戴類從中竄弄，遂想玩其「政變」一套，扣留民航機，倡言「獨立」，幸而李彌將軍及余程萬將軍在旁監視，虛知機識趣，飛渝向蔣總統謝罪。回滇後（九月）雖會做伴一番，封閉報館，禁閉學校，大捕中共第五縱隊份子等，但這一些戲法都瞞不過朱家才。因為他跟隨盧漢已不少年，與盧漢有着深切的關係，對盧反覆善變的劣根性，知道得很透澈，好像諸葛亮看魏延的腦後有反骨一樣，所以他就「早為之所」的把家

眷撤至香港。果然不出他意料，盧漢的狐狸尾巴終於在十二月九日露出來了。他一見到盧漢的「靠攏通電」，便果然走出昆明城外。

當朱家才抵達香港時，沒有人相信他會在自由世界裡住下來，總以為他會把家眷接回昆明去享「新貴」之福，誰知大謬不然，他不但在香港住下，而且經秦赴緬，取道仰光、臘戍、深入滇西各縣去號召他的部屬，組織反共游擊隊，和盧漢唱對台戲。僅僅兩個多月的時間，他就掌握了四千多游擊隊，不久由四千多擴展到七千，縱橫於滇西一帶。

滄源縣的形勢是一個四通八達的軍事據點，攻佔滄源無異就是攻破滇西的大門，向西走可以直取猛定、鎮康、保山、騰衝；向北可下耿馬；偏東北可以到雙江、猛寧等縣；向東可攻瀾滄。就形勢而言，一般以為總部必先取耿馬，而後分兵襲取雙江、猛寧、猛定，再後出擊鎮康、保山、騰衝。可是，李彌將軍却集中主力指向猛定。

這一次的出擊行動以及兵力佈署是非常機密的，計劃由李彌親自執行，在行動之前，祇有他一個人知道。

西南兩路進軍，自從猛撤出發之後，都是密切配合着時間和地點的。所以向滇南挺進的二十六軍電台，每天必按時將行程中的一切電報總部，經過總部縝密研究後指示下一行動。因而在李彌將軍自行籌劃大計，決定出擊猛定的前夕，便電令已推進至猛龍的呂國銓所部，向佛海、車里進攻，並派廖副參謀長率一九三師一個團及游擊隊二千，夤夜出發攻襲瀾滄，同時派朱家才司令所屬的游擊隊向鎮康推進，以期牽擊共軍兵力。

進攻猛定的主力是李國輝少將率領的一九三師，他和部隊比總部早走一天，所以當總部開抵距猛定縣十五里一處叫永和鄉的山城時，便已得到李國輝所部攻克猛定的喜訊。

國軍未進攻滇境以前，猛定駐有共軍一營，地方團隊一營；至國軍攻克滄源之後，復自耿馬調來一個營，湊成一團之數。可是李國輝對這一支千餘人的共軍，却完全不放在心上，祇派一營人去進攻，後來雖然再派一營增援，但當增援兵力還在途中時，那個負責攻擊任務的鄒××營已不出李國輝所料，將猛定縣城一鼓攻下了。

猛定縣雖爲國軍克復，但是城內却找不到一個老百姓，更看不到一間完整的房屋，原來當共軍潰退時，採取陰無人道的「焦土政策」，放一把火把所有房屋都燒掉了！城內僅有的兩幢佛寺，亦難倖免的變爲灰燼，連菩薩石佛都燒得焦頭爛額，斷肢缺腿。老百姓上了年紀的，不分男女一律殺害，年紀較輕的則一律綁走，所以當時的猛定城內，到處是焦木碎瓦，頹垣殘壁，和一具具像火炭似的死屍。

一個遭受浩劫的城市，其淒涼之狀可想而知，何況這是一處偏僻的邊城，本來就人少屋稀，再加上共軍獸性做壞，留下的滿目瘡痍，真教人不忍卒觀。

由於猛定成爲廢墟，使國軍食住都有問題。李彌將軍巡視一番之後，便匆匆下令向耿馬推進，這次推進仍以李國輝的一九三師爲主力，前鋒部隊則爲耿馬土司罕裕卿所率的游擊隊。

從猛定到耿馬，一路似平靜，沒有發現半個共軍。大家對耿馬防務的鬆弛感到有點奇怪，難道共軍不戰而退嗎？抑或把所有鄉村的駐軍都集中在耿馬城內，準備來一次惡戰？

平靜的行軍，一直到距離耿馬縣城六十里的一個小村落，所得到的情況，是耿馬城內祇有四五百個共軍。於是李國輝師長立即發出攻擊令，決定高踰下半夜出動，並限令先頭部隊應在翌日黃昏以前開抵耿馬縣城。

進攻耿馬，仍然像進攻滄源猛定一樣，共軍專事抗拒後，便匆促向西北方面撤走。

耿馬是滇西一個蕞爾小縣，全縣居民祇有三百餘戶，但却是一處軍事重鎮，共軍在那裡建有一個小型機場，並築有三個軍用倉庫。當李彌將軍率領總部全體將士入城時，百姓們扶老攜幼由土司罕裕卿領導，舉行盛大遊行，狂熱歡迎這批還給他們自由的反共英雄。在中共佔據期間，耿馬人民在街頭行走不准結集到十人以上，但這一天却集合了六百多人的大行列，整隊遊行，使他們深深地感覺到生活在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之下和解除共黨桎梏以後，自由幸福的可貴。

國軍將士，這一天比百姓們更要興奮，因爲從總部電台收到的捷報，朱家才所部的游擊隊已攻抵鎮康，廖副參

謀長所率的一個團已攻克瀾滄數據點，瀾南方面，九十三師亦分兩路推進，一路攻佔車里外圍據點數處，另一路已攻下佛海與瀾滄之間的猛連嶺。

四

當國軍克復瀾源猛定之際，潰逃的共軍祇把情形報告滇共的「邊防局」（設於保山），「邊防局」爲了面子，爲了不受上峯的責備和懲罰，意圖把事件隱息，從未向昆明共酋陳賡報告。後來，聽說耿馬也丟了，才恐慌起來，知道這不是普通的游擊隊，而是大規模的國軍，便在軍情火急之下，不得不向陳賡報告。

陳賡接到這個報告，自然又急又怒，一面斥責「保山邊防局」隱上瞞下，故意助長李彌「殘軍」勢力；一面下令調派第四兵團的第十三軍，第十四軍，以及各地方團隊，總計五萬之衆，分爲三路進犯國軍各綫陣地，一路由瀾南思普區以第十四軍爲主力，攻擊進抵佛海的呂國銓部；一路由瀾南分出十四軍一個師另配屬地方團隊，犯我瀾滄陣地；一路以十三軍爲主力攻擊耿馬鎮康。

此外，敵軍的後援部隊亦從瀾東與貴州廣西方面開向瀾西南。原來中共那時候接到「情報」，說是台灣空運了數萬國軍至瀾西，準備從瀾首攻門打進去，反攻整箇大陸西南作爲克復大陸的基地。所以中共在驚恐之下，「二野」司令員劉伯承爲「確保」雲南以及西南的「安全」起見，除「第四兵團」外，還調遣了數達十萬的共軍，陸續由貴州四川廣西等地開入，準備來一場大決戰！

李彌將軍實在沒有想到這次出擊，中共會把事情看得如此嚴重，竟然調動十五萬兵力，傾巢來犯；於是不得不放棄進軍保山的原定計劃，重新佈置：把國軍主力的一九三師調回滄源縣境內，罕裕卿所部游擊隊迂迴耿馬，李文煥部迂迴耿馬鎮康之間，羅紹文部防守鎮康渡口，甫慶雲部調駐猛洪（距滄源六十里），李從文向雙江推進，一九

三師一個團由卡瓦反共軍協助防守瀾滄江渡口，滇南呂國銓向瀾滄夾擊，彭程率軍一團迎擊中共第十四軍的先頭部隊。

李彌將軍佈署完畢後，即由耿馬撤出，率領高級人員在滄源、猛崙、猛定、以及永和各地察看地形，一一指示各部隊長、挖掘工事，建築堡壘，並在各處山頭構築炮兵陣地，機槍陣地等。

李將軍這次的計劃是殲滅戰，不是爭奪戰，戰畧是誘敵深入我陣地，然後將之消滅，好像當年諸葛亮在葫蘆谷火燒藤甲兵一轍。

負責誘敵的是羅紹文部，羅部本在鎮康一帶防守「七道河」渡口（該地爲共方第十三軍攻擊滄源的第一道防線」。當時羅部奉李彌的命令是准敗不准勝，但命令上並未說明原因，弄得這位羅司令像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可是軍令如山，不能違抗，祇得轉飭所部，按照指定路線，一面戰鬥，一面撤退。第一仗與敵遭遇的地方是在鎮康附近，一處叫猛朗的村落，共軍先頭部隊是十三軍的四十二師。畧一接觸，羅部拔脚就跑，渡過「七道河」繼續後撤，共軍誤認爲是「烏合之衆」的民兵，不疑有詐的乘勝追擊。於是，一邊是拚命的逃，一邊是沒命的追，像賽跑似的經過兩天三夜，羅部總共打了十幾次敗仗，方才完成任務，把敵人誘進國軍陣地。

由羅紹文部引誘進入國軍陣地的共方十三軍四十二師，因其追趕羅部行動太快，以致前鋒與後面的主力脫節，失去聯繫。且這股共軍進來之後，先與國軍在耿馬附近遭遇，打了一次硬仗，又在猛洪遭遇我軍保安師，這一仗把敵軍五百餘人殲滅過半，國軍方面雖亦傷亡百餘名，但其中却有一個團長（申漢朝上校）因身先士卒，殺敵過猛，爲國捐軀了。

有人說：李彌將軍率部反攻滇西南的光榮一頁，爲舉世矚目的，並不是出擊而是撤退的一剎。因爲出擊時共方守軍力量稀薄，幾乎是不戰自潰，撤退時却遭遇共軍精銳主力，甚且是數倍於我的主力，在無數次浴血奮戰中，才使我軍的英勇精神和戰鬥能力發揮了出來。下面所記的，就是首次反攻滇西南戰役中可歌可泣的高潮！

——當我軍開始遭遇敵方主力部隊，展開激烈戰鬥，而將共方四十二師擊退之後，李彌將軍見時機業已成熟，遂下令各線出擊。今天你打一仗，明天他打一仗，使敵方眼花撩亂，無法捕捉到我軍的主力。

進攻滇南一線且已攻克車里佛海等縣的呂國銓部二十六軍，這時正與共方第十四軍接戰中。攻克瀾滄縣的廖××部奉令晝夜兼程開往滇南，抄入敵後夾擊共軍。在耿馬猛定的罕裕卿部及李從文部，亦向增援耿馬的第十三軍四十師夾擊。李文煥部從滾弄迎戰由鎮康侵入的第十三軍四十一師。甫度雲部又從猛洪趕至耿馬，襲擊敵方的運輸隊，把共軍補給線打垮。

不久，李彌將軍又命令各線兵力作新的戰畧轉移，李從文部退守猛定，胡榮耀部攻擊雙江，罕裕卿部迂迴耿馬，並於二日後向滄源移動。李文煥部從滾弄抄到鎮康之背，擾亂敵後；保安師攻擊耿馬左翼；一九三師張團由猛定調回滄源之猛崙，罕富民部防守塔亭；其餘總部的輜重由車需處李處長押運至銀恩。這一個大調動，使共軍所遭遇的對敵者又換了一批。

本來中共第十三軍的主力是以四十二師打前鋒而配合四十師為正隊，成一路直線沿鎮康攻入滄源，但碰到羅紹文部一戰即退，把整個四十二師誘進「籠子」。四十一師配合民兵兩個團，由鎮康分路至耿馬，進攻猛定，企圖切斷我軍退路並襲滄源，不料遭遇我軍罕裕卿、李從文、甫度雲等部更番堵擊，已是拖得精疲力竭。其次中共在滇南的第十四軍，分成三路，一路進攻佛海、一路攻勐瀾滄、另一路遠程來攻滄源。共軍的攻勢在當時確是相當厲害的。可是我軍却鎮定異常，且頻頻調動，擊東擊西，把共軍弄得頭昏眼花，摸不清我軍究竟有多少兵力。莫怪劉伯承陳賡等手慌腳亂，真以為李彌將軍指揮的反攻部隊，是由台灣空運而來的。

國軍計劃的殲滅戰，預定數字是一千名以上，現在共軍陷入「籠內」的已有一個師，至少也可以殲滅一千人，所以國軍便以全力來消滅這闖進來的「四十二師」。

「四十二師」經過二日三夜的追趕羅紹文部，本已疲憊不堪，再遭遇罕裕卿甫度雲兩部的伏擊，更是不易支

持，遂在「糧食缺乏」、「補給斷絕」、「陷入重圍」的三重恐慌之下，想速戰速決，而拚命盲進。所以，於猛洪脫險之後，直竄猛哥，不料又遭遇國軍勁旅一九三師鄭××營，國軍利用山林的天險，居高防守，「四十二師」數度猛攻，均無法衝上，而國軍又不下山應戰，於是祇好一面對罵，一面射擊。

對峙了半天，共軍屢攻不逞，且傷亡纍纍，老羞成怒之下，直闖死谷，國軍鄒營長這時把僅有一條通往滄源的大道開放，等共軍過後，再予封閉。

共軍竄到滄源，李國輝師長早已嚴陣以待，在預掘的戰壕和堅固的碉堡內，一陣密集的火力掃去，打得共軍祇能招架，無力進攻。

甫度雲部奉命從猛哥後路夾擊，罕裕卿部亦從耿馬開山側擊，共軍陷在盆地，四方八面均為我軍各部包圍得如鐵桶般緊，慌亂之餘，祇有拚命奔突。李國輝師長看到時機已熟，一聲令下，四面砲火齊向死谷發射，隆隆之聲震動山岳，濃煙起處血肉橫飛。

共軍死傷枕藉之後，其殘餘紛向猛哥逃奔，它們以為這一下總可脫險了，沒想到逃出死谷，却遭遇埋伏，更沒想到這支伏兵就是曾經被它們追趕了二日三夜的「敗軍」羅紹文部。所以當它們一入羅部火力射程，羅部將士為報被追之仇，再也不願放過殲敵的機會。因而在一陣熾烈的火網之下，把喘息未定的共方殘餘殺得屍橫遍野，完成國軍在大陸撤退後的首次大捷。

「滄源之役」這一個雖不算大也不能算小的殲滅戰，假如說政府還在大陸的話，原本算不了一回事。可是，今天大陸整個淪陷，國軍遠駐台灣，在大陸上能有一批反共復國的游擊武力，世人是異常注目的。所以「李彌部隊」打了這一場反攻大陸後門的勝仗，不能不說是一件驚天動地振奮人心的捷報。

「滄源之役」是六月二十四日下午三時開始，至七月六日中午結束，一共戰鬥了十二天。

共軍正式加入戰鬥的計有第十三軍，第十四軍，滇南特幹團一個團（實力四千餘人，為中共軍事考幹部與土共

混合組成的獨立團)。保山邊防司令部所轄的二個民兵團，其他尚有鎮康、耿馬、瀾滄、雙江、佛海、車里、南曠……等縣的民兵，受創最重的要算第十三軍的四十二師，其餘都有傷亡。一些在共軍暴力和刺刀的脅迫下担任運輸的良善老百姓，無辜死難的也不在少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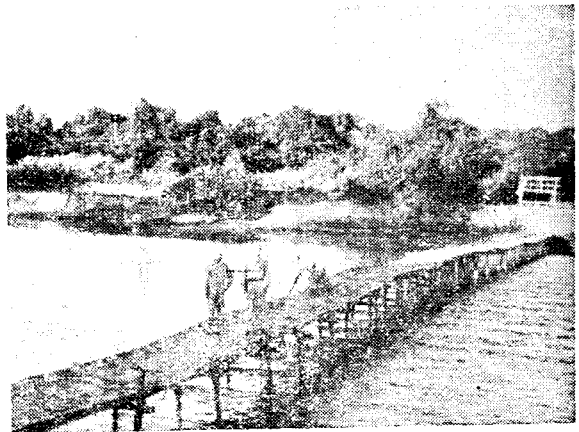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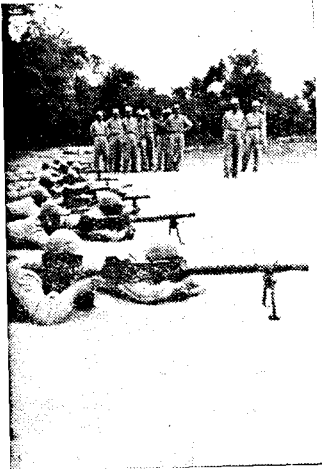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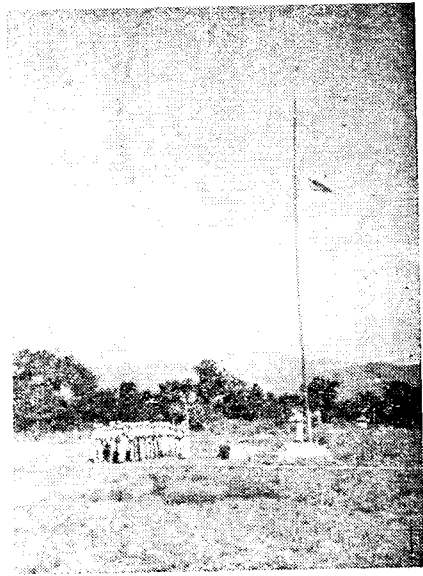
戰閉過後，據李彌總部參謀處統計：此次出擊傷斃共軍約一千五百人，鹵獲槍械約六百餘枝，彈藥八千餘發，俘虜共軍官兵三十二名，其他重要文件甚多。

在鹵獲到的槍械中，發現共軍一部份槍枝是蘇俄製造的，有一部份是國軍在大陸遺下的「美援武器」，其中以俄製步槍佔多數，自動武器性能極劣。由此可以知道蘇俄供給中共的軍火並不十分充足，而且也不新式。

戰場掃清後，戰事宣告完全結束，李彌將軍的殲敵計劃亦順利完成。七月九日，滇西南各綏國軍開始撤回騰撤基地，重新整訓。罕松卿、羅紹文、李從文、李文煥、罕富民、馬定國、文興洲、文雨震……各縱隊則留於滇西基地，繼續游擊。

〔作者按：本章部份資料採自猛撒總部發刊之公報〕

①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在反共游擊基地迎着朝
 陽緩緩升起 ②猛獁總部的大門 ③中興河上
 長達六十餘丈之反攻橋 ④不同語言不同血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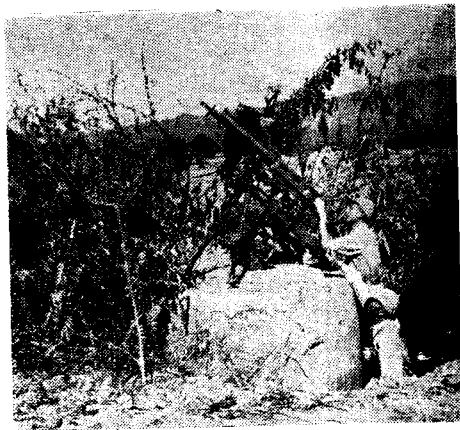


不同膚色却同一條反共的心 要打回老家去
 要操練好瞄準的手 毛反共大學門前 八溝通
 當地民族的軍民合作站 要配備優良的輕機隊





尼馬佳不洪流河 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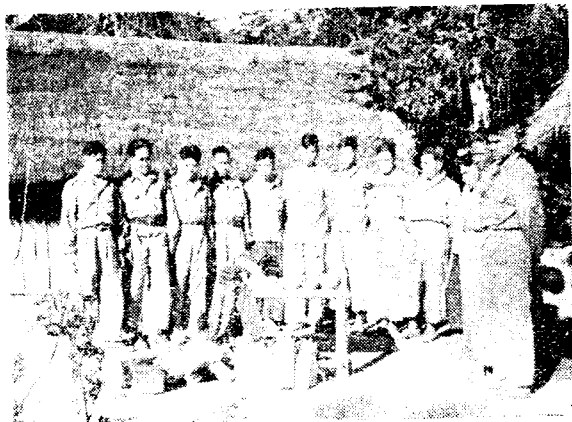
槍機重的機細落



兒健族卡阿的共反加參 个



砲山的軍新



浮共的中育教化感受 个



仇復恥雪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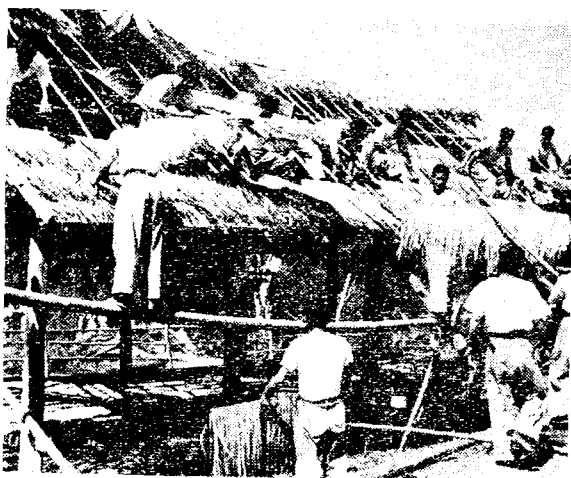
會擊落麵機重的機槍



↑ 整軍經武之協民助牧割



↑ 獲自編軍的山砲



↑ 自用已建築的已營房



↑ 反共抗俄雪恥復仇



↑ 女傭兒不識髮眉

七 戰地中生聚教訓

華僑志願軍移駐猛董——「反共抗俄軍政大學」——修築水壩與建忠烈祠——
陳振熙去職之前因後果——李彌將軍的生平

進攻滇西南國軍開始向綏邊撤退時，在後方駐守的人一點也不知道。熱血滯騰的一六一師官兵還呼着「打出雲南去」的口號！一支部隊的調動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非上峯有命令，無論如何是不能擅自行動的，但殺賊心切的官兵同志卻忽略了。大家認為：反共戰鬥是每個拿槍桿的軍人急不容緩的工作，前方部隊既已在李總指揮率領下攻入雲南，我們爲什麼不能開進滇境與九十三師一九三師並肩作戰呢？於是，在八月下旬一個清晨，四八三團六百健兒于崑明團長各營營長和政治指導員的率領下，擂着鼓，敲着鑼，集結成一條漫長的行列，從大揀場擁到政治部來。當然，官兵們這一「請纓大遊行」，事前是得到政治部支持和協助的。但坐鎮師部的官家禮團師長，却蒙在鼓裡。所以當遊行隊伍鑼鼓喧天，浩浩蕩蕩的出現在師部門口時，官副師長嚇了一跳，以爲部隊裏面出了什麼亂子。及至聽到官兵們呼喊着整齊的口號：「我們不願留在後方！」「我們誓死打回雲南！」「我們要從戰鬥中壯大起來！」「我們不做坐食後方的飯桶！」「我們是反共抗俄的志願軍！」「請副師長領導我們踏上征途！」……他纔轉驚爲

幸地從師部辦公廳跑了出來，一眼看見這個激昂壯烈的場面，看到官兵們手裡握着五光十色的旗子在空中揮動時，他興奮得熱淚盈眶，嘴裡不停的說着好！好！好！

原來當我未到差以前，官副師長曾數度擬將一六一師移駐猛撒，結果都因官兵們堅決反對而作罷。因爲一六一師是華僑青年志願軍，百分八十的人都來自泰國，大家不願被調到距離泰境較遠的地方去，同時更捨不得離開經半年血汗建成的米真基地。一六一師自始至終是一支極民主的新型部隊，一切行動都必須通過大多數人的意見纔能實施，官副師長和其他高級幹部不過站在指導地位而已。

這一次，官家擅運做夢也沒想到，官兵們不但突然願意離開米真基地，甚且還突然願意出發到離泰境極遙遠的雲南前方去，所以怪不得他要大感驚奇了。

官家慣用興奮過度而顯得有點顫動的聲調說：「親愛的官佐弟兄們，大家這一可貴表現，實在使我太感動了。大家有志氣、有決心到雲南參加反共戰鬥，我當然不會阻止大家，同時也非常贊成的。不過，部隊在調動以前，必須向陳師長報告，由陳師長請准綏署之後，纔可行動。爲了使大家迅速達到願望，說幹就幹，我立即就向陳師長聯絡去，大家等着住音好了。」說着，便叫衛兵備馬，匆匆逕奔猛撒去了。

官兵們送走官副師長之後，纔興高采烈地唱着雄壯的軍歌，在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聲中離開師部。

官家擅第二天下午，從猛撒回來，一下馬就告訴大家說：「我借指揮部的電台向陳師長請示，他很高興本師向前方推進；可是，綏署參謀長錢伯英將軍和副總指揮李則芬將軍，兩天前已從曼谷出發到基地來了，因此我們開拔的日期，必須等錢參謀長到達之後，方能決定。」

雖然這消息與官兵們的願望距離已很接近，大致說來倒也算得上是個「好消息」，可是官兵們仍感到不滿足，大家認爲最好是不必等錢參謀長的決定，馬上就直指匪巢！在小組討論會中，弟兄們都感慨萬分說：「我們還等什麼呢？難道說，到雲南殺共產黨也要綏署准許纔能去嗎？我們到這裡來當兵，爲的就是反共抗俄，現在同是廿六軍

的人已決殺進昆明去了，我們還生不死的留在這裡，是不是要等到大陸的共產黨消滅淨盡之後，纔讓我們推進？假如是這樣的話，我寧可馬上脫離部隊，返曼谷幹我的小販去，否則就應該給我殺匪的自由和機會……」

「假如半年前聽副師長的話，移到猛撒去，我們這時不也和人家一樣，衝鋒陷陣，殺敵致果嗎？」

「半年前的猛撒和米真有什麼兩樣呢？人家忙着訓練，我們也一樣忙着訓練，同是訓練，何必到猛撒去？所以那時我們堅持在米真住下，爲的是補給（註）和通訊的便利。天曉得，反攻雲南的行動決定得那麼突然！那麼機密！一點也不通知我們，難道人家訓練結果有資格殺匪，我們華僑訓練結果祇合留守後方？總指揮部對這方面的處置，未免太不公平了。」（註：一六一師補給，自該師建立開始至民國四十年十月份止，皆由師長陳振熙自行負責，所有槍械彈藥軍餉糧食，開爲東南亞僑胞所捐獻。）

官兵們殺敵之心，儘管灼熱如火，錢伯英將軍的力勸偏婀娜來遲，好不容易的捱了七八天，纔捱到這麼一個消息——「錢參謀長抵達猛撒了！」官兵們馬上向老百姓借幾十把長刀，跑到山上砍野竹，忙了大半天，纔在米真鎮的馬路上搭好一座美觀壯觀的牌樓，牌樓正中寫着「歡迎錢參謀長李副總指揮蒞臨」十三個大字，禮堂也佈置一新，準備恭聆錢李兩將軍的訓示。

翌日中午，錢李兩將軍終於在官兵們響徹雲霄的歡迎歌聲中抵達米真，他們在米真逗留的時間，雖則只有短短三小時，但在這三小時中，官兵們的精神已獲得無窮的安慰。

錢伯英真不愧是一位卓越的幕僚長，他在歡迎會上所說的每一句生動而有力的話，使官兵們不但大受感動，而且對反攻雲南與防守後方的意義有更透徹的理解。

錢伯英中將在曼谷的時候，留給我深刻印象還是那新鮮的，所以當他離開米真的剎那間，我獨自去見他，向他探詢一六一師推進之後，綏靖公署是不是真能給弟兄們出擊雲南的機會，其次如械彈補給等問題，綏署能否完全責

任。

錢伯英笑着答道：「這些問題還是等到猛撤以後纔答覆你吧！因爲十幾天來，前方的情形我一點也不清楚，後方部隊的推進原應與前方行動互相配合的，假如有推進的必要，自然我們一定會負完全責任的。」

「照參謀長的意思，一六一師推進雲南似乎還有困難問題存在，這些問題，參謀長可以告訴我嗎？」

「告訴你之後，希望你暫時保守秘密，因爲這是一件很可能影響後方士氣的事，根據一個月前我收到前方的電報，我軍在滄源完成一次殲滅戰之後，已經退出滇西南了……。」錢伯英無限感慨地答：「不過，是否會撤回猛撤，目前還不知道。」

錢伯英這幾句坦白的話，不啻是一盆冷水，淋得我萬念俱灰，但我還是保守諾言，把話鎖在心扉深處，不敢告訴任何人，看到官兵們興高采烈地忙著出發前的工作，心頭好像針刺一樣，感覺有說不出的難過。

九月九日，是一六一師離開米瓦表地，向猛撤推進的日子，從凌晨六點鐘，以迄中午十一時，師部鳴砲出發止，這段時間，政治部門前擠滿依依惜別的擁簇老百姓，他們扶老携幼，捧着一籃籃的鮮花美菓，鎮長代表全體居民說：「我們盡了所有的力量，結果還是留不住國軍將士，這是我們有生以來感到最遺憾亦最難過的事。九個月來，國軍與我們人民之間，已建立起膠漆難分的感情。我們病了，國軍爲我們治療，贈給我們各種各樣的藥物；我們下田，國軍不辭勞苦對我們耕種；我們有困難，國軍都盡力的替我們解決。我們捨不得國軍離去，如同捨不得最親愛的人遠離家園，飄流外地一樣。可是國軍將士這一次是爲着消滅共產黨，光復中國大陸而去；我們祇有聽着驕、佛爺庇佑，國軍將士一路平安，旗開得勝……。」

從米瓦到猛撤，要走六天路程，這段日子，我們徒步渡過百幾十條河流，也攀越過無數高聳入雲的山峯。但這些都無所謂，因爲大家對爬山涉水已經習慣，最使官兵們感到痛苦的，倒是沿途多如牛毛的螞蝗（廣州人叫牛蟻，潮州人叫蜈蚣）。它們防不勝防地隨時可能爬進每個官兵的褲管，或由褲管爬進身體任何一部份，刺入皮膚中吮吸血

液，等到感覺癢癢而發現它們時，它們已經吃得飽飽了，被吮吸過的部份，便血流不止。（綢緞的螞蝗有兩種，一種潛伏在泥濘裡，一種潛伏在草枯的草木中，但都是很厲害的毒蟲，反共軍官兵被這種「敵人」侵襲而流出的血液，三四年來，至少有十數卡倫。治螞蝗的唯一特效藥，是竹製的雲南黃烟水筒，被螞蝗叮着的時候，取一點煙筒裡的烟水向螞蝗頭部淋下，祇見它身子一縮就掉落在地上。）

九月十四日的下午，大隊人馬終於安全抵達猛董，可是我們所見到的猛董，却是一片荒涼，除了原有的攆族居民和幾十個留守的游擊隊員之外，什麼也沒有。

「錢參謀長和李副總指揮，他們到底住在哪裡？」帶隊的陳團長大惑不解地問游擊隊。

「他們嗎？老早就到猛董去了。」一位姓馬的隊長答。

大家失望之餘，祇好在猛董住下，等葉副軍長和官副師長到來再說。（葉植楠和官家檀他們比部隊延後一天出發，這裡應該補記一筆，猛董指揮部當一六一師決定移防時，便隨着撤銷了，兼指揮官的葉將軍於九月六日開始離開猛董，住到一六一師師部來。）

翌日下午，葉副軍長一行趕到了，他們對猛董的現狀顯然也有點詫異，但詫異有什麼用呢？事情總得弄個明白，一六一師究竟應該在猛董駐下呢，還是繼續推進？

葉副軍長決定明天一早趕赴猛董去，要我們等他的消息，他到猛董，自然是向綏署請示去的。

我們在猛董整整等了一個星期，纔接到葉副軍長叫我們「向猛董推進」的手令。

猛董到猛董，雖然祇隔着一座大山，可是這座大山却大得驚人，從山脚爬到山嶺，要化上七八個鐘頭，從山嶺下到平原，沖滾奔跌，也要五六小時。

抵達猛董已經是夕陽西斜的時候，大家所見到的景象和猛董差不了多少，同樣是寂寞荒涼，人跡稀少，鎮上住着錢伯章李則芬和幾位電訊人員之外，祇有一個不足五十人的警衛營，這個警衛營還是剛從滇西前線護送李彌將軍

回來的。(李彌和兩個會說中國話的國際友人，於滇源之戰結束後，便沿緬北山區，經泰國北部的夜柿、夜莊、昌萊、喃邦返回曼谷。)

錢伯英在我們還未抵達以前，已替我們找好駐紮的地方，那是距離猛董鎮不太遠的一個村落。他叫我們暫時駐下來，同時正式宣佈：打入滇境的部隊已經自動退出，不久之後就要集中到猛董來重新整訓。前方部隊既已撤退，一六一師還開到前方去幹嗎？

至於部隊撤退的原因，錢伯英告訴我們的祇有寥寥幾句，他說：「國軍此次出擊，目的不在爭城奪地，也不在乎殺傷一兩千個共軍，僅為發揮國軍的戰鬥力量，使世人和大陸的人民知道，國軍雖然退出大陸，但仍有相當的力量能夠進攻大陸，所以此次出擊，政治意義重於軍事。目的既已達到，自然要撤退，在游擊戰上，撤退並非一件難堪的事，而是保存實力的一項戰畧……」。

官兵們得到這個「噩耗」，雖然也明白：「反攻復國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有多方情勢的配合，還須等待適切的時機。」可是熾熱的情緒却因此大為降低。每個角落中隨處可看到他們爲着未能達成殺敵的願望，在唉聲嘆息！

二

一六一師防務猛董不到一個星期，從前在撤退下來的部隊，便像潮水一般的擁向猛董，再由猛董擁向猛撒。他們都拖着沉重的步伐，精神疲乏得難以形容，頭上、足上、臉上和身上，又恢復了一年在大其力那種困苦的狀態。他們在猛董鎮上停下休息時，一面鬆下背上掛着的包袱，脫下幾個月未曾洗過的軍衣，一面用手慢慢地向又髒又黑的身上摩擦，一條條泥垢，隨着他們的指尖墜落地上。有的從包袱裡檢出一團糯米飯，塞進嘴裡嚼着，我送一包鹽過去，他們驚喜得跳了起來，接着告訴我們說：「從七月九日開始，我們由滇西沿卡瓦山區撤退，到現在快兩

個半月了，雖然一路沒有遭遇到共軍的襲擊，但每天都在荒山叢林中行軍。進入緬境之後，爲着避免與緬軍發生衝突，凡是有緬軍駐紮的寨子，我們都繞道而行。所以在這段日子中，我們包括李總指揮在內很少嘗到鹽的滋味，因爲卡瓦山區和苗族山區的情形差不多，鹽的價值，有時是與黃金相等的。」

「各位實在太辛苦！」一個政工幹部安慰他們說。

「這算得了什麼！祇要總指揮給我們再裝備，叫我們再打回去，就是更辛苦一點我們也願意！」一位滿臉鬍鬚的弟兄把胸膛挺得高高的答。

九月下旬的一天中午，錢伯英召集團級以上幹部開會，即席宣佈：「綏署決定設在猛董，同時還要開辦一所軍政人員訓練班。關於營舍講堂的建造，希望駐在猛董的各部隊通力合作，在半個月的期間內把它趕好！」

緬邊基地的一切，或大或小好像都帶着「傳奇」意味，說來有時教人不相信，這次營造的工程，有容納得下三千人的十幢大營房，四幢大講堂，一個大操場，可供二百人在一起工作的總辦公廳，六幢官長宿舍，一幢中山室，一幢會議廳。此外還闢了一個相當幽雅的花園，和其後應有盡有的設備如警衛室、哨崗、廚房、儲藏庫、廁所、浴室……等。從開始測量、繪圖、砍木、伐竹、採割樹葉茅草起至全部工程落成止，前後的時間祇有十四天（比錢伯英限定時間還要快一天）。固然動員的人力也不少，包括千餘官兵和數百志願參加工作的民衆，但十四天的時間完成這麼大的工程，尤其物質極端貧乏的緬邊山區，真是談何容易。這方面，可以看到國軍官兵的克難精神，也可看到緬邊民衆協力國軍的一斑了。

天下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這時，李彌將軍突從曼谷發來一個命令，着錢伯英將綏署和訓練班設設猛董，什麼理由？誰也不知道，因爲李將軍在電報上沒有說明。不過據一般猜測，亦許李將軍認爲補給上、交通上、地形上猛董要比猛董具備的條件強得多。於是，錢伯英、李則芬，以及綏靖公署所有在猛董的人員，又匆匆忙忙的撤回猛董去，遺下的營舍則交給新建立的保安第一師（師長程時澤少將，各級官佐及士兵多數爲第八軍舊部）。

熬鬧了一個月的猛董，因大隊人馬的驟然離去，又回復了原來的寂寞，幸而還留駐着一個保安師和一六一師，使寂寞中不致有荒涼之感。

民國四十年十一月五日，是「雲南反共抗俄軍政大學」（簡稱反共大學）開學的日子，李彌將軍特地從曼谷趕來，猛董主持開學典禮，我和陳廣深團長親送一批軍政幹部去參加受訓。當我踏進猛董地區時，發覺一切都變了，和我一個多月前所見到的完全兩樣，不禁驚呆起來。心裡想着：「中國軍人真是了不起的人材，他到什麼地方，就建設到什麼地方！真怪當地人民那樣愛戴國軍，捨不得國軍離去」。街上每隔十幾步便豎有一塊木牌，木牌上面用中樺文字寫着：「態度要和氣」，「買賣要公道」，「借住房屋要商量」，「借東西要送還」，「損壞東西要賠償」，「不損壞莊稼」，「不調戲婦女」，「不打架不吵罵」，「軍民一家、如手如足」，「順從民情、尊重風俗」……等。民守則。從猛董到猛撒，中間隔着一道水流湍急的大河，（國軍把這道六十多丈寬的河叫做中興河，距猛董總部約五華里。）一個多月前，我們渡河要乘竹筏和借用人民的小艇，現在，居然在河上面搭好一座堅固的竹橋（命名為反攻橋）。過去泥濘不堪的街道，也因國軍弟兄在路旁挖築好排水的溝渠，變得平坦而乾潔起來。

（一）李彌部隊除了建造「反攻橋」，為緬東山區的交通立下一大功之外，民國四十一年底，反共軍的官兵們還在距離猛董三十華里的一處地方，替羣族人民建築一個水壩。這個水壩長十六米，寬六米，高四米，在都市來講這個工程算不了什麼，但在羣族山區則可說是一項了不起的重要建設。因為這個水壩附近沒有石頭，更沒有機械，一切都靠着人們兩隻手來完成，軍隊所能做的祇是用樹木和泥土來堵塞急流。因此經過三次搶修而最後一次纔修得成功。最初修築這個水壩，是由當時猛董總部的補給處長負責督工，結果因泥土被急流沖去而失敗；第二次換一位姓李的部隊長督工，也同樣的失敗了；最後一次，督工由李彌親自負責，終於修築成功。據說李彌在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離開猛董的前一天，還親身到這個水壩巡視了一次，可見他非常關心地方建設。這個水壩的形狀像一隻大獸似的橫在那條中興河上，人們亦就稱它為中興水壩。據當地有經驗的

農民說：這水壩修起來後，每年可以增產百分之八十。對於軍糧民食，都有着極大的補益。雖然修築這個工程先後會化了一千八百多個人工（每日一百二十人，歷時半月始完成），但却是擁護人民興建了最大的一項福利。

「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設在猛撒西南角一座小山上，（作者按：雲南綏靖公署於民國四十年十月二十六日奉令撤銷，指揮緬邊軍事的最高機構為雲南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錢伯英中將仍任總指揮部參謀長。）這座小山有點像雲南境內的五華山，所以李彌將軍便把它題名為五華山，藉以警惕官兵隨時打回昆明。山上除了新建的五六幢各處室的辦公廳之外，還有一幢作為招待賓客和開會用的壯懷廬，廬前有一塊小平地，廬後一片叢林中，聳立着一間構造堅固的大竹寮。這就是有名的「忠烈祠」。

忠烈祠的正中，擺着許多靈牌，牌位兩旁堆着許多小木箱，每一個木箱裡面裝着的，是與共軍戰鬥和抵抗緬軍侵襲的大小戰役中，歷次陣亡的烈士骨灰。

李彌將軍率領我們一羣幹部到忠烈祠致祭時，他親手在肅穆莊嚴的祠前掛上一副剛寫好的白布輓聯，聯上書着：

「官兵為國捐軀，浩氣長存，憧憬英靈哀飄夢；

父母拋屍露骨，深仇未報，靦顏世界愧蒼生！」

除李將軍親書的一副之外，還有兩副輓聯：

「踏着先烈血跡，邁進大陸；

殺盡朱毛匪幫，規復中原」。

「書劍費研磨，況遇風雨危舟，滄海遽驚檀櫓折！

艱屯方悔咎，悼念黃花碧血，英魂應帶月華歸」。

李彌將軍在烈士靈牌前面的香爐，插上三枝香之後，無限哀思地對我們說：「這羣為國為自由流盡最後一滴血

而長眠地下的烈士，有的是以前第八軍的官兵，有的是二十六軍的官兵，也有的是參加游擊隊的戰士。在歷屆戰役中，犧牲得最大的一次，就是收復滄源、耿馬、瀾滄、雙江、鎮康、龍陵、猛定、車里、佛海……等十六個縣城的那一役。他們在殉難時，都是咬着牙，瞪着眼，從不呻吟的倒下去。有的在斷氣以前，還捏緊拳頭，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這種英勇忠貞的精神，是我帶了二十多年兵，從未見過的。所以我再三命活着的官兵們，要儘量搶回他們的屍體，不能讓他們落在敵人手中。焚化之後把骨灰裝入箱子帶回來。將來打回大陸，我們將首先把這些烈士的骨灰，送回他們的故鄉安葬，同時對他們遺下的眷屬，也要好好的撫卹……」。說到這裡，李將軍哽咽着，從紅潤的眼眶中滴下幾滴傷心淚來。

接着，李將軍再告訴我們：「這些靈碑代表着我們反共軍的軍魂，也象徵着中華民族反迫害反奴役的精神，我們面對着它，痛定思痛，哀悼之餘，我們應該怎樣奮發，怎樣努力！假如我們不能踏着他們的血跡，完成他們未竟的志願，打回大陸，消滅赤匪，替他們報仇雪恨，那麼，我們將如何的對不起他們，更如何的對不住自己的良心！」

三

「反共大學」建於「五華山」下面的平原上，用竹搭成的校門頂上嵌着一顆聯合國的徽章，兩旁寫着：「斬荆披棘創造光明大道，臥薪嘗胆誓復錦繡河山。」閱兵台也寫着：「行遠自邇，善循學術研究；著眼須大，要學革命精神」的對聯。大操場（命名中正操場）的中間，則高高豎着一幅臨風飄揚的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

「反共大學」是以選拔優秀，造就人材，訓練幹部為主。對於受訓學員特別注重其思想和天才，不斤斤規定「入學」的資格，故而學員成份不齊，有的是從國外歸來的留學生、大學生、中學生，也有剛唸完小學便投身軍旅的，還有泰越緬各地的青年，以及過去曾在軍校畢業的學生。他們的服裝種種色色，聽其自由，惟上課出操的時

候，則須一律穿上「大學」發給的制服。

李彌將軍兼任校長，副校長是蘇令德，李則芬任教育長。統一思想教育由丁作韶博士負責，行政幹部班教育由張耀光負責，財政幹部班教育由向大藩負責，其餘軍政教官皆為專門人員。反共大學的宗旨是：堅強反共意志，研究戰畧戰術以及戰鬥技能。在軍事幹部班中，特別以游擊戰術及叢林戰術為研究重心。行政幹部班則研究着現階段以及收復雲南以後的各種行政方案，和「行動政府」如何與作戰部隊配合的實際工作。除了訓育學生之外，還有一個「軍官講堂」，是軍官彼此間輪流互訓的場所。李彌將軍每次到猛撒也常常在那裡參加。學員們的課外活動，組有座談會、檢討會、小組會、聯誼會、音樂會、劇藝社……等，其他大概與普通訓練機構差不多，應有盡有。至於操講之暇，學生們也勤於生產勞動。克難運動，在那片遼闊的山林中，他們胼手胝足，努力開墾，努力種植，成績相當可觀。（按：為加強學員的政治教育，和增加學員對新武器新戰術的智識，李彌將軍在開學後不久，還特別向台北聘請到數十位上尉級以上的軍政教官，使反共大學辦得更為有聲有色。）

反共大學可以說是艱難困苦，披荆斬棘中創立的一個訓練機構，每期受訓人數在一千五百名以上。（作者按：從民國四十年十一月開始至四十二年六月止，一共辦了四期。畢業學員總數為七千餘人，在行政訓練班受訓的一批縣長和鄉鎮長，他們有的已潛入雲南境內，成立流動性的游擊縣政府，發展他們的工作；有的則活動於滇西南邊境號召人民反共和策反共軍投誠。受軍事訓練的，除大部分發原部隊服務之外，一部份潛入雲南腹地，組織游擊武力或服務各游擊部隊。）

除了學識學術上是以小組方式來研討外，言行、賞罰、紀律等，也以小組來勸導、懲罰、和制裁。這種民主風氣對反共大學師生們獲得了空前的效果。李彌將軍很重視這一點，會下令滇緬邊各部隊一體仿效，因此，造成今天雲南自由區真正的自由平等。

反共大學最難得的是各種民族的大團結，「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屬下有各種民族的部隊，因為戰況軍情

的關係，不能聚集在一處，大家担負殺敵的重任，分散在各地，所以反共大學是一個大熔爐。歷屆參加受訓的，不同習慣語言的各種民族戰士都團聚在這個大熔爐裡，相愛精誠，緊密團結，互相研究，互相學習，把反共大學當作是一個大家庭，把教官當作是自己的長輩，同學們如兄似弟；尤以少數民族的學員，他們更熱心切，專心學習漢文漢語，與漢族同學，互以語文教授。

每當晨光曦微，或夕陽西斜的時候，受訓學員經常在中正操場上集合，唱着下面幾首軍歌：

「黃族應享黃族權，亞洲人種亞洲田，青年青年！切莫同種自相殘，坐令列強搶先鞭。不怕死，不要錢，丈夫決不受人憐！赤禍正滔天，奮勇挽狂瀾，方不負整軍經武，後哲先賢。」

「自由種籽撒在滇西高原，革命力量壯大在僻壤窮鄉，誓復錦繡河山！雄師北指，掃蕩中原，除盡禍國殃民朱毛寇，過岷河直搗波羅的海邊。」

「槍在我們的肩上，心在我們的胸膛；捍衛祖國，齊赴沙場；統一意志，集中力量；殺尖拔毛，殲滅俄狼；我們抱殉國成仁的決心，發揚中華民族之榮光。」

一片旺盛、高張、敵愾同仇的情緒，隨着壯烈的歌聲，震撼了中興山崗（註：中興山為反共大學週圍綿亘不斷的高山，原本無名，學員以猛撒既為中興基地，遂將週圍的高山呼為中興山。）

在反共大學開學前夕，我曾和學員們做了幾次個別談話。這些青年同志，求知慾很強，愛國心更加熱烈，而且多是身經百戰的民族鬥士，平均年齡在二十五歲左右。他們告訴我：到反共大學受訓的唯一目的，是去實戰衝上的學識，他們的志願不在緬邊，同時也不願在緬邊逗留太久，而希望結業後，馬上打回大陸去，拯救億萬被中共奴役的苦難同胞。

他們每個人都切實做到「一手拿槍枝，一手拿書本」，孜孜不倦的學習着。可是，書本在緬邊，却貧乏得可憐，李彌將軍從自由祖國帶來的幾十箱書籍，數量雖很可觀，但分配給所有反共部隊之後，留下來的寥寥無幾，所

以學員們祇能兩三個人分得一本，輪流閱讀。有一位曾在九十三師當過上尉連長的蔡國樑同志苦着臉兒說：「我們在這裡感到最痛苦的，不是疾病的侵襲，也不是糯米飯難以下咽，而是精神食糧的缺乏……。」

反共大學除男學員外，還有三十幾個女幹部在參加受訓。這批「游擊英雄」，固然大多數是官兵們的太太，但她們的出身，有的是女中的學生，有的是大家閨秀，有的是小學教員，還有的是揮霍的貴族，她們跟着部隊或她們的丈夫從雲南的鐵嶽逃到緬邊山區之後，便加入了反共的行列，經常在部隊中担任着康樂和護理的工作，作戰時並在前綫喊話。她們臉上不塗脂粉，脚下則穿著一雙自己做的布鞋，一套黃斜紋的破軍服，一頂鴨舌帽，一條毛氈，一個背包，部隊出擊時，她們和男戰士一樣能够爬山越嶺，也能够睡在山溝中，一樣的摘取芭蕉心充饑。將士們稱她們為「自由女神」，其實在這世界上已經沒有更好的榮譽加給她們。

當我去訪問她們時，她們正在一個茅草棚下休息，距離三十米遠的地方，我便聽到了銀鈴似的歌聲。那歌聲不是都市人們所聽到的靡靡之音，而是充溢激昂悲壯的復國之聲：

「在敵人屠刀血跡未乾的時候，

我們趁早打回自己的故鄉，

到山的那一邊，解救受難的同胞。

我們是中華兒女，

經得起時代的考驗；

打起背包，拿起槍刀，

負起反共復國的重任；

不怕路遠，不怕山遙，

一杯白開水，一條竹板凳，在耀眼的陽光下，面對着這些現代的花木蘭，任誰也會肅然起敬的。

二十歲的女政工隊員楊芹仙告訴我，在山區中，生活雖然很苦，但比起在共區內受着精神虐待，這裡還該算是天堂。因為「自由」這東西，比什麼都更可愛。這位雲南騰衝小姐，過去是和都市裡的小姐一樣，在過着豐衣足食的優美生活，但是自從共產黨來了之後，她就參加游擊隊，拿起反共的槍桿，遠離了赤匪屠刀下的血腥騰衝。

十六歲的常建英和趙金英，一個是父親已被共黨殺掉，另一個的母親則被共黨圍在昆明的牢裡，趙金英說：「她現在已是一個無家可歸的孩子，部隊就是她的家，因此她願意永遠跟部隊在一起。」十八歲的護士林麗芳咬着牙齒說：「她參加部隊的目的，就是在替死去的父母報仇。」這位被共黨稱爲「地主」的女兒，她的父親曾被共黨鬥爭九次，終於在一個下午，他的父母和外祖父同時被共黨活埋，又過了幾天，從城裡讀書歸來的叔父也被共黨殺掉，最後她的考祖父也懸樑自盡。她講完這段悲慘的身世之後，兩隻眼睛裡已含滿淚水。

另一位騰衝小姐馬志英，她本來是在密支那九谷一帶當小學教員，但是她看到大陸淪陷的悲劇後，便偷偷的跑回家庭，參加游擊工作。她說：「她對山野的生活，極感興趣。」當我問她是否感覺有什麼困難時，她毫不思索的回答道：「困難是有的，但那是團體的，普遍性的，她個個則沒有困難可言。」最後她自己做了結論：「整個大陸的同胞都在受難，我們苦一些算得什麼？」

我離開她們之後，一位部隊長告訴我：這羣「自由女神」真了不起！行起軍來，有時看她們實在眼不上，給她們馬騎，她們都一律拒絕。她們在山中也照样打擺子（瘧疾），幾乎天天都有人病倒。初上山時，她們聽到虎嘯猿啼，常常嚇得個人縮在一起，但是現在他們已經習慣了。她們的天資很聰敏，每個人都學得一口流利的蹻語，所以部隊行軍時常常是她們做先鋒，因為她們和蹻族婦女們相處得親如姊妹，比男人更容易和土人取得合作。

反共大學舉行開學典禮的那一天（十一月五日），恰好是李彌將軍的五一壽辰（李彌生於一九〇一年）。從早

上六點鐘到深夜一時，這十九個鐘頭中，基地的狂歡場面和官兵們學員們的興奮心情，比八個月前李彌將軍帶着兩百多駄補給品抵達猛撒時，還要熱烈得多！

當天中午，李彌將軍在「五華山」的小平原上，暫安高級僚屬。二百餘人席地而坐，吃的雖然是「家常菜式」，喝的是山區土釀的糯米酒，但每個人都吃得津津有味。酒酣耳熱中，我發覺在一處角落裡坐着兩位不平凡的「貴賓」：一位是名聞遐邇的女立法委員羅衡，另一位是蔣經國主任的代表陳本昌少將，他們都是從自由寶島到基地來考察的。我非常佩服，他們能不辭勞苦，居然也會到這峯巒峻險，虎嘯猿啼的山區來。尤其羅立法委員，一位四十多歲不慣跋涉的女性，要在這蠻荒的山林溝壑中捱上八九天，忍受沿途的飢渴，忍受風雨的侵襲，忍受烈日炙晒，精神上還要受削壁懸崖的威脅，更是我夢想不到的。

羅衡在猛撒那日子中，和反共鬥士們同樣穿着破舊的卡璣軍服，戴着鴨舌帽，粗壯結實，儼然一雄姿颯颯的丘八。我和其他袍澤當時都稱她為「秘書長」，但她身雲南省政府的秘書長？還是反共救國軍總指揮部的秘書長？因李彌將軍未說明，直到今天我們仍搞不清楚。（羅衡剛身軍旅，穿着戎裝，這次據說是第三次。第一次是民國十五年，參加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之役，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七年，對日抗戰初期，任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手創的「榮譽軍人自治實驗區主任」。）

下午五時，三千餘官兵學員集中在「中正操場」上聚餐，菜式比中午吃到的還要豐富，計有回鍋肉，辣子雞丁，紅燒牛肉，荷包蛋……；等，這餐可貴的「牙祭」，「打」得每個人都非常滿意。一位弟兄邊吃邊嘆：「想不到：這裡居然還有這樣好的口福。」

「這一餐算什麼！如果我們打到昆明，李主席還要替我們每人找到老婆呢！」另一位弟兄打趣地說。

「那，我得多吃點，準備打到昆明討老婆去！」

「喂！格老子，放屁文點，這是聚餐會不是戰場呀！你吃菜真比殺共產黨還兇，看！一盆紅燒牛肉被你拚去一

半了！」

弟兄們邊吃邊說笑，嘻嘻哈哈的愉快氣氛籠罩着整個遼闊的中正操場。置身其間，真使人忘記了這時還是在蠻荒地帶的大山林中，更忘掉了不久以前吃芭蕉心和淡飯團的事。

四

官兵聚餐前，李彌將軍突然在他私人辦公室召見我和四八三團團長陳廣深。

李將軍很客氣的招待我們坐在他辦公桌前的椅子上，開始說些鼓勵和關懷一六一師的話。他對這支由華僑青年志願組成的反共部隊表示十分重視，他說：「華僑是革命之母，在中國近代史上，誰個政府得到華僑的支持，則必能在中國大陸站穩，得不到華僑支持，則必走向敗亡之路。海外一千三百萬華僑，等於是一支政治的特種部隊，打倒腐敗的滿清政府，少不了它！肅清腐敗的軍閥，少不了它！而消滅今日禍國殃民的朱毛匪幫，把自由重新帶給中國，更少不了它。這是上帝給予中華民國一股無窮的力量，也是每個華僑對祖國所應負的光榮使命，你們都是華僑志願軍的高級幹部，希望能好好的栽培這顆光榮的種籽，使它開花結果，發揚光大起來……」。

「至於這次陳師長（振熙）的辭職，外界有多少謠言，以爲我與陳師長有過不去的地方，其實，這是屬於患意中傷的無稽之談。陳師長的離職是他自己向政府辭職的，我會掩蓋過好幾次，且想盡方法打銷他的辭意，結果都失敗了。我纔萬不得已的批准。陳師長爲什麼要離職呢？其主要原因，可謂爲國際環境所迫。陳師長是現任駐泰武官，以駐外武官的身份兼任一六一師師長，這對他本身以及整個團體都不無影響的。因爲緬甸受中共嗾使，已準備向聯合國提出控訴我軍侵畧，陳師長可能成爲控訴案中的主要證據和藉口，爲了減輕國際對我們反共軍的壓力，我會與陳師長商量過，請他卸去武官職務，專心一意的負起師長責任，可是他對我的意見拒絕了，接着就提出辭職。今天

反共基地正急切需要人材的時候，像陳師長這樣年青有爲魄力充沛的將領，不啻是反共軍的棟樑，我們求之尚恐不得，當然沒有理由讓牠離去。但，國際環境如此，他的辭意又那麼堅決，我要不批准也不可能了。」

李彌說到這裡，無限感慨的噓了一口長氣，接着說：「陳師長雖則已經離職，我和他還是保持着極友好的關係，他對我有沒有悞會，我不知道，假如有的話，那完全是一般卑鄙齷齪蓄意中傷的奸徒，如×××兄弟等挑撥所致。陳師長是一位絲頂聰明的人，不久之後他是會明白過來的。」

時，我想問他：「一六一師的繼任師長是誰？」却闖進幾位游擊司令來，他們好像有要緊的公事報告，我不便詢問下去，祇好快快辭出，心頭因此打着一個結，這個結並非對李彌批准陳振熙離職有所不滿，而是感到陳振熙的離去，對緬邊反共軍的陣容以及華僑志願軍的前途說來，是一樁無可補償的損失。

〔按〕關於陳振熙與李彌和緬邊反共軍活動的關係及影響，在這裡，我應向讀者作一交代：當葉植副率領九十三師撤抵大其力時，陳振熙繼卓獻書少將出任駐泰武官祇有幾個月，他本着責任和熱誠，對九十三師這支孤軍的糧食輸送和安置工作，盡了最大力量，甚至替九十三師全部官兵安排好一條退路；如果大其力無法守得下去而必需撤返台灣時，經過泰境的食宿和旅費都可由他負責籌措。

憑良心說一句：假如當時沒有陳振熙，九十三師早就五零星散或者和彭佐熙率領的那支隊伍一樣！會走上繳械和進入集中營的命運。等到李彌從香港跑到泰國邊境去「號召」，爲時已晚了。因爲九十三師是今日緬邊反共軍的種籽，這類種籽經過大其力戰火的灌溉，纔開出茁壯的花朵來。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間，陳振熙努力向泰國政府交涉結果，使那批隨九十三師撤至大其力的國防部高級軍官和空軍人員，能够假道泰境回返台灣，那時候的李彌將軍聞散在香港，其苦悶的心情如同所有被中共迫出大陸的高級將領一樣，正感到百籌莫展。他從報紙上見到這段新聞，喜出望外，便寫了一封信給陳振熙，要求陳振熙替他辦理進入泰境的手續，讓他到大其力和他的部屬聯絡（因爲九十三師裡面雜有若干第八軍的官兵）。陳

振熙對他很表歡迎，馬上替他辦好入境證，把他接到曼谷。

李彌抵達曼谷之後，人地生疏，況兼語言不通，祇有孤寂的住在旅館裡，唯一和他接觸的「朋友」就是陳振熙。

從曼谷到緬邊的大其力，必須經過泰國北部一個叫「夜莊」的關卡，那裡駐有移民局的官員，沒有泰國身份證和外交人員証件的非但不能通過，而且有被扣留的可能。

一天晚上，李彌對陳振熙說：他沒想到大其力去樹間和兩組那批國軍，陳振熙爲着旅途方便，給了一張武官署職員證，並派副武官唐紹成上尉陪他一起去。

李彌從大其力回來之後，便把一連串的計劃和行動告訴陳振熙，要求陳振熙助他一臂之力。陳振熙毫無條件的答應下來，替他解決許多困難問題，接着又介紹他認識警察總帶乃砲（泰國政壇擁有最大實權的人物）和幾個在曼谷活躍的美國人。從此，李彌一帆風順，憑着他的機智和打聽，儘量發展，終而創下舉世矚目的輝煌局面。

陳振熙不僅在李彌乃砲和美國人之間盡力拉攏，而且還做他們之間傳達意見和携手合作的橋樑。

大其力戰役結束後，李彌以雲南綏靖主任名義任命陳振熙爲廿六軍一六一師師長，李彌當時給予陳振熙的，僅僅是一紙派令，其他什麼也沒有，陳振熙拿着那紙派令，不但要自己募兵籌餉，還須自己設法槍械彈藥。

陳振熙的抱負是很大的，他的志向並不在乎一個師長，而是想把一六一師逐漸擴展爲東南亞華僑及共軍兵團，所以他一面替李彌做着拉攏的工作，一面也爲自己的未來事業在國際友人之間落力活動。

李彌對陳振熙這一活動，心裡自然得不愉快，因爲他希望在緬邊區域上，不要出現另一支更能吸引國際注意的軍隊。

民國四十年三月，邱開基中將從滇西南山區號召游擊隊回來，與李彌因意見相左而鬧翻之後，居留泰國發生問題，向陳振熙求助，陳不忍袖手，便給他一個少校副武官的名義，事情讓李彌知道了，在不愉快之上又加上一層不愉快。（邱開基任少校副武官時化名銜宗岳，一個中將突然降級為少校，說來實在有點滑稽，但邱老却處之泰然，逢外交宴會時，還常常穿着一套祇有一顆銀梅花的制服去參加。曼谷人批評邱開基愈老愈少年，這話並不是指陣降四級而言，而是說他居然有膽量和學生哥一樣，敢穿一件花花綠綠的夏威夷恤在曼谷街上行走。）

毛森抵泰後，曾計劃在緬南和滇西山區建立他的反共基地。這一計劃和行動對於李彌總部的發展是不無影響的，於是，在一次「毛李會談」破裂之後，雙方情成便日趨惡化。毛森在泰國的主要工作，是蒐集反共情報。這種工作，有很多地方必須與陳振熙聯絡，事情看入李彌眼中，對陳振熙的誤會就越發加深了。

因為一六一師的幹部大部份是華僑子弟，所以泰國華僑會自動捐出六十萬銖，作為一六一師的經費，李彌對這件事異常不滿，他認為華僑捐款應交由總部統籌處置，不能由陳振熙私下包辦。

除了這些原因之外，還有幾個「惟恐天下不亂」的人從中挑撥離間，造事生非，使李彌陳振熙的關係和情感到破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陳振熙精神一再受到打擊，意冷心灰之餘，遂於四十年十月向李彌呈請辭職。至於外間所傳：李彌在乃砲面前將陳振熙排斥詆毀，並把蓋不武官署國防的空白公函，填上許多危言泰國政府的文字及命令幹部與泰國叛黨聯絡……等，交給泰國政府，作為陳振熙對泰國不利的証據；又謂李彌與銷陳振熙的師長職位後，曾令其嫡系一九三師強迫解散陳振熙的華僑子弟兵，以致此批反共青年全部移往緬南蒙族土司區域，以及迫令陳振熙將華僑捐款六十萬銖和一批日本軍用輕型無線電發給……等，均係毫無根據的謠言。至於林賢崧（潮汕游擊隊領袖）赴泰代陳招募新兵一說，更屬無稽。

五

聚餐過後，距離演劇時間還有一個鐘頭，我和幾位一九三師的中級幹部，坐在「中正廣場」一角草地上聊天。他們過去都是第八軍的老人，跟隨李彌的時間很長，對李彌的光榮史蹟知道得詳細。當然，我是不會放過這個機會的，因為我對李彌這位「傳奇英雄」的軼事知道得太少了，於是我請求他們儘量告訴我，祇要是耳聞目覩的事，不管零碎的或是完整的都可以。

我的請求立即爲他們欣然接受，一位姓姚的副團長笑着說：「今天本來是我們盡情享樂的一天，不應該談李主席的軼事，勾起前塵如夢的感觸，但是，與其談些聊博一笑的笑林廣記之類，反不如談些可歌可泣的壯烈史蹟有意義得多，現在讓我先來一段吧。」

姚副團長講的是關於李彌將軍左頰上留下的反共光榮標誌，他說：「這裡須回溯十九年前一段往事——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國軍在江西圍剿朱毛，李將軍當時任二十三師第一旅旅長，奉命參加江西大和沙村之役，共軍挾四圍優厚的兵力向沙村進攻，李部第二營自營長所部被敵方數倍的兵力襲擊，漸告不支，正準備退却，李將軍聞訊，親執第一綫督戰，嚴令堅守陣地，如敢違命，即依軍法處置，士氣爲之大振。李將軍左手持手榴彈，右手執手槍，奮力指揮作戰。不料，這時一顆敵軍的榴彈突然擊中李將軍的臉部，彈自右鼻入，左頰出，一時血流如注，負傷極重。可是李將軍仍奮不顧身，僅用乾布稍加包裹，繼續率部前進，軍中得悉主將負傷不退，士氣振奮百倍，紛紛與共軍展開肉搏戰，刀光槍聲，血肉橫飛，共軍見來勢凶猛，無法抵抗，立行潰逃。現在李將軍臉上留下的傷痕，正是他反共反出來的英雄標誌。」

接着，一位陳參謀講李彌「繳械」的逸事，他說：「江西五六剿匪時，陳誠將軍負軍事指揮全責，李將軍當時

不過祇是一個上校團長。在一次戰役後，奉令調在第二線整訓，李將軍認為賞罰不公，抗議爭辯。陳將軍亦大怒，並加以警告，如不服從命令，立予扣押繳械。李將軍事後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黑夜裡，連宵把一團人拖了就走，向省會南昌進發。當時蔣總統任軍事委員長，正駐節百花洲，李將軍急急請見，報告校長說：黃埔學生是不繳械的，要繳械也祇有繳還校長，說罷，把團部關防呈上，人馬武器絲毫沒有缺少。李將軍交卸了團長之後，賦閑江西，蔣委員長知其性烈忠忱，但礙於軍紀，一時又未便起用。這時熊式輝正由滬派警備司令，以江西安義人，回主贛政，洞悉其情，即准李將軍免試入江西省縣長訓練班，短期訓練三個月。李將軍個性雖然剛烈，但寡於言笑，對政治很感興趣，便理首研求，所以各種訓練功課，均成績優異，同時對政治修養加深了不少認識。現在他秉政與兵，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而能指揮調度裕如，實不能不拜是次所賜。」

另幾位同僚繼續講的，純為李彌過去的履歷，我把它歸納起來，成為下面這篇報導：

「李彌將軍字炳仁，雲南蓮山人，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不會到國外鍛過金）。他是目前國軍高級將領中，沒有派系，也沒有後言的人，從始至終，都是憑着自己的苦幹硬打，纔掙得了今日的地位。他的成名是在抗戰後期。江西剿匪期間，任上校團長，駐防贛東，任擢升杜華明的第五軍任獨立旅長，在廣西崑崙關會戰中，因作戰得力，再升少將師長。從此一帆風順。在抗戰期間，表現很不錯，曾一度以突擊姿態，率軍攻日寇腹地宜昌（他的戰配夫人就是在宜昌這一役中渡江溺斃）。蔣委員長嘉其勇，以後選拔精銳入緬作戰，李將軍遂當選。他在緬甸與日軍作戰，出生入死，戰績卓著，為魏德邁將軍所知，轉報蔣委員長，遂獲升此後剿共著名的第八軍軍長。抗戰勝利，第八軍調青島接收，負山東剿匪任務，頂有名的一戰，便是三十五年高橋之役，當時五十四軍圍漢壽部被圍，他奉令解圍，不但馳援迅速，且進入戰場後，即傾力硬攻，予共軍打擊甚大，但第八軍的傷亡也超過了五十四軍的損失。像他那種爲友軍安危而不計自身利害的精神，連想到三十七年徐蚌會戰的失敗，真令人不勝感慨。在戡亂戰爭中，李將軍最著名的一次硬仗，要算是臨沂之役了。那時陳毅以數倍兵

力，發動大海戰術，向第八軍進攻，結果共軍受到重創，而第八軍陣地却有如銅牆鐵壁，似這神以寡敵衆的硬仗，在過去的截亂史上，也是少見的。第八軍之所以能够打，當然不是偶然的事，因為李將軍對待部屬能以身作则，平時刻苦自勵，戰時身先士卒，人家帶兵吃茶缺，他的部隊不但足額，並且還擴建獨立旅團，而這些編制以外的部隊，全是由他自己籌集糧餉，至於械彈則多係取之於敵人。他有籌錢的本領，也有化錢的長處，他的錢都用得很適當，如民國三十五年，他與某軍合作打通膠濟路有功，當局在輾轉撥發餉兩萬噸作獎金。他把煤出賣，不論前方後方官兵，均加發薪餉兩月，後因煤款不足，還從私人款項撥熱一部份，繼而發給每人兩月的加薪。而另一個軍的兩噸煤款，却下落不明。在那時貪污成風的情形下，像他這種經濟公開的作風，也是使全軍官兵奮勇效命的主要因素。徐蚌會戰是李將軍有生以來失敗得最慘的一次。那時他已升任第十三兵團司令，陳官莊四十天對共戰鬥之役，這一役的全副故事太悲壯了，結果是邱清泉自殺，杜聿明被俘，李將軍僅率領了少數人突圍，二十萬國軍，死的死，傷的傷，俘的俘。他在那次戰役中一天祇吃到幾十粒米，因為所有糧食都投下去的。所以李將軍這幾年來常常告訴人家：那一役作戰，恐怕是所有參與該役的軍人，一生中最高烈的經歷，熬着不死，以後任何艱苦，都不足與之比擬了。江南陷共前，他由上海回籍雲南，再拜命第四編練司令，兼第八軍軍長，收容舊部在滇成立。盧漢叛變投共後，這枝隊伍，便變成今日經過反共救國軍。「拉戰勝利後，李彌率領第八軍由海道北調青島接防（三十四年十月）。部隊在青島登陸時，是一個溼風苦雨的下午。弟兄們背着全副武裝，站在馬路旁的屋簷下忍受風吹雨打，絕不進駐民房。會給青島市民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位旅長的副營長說：「第八軍調青島後，便開始向西推進，要把佔據膠濟鐵路沿線的共軍肅清。那時部隊的美式配備的火力は驚人的，共軍的火力無論如何也趕不上，在很短的時期中，第八軍推進到了濰縣。進軍期間，有一次戰役特別爲人們所稱道，那就是藍村之役（藍村是膠濟線上一個小據點，在城陽膠縣之間）。藍村駐軍祇有第八軍一個連，約一百數十人，共軍出動了三個師的番號，至少在一萬五千人左右，

以一晝夜的時間，用人海戰術來圍攻一個小據點——村屋和車站。祇見一波又一波的人海衝上來，在卡賓槍衝鋒槍的火網中倒了下來。攻擊波一直沒有停。援軍還沒有趕到，這一個連的彈藥已用得精光。在這以前，陣地祇有失守一寸。等到要使用刺刀和肉搏的時候，這一連弟兄當然是光榮犧牲了。藍村之役是第八軍和共軍打硬仗的第一次。看起來好像喫了虧，可異這一連人的代價，使共軍傷亡幾達一萬人。以後，李彌在山東的時候，便不再喫這樣的虧了。第八軍的部隊絕不使用團以下的兵力。在對付共軍人海戰術的時候，第八軍也集中兵力，加強火網。火力強，彈藥充足，共軍死在第八軍手下的不知凡幾。直到第八軍參加徐蚌會戰，由於戰畧的錯誤，纔使第八軍第一次在和共軍對壘時喫了敗仗。」

余志偉是一九三師的少校參謀，他說：「徐蚌會戰之役，李彌將軍到了南京，住在勵志社時，有人去看他。那是一個嚴冬的晚上，屋子裡生着電爐。李彌慨然而謂：『勝敗原是兵家常事，本不足為奇。祇要人心不死，這股氣不鬆下去，一定扭轉乾坤。』那天晚上，天很冷，他倒了些白乾請大家吃，酒後仰更豪放了。他同一位朋友道：『老弟，國家養了我數十年，我知道軍人天職是以一死報國，徐蚌之戰我不肯死，就是想留着這條身子，為異日大用，好好報答國家和人民。』想不到當年這句豪語，而今在演繹邊區出現了」。

講到這裡，中閩舞台改成戲台的鑼聲剛好噹噹的響了，我匆匆辭別他們趕到台上去，因為一六一師有幾個節目參加演出，我必須在演員們未上台之前幫他們化粧，以及關照他們在什麼節目演畢後，便是他們登台的時候。

指點完畢，我從後台下來，已經演完一幕「中華萬歲」的歌劇了，我在台前巡禮一週，發覺李彌將軍和所有高級將領都和士兵一樣，席地而坐，一個個都看得興致盎然，毫不受到戲台佈置的簡陋，以及演唱技術的生硬而影響愉快的情緒。

這一天晚上，山區的月色雖然很暗，但到來欣賞我們演出的擺渡民衆仍絡繹於途，有的還在劇場周圍的空地

上，擺着攤子，賣花生、水菓、土產等。許多小煤油燈搖晃着，遠處一片嘈雜聲，近處也一片嘈雜聲，寂寞僻靜的猛獁基地，突然由戰時變成了昇平景象，也變成一個熱鬧的小鎮。白夷小姐們穿上洗得乾淨的白上衣，頭髮梳得光光滑滑的，在燈光下露出天真嬌憨的笑容；七八十歲的老人家，也被他的兒子攙扶着來看熱鬧，他（她）們像賓客似的受招待着，坐在戲台的最前面，幾千隻眼睛向着台上，幾千隻手掌拍個不停，共同欣賞反共健兒搬演的藝術。

這天晚上演出的節目頗為豐富，計有話劇、演戲、大鼓、京戲、粵曲、雙簧、潮劇、紹興戲、拳擊、滑稽、魔術、時代曲清唱、大板城舞、揮旗土風舞、泰國喃旺舞……等。應有盡有，演至午夜一時，方纔盡歡而散。

緬邊游擊基地的戲劇演出（重民同樂會不算），這一次可說是民國四十年度演出的第七次了。第一次是四月間李彌將軍蒞臨猛獁的時候，由一九三師演出。第二次是七月七日陸軍節，一六一師在米真基地演出。第三次是九月三日勝利紀念日，一六一師在米真演出。第四次是九月五日，一六一師藝宣隊在猛獁基地演出。第五次是九月七日一六一師藝宣隊在猛獁縣演出。第六次是十月十日國慶，第八縱隊在猛獁基地演出。每一次演出的節目都同樣的豐富，場面同樣的偉大，吸引了無數的揮旗土風舞，他（她）們雖然不完全聽得懂台上唱的是什麼，說的是什麼，但對劇情却很清楚。當他們看到飾演共官共幹的演員在台上為非作歹的時候，他們亦和士兵同志一樣覺得咬牙切齒，握緊拳頭怒目而視，看到飾演良善人民的演員慘遭共黨迫害時，他們也會潸下同情之淚。看到劇情的高潮，游擊隊插隊共演究竟是一些如何殘暴如何兇惡的傢伙，僅靠少數懂得白夷話的政工幹部的口頭宣傳，其效是很微的；唯有藉戲劇的演出，透過劇情的发展，纔能把我們所要宣傳的深深印入他們的腦裡。一六一師每次演出時，常有幾個節目是完全用揮旗對白的。這方面，我們不僅做反共宣傳，同時也做軍民合作的宣傳。收穫效果之大，確是意想不到的。

八 進駐猛勇·征剿緬共

收編揮族子弟兵——協助猛勇軍警誘殘緬共——德欽奴政府養癰貽患——
「羅相兵團」坐大緬北——揮邦公主參加政工

在猛撤逗留幾天之後，我和陳團長又回到猛董。

這時，正逢當地農民開始收割，政治部發動四八三團全體官兵像在共黨幫助人民耕耘一樣，給流黨助收割。他們雖然不是莊稼出身，但運起鋤刀來，却比農民們還快。他們邊割邊唱着：

「一刀一細稻，一刀一個頭！赤匪赤匪，老子在割你的頭！割財割，割去萬恨千愁；斬呀斬，斬平朱毛禍根！看來年，國土重光，大地回甦。」

有的則引吭高歌着潮州曲：

「男兒報國在今朝，革命之母是華僑，傷心慘目說大陸，赤潮泛濫山河焦！恨賊恨，共產黨，恨祗恨那共產黨，禍國殘民手辣心梟！爭城奪地來出賣，亂顏屈膝侍我獠，甘爲魔犬任驅車，侵畧韓城強徵調。遺民沒盡胡塵裡，南望王師暮暮朝朝！敵愾同仇難容忍，反共重責一肩挑。征騎北指掃蕩去，不滅朱毛恨不消（重

句)。」

官兵們都把殺共產黨的情緒發洩在割稻的工作上，於是越割越高興，愈割愈有勁，本來應該半個月纔能割完的猛董農田，添上我們幾百個氣力充沛的弟兄，不消八天便全部收割完畢了。

在這八天的工作時間內，所有茶水粥飯以及香烟慰勞，都由政治部負責，分毫不用人民供給。政工幹部一面告誡官兵同志：「幫助人民是我們應盡的義務，不應該增加他們的麻煩，要他們煮茶送飯。」一面告訴農民：「軍人替大家收割，完全出於自願和熱誠，說不上是幫忙，請大家不必費心，也不必感謝。就算大家送東西給軍人，軍人也不敢接受的。今後大家有需要軍人幫忙的地方，儘管隨時告訴我們，我們都可以隨時效力。」這幾句話倒真的是由衷之言，絲毫沒有邀功逞能的意思，聽到的揮族人民，男婦老少都翹着大姆指，對官兵們稱讚不已，一片「他漢·哩哩哩，戈載戈載」的聲音歡騰在阡陌間的每個角落。(註：他漢爲揮語軍人之意，哩哩哩作頂好解，戈載卽感謝之謂。)

十一月十七日，在猛勇以北一帶活動的刀鎮華大隊長，突然託人送來一封信，報告師部，他在哪一帶已收容了百餘名揮族子弟兵，希望師部派員前往踏驗裝備，同時在接近車、佛、南邊境停留有許多小時游擊隊，他們與猛董總部尙未取得聯絡，祇要派員到那裡招撫，予以適量補給，他們可能接受收編。(刀鎮華爲滇南揮部貴族，本是車里縣屬某鄉土司，雲南路共後不願供匪糧策，逃亡至秦緬邊境，與一六一師取得聯絡，受命爲突擊大隊少校大隊長，於民國四十年三月自請赴猛勇以北活動，收容由滇南逃出的揮族子弟兵。他雖然識漢字不多，但通雲南話，也通粵語。)

師部決定派我到猛勇去，大家認爲招撫收編這些繁雜的工作不是隨便可以做好的，必須會說會做和有體力的纔能應付得來。可是能力低劣的我，對這件工作却絲毫沒有把握；但爲了尊重大家的決定，爲了一六一師的壯大，我祇好勉爲其難的接受下來。

由猛董至猛勇，要走八天路程，越過兩座海拔七八千尺的大山，同時必須經過駐紮有大批緬兵的猛弼（猛弼爲仰光通至曼棟公路的一個市鎮，緬甸政府在那裡設有關卡、行政機構、及一連以上的陸軍和警察）。馬幫商販和游擊隊平時須結集百餘人槍方敢打從那裡經過，否則，便有被繳械拘捕的危險，甚至有受酷刑殺害的可能。

師部爲顧及我和一批補給品路上安全起見，特調四八三團一個營隨我出發。這個營配備有五挺輕機槍，每槍配四千餘發子彈，每個士兵除隨身一枝自動步槍，二百五十發子彈，和四顆手榴彈之外；部份還攜有衝鋒槍，每槍配子彈五百發。以這麼優良的裝備，對付猛弼的緬軍和緬營，是綽綽有餘的。

十一月二十日的中午，我率領着這個營和十幾個政工人員，以及一大批補給品離開猛董，浩浩蕩蕩朝北出發。起首四天，都在揮霍的小村落宿營，第三天到猛巖，第四天到阿卡山，晚上，大約已是月掛中天的時分，我們正在齟齬中，前村突然掀起一陣刺耳的喧嘩，把我們驚醒過來，睜眼一看，在百數十枝火炬的光輝中有一對穿紅戴綠的青年男女在追逐打架，旁邊雖圍攔着很多土人，但他（她）們都興高采烈地看着、呼着、喊着、好像看「雞鬥」似的一點也沒有勸解的意思，這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不久，我從人叢中找到酋長，經他說明，纔知道是他們阿卡族風俗上所盛行的「新婿之鬥」。酋長說：「阿卡族人結婚，把新娘子接到婆家以後，第一天晚上，新娘與送親的女友和衣共臥於草棚內，新郎則獨自一人住在別的地方。第二天，新郎新娘就帶着男家的豬酒和送親的八一道回娘家，在路上兩個新人什麼話也不說。女家用男家送來的東西招待男家的客人。新郎獨自住過一晚又獨自回去，經過三天的時間，新郎纔來女家接他的新婦，開始真正的新婚。這一夜，必須要經過一場猛烈的鬥爭。就是女的必須盡其所能使用的力量來拒絕她丈夫的擁抱，表示她的貞節，男的則勇猛的進攻，表示他的英勇。拳打足踢，一而再，再而三，非弄到精疲力竭，男子不能達到目的不止。這幕爭奪戰的結果就是第二天男子的手上臉上的傷痕和血斑。這不是恥辱，而是表示新婚的尊貴和男子英武的精神。經過這初夜之後，第二天，新婦又回娘家去了，開始她的浪漫生活，非至有了孕不回家。」

十一月二十五日我們到了猛海，翌日上午經過猛弼，那時已是十點多鐘了。

我們大隊人馬戒備森嚴地沿公路向猛弼市區推進，出乎意料，公路上見不到一個緬甸軍警，進入市區時，依然渺無發現。緬政府設在那裡的關卡和「鎮公所」，也大門深鎖，闕無人聲。我有點着急起來，恐怕中了緬軍的空城計，等到詢明市內的華僑之後，纔知道緬甸軍警和所有公務人員，已於半夜倉惶撤走了。

原來當我們抵達猛海的時候，潛伏在那裡的「探子」便急急馳至猛弼報告，說從猛撤方面開來了一千多名武器犀利之中國軍。緬軍聞訊，嚇得手足無措，一面急電景棟派車來裝運他們撤退，一面在渡口佈防，從下午七點鐘開至深夜二時，景棟的車開到了，他們纔慌慌張張爬上汽車，全部撤走。

「說來實在既可憐也可笑！」那位僑胞加重語氣說道：「自從緬兵在大其力被國軍殺得落花流水之後，現在一聽見國軍這二個字，比聽到火山爆炸還恐怖。每個月中像這樣死亡命撤退，至少有二三次。他們駐在猛弼，根本不是駐防，而是與稅關人員狼狽為奸，勒索過往商旅，和魚肉猛弼人民。在平時他們像一頭吃人的鱷魚，可是在國軍到來時，他們却變成喪家之狗。所以這裡的人民，不論是擺夷或華僑，都希望國軍每天到來一次，把這批吃人的鱷魚永遠驅出猛弼以外去。」（註：擺夷、白夷均屬擺族。）

在猛弼市區逗留兩個多鐘頭之後，我們纔繼續趕路。

第八天的下午，夕陽行將西斜的時候，我們已進入緬北最繁盛的猛勇縣城，這裡駐有五十幾個景棟政府派來的揮族警察，配備有一挺輕機槍，三四十枝自動步槍。警察局長是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人，名字叫酒草，他到過曼谷，據說二次大戰末期，還當過泰國陸軍少尉，所以當他知道我們是泰國華僑時，他高興得好像見到自己的兄弟似的，熱烈招待我們，把猛勇縣議會的空房子借給我們駐紮，每天還派人送來足量的糧秣。

當然，我們對他和所有揮族警察也很好，他們有什麼困難，我們也盡力協助，在我們還沒到來之前，猛勇以西的村落常遭小股緬共洗劫，他們因實力薄弱，每次聞警馳救都被緬共擊退，有時還死傷一二個人，所以他們很希望

我們能長駐猛勇，幫他們肅清附近的緬共。（作者按：揮族警察對緬邊反共游擊隊的態度向來是保持友好與和平的，與德欽奴政府直接指揮的緬甸軍警截然不同。）

進駐猛勇的第二天，我和弟兄們剛吃過晚飯，迺犂（警察局長）帶着縣長，議員，和當地的士紳，一共二十幾個人到來，要求國軍和當地警察合作，協力剿滅緬共，並且提出一個條件，國軍假如肅清了猛勇週圍的緬共，他們願意每月供給五百盾軍餉作為酬報。

我們當時的答覆是：「剿滅赤匪，維護地方安寧，保護人民財產，是我們反共軍應負的責任。即算大家不來請求，我們也會盡力以赴。不過，每月酬報五百盾軍餉這個條件，却不敢接受，因為我們的薪餉有師部發給，假如再取之民間，增加人民的負擔，這不但觸犯軍紀，同時我們自己的良心也說不過去。」接着，我正色的告訴他們：「我們可以用人格向大家保證，部隊沒有離開猛勇的一天，週圍發現匪跡，只要你們隨時告知，我們隨時把部隊開動，絕不推延！」

他們聽我們這樣說，十分高興，臨別時，老年的士紳們都搶着和官兵握手，從內心流露出來的愉快神情，非筆墨所能形容。

進駐猛勇開始至十二月底，這一個月是我們工作最忙的時期，白天忙着點驗、裝備、和編組訓練刀鎖華部的百餘名揮族反共軍，夜間要協助猛勇警察巡防郊區，堵擊緬共，每天睡眠不足五小時，但官兵們都精神奕奕，絲毫不感疲勞。

我們不感疲勞的原因，並不是在猛勇能吃到習慣下咽的粘米飯，和吃到米真猛撒蓬一帶所吃不到的魚肉，（按：粘米為人民供給，魚肉菜蔬等均為我們自己掏腰包購買。）而是有仗可打，有匪可剿。雖然我們剿的不是中共，但緬共與中共一樣是禍害人民威脅自由的東西，我們能消滅若干緬共，無形中就是增強東南亞若干安全，這正是我們這支華僑反共志願軍組成的目的和願望。

我們與緬共作戰的四次戰役中，最激烈而且收穫最大的要算十二月二十九日那一次了。這場戰鬥，我們以不足四百人的軍力（包括擲擊）擊潰敵逾七百的緬共，函獲部份武器，計輕機槍一挺，衝鋒槍二枝，步槍十九枝，手槍三枝，擊斃緬共六十一名（死在河裡的無法統計），俘虜二十二名。我方僅有八人陣亡，二十四人因勇敢過度負傷。

戰鬥的經過是這樣的：自從十二月十一日，十五日，二十三日，我們在猛勇以西的猛艾，猛卡，猛列等鄉擊退小股緬共之後（每股均約一連人），保持了一個星期的寧靜局面。二十九日下午六時，大股緬共白旗軍（事後據俘虜供認全軍爲七百三十餘人）突然涉過薩爾河，停佔距離猛勇十五華里的猛索，猛冥兩個鄉鎮，且有進攻猛勇的跡象。我們獲得情報後，不敢怠慢，立即由擲擊營路，將所有兵力集中到一處叫猛鵝的山村。（按：猛鵝距離猛勇祇有半英里，但猛鵝村與猛勇間山經連綿，擲擊營前在那裡總有許多防禦工事，把村上的住家圍住。）

猛鵝的防禦工事，籌得頗費苦心裁，十分巧妙，把陣地周圍築成八個據點，每一連人守一個，各個據點可用火油彈來支援；又築了六道鹿砦，邊沿可埋着發響的木地雷。此外，在陣地的北面有一棵大樹，那棵大樹主幹的直徑有一丈二尺，周圍還有二十幾個大小不等的支幹，合起來大約要佔七八個平方丈的地面，擲擊一向利用這棵大樹作爲天然的碉堡和瞭望哨，並在樹上樹下都築了一個輕機關槍巢，可以打三百六十度。（讀者亦許要問，戰術經驗極爲幼稚的擲擊營，他們憑什麼會築成這樣好的工事？不錯，擲擊確是沒有這種能力的，設計與防禦工事的人，是一位林少校。林少校本爲九十三師的營長，抗戰末期隨師遠征入緬，勝利後留在猛勇經商，並娶一白夷太太，生有一子一女。民國三十九年冬，緬共白旗軍流竄至緬東北山區之後，林少校爲鞏固猛勇安全，遂協助擲擊營完成此一防禦工事。可惜工事築成後的第三個月，即民國四十年二月十八日，林少校突患惡性瘧疾與世長辭。）

部隊抵達猛鵝時，已是晚上九時四十分，我命令第一連負責守衛工事週圍的八個據點，第二連據守六道鹿砦陣地和「大樹碉堡」。第三連抄小路開至薩農河渡口埋伏，封鎖緬共退路並負牽製作用。擲擊回猛平鄉推進，刀鎮華那（擲擊反共軍）向猛冥鄉推進。（他們所負的任務，是與敵接觸後，立即退却，誘敵進入我軍陣地。）

佈署完畢，我和劉營長爬到那座天然碉堡（大樹）上去，把大樹作爲「臨時的指揮部」。

時間一秒又一秒的過去，每個人都緊張而興奮地等候着緬共的來臨。

十一時零五分，從猛平鄉那個方向傳來一陣斷斷續續的槍聲，接着，猛冥鄉方面亦有槍聲發出。我們知道擡營和刀鎮華部已開始在展開他們所負的任務了！

不久，擡營和刀鎮華部以飛快的步伐，陸續續續的退回猛鴉來。他們在退却時，雖然邊走邊放槍，但都是向天而發，打不死一個敵人，可是緬共却誤認我軍（刀鎮華部當時穿着國軍制服）和擡營部是不堪一擊而且槍法低劣的部隊，遂毫無顧忌的在後尾追不捨。

距離擡營和刀鎮華部撤回還不到十分鐘，緬共的前鋒部隊只逼近鹿砦陣地的邊沿。這時，我扳動左輪槍的槍掣，砰！的一聲過後，據守鹿砦陣地的第二連隨着這聲暗號一齊拉動線觸，轟，轟，轟……埋在第一線的十三顆手榴彈相繼爆炸了！在一片火光中，很清楚地看到一羣緬共倒了下去，沒有炸死的也嚇得像鳥一樣伏在地上亂爬。緬共的前鋒部隊雖則死亡慘重，但是後面的主力部隊仍然衝殺過來，他們好像並不知道已陷入我軍陣地似的。於是，守衛在各個工事的第一連遂與中火力向敵人射擊，緬共這時纔知道中伏，慌忙向北退却。到了大樹附近，又給第二連的兩挺輕機槍打了回去。他們在四面火網之下，狼狽交加的紛紛逃命，朝猛平方面潰退。我軍則乘戰勝餘威，從工事裡面殺了出來，兜尾追擊。

緬共奔至騎農河邊，滿以爲能渡過對岸便可無事，誰料纔踏落河裡（河流雖很湍急，但深僅及腹，不用筏艇，涉足可過），却又中了我軍第三連的埋伏，輕機槍手榴彈自動步槍向他們集中轟擊，因而死在河裡的不計其數。

在二十二名緬共俘虜中，我們發現其間有二名高級共幹，一為「白旗共軍第七縱隊副司令員」蒙比谷，一為「白旗共軍第七縱隊參謀長」宇巴汶，他們都會於民國三十九年十一月至四十年二月，在中共所設的「緬甸民族解放軍政訓練班」受過四個月訓練（該訓練班設於滇西保山縣）。

他們（蒙比谷，宇巴汶）在我的說服工作和曉以大義之下，澈底明白過卡及共的錯悞，而相繼宣誓洗心革面，立功贖罪，為緬甸人民真正的自由幸福，獻身反共戰鬥陣營。

以下所記的，就是蒙比谷宇巴汶投誠之後，親口對我揭露的「緬共內幕」。從長成開始，勾結中共，以及一般有關緬共的現狀和動向，都原原本本的敘述出來：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緬甸本是一個無政黨的英國殖民地。因為它是個佛教國，且國內風調雨順，年年豐收，養成人民樂天好逸的習慣。所以百年來在英國統治下，祇是做順民，絕不談政治；直至一九三〇年，由於印度反英運動的刺激，緬甸曾經發生了一次規模相當大的反英運動，其後，緬甸纔有政黨出現。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時候，緬甸已有十幾個政黨，其中最有力量的是德欽黨（德欽 TINKIN 為緬語，意即主人，故亦有譯為自主黨者。該黨成立於一九三二年，黨內左派，即為緬共的前身，那時的組織名稱是「馬克思主義小組」，到一九四三年纔正式組成緬甸共產黨，與緬甸許多黨派同組「自由聯盟」）。緬甸獨立前後幾年間，政場上比較活躍的人物，多數出自該黨。

一九四六年一月，英首相艾德禮和「緬甸自由聯盟」主席宇翁山率領的代表團協商，於同月二十七日成立所謂「艾德禮、宇翁山協議」。翌年一九四七年一月四日，緬甸臨時獨立政府成立，英國遂將全部政權交出。由於「華緬協議」訂有緬甸獨立後，英國仍可派海陸空軍代表團駐緬，並得利用海港機場設備，及保留英人在緬利益等條款，「自由聯盟」中的緬共份子，如宇巴帽，宇巴倫，德欽丹頓，德欽素，朝波昆……等，受莫斯科嗾使，藉口這是賣國條約，宣佈退出聯盟，一時受其影響的人很多。三月底，緬共在仰光廣場公開示

威，鼓吹反叛宇翁山政權，發動工人罷工、學生罷課，並煽惑農民暴動，要求實行土改。宇翁山政權下令宣佈共黨爲非法組織，並逮捕共黨領袖德欽素（後來由警察局逃脫，仍回到抗日時期的游擊根據地腰烏山區，從事反政府的武裝叛亂）。德欽丹頓則逃到緬東北山區一帶，號召幹部，與緬政府武裝衝突。從此，緬甸開始陷入動亂的局面。

緬共實行武裝叛亂，未及一月，即佔重要城鎮數處，聲勢大振。在共軍叛亂中，是年（一九四七）七月十九日，陰謀份子將緬甸民族英雄的宇翁山刺殺，職務（自由聯盟主席）由其親信德欽奴繼任。不久，緬甸正式政府成立，德欽奴任內閣總理。由於德欽奴拒絕給予邊區喀倫族以完全自治邦的地位，一九四八年八月，擁有二百餘萬人口的喀倫族又揭叛旗。但因喀倫族是信仰基督教浸禮會的民族，和緬共並不合作，於是緬甸局勢，形成了政府軍、喀倫軍，緬共軍的三角作戰，多年來一直如此。

緬共於退出自由聯盟之後，即揭叛旗。自由聯盟在當時已青黃分裂，而緬共也分裂爲共產軍與游擊軍兩派。又過去與政府合作的人民志願軍，也有自帶軍帶的分別。自志願軍四十五點方案事，爲支持共黨而叛變，與共軍合流了，剩下的自由聯盟，也一直在起分化沒落之路。雖然如此，當年緬共當局爲什麼不與緬政府如不是把喀倫族迫上梁山，是不難於短期內將緬共救平的。而當緬甸經過了一九四八年的變會。

一九四九年三月，緬共成立「人民民主陣線」，號召所有政府黨派參加，其目的在孤立執政政府，增強武力，擴張地盤，仿效中共故技，在政界上：聯合一切反政府力量，成立聯合陣線，用滲透方式，在內部進行陰謀破壞工作，又以工農黨的合法地位，公開在政府內活動。在戰界上：以武裝戰鬥與合法鬥爭配合，用游擊戰襲擊政府軍，破壞政府的經濟、交通設施，造成混亂與窮困。這樣經過幾次大小戰鬥，到了是年冬季，中國大陸變色，朱毛政權佔有雲南之後，直接給予緬共武器彈藥援助，且在保山、騰衝等地設立訓練班，填訓緬共各級幹部，使緬共更加壯大起來，直至目前爲止，緬共不但控制了許多農村，並在緬東北、緬南，緬中一帶的

山區，建立了許多基地。

一九五〇年六月八日，德欽奴政府承認中共政權，正式與中共蘇俄建立邦交關係。從這裡可以看出德欽奴的政策是非常矛盾的，他一面與中共蘇俄建立邦交。另一面則與中共蘇俄在緬甸境內武裝叛亂的第五縱隊作戰，讓中共蘇俄在緬境設置間諜機構——「大使館」，招引大批間諜特務，進入緬境指揮及協助緬共的活動與發展。這便是德欽奴所謂「獨善其身」的中立政策的開始，也是造成今日不可收拾的主要緣因。

中共地工人員在緬活動，早於太平洋戰爭期間即已開始，像胡愈之（曾任中共出版署長），黃明（前香港華商報編輯主任，現任福建省中共組織部長兼辦公廳主任），張鐵生（曾任中共上海市文化局國際問題研究所長）等等，都曾在緬甸的報館、學校中工作。（現任僑廣東省府委員、華南分局僑務工作委員會委員、歸僑聯誼會理事長、中共中央僑委會委員、僑華商投資公司副董事長的韓美厚，民國四十年間更是中共派在緬甸活動的特務首腦。）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中共會派一個「秘密性」的代表團，由北平經香港前往緬甸，晤見緬政府的外交部長蘇昆雀，直到現在，這批中共特務，還留在緬境工作着。

一九五一年三月，中共情報總署署長鄒大鵬，奉蘇俄主子之命，偕同中共情報國際聯絡局局長戈矛，中共僑委戴子良，與現任中共駐印尼大使林錦秀等一行，經澳門秘密潛入緬甸，召集紅旗共軍首領德欽素，白旗共軍首領德欽丹頓，緬共志願軍首領帽波昆，在緬甸望瀨縣西南之磅東鎮舉行「緬共三五頭會議」。當時，除了鄒大鵬提出積極支援緬共之外，並決議：①聯合一切叛軍力量與緬甸政府軍作戰，直至「解放」全緬為止。②建立「統一陣線」，爭取外圍組織。③遇有政府軍戡剿時，決互相呼應，互相牽掣。④派一代表團駐中共，以便隨時商洽補給接濟的具體辦法。

自磅東鎮「緬共三五頭會議」之後，緬共便組織了一個「統一戰線委員會」，中共與蘇俄都派有「軍事代

表」駐在該會（俄方代表爲：察托爾督諾夫斯基上校，中共代表爲原任「二野」政委的衛小堂）；緬共也派出了三個軍事代表駐在北平，計：佐德（代表德欽丹頓，原任白旗共軍總部副參謀長），清金蒂（代表德欽素，原任紅旗共軍總部政治部副主任），蘇依空（代表帽波昆，原任緬共志願軍總部副司令員）。

中共每月經由香港撥滙美金四萬元，接濟緬共，同時，又劃出海南島爲海路軍援基地，保山爲陸路軍援基地，所有緬共各軍的槍枝彈藥，均由蘇俄中共供應。

中共對於緬共的「援助」，陰謀是很大的，其計劃分爲三大步驟：①利用援助，統一緬共軍事指揮，逐漸清除托派份子。②利用緬共軍隊，威脅緬甸政府，達成三面夾攻滇邊緬北國軍反共游擊隊陰謀。③利用驅逐中國軍反共游擊隊爲藉口，與緬甸政府保持休戰默契，進而擴大地盤，擴編軍隊，最後則一舉「解放」全緬。

此外，一九五〇年二月，中共會派章會華、陳家康、杜叔華等由滇西潛至平蠻，與德欽丹頓、德欽素簽訂了「互助協定」，其中包括：①雙方堅定「東南亞解放鬥爭」的任務，對於行動步驟的戰畧，必須配合。②對反對英美之行動及戰畧，互換情報。③對東南亞「反美帝」行動，應以共產國際決議爲標的。④必要時以中共武力在滇邊直接支持緬共，並進一步爲前哨站。⑤緬共各外國團體，應與中共在當地的組織切取聯絡。（作者按：四年來，事實證明這個協定，已成爲緬共及工農黨的金科玉律，它們時刻都在滇邊不斷的進行着。）

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五日，滇共緬共會於昆明簽訂一項有關保護德欽奴政權的協定，在場簽字的，計有「雲南軍區司令員」陳賡的參謀長高鵬，「西南邊防局長」張際春，蘇聯高級顧問馬漢維支，及緬共白旗軍代表宇巴倫，紅旗共軍代表宇巴帕等，其主要內容：①雲南中共當局接受緬共要求繼續代爲訓練緬共軍政人員及地工幹部二千五百名。②緬共負責替中共提調戰畧物資及加強英美法軍事情報的蒐集。③由中共派員入緬組織「中緬革命行動委員會」，緬甸境內一切「解放」工作，統受該委員會指揮。

緬共的實力、與發展的環境，雖然都不亞於越盟，而其成就却始終趕不上越盟，其原因便是緬共沒有越盟

一樣的便利來接受中共的援助，緬北有「李彌部隊」反共游擊軍阻隔其間，而在這一帶地區，又多為反共的揮邦土司的轄境，緬共不但不能在緬北站得住腳，即用偷偷摸摸走私的方式，獲取中共一些補給，或向緬北各縣農村劫掠若干糧食，也時遭「李彌部隊」及反共游擊軍的截擊。中緬共黨爲了要將這一阻力掃清，除迫使德欽奴政府驅逐李彌部隊離境，並取銷揮邦（景棟、猛邦）王室的統治權，從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起，每月僅由仰光方面撥給他們每人緬幣三千盾，作爲王室的贍養費；此外，復在雲南保山由中共積極訓練的緬共「羅相兵團」第九第十兩個團，開入緬北的隴川、九谷、介貴、芒姐之間的地區，建立根據地。（指揮部設於臘戍西南的保大山）

中共直接裝備羅相兵團，自一九五〇年春便已開始，在騰衝西南部的瑞麗是羅相總部的所在地，有第十三第十四兩個團經常駐紮在那裡。第十一第十二兩個團則駐於滇緬邊境運口、猛允一帶。第十五團於一九五一年十月纔開始在猛連設營訓練。羅相這一支兵力是不容忽視的，因爲它是緬共紅旗軍白旗軍以及共黨志願軍以外，直接受着共產國際統率的嫡系緬共軍。中共所以扶植這支嫡系共軍的目的，原因是紅白旗共軍開始叛亂以來，其發展與共產國際的理想相差太遠，且認爲紅白旗共軍的反英美工作做得不够積極，甚至還懷疑紅白旗共軍的一般頭目，在思想上仍脫不了「小資產階級」的傾向。

羅相是滇邊隴川的山頭族人，在緬北一帶，除了文化程度較高的「白夷」，亦即今日稱之爲揮邦的揮族人外，其次便是山頭族較佔多數。山頭人文化雖低，却勇敢善戰，緬甸人叫他們做「保黑兵」，亦即那加族。羅相是山頭族中較爲出色的人物，他受過相當教育，在英國統治緬甸期間，曾任上尉連長。太平洋戰爭爆發，回到緬北率領山頭人抗日打游擊，所以他在日軍投降後，已擁有一部份武力。當緬甸正式獨立，德欽奴執政，緬共陰謀不逞，發動武裝叛亂之際，遠在緬北的羅相，遂也不甘寂寞，以響應緬共號召，反抗德欽奴的政府爲名，在緬北乘時「揭竿」。但起事未久，即遇着緬政府那時爲了驅逐國軍游擊隊，由尼泊爾借來的軍隊，他們

沒有把反共軍消滅，却將羅相這一股擁共的兵力打得潰不成軍。羅相無法立足，祇得率領殘部退入雲南邊境，企圖重整旗鼓，不料又被猛拔士司蔣家健圍擊，激戰數天，全部繳械。羅相本人遂逃奔雲南境內，過其隻身流浪的亡命生涯。

羅相逃到保山，便被中共發現了。中共「西南邊防局」認爲他很可能作爲侵襲緬甸的工具，先對他個人加以訓練改造，不久又派沈益吉協助他回到緬北招集流亡舊部，在瑞麗正式成立機構，勾引土民入保山受訓。羅相目前名義雖爲「兵團司令員」，實則是百分之百的傀儡，一切行動，都要受朱家璧指導及監督。

紅旗共軍總司令德欽素，是莫斯科大學早期的留學生，也是緬共最早的創立人之一。因爲他帶點民族性，不太接受共產國際的指揮，所以一向被人認爲「第四國際」的托洛斯基派。所屬三個大隊：第一大隊長瑪忽，第二大隊長德欽歷，第三大隊長頓奎，擁有兵力約八千人，散佈在緬南欽德文河流域的鄉村中。

白旗共軍總司令德欽丹頓，小學教員出身，自詡爲列寧史達林的忠實信徒。他不但是在抗日時期由共產國際直接培植起來的傀儡，而且是當今緬共中央委員會的第一書記，直接受莫斯科和北平遠東情報局命令的正統共產黨徒，擁有十個游擊縱隊，一向散佈在緬東北山村中，原有實力約二萬四千餘人。但自緬共中央婦女部部長瑪丹，第三游擊縱隊司令員頓山瑞，第四縱隊司令員宇府沙帳，第六縱隊司令員蒙斯域等率部集體向緬甸政府投降後，於一九五〇年二月九日至十六日，短短一個星期間，喪失了四千餘人，現存的實約二萬人。總部設於曼德勒西南部的巴哥古（緬共稱巴哥古爲中共的陝北延安）。中共會派過一個類以軍事顧問團的組織在那裡，指揮白旗共軍一切活動。一九五一年五月，德欽丹頓會聲言要像越盟那樣在緬東北建立一個「緬甸人民政府」，但是由於武器窳劣，始終沒有建立成功。（按：緬共的巴哥古基地于一九五二年五月被緬甸政府軍攻下，德欽丹頓等被迫流竄於緬北攆族山區，從事突擊式的騷擾。）

緬共志願軍司令員帽波昆，原是緬甸高級軍官，因對德欽奴不滿而率領緬甸國防軍蒙泰第三大隊叛變，原

有兵力八千餘人。但自蒙泰第三大隊第一中隊第二分隊長蒙東，副隊長帽貌，參謀長佐畢等相繼向緬政府「再反正」之後，實力大減。目下所餘不及五千人，盤踞在緬甸中部偏南一帶山區。

此外尚有散佈在仰光西部濱海地區及毛淡棉各處的零星共黨游擊隊，實力雖然有限，但對擾亂治安，破壞經濟、破壞交通，則發生極大禍害。加以仰光境內的人民民主陣綫，人民和平陣綫，愛國聯盟，大緬甸黨，自由黨，人民黨、聯邦同盟等小黨派、經緬共從中運用，拉攏，挑撥，分化，都能得心應手，而緬共外圍組織的公開社團，如緬蘇文化協會、保衛世界和平大會、工會、學生會、婦聯會等，也在加緊活動。再配合中華緬共黨的地下活動，到處殺人放火，造成仰光整個社會的窮困與不安，弄得人心岌岌惶惶，政府手忙脚亂。

統計緬共的武裝力量，除羅相所部不計外，有三萬五千人，但是他們所控制的地區，却大得驚人，約佔緬甸三分之二的土地。從緬總理德欽奴說的：「現在的叛黨，不可能推翻政府，縱能推翻政府，也不能奪得政權，縱能奪得政權，也不能安寧國家」的演詞看來，可知緬共給予緬甸政府威脅之大了。

三

自緬緬共自旌軍第七縱隊被我軍擊潰之後，猛勇團四十里的山村中，再沒有發現緬共的蹤跡，保持了一段長時間的寧靜。據德比谷報告：靠近猛勇西北一帶山區，原來駐有自旌軍第七、第八兩個縱隊，總共有一千四百多人。當我軍未進駐猛勇以前，它們把猛勇視成一個取之不竭的糧庫，因為猛勇是緬東北最富饒的一個縣，也是產米最多的地方，隨便每個小村落的穀倉都是囤得滿滿的，故此他們（自旌共軍）一感到缺糧的時候，就出動若干武裝向各村落擄取，猛勇的五六十名擄族警察，他們是不放在眼裡的，所以為找點刺激或故意消耗彈藥的彈藥，他們常常毫無顧忌地從深夜到來之後索性逗留至天亮時纔走。此次「第七縱隊」的出動，是歷來規模最大的一次，想不到

他們自認爲最精銳的主力，與國軍接觸不到兩個鐘頭，便被擊得幾乎全軍覆沒。「第八縱隊」的人數雖較「第七縱隊」畧多，但裝備及戰鬥力量却遠不及第七縱隊，第七縱隊既被擊潰，第八縱隊當然更不敢造次。據蒙比谷推測，其殘部以及第八縱隊可能已遠離猛勇，流竄到其他地區去了。

由於救平匪患，國軍全體官兵都成爲猛勇捍族人民所崇敬的「英雄」，縣長和紳士們在擊潰第七縱隊的第三天中午，他們不再徵求我們的同意，竟自行送來五百個老盾，苦苦央求我們要給一次面子，收受下來。當然，我們仍堅決拒絕，告訴他們：「大家對我們的過獎，我們已覺愧不敢當，何況再接受大家的財物。固然這五百個老盾，是慰勞我們的，但我們全體官兵都覺得沒有理由收受！」

他們見我們不肯收受，一個個面面相覷，呈現着懊喪的神情。

爲了不願使他們因失望而發生意外的反感，我們經過片刻的考慮後，結果還是答應接受了，我們決定用一個巧妙的方法，把五百個老盾分文不少的還給猛勇人民。

當天晚上，徵得全體官兵的同意後，我帶着那五百個老盾，叫刀鑽華陪我到縣長公館去，把老盾原封不動的交給縣長，託他代購一批建築材料，包括木材、鐵釘、瓦片等，同時託他代向民衆借一百把長刀、和轉告民衆：不久要舉行一個遊藝會，請準備若干節目參加演出。

翌日上午，縣長把長刀送來，我和官兵們到山上伐竹，直到一切材料準備停當，已經是民國四十一年一月五日了。

我們開始在縣參議會前面一片廣闊的草地上，建造一所粗具規模的「猛勇中堂」。當地的警察和民衆以爲我們造的是營房，都自動的前來幫忙，工作不到十天，「中正堂」便全部落成了。這裡面包括有一座劇台，一幢會議室，一幢中樞文化研究室，一幢診療室，一幢音樂演奏室，一幢軍民合作站，一個籃球場，一個兒童運動場，還有一個小花園。

一月十六日下午六時，舉行揭幕禮。七時舉行「慶祝猛勇中正堂落成軍民聯歡遊藝大會」。遊藝會的節目相當豐富，除了官兵們演出話劇、技術、魔術、歌詠、奏國喃旺舞……之外，當地青年男女參加演出好幾幕白夷古典劇、揮歌清唱、土風舞、神雀舞、劍術……等。趕來參觀的民衆，自四時起便絡繹於途，男女老少，總共不下四千人，在戲台前的廣場上，站得水洩不通。

遊藝會開始以前，政工人員首先用揮語向民衆說明「中正堂」的意義：「中正是自由中國最高領袖蔣總統的名字，他領導自由中國的軍民與共產黨作戰，爲維護東南亞甚至全世界的安全與共產黨戰鬥不懈，假如沒有他，自由中國這個名稱在大陸變色之後可能已經滅亡，我們中國反共軍今天也不會駐在猛勇，替大家與走竊共，和塔塔爾時能夠到來侵畧的中共。所以此次的勝利，飲水思源，我們不能忘記這位象徵着新生與自由的英雄領袖，這就是建國中正堂的意思。至於這個場所的主人，並不是我們軍人，而是您們民衆，換言之，凡是猛勇的人民，每個人都是這個場所的主人，我們軍人不過出點力量幫助你們完成罷了……」

那天晚上的遊藝會，演至深夜二時，纔盡歡而散。

民衆參加的幾個節目都很精彩，尤其是那幕由七位揮旗小姐演出的土風舞，更爲動人，雖則她們沒有複雜的舞腿，但曼妙的舞姿，以及悅耳的歌聲，已够令人陶醉。其中的主角，是一位二十歲左右的姑娘，姿色特別靚麗，比「米蘭西施」阿岩更漂亮得多，尤其身裁之美恰到好處（這裡所說的「恰到好處」是指不肥不瘦而言）。縣長當面稱讚我，這真是靚麗勇的寶蓮公主，也是佛海土南刀國與的女兒，在猛勇青年婦女階層中，她是一位領導人物。（刀國與於雲南陷共後，不甘降匪，率眷屬流亡至猛勇，他具滇南揮旗暴胃之一，白夷人民都稱他爲九王爺。）

我開始對她（寶蓮公主）發生強烈注意，這方面的注意，並不是看中她的姿色，而是看中她可能和我們合作，把猛勇婦女組織起來，成立一個「反共婦女會」。

翌日一早，我把幾位政工幹那和醫務人員分配到「中正堂」各處室去當管理員，指示他們一些工作之後，便和縣長一同去拜訪「九王爺」刀國興。

所謂「九王爺」的佛海流亡土司刀國興，原來就是兩次要求我們接受撫勞金的土紳羣中，發言最多而且最會說話的那位老先生。可惜縣長那時並沒向我特別介紹，而他亦不將身份露出，所以，我把他祇當作是一位普通的士紳。

刀國興遠遠看見我們，便匆匆忙忙從竹樓上跑下來，高興得拱手作揖，嘴裡不停的說着「歡迎！歡迎！」寶蓮公主這時也從屋裡走出來，嬌艷的臉上流露着一片驚喜的神情，對我點頭微笑。

我和縣長被招待到一個相當雅緻的客廳，寶蓮公主從房裡捧出兩個繡花銅墊放在樓板上，請我和縣長坐下。接着再拿來一張七彩毛毡，舖在我們面前。不久，又捧來一個大銅盤，恭恭敬敬的放在毛毡上，銅盤裡面擺着兩杯茶，一碟蔗糖，一包香煙，和一些水果。

她不像其他少女一樣，見到陌生男子會羞人答答；反之，她很大方，如商招待一個多年朋友似地，坐在我的對面，隔着一張毛毡，不時投過來一陣陣含情脈脈的秋波；甜聲而迷人的微笑，永不消失的恭恭敬敬的模樣上。她柔聲萬頃地把我那杯攪進我的茶杯裡，嬌滴滴說道：「主位，請飲茶。」我很不自然的說聲「謝謝」，把茶喝了。坐在一旁的縣長和刀國興這時相視一笑，悠然，站起離去，空手裡還帶着幾句話。

這時，我面對着一位美麗的禪那公主，顯得非常懦弱，小頭好像有幾百隻小昆蟲叮咬，臉上一陣紅一陣白，好了一席話深深地背錮在心裡，一個字也沒說出。

保持了幾分鐘的緘默，寶蓮公主終於問道：「爲什麼不說話？是不是一天忙了一天忙累了？」

「不！我在想——想起昨天晚上的表演太精彩啦！我欣賞過的各種民族歌舞雖然不少，但看到這樣富於藝術性的，還是生平第一次咧！」我信口開河，乘機讀她幾句，這時臉上的熱已經散去，情緒也輕鬆了許多。

「您過獎了……」她說了這句話之後，垂首微笑，蠻高興似的。

我開始言歸正傳，把要請她組織猛勇婦女會的話說出，並告訴她成立婦女會的意義及工作要點，起初，她忸忸作態，說年紀輕，不夠號召，能力差，不會領導等一些謙遜的話；後來，經不起我再三請求，她纔點頭答應了。

當我向她告辭的時候，縣長很神秘的闖進客廳來，他看着地上那個銅盤之後，附着我的耳朵，低聲說道：「放幾個老盾在銅盤上」。我照着他的吩咐，放下四個老盾。

路上，我問縣長，爲什麼要給老盾？

「不給老盾給盧比也行！」縣長笑着答道：「因爲主任喝了她的甜茶。我們揮族的風俗，小媽們在一位青年男子的茶杯裡擺上蔗糖，就表示她對這位男子存有愛慕之意。男子對她沒有意思，可以不喝茶，喝了茶就必須放下幾塊錢，表示對她也很愛慕。所以我見你既把茶喝了，又和她談得那麼融洽，情來禮往，幾塊老盾更是非給不可了。」

「她……她愛我？不見得吧，而且我已是一個有婦之夫。那怎麼了？我漫不經心地說。」

「揮那風俗怪就怪在這裡，妙也妙在這裡，祇要小姐們中意，她們是顧不了這許多的，你等着瞧吧！」縣長說罷，哈哈……的裂開兩片又大又厚的嘴唇，來一陣大笑。

「……………」我被縣長這陣大笑笑得很難爲情，本來有幾個問題已經溜到嘴邊，祇消舌尖一動便可說出，不過在縣長的笑聲中，竟縮回肚裡去。

翌日，我陪着典察局長酒黎和縣長的公子蒙祥籌劃組織「猛勇反共青年團」的工作，沒有到刀國興的「王府」去，晚上九點多鐘的時候，刀老先生却找我來了，說她女兒很想見我，請我上他家走一趟。

抵達刀國興的「王府」，和昨天一模仍然被招待在客廳裡，可是却看不見寶蓮。

「寶蓮呢？到那裡去了？」我問刀以興。

「她……她躲在房裡哭著哩！」刀國興嘆息一聲答。

「哭！爲什麼？」我像丈八金剛般摸不着頭腦。

刀國興一聲不響的走進附近一間房裡，把寶蓮連拉帶勸的拖了出來，在煤油燈的照耀下，我看見的寶蓮，已變成一個淚人兒，眼睛有點紅腫。

客廳上仍然剩下我和她。我坐近她的身旁，抑低聲調問道：「寶蓮，究竟什麼事？使妳哭成這個樣子！」

「什麼事？問您自己好了，您太欺負人……」她哽咽着說。

「我！我欺負人？欺負了誰？」我弄得「一頭霧水」。

「欺負我——您既然不愛我，就不應該喝那杯甜茶，喝了甜茶又賞給定情錢，却又不理我，這是什麼意思？」

「啊！寶蓮，妳錯怪我了。」我當日因忙着籌劃組織青年團的事向她解釋，同時告訴她：我心裡雖然也很愛她，可是我不能和她談情說愛，因爲我已經有了太太。至於昨天喝過甜茶，實在是不明擺着風俗所致，請她原諒。

她聽完這席話，竟像炸彈爆發似的嚎啕痛哭起來，平素最怕女人哭聲的我，這時真是尷尬萬分，心頭酸溜溜的，有說不出的難受，費了許多氣力，什麼都答應了，她才恢復原來的嬌憨面目，像昨天一樣，有說有笑。

這一夜，我和她毫無距離，毫無拘謹地一直談到天亮，她答覆我很多問題，也對我傾訴了很多心事。首先，她告訴我：從遊藝會那天晚上起，至現在爲止，和我結識的時間，雖然祇有知短幾十小時，但沒想到事情會進展得如此閃電，我第一次到她家裡，竟和她定起情來。

——依據揮舞風俗，一對青年男女從定情盟誓日起，至完成訂婚儀式止，男子必須每天到女家探視一次，否則，就是存心玩弄，蓄意侮辱。

——她因爲是公主身份，照例不能下嫁平民，而必須嫁給貴族或政府官員。三年來，向她求婚的貴族和官員很多，但是，她一個也不中意，因爲不是太醜就是年紀太大，年青的，又職位太低，一直等到現在纔讓她等到一個適合條件的人，所以她再也不願錯過機會，更顧不了公主應有的尊嚴，第一次和我見面，就把整個的心挖了出來——獻甜茶。

——至於我台灣有太太，她表示沒有問題，祇要我能真心愛她，就我做妾也肯。在揮邦社會中，妻與妾的地位是平等的，所以做妻也好，做妾也好，甚至我將來再娶多幾個，她也不計較。

——談到結婚以後的問題，她說，我和她結了婚，在揮邦皇室中我也成爲貴族一份子，有繼承襲王位或出任揮邦地區的土司。假如我不願留在揮邦，而繼續任政府官職的話，隨便我到什麼地方，總部可以跟我走，就北上前線打仗，她亦可以參加作戰，原來她在十三歲那年開始，曾受過四個年頭的騎馬訓練，能夠使用手槍和步槍，十六歲那年，她隨族人圍獵，還親手擊斃過一頭豹子。

.....

從她嘴裡說出來的一個字，好像是一根銀綫，把我內心細索得牢牢的，不容我掙扎，也不容我走脫！何況，我根本就是一個熱帶地區生長的青年，浸淫在充滿羅曼蒂克的氛圍中，我能夠像書生一樣，心如止水，不爲所動嗎？自然，我是深深地陷入了情網，成爲她這裡的俘虜了。

一月二十二日下午三時，我和寶蓮公主在猛勇的「玉佛寺」舉行訂婚儀式，按照揮邦禮節，本極繁隆，但在非常時期中，不容鋪張，因而事前我祇得「九王爺」刀者先生同意，一切從簡。刀者先生亦贊成，等到反攻大陸，光復滇南之後，舉行結婚禮時，纔隆重重重的熱鬧一番。所以那天我和寶蓮除了跪在佛前，受高僧誦經祝禱，交換戒指之外，再請猛勇縣長、七紳、議員，以及女家親戚吃錢晚飯，便算禮成。

女家親戚從老遠地方趕來觀禮的，男男女女不下四五十人，其中有兩位不平凡的人物，一是揮邦「太上皇」刀

棟樑（原任車里宣慰使，爲白夷民衆所崇拜的天王，雲南陷共之前退位，天王及宣慰使職由其子承襲）。一是「皇叔」刀棟材，他們均爲刀國興的堂兄，共軍侵入滇南後，不願投降，率羈護子弟兵千餘人，逃亡至緬北山區，成立反共游擊隊。民國四十年九月，開始歸二十六軍軍部指揮。此外，還有兩位相當漂亮的「公主」。她們都是刀棟材的「女兒」，其中一位據說也愛上「華僑團長」潘子明兄，正在熱戀中。（潘子明爲一六一師四八一團上校團長，民國三十九年冬卽至猛勇一帶活動，翌年推進至滇南邊區，與刀棟樑部有密切聯繫。當潘子明上校受命爲四八一團團長時，陳振熙師長祇給他一張派令和一枝左輪手槍，他便這樣單槍匹馬的離開曼谷，經緬甸羈護山區跑到滇緬邊區活動。抗戰勝利後，流落在緬北一帶的國軍官兵，爲數不少，因而經過一年餘的努力，終於將業已解甲歸農的國軍官兵組織起來，成爲一六一師四八一團的反共戰士。該團補給，因交通關係，未能獲得師部大量裝備，祇於民國四十年十月由師部參謀處長蔡晉煌交給他們三挺輕機槍和少數卡賓槍，其餘槍枝都是參加部隊的人自己帶來的。）

九 再度挺進滇南

招撫滇邊山區游擊隊——反共土司龍正泉——呂國銓慷慨誓師——華僑志願軍參加戰鬥——葉植楠規復南嶺——叢林戰的經驗和教訓——彭程瀾滄報捷——中共對少數民族的煽誘

一

三月廿五日，在滇南邊區活動的潘子明上校，已率領八二四團猛勇，人槍雖多，但也是疲弱付編共黨軍，何況自從自編共軍第七縱隊被我們打垮之後，滇南縣境的治安已相當平靜，於是，我把防務移交給他，率領原來的人馬以及刀鎗總部。於三月廿九日離開猛勇，向北無進，去完成師部交給我的第二個任務——招撫滇邊山區游擊隊。

當猛勇民衆知道我們即將離去的消息時，尤其是我的未婚妻寶蓮公主，無論如何亦不肯放我們走，經我再三解釋，並向他（她）們提出保證：這次離去是暫時性的，在極短時間內，完成任務後必回猛勇，他（她）們方纔依依不捨的把寨關開啓，讓我們大隊人馬通過。可是這一解釋，只使行期延宕了兩天。

三月廿九日至四月十三日，這十六天中，我們先後到過猛苛、猛蝎、猛滑、猛馬、猛龍……等十二個游擊區，

會見周華、李慶典、陳振成、林紹生、李錫奎、蔡敬忠、刀國新、刀世華、龍英、張威、熊得標……等游擊領袖，實力總數約四千人，其中除周華所部與「大陸作戰機構」取得直接聯繫之外，李慶典、林紹生、蔡敬忠、刀世華、龍英等部亦於四十年杪取得二十六軍之游擊支隊番號。但軍部一向很窮，對他們並未發給過絲毫補給；其餘陳振成、李錫奎、刀國新、張威、熊得標等部，則爲獨立性質，因而我們的招撫工作，便大打折扣。由十一個游擊區縮減至五個。這五個區域的游擊隊肯接受收編的話，也還不錯；他們合起來有一千六百多人，步槍八百餘枝，手槍二百餘枝，騎槍三百餘枝，可是他們都很固執，無論如何亦不肯接受收編，他們的意見是：①他們是雲南人民，在雲南他們有家庭有產業，他們被共軍迫害，由雲南流亡到滇緬邊區，組織反共游擊隊，目的祇是打回雲南老家，報仇雪恨，絕非爲做官求功名而作戰，他們的反共是出於志願，他們的目的尤極單純，反攻雲南勝利之後，他們便立即放下槍桿，返歸鄉梓，重振家園，絕不貪戀一切名位。②參加正規部隊，便是正式軍人，軍人以服從命令爲第一，那末他們將失去行動上的自由。照他們的經驗，有不少同鄉親友，過去投身正規部隊，爲軍南征北討，滇緬邊非，一去十載廿年，杳無音訊，請假既不能，退役又限於法規，未獲准許。因之，他們有此前車之鑒，乃不希望投身正規部隊。蓋恐一成正規軍人，將來反攻雲南勝利，亦難解甲還鄉。基於上述二項，所以他們寧願自由自在地打其反共的游擊，而不願投身正規行伍受命令羈絆。最後，經我們說盡多少好話，搬出多少理由，甚至提出多少優待的條件（包括光復雲南之後，馬上允許他們退伍），他們纔被我們說服，答應接受「一六一師獨立團」的名義，使我們在遭逢困難，歷盡挫折中，總算有點「收穫」。

四月十四日，我和幾百個弟兄從猛馬出發，要到猛龍去拜謁廿六軍軍長呂國鈞將軍，和副軍長葉植棟中將。

（註：猛龍位於滇南邊境，與佛海南峯毗鄰，爲國軍距共軍防綫最近的一個強大基地。民國四十年夏，呂國鈞將軍率九十三師進攻車里佛海，撤退後，即將廿六軍軍部設置於此。）路上，碰到一隊數約四十人的揆族游擊隊，帶隊的人是龍漢傳，攀談之下，知道他是屏邊土司龍正泉的副官，這次從屏邊縣屬龍脚鎮出發；沿滇越邊界的山區到

緬邊來，目的是代表龍正泉向猛撒總部請求軍需補給的。

「龍正泉」這個名字，在緬邊的反共人士腦裡，有着相當深刻的印象，因為他是滇越邊境人民反共游擊隊中，一支實力最大的游擊隊的領袖。我常常聽人家提起他，但對他的一切還很陌生，這次碰到，我不願讓機會溜掉，於是提出許多問題向他詢問，以——就是龍漢傳當時答覆我的——

龍正泉是雲南與越南邊境上的一位土司，一個英俊有爲的擺族青年。他原名「哈昔巴布」，部屬稱他爲「康布哈昔」（註：「康布」是擺人很高貴的尊稱，意爲「大首領」，「哈昔」是擺人所敬重的一種蛇神，「巴布」是擺語「降福」之意，所以他的名字和尊稱聯繫起來，譯成漢語就是「蛇神降福的大首領」）。他的轄區包括滇南的金平、屏邊、蒙自三縣，橫跨籐條江和元江兩岸，哀牢山脈由西北斜貫中部，地勢極幽峻。土司府設在屏邊騰屬龍神鎮附近，崇山峻嶺，樹木終年蔥綠，花草四季長春，龍神府前便是在山麓傍一片小草原上，週圍溪澗奔繞，風景極佳。他有两个太太和一子一女，另外還有一個姪女。他的姪女是一個美麗的少女，善唱傣歌，多少滇邊高貴的青年爲之傾倒，但總覺自負，總想將來能去南京、上海、北平等地觀瞻一番，多讀幾年書。龍正泉很是寵愛，不願意她在本地隨便嫁人。前之她現在雖然已有十八歲，還是「小姑再處」。

龍正泉今年卅九歲，曾在昆明讀過書，去過戰時的首都——重慶。二十五歲時，承接了土司職。他的部屬和人民很擁戴他，他對部屬的生活也去謀改善。轄下原有一支三百餘人的自衛武裝，隊員多是貧苦擺人，隊員家屬生活費用，由富有的擺民負擔。

對於孫總理及「蔣委員長」，龍正泉極其欽佩，會客室中懸有總理遺像及蔣總統親筆署名題贈的肖像。書桌上擺有蔣總統所贈精裝金字封面的總理遺教。他唯一的希望是將來能再見到蔣委員長，同時以能做蔣委員長的部下爲榮，他對部屬講話時常常說：「蔣委員長比我們誰都英明，他所說的事情，絕沒有一件會錯的，當初打日本人的時候，他就曾說過一定能得到最後勝利。後來不是果然得到最後勝利了嗎？現在蔣委員長又叫我們反共抗俄，我們依

着他的話做去，將來亦絕不會錯。」

盧漢在昆明「起義」時，曾有一部份土司表示反對，龍正泉是其中最烈的一人。當時龍派人分赴金平、屏邊、蒙自三縣，告訴那三個縣長說，如果他們要響應盧漢「起義」，那就請他們趕快收拾回昆明，如果他們不響應盧漢，他一定全力協助他們抗共。

中共陳賡兵團開入雲南後，曾派出大批政治人員向各土司作政治安撫，並送禮物給他們。一部份土司接受了「安撫」，但龍正泉始終拒絕與中共代表見面，並派人告訴中共代表說，如果他們要進入他的轄區，他們就會成爲俘虜，中共代表廢然而返。

後來，國軍撤出蒙自屏邊，龍正泉即號召攆族青年，在叢山中，給中共部隊不少的打擊。陳賡兵團的第九軍，每逢說起龍的游擊隊，都還感到頭痛。

陳賡的副司令員孔從周和中共黔桂滇縱隊司令莊田，有一次由蒙自乘坐小百普軍往屏邊觀察，隨行的還有兩輛大卡車，載有一排士兵。他們開離蒙自不到四千里，走到正村附近，即碰到龍的游擊隊。他們由兩輛大卡車上跳下，將三輛軍車圍困包圍，苦戰三個多時辰，共軍一排幾乎全被消滅。後來蒙自共軍起來增援，纔把孔等救出。

經過這一段事故後，中共知道用武力不能解決龍部，遂又想出了一套新花樣，陳賡兵團中有一個師政治委員毛某，很有術術派人，自告奮勇，願去遊說龍正泉，並欲乘機向龍的姪女求婚，不料毛被龍扣起，向蒙自共軍索取三百支槍和若干顆子彈，作爲贖毛的條件，共方無奈，祇好照辦，毛某始獲釋放。

民國三十九年十月初旬起，中共軍對龍部施行了兩次「圍剿」。第一次「圍剿」時，中共出動一萬軍，由箇舊、蒙自、屏邊等三面進逼，一度佔領贛脖子司令部。龍正泉率部先撤入哀牢山。哀牢山中叢林密佈，時有毒蛇猛獸出現。中共部隊追入深山，遭遇龍部暗襲，和被毒蛇咬傷斃命的，爲數甚多，遂不得不望而止步，退屯元江兩岸。第二次圍剿時，中共又動用了一個軍和兩個機動砲團，強迫攆民嚮導，向深山中追尋龍部，但卒被龍部配合

活隴滇南山區的其他反共游擊隊所擊退。龍部等並利用叢林掩護，滲入元江東岸中共部隊的後方奇襲，共軍死傷枕藉，在馬立坡、稿瓦卡、納更由三地，共軍幾乎大部被殲；龍部獲得大批軍火，且乘勝向蒙自屏邊進擊，收復屏邊縣城。

龍部現有五千餘人，多數是揮族人民，極少數是漢人，由於兩次對共軍作戰勝利，他們每人都有了一支步槍，但子彈則比較不夠，因之聲勢日壯。揮族土人翻山越嶺，風餐露宿，習以為常，是天生的游擊戰士，共軍拿他們毫無辦法。

龍正泉於民國四十年四月，與猛撒總部取得聯絡，其部隊受李彌將軍編為雲南省保安第三縱隊，由龍正司令。龍接到派令後非常興奮，時常對自己的部屬和滇南的游擊隊官兵說：「誰能先打進昆明，我就讓我的姪女兒嫁給誰。」他的姪女兒也很天真的表示：「我將來一定要嫁個反抗共抗俄的英雄。」

最後，龍漢傑副官還告訴我一些有關滇共活動和昆明狀況的確實情報：（據說，龍正泉有一隊諜報隊，喬裝為販賣土產的商販，經常在蒙自至昆明間的路邊活動，他們每獲得一項情報，就用口述的傳單方法，迅速報告屏邊基地。）

民國三十九年七月，中共在保山開設一所侵略東南亞的特務訓練學校。其中受訓練的，大多數是來自越南、泰國、緬甸、馬來亞、印尼的華僑青年。這批血氣方剛、認識不清的華僑青年，受了各該國共持的蠱惑而同國，此外也有若干是中共在東南亞各地的尾巴份子。中共訓練這批華僑青年的目的有下述三項：①畢業後派往各該居留國刺探各項軍政情報。②在各地組織第五縱隊，從事破壞各項建設工程的活動。③準備中共侵略東南亞各國時做「內應」的工作。這批受訓的華僑青年，因來自東南亞各地，均懂當地的語言、文字、及地輿形勢。

政府過去在昆明建立的兵工廠，規模頗大，設備相當完善。盧漢「自我解放」以後，又未經過破壞，自可繼續利用。但是蘇俄爲了對殖民地「新中國省」的徹底統治，所以要把將在東南及西南的兵工廠遷往西北及新疆，以便逐

制。昆明兵工廠也不例外。蘇俄於三十九年五月，派了八十幾個技術人員到昆明，監督昆明兵工廠的拆除工作，滇共當局，爲了要將工廠全部機器北運，特地徵用汽車六百餘輛。

捐稅重、商品銷路少，還有一期一期分攤不盡的公債，商人們祇有支出沒有收入，商店就不得不關門大吉了。所以藉着抗戰而繁榮的昆明，現已變成死市。金碧路的五金五洋店舖、曉東街南屏街的洋雜商店、與正義路上的金銀業和大百貨店，不是被燬倒閉，就是自動關門。偶然還在正義路上看見零零落落的幾家商店開着門，也是無人問津，冠生園的紙包雞和東月樓的汽鍋雞，都無人敢於過問。就是最平民化的小西門的牛肉，也少人敢嘗了。「解放」後的昆明物價，雖然並未上漲，而且逐漸下跌，但是因爲失業的人增加，商店倒閉，農村破產，人民沒有購買力，即使物價跌，也還是沒有顧客的。

銀圓、半開、黃金、和外幣，雲南中共當局，雖命令禁止使用，但是，中共設立的關卡，商人納稅，却要這些東西，向來不用人民券。中共關員的解釋，人民券是自己的，應該由人民自己使用；而黃金白銀外鈔等，應歸「政府」作購買軍火之需。

一一

四月十五日傍晚，我們到達猛龍二十六軍軍部。

這時，軍部正忙於籌劃第二次進攻雲南的戰鬥，所以當我們一行抵達猛龍基地時，呂、葉兩將軍都很高興，尤其是葉植楠，他一見到我，就緊緊握着我的手說：「老弟，你來得正好，我們已決定在最近要進攻南嶠瀾滄，軍部正需要多幾位政工人員，來訂定一個配合軍事進攻的宣傳方針和政治中心工作，以增強雲南境內同胞對國軍的反攻信心，讓他們知道國軍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環境之下都能够打擊赤匪。同時，使他們深切明瞭國軍在任何時間任

何環境之下，都有拯救他們走出鐵幕地獄的決心。」

接着，葉將軍再告訴我，這次的出擊，是一個非常偶然的決定，他說：「大約在七八天前的一个上午，呂軍長邀集我和九十三師師長彭程、滇南游擊縱隊司令李希哲等高級人員談話，從部隊的整訓教育，到滇緬邊區的形勢，談話的範圍越談越廣，竟談到士兵的營養問題來，大家都爲士兵長期以糯米作爲主食而表示擔憂，同時覺得駐紮龍已快一年了，在這一年中，士兵除了日常操練之外，沒有其他調劑生活的活動，這對健康和精神都不無損害。這時我突來觸動竊機，想到要解決這些問題，最好莫如出擊車佛南了。可是當我把意見提出時，大家都認爲這時是雨季開始，無論天時、地利、對軍事行動均是不適宜的。我却不以爲然，我向大家解釋，正因爲是雨季期間，共軍決不會注意我們行軍，而且也不相信我們敢行動。照最近的情報看來，駐在滇南的共軍目前祇有第十三軍一個師和四個民兵團，總共人數不過五千人左右，而分駐車里、佛海、南嶺、瀾滄等縣，每縣駐軍最多不過一千五百人，同時共軍正規部隊，僅佔百分之四十，百分之三十係土共，其餘百分之三十係強徵當地人民組成。共軍因懼怕我們國軍的襲擊，其駐營地沒有一定的地點，而以一種流動性駐防辦法代之，頂多十天，就要遷移到另一村寨駐紮。尤以佛海南嶺的共軍爲甚。共軍的數量這樣少，心理這樣恐慌，實在是我們難得的機會。我們如果能够不怕辛苦的出擊一次，既可得到一大批粘米以供軍食，又可以給共軍一個措手不及的嚴重打擊，而且在士兵休息了很久之後，一次勝利的戰鬥，對士兵心理上和情緒上，甚至戰鬥經驗上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何況，這個行動危險是不會太大的，祇是辛苦一點吧了。」

「結果，他們還是給副軍長說服了！」我下意識地問。

「出奇制勝，攻其無備，這是兵家的要訣。自然，大家經過仔細研究之後，都覺得機會確是十分難得的，而且大家都知道雨季期中，滇南一帶交通很不方便，攻下車佛南瀾滄之後，即使敵人從保山方面派軍增援，也得翻過窮山惡水的卡瓦山，最快也須要走半個月的路程纔能趕到。於是，大家便不再把雨季看做是不適宜行軍的問題，反而

一致認為這種成功性佔百分之八十的戰鬥，是可以幹一下的。」葉植楠笑着答。

「那麼，現在決定怎樣進攻？先攻下車佛南，而後瀾滄，還是先取瀾滄，而後車佛南呢？」我問。

「在進軍的部署上，呂軍長已作縝密決定，呂軍長對瀾滄的一切比任何人熟識，戰鬥經驗也比任何人豐富，他的決定是深具戰畧根據的。如這次兩路進軍，一由我負責攻擊南嶺，一由彭師長襲取瀾滄。這方面，將因彭師長的牽掣，使共軍的兵力首尾不能兼顧，並可阻擊由保山南下增援的共軍。」葉植楠毫不保留的告訴我。

從葉植楠的談話中，我知道進軍瀾滄的行動已箭在弦上，雖然他並沒告訴我出擊的確定日期，但我猜想可能是三數天內的事，因而軍部交我擬訂的「宣傳方針和政治中心工作」，當天晚上我便開始執筆。在黯弱的茶油燈光下，我一面抽着「擺夷雪茄」〔註〕，一面絞着並不豐富的腦汁，直至翌日上午，呂軍長派人叫我到軍部吃早飯時，纔將草稿完成（文長八千餘字，寫滿二十幾頁信箋）。飯後，我把內容讀給呂軍長、葉向軍長、彭師長以及其他高級人員聽，我的本意，是想請大家提供點寶貴意見，使內容更充實些，不料他們都認為已够「完整」，呂軍長也一面微笑，一面讚道：「好極了，政治部主任究竟是這方面的專材，你寫出來的比我們大夥兒以前想的還要週到，就這麼辦吧！」說着，他把草稿拿過去，在上面畫個「行」字，我紅着臉慌忙報告他：那是草稿，還沒騰正！他却隨着跟隨笑道：「何必呢，看得明白就算了，在這裡一張紙有一張紙的用途，一分精神有一分的用處，切忌浪費！」呂軍長這樣爽朗有趣，幾句話聽得我所有人員都笑了起來。

〔註〕：「擺夷雪茄」是滇緬邊疆傣族人民土製的煙捲，用樹葉樹枝浸雜燕窩絲藥材等捲成。普通每枝半尺長，香菸一般粗圓，含在嘴裡遠遠看去好像咬着一節甘蔗。味清頗辛辣，帶焦臭，雖無呂宋雪茄香味，但能辟瘴氣，殺疫菌，故傣族人民男男女女均人口一，甚至連四五歲孩童，亦嗜之成癮。父母不以為怪，反頻頻強兒女多吸，視為防病良藥。

十七日下午，我和各級政工人員剛開完「配合軍事進攻政治工作會議」，呂國鈺派人把我叫去，除詳詢會議情

形之外，告訴我一個令人興奮的消息。他說：「淮軍決定明天行動，時間是早上七時，葉副軍長剛纔告訴我，六一師華僑弟兄因去年未能參加反攻之戰，極感失望，這次總算你們來得正好，碰上這個淮軍的機會，我想請你協助葉副軍長，連同你帶來的全體弟兄，進攻車佛南區，你的意思怎樣？」

我毫不躊躇的答應下來，同時向呂軍長表示：華僑志願軍的弟兄知道這個隨軍出擊的消息之後，他們將比任何人還要高興，因為這是他們每個人幾年來所急欲達成的願望。

這一夜，上至呂國銓、葉植楠、彭程、下至戰鬥兵，炊事兵都沒有睡過，大家通宵達旦的，忙着準備出發前的一切工作。

十八日上午七時，官兵們精神奕奕的集齊在大操場上，聆聽呂軍長講話。

呂國銓簡單扼要的對官兵們勸勉幾句之後，操場上掀起一片自洪爆發似的呼聲，四千餘熱血沸騰的反共鬥士，莊嚴雄渾地舉着拳頭宣誓：「不達任務，決不回來！」「不成功就成仁！」「為國家民族的自由獨立，戰鬥到底！」……………

呂國銓被這壯烈激昂的場面，感動得頭顱點點，隔着一付白晶眼鏡，也能看到他的眼睛閃着興奮的光彩。他緊握葉植楠和彭程的手，激動而愉快地說：「我靜候各位的佳音，祝大家馬到成功，多殲滅一些赤匪，多拯救一些苦難的同胞，多收復幾處錦繡的國土……」。

八時還差十分，在幾發震撼山崗的炮聲響中，漫長的行列，高撐着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邁開堅決而有力的步伐，朝蜿蜒崎嶇的山道挺進，沿途唱着雄壯的軍歌：

「打回去，殺共黨！」

報仇雪恨，回家鄉；

一顆子彈一條命，

爬過山來爬過崗。

x x x

衝進鐵幕的心臟，衝！衝！

衝破匪敵的火網，

衝倒朱毛爲政權！

打回去啊！收復大好河山。

.....

中午十二時許，大軍行抵一處叫猛萊的小村落便分開了。彭程率領九十三師兩個團、一個游擊縱隊朝西北捷徑挺進，直指瀾滄。葉植楠則率領一個團，一個游擊縱隊和一六一師的華僑弟兄，向南嶠方面進攻。

三

十九日下午我們抵達猛耶壩附近一處叫長哈的阿卡山，從長哈至猛耶壩祇有四個多鐘頭，根據阿卡族人供給我們的情報，猛耶壩經常駐有二百餘名共軍，有時且增至五六百。葉植楠聽到這消息之後，立即下令向猛耶壩進攻，他認爲區區幾百名共軍，是不堪一擊的。可是幾位作戰參謀的意思，却以爲與其作正面攻擊，不如來個奇襲，效果比較更大。因爲正面進攻必遭遇共軍頑強抵抗，我軍要想獲勝，就勢非耗費相當數量的彈藥不可，同時共軍潰敗之後，它們必向南嶠方面退却報警，猛耶壩距南嶠僅有三十餘里，一天路程即可到達，這樣無形中等於是把南嶠共軍一個準備的機會，以逸待勞的予我軍作主動的堵擊或伏擊，那麼，我軍要攻下南嶠，必將遭受很多困難和挫折，甚至付出攻擊猛耶壩所消耗的十倍或百倍的火力，才有從勝希望，所以進攻猛耶壩無論如何應該避免正面攻擊。

葉植楠很重視大家的意見，立即把阿卡族的酋長請來，問明可以通往猛耶壩及南嶠的山道捷徑之後，決定分三路出動，一路由葉植楠親率九十三師二七八團正面攻擊猛耶壩，一路由一六一師官兵沿山道捷徑繞至猛耶壩背後，以機槍陣地伏擊，切斷共軍的南嶠退路。一路由李希哲司令率領游擊隊埋伏於猛耶壩通往佛海的某渡口，消滅共軍殘餘。佈署完畢之後，大家分頭出發。當我們（一六一師）這一路抵達目的地時，已經是深夜十一時二十分了。等上一個鐘頭，便聽到猛耶壩那面傳來的密集槍聲，以及手榴彈爆炸的響聲，我知道二七八團這時已開始向共軍攻擊，遂命令弟兄們趕快準備。

半小時過後，一陣慌亂雜沓的步伐，向我們埋伏的地方衝來，在不太明亮的月光下，隱約能夠看到共軍狼狽之狀，他們有的僅穿着一條內褲，有的光着頭赤着腳，有的連武器也沒有，可證明他們是在好夢方酣中被槍聲驚醒過來的。弟兄們都按槍以待，直至共軍距離不到五十碼時，纔一聲令下，五挺輕機同時發出格格格格，格格格格的怒吼聲，共軍一個個的倒下去，慘叫哀號之聲不絕於耳。

我們這一路的任務很快就達成了。但因附近都是叢林，共軍的地形又熟，一聽到槍聲就避到叢林裡面去，所以被我們火力擊斃的共軍祇有十九名，傷十四名。

向東逃竄的共軍，雖亦中了李希哲部的埋伏，但究竟死傷在河裡的有多少？却無從知道。

至於猛耶壩上的共軍，因一經接觸就倉惶潰退，死傷數額祇有十八名，逃跑不及而被俘的七名。

從七名俘虜的供述中，我們知道這次駐在猛耶壩的共軍有三百二十餘名；但照傷斃的數字看來，顯然距離「殲滅」的理想尚遠。俘虜同時告訴我們，目前駐防南嶠的共軍雖然祇有兩個團，人數約一千五百名左右，「因去年國軍進攻軍里佛海之後，共軍已作縱密防備，在南嶠外圍築有很多堅固的碉堡，要想攻進去很不容易。

這天晚上，全體官兵均在緊張的氣氛下捱到天亮，士兵們忙着搜索附近叢林，葉植楠將軍和幾個高級人員則忙於研究進攻南嶠的戰畧。

研究結果，大家決定以神速的行動，夜襲南嶠，因為一切堅固的碉堡，在月色黯淡的黑夜，所能發揮的效能，比白晝要降低百分之七十。

此外，由於政工幹部替共俘們敷藥打針，送東西給他們吃，精神感化及政治說服結果，大部份都醒悟過來，因而供給國軍很多有利的情報。如那個方向是共軍防衛較弱的一隅，從那裡攻擊可以順利打入南嶠縣城……等等。最後，他們還再三發誓！願意痛改前非，立功贖罪，為國軍作攻畧南嶠的嚮導。

二十日午夜，將近十二點鐘的時候，在五名共俘的引導下（按：有二名仍執迷不悟的被留在猛耶壩），葉植楠將軍率領九十三師二七八團作為攻擊主力進攻南嶠東門。一六一師的華僑弟兄和刀鎮華部抄小路進攻北門。李希哲部則負責擊斃任務，埋伏在西南面的叢林中，待機行動。

我軍這次採用「聲東擊西」的迂迴戰術，由葉植楠率二七八團誘出城裡的共軍主力之後，先在距離南嶠縣城三華里的一座山脚發生激戰。不久，二七八團搶先一步，將山坡上的一處「自然堡壘」佔領，把敵人阻止在山脚下面。共軍明白要制勝必先制高，遂向山坡猛烈仰攻，並以密集隊形奮勇衝鋒。我軍雄踞在山坡上面的輕重機關槍，衝鋒槍，步槍，手榴彈一齊叫響起來，第一隊的敵人倒下去，第二隊跟着上來，接着第三隊，第四隊……他們好像發瘋似的，甚至後一隊的人，竟牽着前一隊剛剛倒下去的「解放軍同志」，作為一剎那間衝鋒前進的掩護，這樣連續衝鋒了五次，每次衝上山腰時，都被山上的火力擊退。最後，共軍那個團顯然已氣疲力竭了，纔紛紛向縣城撤走。遺屍在我軍陣地前面的有一百零三具之多，其中有營級以下共幹十六名。丟下俄製輕機槍一挺，步槍四十八枝，手槍三枝。（軍作戰時往往把槍枝看得比「同志」的性命還重要，所以一見到有人倒下，便把槍枝奪着走，因而被我軍擊斃的人數雖多，遺下槍枝却很少。）

這一場不大不小的殲滅戰，擊潰了敵軍的主力 and 旺盛的氣餒，南嶠的命運便被決定了。我軍二七八團不但佔據着優良地勢，而且截斷敵軍通往佛海的交通綫。

當二三八團和共軍開始戰鬥的時候，一六一師的華僑弟兄及刀鑽華部正在偷渡喃麗河（距離南嶠縣城約四華里）。原來不過一百尺寬的河面，因連日大雨，竟加寬到二百五十餘尺。幸而深度祇有三尺，尚能勉強涉足而過，假如再深一二尺，則勢將望河興嘆，無法達成夾擊的任務了。過河之後，東岸泥濘路滑，亂草及胸，官兵們一步一跌，以致行動較預定時間遲緩了一小時。所以當隊伍抵達南嶠北門附近，用信號槍放出紅色信號，通知李希哲部開始發動攻勢；向共軍正面的碉堡陣地襲擊，以牽掣守城的共軍兵力時。距離還不到十五分鐘，我軍便遭遇一股被二七八團擊退下來的殘敵。它們慌慌張張的從密林中竄出，與我軍先頭部隊（由劉營長親自率領）碰個正着，便開起火來，在月角黯淡中，共軍無法測知我軍究有多大力量，以為中了埋伏，因而畧經接觸就縮回密林中去了。這時，走在後面一刀鑽華部已與劉營會合，便乘勢攻入北門。

守城的共軍本來有五六百人，但因李希哲部的攻擊，大部份都開出城外增援，留在城裡的那時不足二百名，所以我軍很順利地就把「南嶠縣政府」所在地的龜山佔領了。（守衛龜山的共軍祇有一排人，亦許是業寡懸殊的緣故，他們並不怎樣抗拒，便拔足沿山後小徑向南門決却）

佔領龜山之後，我軍劉營長即在城裡展開掃蕩，不上半小時，便將留守縣城營盤及倉庫的共軍全數驅出，而按照原定進攻計劃，在城內幾條主要路口架起輕機槍，並在敵人遺棄的工事附近埋下線觸手榴彈，準備敵人敗退入城時，予以殲滅。

西面而叢林中的李希哲部游擊隊，自從見到我們的攻襲信號後，即開始以自動步槍、卡賓槍、手榴彈等向敵人碉堡陣地密集射擊，共軍誤認李希哲部是國軍的主力，便把南嶠城裡所能調動的部隊都集中到碉堡陣地去。誰知李希哲部雖然不斷射擊，却是虛張聲勢，祇開槍聲，不見衝鋒。這樣對峙到二十一日凌晨三時十五分，二七八團第一營又攻佔離南嶠縣城一公里的猛蓮鄉（一處很有戰畧價值的據點）。第二營由葉植楠將軍親自率領，抬着五門六〇砲擊炮，隨後接應上來。月光雖則不太明亮，但藉着戰火的閃耀仍能隱約辨出敵軍陣地。於是，葉將軍下令發炮，

五門六〇迫擊炮相繼叫出震動山岳的响聲，轟！轟！轟！……一小時之間，發射出一百三十多發榴彈，把敵人自認爲「最堅固」的碉堡陣地幾乎翻了過來。第一營乘勢突擊，攻下南門據點。殘敵見大勢已去，想趁着黑夜突圍逃命，因此，雙方都用出最大的火力衝殺，混戰中，我軍一個輕機槍兵被敵人的刺刀戳死了，「副槍手」李民強右脇下也挨了一刀，他手無寸鐵，便用左手順着來勢把敵人刺過來的槍按在地下，右手迅速的抓住敵人的咽喉，他的五隻手指，立刻變成了五枝鐵鉤，戳穿了敵人的喉管，最後他用力一扯，連敵人的舌頭都從喉管裡抽了出來。這個英勇的故事，不但傳遍了滇南戰場，而且還哄動了緬邊基地。

擊戰到天亮，共軍除掉四百多人漏網逃脫外，被國軍擊斃的總計二百八十餘名，擊傷一百二十餘名，俘虜六十七名，遺下輕機槍七挺，步槍一百零九枝，手榴十六枝，彈藥八千餘發。我軍陣亡連長以下官佐十五名，士兵五十三名，負傷官兵六十七名，失蹤三十一名。

南嶠於二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五分完全被我軍光復，戰事宣告終止。

四

由於經歷着南嶠戰役，及與緬共作戰，使參與戰役的人獲得「叢林戰」的不少寶貴的經驗和教訓，茲將耳聞目見之實地情況和孫毅副參謀提供的意見公開出來，作爲軍事上的參考：

◎ 滇緬邊叢林戰的特性 熱帶或亞熱帶的叢林，多分佈於山岳重疊河流縱橫地形極爲複雜的地區，能使一切機械化武器無法施展。防者便可以利用地形的掩護，用少數兵力，扼守要道，阻礙交通，使攻者無法知道他的兵力區分和配備狀態，多設埋伏狙擊，製造恐怖，使攻者不敢輕舉妄動。又因爲砍取樹木方便，可以在短期間內，構築成極牢固的工事，編成堅強據點式的陣地，持久防禦，萬一戰況不利，又可以後退一段，步步設防，節節抵抗，使

攻者不能不逐次攻畧，耗費時間。相反的，叢林對於攻者，却是害多利少，好的方面固然可以利用地形地物的掩護接近敵陣，施行近距離的包圍；但是，搜索、觀測、連絡、救護、以及步兵炮兵的協同，都很困難，致令步兵行動，常常會走錯方向失却聯絡。所以在攻擊之前，必須訓練官兵使用指北針及運用地圖和聯絡方法，詳細劃分各團營的搜索地界，以免混亂誤會。多多派出斥候組和襲擊組，攜帶乾糧，潛入敵人的側方及後方，不分晝夜作遠距離和廣正面的搜索，襲擊，偵察敵情，地形，以供作戰指導上的參考。並不時擾亂敵人，分散它的注意力，俾使其不能判明我軍的部署和行動。所以攻防雙方，都必須隨時規定官兵服裝的穿着方式，和槍聲暗號的使用，以防敵人泥水摸魚。

◎濃密叢林戰額有的訓練和裝備，叢林中的天時、地形、生物，都和一般地區不同。作戰的部隊，一定要有特殊的訓練，能够適應特殊的天時，利用特殊的地形，克服一切特殊的困難才行。叢林中多山，必須訓練爬山的本領；多水，必須人人能够游泳；多樹，必須個個學會攀緣。其他像埋伏、搜索和逢山開路過水搭橋的技能，也都得熟練。▽同龐大的部隊在叢林中不易活動，班排就是獨立的作戰單位，下級幹部，眼量和獨斷的戰術修養以及士兵單獨作戰的精神，平時必須切實去訓練養成，狙擊射手更要能練出百發百中的工夫。裝備方面，祇就各個裝備來說：第一、濃密叢林的叢林都是多雨和瘴疾盛行的區域，雨衣和蚊帳是不可或缺的東西，不過山林裡很難找到避雨的地方可以掛起蚊帳來睡覺，而且戰事緊逼之際，也不許有從容設備的時間，這一點，作者覺得二次大戰末期美軍所用的戰地吊床最為合適，牠的底和頂都是膠布，中間用很輕的紗布似成有拉鍊開關的樣子，兩頭以繩索拴在樹上，無論是大雨傾盆，或是山洪爆發，照樣可以睡舒服覺，掛收容易，攜帶輕便。第二、叢林裡遍地荆棘，穿布鞋或草鞋容易傷腳，還不時要被螞蝗鑽上身去；雨季，整天在泥水裡走路，腳在水裡泡得時間多了，便會噴爛，所以不透水的半統膠靴，同是必不可少東西。第三、叢林茂密的地方，沒有途徑，不見陽光，最容易迷失方向，班長以上必須要有指北針。第四、在叢林地帶作戰，實無異於探險，把原本沒有人跡的地方帶來人跡，少不得要披荆

斬棘，靠着兩隻手給自己開路，每班至少又要有一把，每二人要有一把。

◎我軍的戰法 我軍在滇緬邊戰場所採用的戰法，大約有以下幾種：第一種是逐點攻畧——這是對於地形不大熟悉，不敢冒險深入，而採取的一種戰法，先用猛烈炮火把敵人的堅固陣地逐點摧毀，然後突破佔領，此即所謂「火力主義」，敵敵軍在炮火威脅下喪失戰鬥意志，是攻心戰法的一種。第二種是圍攻戰法——對敵陣採取三面包圍態勢，並截斷敵軍的補給和交通線，使其彈糧絕源，無法死守，又在敵軍陣地側面，留一缺口，示以生路，誘其潰逃，而在適當地點預設埋伏，等待敵軍逃遁時，予以一網打盡，此即孫子所說的「圍師必闕」。第三種是迂迴戰法——用適量兵力從正面攻擊，吸引敵人注意，另以主力或一部兵力在森林中開路迂迴，繞到敵軍的側背，截斷敵後交通，阻止增援部隊，然後對正面敵軍包圍夾擊，達成殲滅戰的目的，這種戰法，用得最多，收效最大。第四種是楔形戰法——用有力部隊，利用地形掩蔽，從敵人防線的間隙中間，突擊敵陣的心臟部份，其他部隊分別由正面兩翼，直搗敵軍的縱深陣地；這種戰法，對於敵人廣正面的防禦陣地攻擊很有效，可以節省攻擊時間，但有兩個基本條件，一要指揮官對於情況完全明瞭，二要部隊戰鬥力量相當雄厚穩健。

◎補給的重要 在過去國內戰場談補給，大家都祇注意到給養上面，以為祇要是糧秣充足、士飽馬騰，便可以戰勝攻取，其實彈藥的補給，也和糧秣的補給一樣的重要。我們一方面要兵員身體健壯，裝備犀利，一方面還要隨時獲得充分的彈藥，火力纔能旺盛，部隊攻防時的衝力和抗力纔能增強，作戰畧戰術行動時，行軍力和停滯性纔能充分發揮，滇緬邊戰場的補給工作，對於這兩方面我軍都未能做到，以致兩度進攻滇西南，站不到一兩個月的時間便要放棄充復的縣城，假如我軍的糧彈補給能够不發生問題的話，在戰績上必有更輝煌的紀錄。

◎迂迴部隊的要訣 迂迴目的，在斷絕敵後交通，為叢林戰中促使敵軍迅速崩潰而收殲滅戰果的最有效戰法。担任迂迴的部隊，必須官兵身體壯健，戰鬥意志堅強，攻擊精神旺盛，能吃人所不能吃之苦，耐人所不能耐之勞，指揮官更要有機智果敢的才能，因為迂迴路線，一定要選擇最困難的地形，在敵人認為無法通過者，然後纔能出奇

制勝。其次，迂迴部隊要特別注意遠距離的敵情搜索，最好能利用土人偵察，對於意外的情況，纔能及早處置，行動起來尤其要輕快秘密，一切笨重裝具，和嘶叫的驢馬，都以不帶爲安；對於迂迴敵後的地點，專先要周詳選擇，佔領一地後，馬上必須完成各種防禦工事，準備敵軍的反攻。

上面所舉的幾點經驗和教訓，都是偏於叢林戰方面，其他像通訊聯絡的重要，和各兵種的配合運用等等，在別的戰場也有同樣情形，便沒有一一的記錄下來。本節在一般讀者看來，亦許感覺得枯燥一點，但這些都是血的教訓，「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在反攻大陸的前夕，多少有點可供參考和注意的價值。

五

葉植楠將軍於十時二十分進城，當即下令解除戒嚴，並撤回封鎖各路的國軍和游擊隊。

關門閉戶，以及躲在附近森林中的老百姓，這時都紛紛奔出街頭來，擁塞得連路都走不通，當他（她）們見到縣城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英氣勃勃的國軍將士，每個人的臉上都呈露出歡欣愉快的神情。

南嶠譚族土司刀忠漢，自從共軍佔據南嶠之後，即率其家族數十人逃亡至附近山谷裡避難，這時，他知道南嶠已經光復了，便從山裡走出來。

刀忠漢一見到葉植楠李希哲就緊緊拉着他們的手，沉痛萬分地說：「我們很欣慶能再生人世，自從共黨佔據南嶠以來，我們被一步一步的逼到深山裡，過着穴居露宿的野獸式生活。但我們畢竟是現代的人類啊！疾病、飢餓、寒冷，使我們不幸的一羣中間，死亡逾半，這種慘禍人寰的遭遇，夢想不到，我們也有得救的一天。你們兩位老大哥和國軍全體將士，這一次，真可說是我們老百姓的再生父母了。」說後，幾乎跪倒地上。

刀忠漢又說：「去年（民國四十年）這裡的人民，聽到呂國銓將軍率部攻克佛海，大家都很興奮，扶老携幼，

想投奔到國軍庇護下的自由天地去。誰知事機不密，祇越過一個山頭，就被匪軍追及，不幸的便在子彈和刺刀尖下喪失了不少性命；這一筆血債，一直悲慟地壓在被難者兒女的心頭！」

南嬌在共軍佔據期間，每個人民都被迫害得透不過氣來，一位骨瘦如柴的老太婆向國軍訴說：以前她和她丈夫是做雜貨生意的，一家生活過得很舒適，南嬌陷落之後，她丈夫因不肯「獻金」，遂被共軍認為「國特」，雜貨店封了，她幾十年血汗積蓄的一千多個半開（雲南銀元）被搶去了，她的丈夫和兒子沒有經過審訊便在當天晚上槍決了，她要收屍，共軍也不准許。老太婆想起傷心悲慘的往事，祇有流淚，沒有縱聲痛哭。據說：中共統治下的人民，連痛哭也在嚴禁之列。

我們有七十幾個負傷的官兵，他們艱在臨時設立的「醫院」裡，許多人民自動的走去慰問，年青婦女替他們送水送茶，倒茶水，天真的小孩子，笑嘻嘻地把白嫩的小臉，送給頭纏繡帶滿臉子愁的官兵們親吻。

爲報告敵情，一位叫賴壽成的老先生，怕我們不肯相信，他堅決發誓，並願意將他的妻兒兒女作保證。

另一位在南嬌居住十幾年的廣東同鄉姚華，他自己會做菜，要求我們讓他把僅有的積蓄二百銀元拿出來請國軍官兵吃飯，我們謝絕了他，他似乎很失望地走了。

光復後的南嬌人民，不必納稅，不必繳糧，不必獻金，更不必參軍，有困難時反獲得國軍將士和政工人員的照顧及協助，這段日子，不啻是過着天堂似的生活，每天隨便什麼時候，我們見到的人民，男女老少都是笑逐顏開，歡欣愉快的。

「南嬌反共軍指揮部」屬下，有一個「保安委員會」，這個機構是專門對付共黨潛伏份子和審訊共黨特工人員的，保安委員們對於那些「罪大惡極」的共諜，顯然的是要以德望來感化他們，告訴他們共黨對他自己的黨員宰割的情形，和政府對中共的寬大政策。

保安委員在審訊共諜時，沒有刑具，也沒有打罵，祇在桌子上面擺着「入自由門」，「說良心話」的兩塊牌

子，要共謀們自己坦白。結果有的共謀，掙頭大哭，作着良心的懺悔；有的雖然極度狡猾，但也逃不出保安委員的眼睛。在這個機構裡，經常可以看到共謀們說出自己罪惡並交出組織關係以後的表態，和一些自認爲「史毛信徒」的人執迷不悟的態度，以及審詢人員和藹可親的動作。

有一次，一個受「保山邊防局」派在滇南一帶活動的特工人員，他被南峒人民檢舉後，在保安委員會面前坦白地供出他的組織關係和所負任務之外，還把中共幾年來在保山的暴行揭發出來，他說：在保山淪陷前夕，土共叛亂，有二千名無辜良民被殺害。民國四十年被中共以「剿匪審判」爲名，槍殺了四千人。同年「清算」「鬥爭」中，有三千人被殺。四十一年一月，中共藉口「抗美援朝」，征夫青年壯丁一萬二千人，都被送往韓國當砲灰。以「阻礙征兵」罪名被殺者有八百人。在「三反」「五反」中又殺了一百二十七人。被勞動改造折磨而死的約有一千人，強迫征糧購債被逼死者有三百多人。不堪迫害而自殺者約二千人。四十年十一月至四十一年三月缺乏糧食（糧食被中共征去），餓死者有一萬多人。被中共拘捕入獄者有四千人。緬甸僑商之僑眷，多被中共綁架，勒逼以鉅款贖取肉票。如仰光信×行老板黃××兄弟，其老母被拘押，妻子均不堪受辱，被迫自殺。保山全縣共有人口三十多萬，現被押被殺被拘奪砲灰者竟達六萬餘人。超過總人口五分之一。

我們對他說的數字不很相信，請他統計精確一點，但他却指天劃地，說是千真萬確的事。

另一個「雲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派在滇南担任誘惑揮旗領袖和青年的工作人員，受保安委員會的寬大所感動及政治說服之後，他把中共一套「消滅邊疆民族，奴役邊疆人民」的陰謀原本本的供了出來，他說：中共政權自建立以來，爲欲統治大陸及各邊省境內的五十多個少數民族，以遂其奴化並等民族四十多萬人口之目的。特在雲南四川兩省，設立「民族學院」。

在四川境內，中共利用成都諸葛武侯廟，擴建而成的所謂「西南民族學院」，受「西南行政委員會」屬下的「民族事務委員會」監督並指導，院長黃憲章，爲中共西南區的特工核心幹部之一，過去以「川大」教授身份掩護其

活動。該院成立於民國四十年一月一日，每期訓練時間爲六個月，迄至是年十二月份止，已完成訓練者共二期。計第一期結業人員約二百五十人，第二期結業人員約三百餘人，目前正在訓練第三期學員。人數增至七百五十人，第一二兩期，僅設「普通班」，自第三期起，則增設「高級班」。各期受訓完畢的學員，由該院會同「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簽具意見，再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作如下決定：①一部份分發各民族地區，滲入各階層擔任社會工作，執行中共「以夷制夷」手段，促進及協商方式，成立各地區民族的「民主聯合自治區人民政府」。②一部份繼續留校受訓，或担任助教工作。③挑選一部份送北平深造。④一部份負責領導各民族進行勞軍工作，並起帶頭作用，掀起各民族人民踴躍參軍運動。

在雲南省「民族事務委員會」及「西南民族學院」的雙重指導下，又於雲南昆明北部的圓通公園內，設立一所「雲南民族學院」，院長朱家璧，成立於民國四十年八月一日。一切訓練方式及內容，均仿照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經完成訓練的祇有一期，第一期結業人數三百名；現正在訓練的第二期受訓人員，共三百八十五名。受訓完畢後的出路問題，與上述「西南民族學院」相同。

這兩所訓練機構的受訓人員，除由各地區的「民族事務委員會」選送各少數民族中的親共份子，及誘惑一部份少數民族中的無知青年外，並將漢、滿、蒙、回、藏各大族的共幹中，誘騙一部份青年從事所謂「邊疆民族工作」，參與訓練。這些共幹，到了山區之後，常常遭受少數民族的人民所暗殺，以致一些共幹都視「邊疆民族工作」爲畏途。

在上述兩所學院中，分別設置各種宗教講堂，並開設各種風習不同的食堂，澈底執行所謂「分別照顧、促進相互尊重、管教合一」的民族教育方案」。中共的訓練目的爲：宗教信仰，生活習慣，以及各民族的語言儘量不同，但思想則要求定型，政治信仰也務求一致。可是自從開訓以來，時常發生過漢族幹部與土著幹部，這個民族與那個民族，以及幹部與學員之間的衝突事件。究其原因，便是漢族幹部處處表現「高人一等」而盛氣凌人。被激起少數民

族的不滿。

中共目前對少數民族所行的這種辦法，並非其竊據大陸以後的一貫辦法，而是在其原有的「民族政策」失敗之後的補救辦法。在民國三十九年至四十年間，中共當時是以槍尖指向少數民族地區而推行其所謂「民族政策」的。在這段時日內，其對少數民族所施的暴政罪行，有如下幾項事實：

① 侵犯風俗信仰方面的：(甲) 譏笑回教民族不吃豬肉，並沒收河南各地清真寺的地產，禁止回族人做禮拜。(乙) 禁止苗族吃「豬臟」，壓迫穿漢服、說漢話，強制苗女剪髮，並在貴州威寧縣四川興文縣各地毀神像拆廟宇。(丙) 在貴州六城縣，將該地水家族用水文所寫的經典燒燬。(丁) 禁止各民族的婚姻戀愛方式，如苗族的「搖馬郎」，回族的「行歌坐日」，布依族的「趕儂」等，均在禁止之列。

② 人力的搜括方面：中共在各少數民族地區，亦有所謂「參軍運動」，強迫青年充當砲灰。民國四十年在「抗美援朝」的「參軍運動」中，內蒙每一行政村，便有五至六十名青年被強迫參軍；新疆的阿山、塔城、伊犁三族內也被拉去七千多人。總計西北各地的少數民族裡面，約有二萬五千人去充砲灰。

③ 財物的搜括方面：在「抗美援朝」捐獻運動中，中共曾經公開公佈的，計有：內蒙四百五十餘億；新疆伊犁、阿山、塔城三族八十餘億；桂西潯族三百五十餘億……其餘糧食、騾馬等財物的「捐獻」，尚不在此數。又以「儲蓄」為名，強迫廣西少數民族的婦女，將金銀首飾兌換儲蓄券，折價是三千元人民幣值一兩白銀（牌價八千元）總共榨取了二萬餘兩。此外並以中原各省賣不出去的陳舊劣貨，向邊疆民族交易羊毛、牲畜、腸衣、皮革、藥材等特產品，通過其所設的國營貿易公司，進行不擇手段的榨取。

由於上述種種損害少數民族的切身利益，致引起普遍的反抗，這幾年來，關於少數民族反抗中共暴力統治的事件，亦在各地層出不窮，其中暴動最大的，便是從民國三十九年起，迄今猶未完全解決的青海省「尖扎區昂拉部落叛亂事件」。該部落藏族八千餘人，在「千戶」項謙統率下，因不堪中共奴役迫害，全體武裝反共。其方便是甘肅省平

涼縣區回漢兩族農民二萬餘人的聯合抗暴運動，殺死中共幹部三百餘人，中共調集大軍四五萬人，纔把事件平息。中共經過這幾次的失敗，纔將「民族政策」改變，擺出偽善面孔，以「民主」爲名，實行列寧的「進兩步，退一步」的策畧爲實，欲從暴力的消滅，改爲和緩的統治。所以中共所標榜的「民族政策」，其真正目的，即是推行其「大漢族主義」，而其「大漢族主義」却又是脫胎於「大俄羅斯主義」而來的。

儘管中共把「民族政策」如何改變，邊疆的少數民族仍然是反共的居多。據中共在民國四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公開承認：「現在雲南全省已有攆族、傣族、保保族、景頗族、回族、拉祜族、愛尼族、卡瓦族、摩斯族等少數民族地區，雖然已實行了自治，但這些民族百分之四十已淪爲叛徒」。從中共這一承認看來，顯然的，中共的暴力政策和懷柔政策在邊疆民族中間都不能發生屈服作用。

那位「雲南民族事務委員會」的共幹，最後還向我們提供一些意見。他說，他希望政府收復雲南以後，對邊疆少數民族的政策，也應予澈底改變，再不能派些無用的官員，到邊區來作威作福，更不能使那些愛國愛鄉的邊地民族，發生離心力。

（按：據那位共幹自供，他本是保保族人，民國三十六年便參加朱家璧所率的土共。後來被朱家璧派在滇西南一帶的攆族和保保族山區活動，所以對大陸變色前政府對邊疆民族的政策和一些官員的腐敗作風，都很清楚。）

國軍政工人員在南疆最活躍的表現，除了主持上述這個「保安委員會」之外，要算是劇藝工作了。差不多每隔五天便演出一場，節目有平劇、摺語話劇、國語話劇、歌誦、舞蹈、技術……等，很受軍民歡迎。每次演出，即使遇着滂沱大雨，觀眾依然心神向往，屹立不動。這一工作，不但使官兵精神得到無上慰藉和鼓舞，對民衆宣傳亦獲得很好的效果。

六

我軍攻克南嶠的第三天（即四月廿三日），彭程師長率領的九十三師兩個團和一支游擊隊，也光復了瀾滄。當九十三師的隨軍電台發出捷報，到達南嶠指揮部時，官兵們興奮得互相擁抱着高呼和歌唱。

九十三師隨軍電台發來的電報雖祇寥寥百字，但已使大家相當滿意，電文的內容是：「瀾滄與保山接近，共軍較多，沿途戰鬥激烈，我軍在奮戰下，將共軍據點一一摧毀。攻抵瀾滄縣城時，陳賡之十三軍兩個團，曾作頑強抵抗，我軍採逐點攻畧及楔形戰術，歷八小時猛烈攻擊後，殲滅共軍一百餘名，俘三十餘名，殘共向双江耿馬方面潰退。我軍進入瀾滄城內時，人民熱烈歡迎。」

國軍在南嶠瀾滄整補了一個多月，正計劃冒傾盆大雨繼續推進，向車里、佛海、雙江、猛寧等縣進攻時，五月廿八廿九兩日，瀾滄方面發現共軍單翼偵察機一架在天空盤旋，這一行動，無異給國軍一個警告，表示大量共軍很快就要到來了。於是，為保存實力起見，彭師長不得不審慎將事，放棄進軍雙江、猛寧的計劃，日夜構築工事，以備迎擊共軍。

六月二日下午七時，從保山開出的陳賡所部第四兵團第十四軍一個師（實力約五千人），和「西南邊防局」的三個民兵團，聲勢洶湧，以密集火力進犯瀾滄。我軍初因衆寡懸殊，會於是晚十時四十分，被迫退出城外，據守堅固陣地與敵周旋，翌晨（六月三日）六時，我軍突振雄威，奮勇衝殺，並以六〇迫擊砲三門不斷轟擊共軍，至七時十五分，即將佔有絕對優勢的共軍擊退，再度奪回瀾滄城。

是日中午，退至附近山林的共軍又大舉來犯，這次進攻竟配合轟炸機三架，向我軍猛烈炸射，我軍處此惡劣情勢下，一方面爲了避免人民無辜犧牲，一方面爲了保存實力，不得不忍痛撤退，回師猛龍。

共軍第十四軍與我軍對壘時，曾向我軍陣地散發許多心理攻勢的宣傳品，包括有「安全回家通行證」，「忠告國民黨殘部書」，（爲了真實，我一字不改的記下它的題目。）前者除印有中文外，並附撒族文字。共黨的情報也相當準確，它們知道滇邊的撒族人民，都跟着國軍一道反共。後者的內容則講到吃粗糙的糯米飯，會得胃病，芭蕉心裡面含有毒素，山中的蚊蚋是打擺子（瘧疾）的媒介，同時毒蛇猛獸也會隨時吞噬去士兵的性命。最後還呼籲國軍官兵不要在山區過茹毛飲血的生活，叫國軍官兵：「回來吧！回大陸！我們歡迎你！」可是共軍這些宣傳品，國軍官兵拾到之後，有的憤而撕毀，有的則在上面批示註解：「我們在山區吃糯米飯和芭蕉心，爲的就是要幹掉你們這些殺人放火的強盜替自己的父兄妻子和受難的同胞報仇雪恨……！」有的則爽直寫着：「狗入的，少來這一套吧！你老子的心比鋼還堅定！」

此外，中共還用飛機散發大批傳單，其內容爲：「一、美帝在朝鮮慘敗，現已準備撤退，並放棄援助遠東計劃。二、緬政府已與中國人民政府取得協議，所有難民若不自動回國，即由緬政府予以逮捕遣返大陸。」同時散發另一種「潯鄉證」（按：該證與「安全回家通行證」不同），這是用白磅紙鉛印的兩摺四頁證明文件，封面印着「中國人民潯鄉證」，並註明「持此證者回國可以通行無阻」，下端畫着一個老婆婆站在門口，用遠眺的姿勢，若有所待，大概是慈母望子歸家的意思。下端有「中國人民政府邊防局散發」的字樣。內頁一面寫着：「羈留在異域的同胞們：回來吧！祖國在等着你回來共同努力建設，家人正在候着你回家團聚。」下端畫着在豆棚瓜架下晚餐的農夫農婦和孩子。第三頁完全是宣傳他們的建設成果，底頁畫着一幅地圖。

當彭程將軍率師撤出瀾滄的那天晚上，「南嶠指揮部」接到軍部電台發來的緊急命令，叫葉植楠停止進攻車佛區，甚至放棄南嶠，即晚回師。這時，官兵們纔知道瀾滄已經重陷匪手了，一部份弟兄聽到消息後羈憤激，誓死不肯撤退，要與南嶠共存亡，一位上士班長大聲嚷道：「我們殺匪還沒殺過癮，爲什麼要撤退！」另一位弟兄撐着一顆手榴彈說：「赤匪敢來，老子就跟他們拚，憑這顆東西，換它們幾條狗命也值得！」炊事兵老張，發狂似的抓着

一把菜刀在街上邊跳邊叫：「誰迫我撤退，我就把他當做共產黨一樣砍個稀爛！」

葉植楠將軍急得團團轉，叫政治部設法抑止弟兄們的情緒，快點準備撤退。可是，政工人員這時也和弟兄們一樣的憤激，願意不惜一切，爲保衛南嶠而戰鬥到底。葉植楠見大家呆着不動，有點生氣的說道：「我知道你們是不主張撤退的，其實我也何曾願意？但這是軍長的命令，我們不能不服從命令嗎？再說，我們此次出擊，已把共軍兩個糧倉的粘米運回猛龍去了，政治工作和宣傳目的亦達到了。我們死守下去，不但沒有多大意義，反而有全軍覆沒的危險，難道我們反攻大陸祇光復一個南嶠就夠了，不想再光復更多的地方嗎？現在是保存實力要緊，不是情感衝動的時候。我們今天必須撤退，明天才能够打回來；今天不撤退，就永遠沒有希望。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你們平時很聰明，連這點也想不通嗎？」

不錯！「留得青山在，何愁沒柴燒。」政工幹部們何嘗不明白這次的「戰畧撤退」是有其必然性和必需性的，剛才不過是一時情感衝動罷了。

弟兄們經過一番苦勸，終也想通了。可是離去的一刹那，大家仍不勝依依，想着這片可愛的國土，不久就要再度淪入殘暴的共僞手裡，竟爲之黯然傷心起來。

部隊在撤退途中，雖則很平靜，沒有遭遇到共軍的襲擊，可是在大雨淋漓中行軍却弄不堪言，上下山坡，儘管是手足並用，連扛帶扯，有時還會被腳底下的叢草和泥土，滑跌一交，要是不留神的話，更可能變成斷了線的風箏，不知道會將跌到什麼地方去。很難得走上了平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恐懼減少了，但那與膝俱齊的爛泥，緊纏着兩條腿，教你舉步維艱。雨水把乾糧袋裡的給養淋得變質，發出霉臭的氣味；雨浸濕了裝具，增加了負荷的重量；雨使吸血的螞蟥和傳播瘧疾的蚊蟲活躍起來；雨又把池沼變成大湖，把小溪變成河流，把河流變成洶湧澎湃的滔滔大水。因而在渡河時失蹤的官兵，竟達五十七名之多。

經過猛耶壩時，在「留守處」裡面，我們看見有一位雞皮鶴髮的老先生，躺在一張長檯上，留守處主任蔡筱文

正在替他打針。大家都感覺很奇怪，經梁筱文說明，纔知道那位老先原來就是滇西南一帶頗負盛名的游振宇，二個月前從緬寧逃出，每天在荒山叢林中行走，致染上瘧疾。當時，游振宇正發着高熱，我們不願驚動他，有關游振宇的一切，由梁筱文告訴我們：他是滇西緬寧縣的紳士，素來樂善好施，熱心地方公益事業，從未參加任何政治活動。三年前中共侵入緬寧時，游氏年已七十七歲，躬孫纏膝，本可坐享天倫之樂，不料在今年（民國四十一年）三月，緬寧共幹在「積極土改」中，突將游振宇列為「善霸」，發動「人民」，對游氏展開「清算鬥爭」。

游氏被算被鬥之後，家中財物悉被共幹搶光，親屬多遭殺害，他本身亦慘受共黨酷刑，飽受折磨。他一方面感歎自己遭遇的悲慘命運，復看到在他周圍的整個滇西人民，在中共榨取迫害之下，無衣無食，飢寒交迫，因此，痛定思痛，決定以年邁之身，誓死反抗中共，冒險犯難，通過了共軍的封鎖綫，衝出鐵幕，歷五十七天的行程，纔到達國軍留守處所在的猛耶填。

不久，游振宇熱度消退，醜醜暈茶之後，他平日盡身受前慘痛經歷，向國軍官兵作忠實的報告，盡訴其慘狀，熱淚盈眶；官兵們都深受感動。

最後，游振宇向葉植楠將軍表示，他這次逃出鐵幕，目的就是參加國軍反共游擊隊的工作，希望葉將軍給他一個如願以償的機會。葉植楠感動之餘，馬上命令兩個弟兄，用竹竿做一面輪子，把他拉返猛龍軍部。（按：據事後的消息，游振宇這位八旬老翁，到了廿六軍軍部之後，真的參加國軍幹起反共工作來。國軍在滇西南一帶有號召力量，雲南子弟受他的激勵，相率聚家上山，加入國軍部隊打共軍的，達數百人。）

我們回抵猛龍基地的第四天，共方第四軍一個師會合十三軍駐在車佛區的一個團，自滇歸而至，採取文整以勢，向猛龍進攻。軍部為避免損失，遂再下令後撤，移駐緬北邊境。於六月十一日在猛馬建立新基地。養精蓄銳，訓練整補，準備着次一反攻雲南的行動。

六月十三日，我和一六一師的華僑弟兄及刀鋒華部離開猛馬，沿着南行的山徑，返歸猛馬。

十 幾項不愉快的事件

一六一師人事的調整——猛弼一幕驚險鏡頭——緬甸政府的胡混尷尬——
「學員叛變」的撲朔迷離——王副團長死因不明——待遇不均與派系成
見——李元凱的脫離總部

抵達猛勇那天，太陽尚沒下山，我看看時間還早，不願驚動猛勇市內的人民，便和部隊從田野繞了一個大圈，繞溜進四八一團的營房去。潘團長不在團部，據說到縣長家裡開會去了。

這時，官兵們和我都感到飢腸轆轆、疲憊萬分，很想吃點稀飯解決飢渴，不料鏊裡的水還沒燒開，潘團長已帶着一大羣人闖了進來，人羣中包括有縣長、刀國興、警察局長、和十幾位議員紳士。他們纔進門，就鬧烘烘地嘈成一片，埋怨我們爲什麼那樣神秘，事前連消息也不通知，好讓他們準備酒菜給我們接風洗塵。

接着，潘團長把我拉過一邊，壓低聲調說道：「師部一連來了幾封代電，催你老兄和部隊趕快回去，情形相當急！我幾次派人到前方和你聯絡，都撲了個空回來，不是說你回隨軍部進攻潯南去了，就是說行跡飄忽無法訪尋，甚至有個謠言說你和弟兄們都在戰鬥中壯烈犧牲了，搞得我頭昏腦漲、憂心如焚！直至十幾天前，軍部有位林科長

經過這裡，方纔獲悉你和部隊隨葉副軍長攻克南嶠的確訊。」

縣長、局長、和議員士紳們知道我和潘團長在談着公事，不便打擾，畧畧寒暄幾句後，就識趣的走了。

這時，潘團長從抽屜裡檢出幾份文件，放在我面前道：「這都是師部發給你的代電。」

我翻開一看，總共三通，第一通的發文日期，是三月一日，上面寫着：「本師人事奉令調整，盼即率部歸回建制，共勵進行！」師長所署的名字當然已不是陳振熙，而是王敬箴，副師長的名字亦由官家檀變成陳廣深。

「這就是新人事！」我還不及發問，潘子明先來個幽默，然後纔正色告訴我：「六一師師長陳振熙辭職，自今年（四十一年）二月一日正式公佈照准後，副師長官家檀也連帶免職，師長遺缺派總指揮部的總務處長王敬箴少將接任，副師長遺缺由四八三團團長陳廣深陞任。」（註）

「那麼，四八三團團長諒必是崔應森兄陞任了？」我問。

「不！團長仍由廣深兄兼。」潘子明答。

「啊！——我有點納罕，不明白陳廣深陞爲少將副師長之後，爲什麼還要兼做團長？說到王敬箴，我知道他是民國四十年十月下旬纔從寶島來緬邊的將領。過去我對他很陌生，祇曉得他幹過少將旅長，到緬邊之後，他和我一見如故，還特別在猛董請我吃過一餐豐盛的晚飯。反共大學開學時，我去猛撒，每天和他混在一起。但萬想不到，他竟然就是接任陳振熙遺缺的人，也就是我現在的上司。」

王敬箴少將的爲人，才能，以及豐富的帶兵經驗，給我印象很良好，對他接任師長做我的頂頭上司，當然不會存有什麼意見。至於陳廣深，我和他有一「雖非同年同月生，但願同年同月死」的拜盟關係，在國聖像前叩過頭，發過誓，也歃過血，他是我的老大（崔應森排行第二，我第三），憑這點私人關係，我對他也應該是「無條件擁護」的。雖然前副師長官家檀少將，和我也曾有過這種「甘苦同嘗，生死與共，如有異心，天誅地滅」的金蘭盟約，可是在公事上，他不能不接受總指揮部的調遣而離去，在兄弟情份上說來，當有一番難言的感慨惋惜！（其實這一惋惜

是多餘的，家檀兄塞翁失馬安知非福，民國四十一年三月由夜柿再度入緬，即受李彌將軍任命爲總指揮部參謀處處長。四十二年九月，猛撒總部改組人事，家檀兄復擢昇總部參謀長，爲緬邊高級將領中舉足輕重的人物之一。）

〔註〕陳振熙正式卸去一六一師師長職務不久，其駐泰武官的任期亦於四十一年三月屆滿，與繼任武官仲偉成少將辦妥交接手續後，於是年七月十六日乘泰國航空公司客機離泰經港，轉飛台北。現任國防部第二廳外事組組長。陳國深少將亦於四十二年十二月間借緬邊撤離部隊一並赴台。彼因泰籍之故，離泰時曾受到當方的留難，幸獲李文彬將軍力助，方纔大事化小，小事化無。至於繼陳振熙出任駐泰武官的仲偉成少將，願筆在這裡向讀者作一交代：仲係東北人，但他的太太是雲南人，所以他曾以「半個雲南人」自居，與李彌部隊另一副總指揮蘇令德爲親戚，蘇之出任該職，固係仲向李彌保薦。蘇令德至緬邊時，適反共士學正在籌辦，遂受李彌委爲副主任。蘇與緬邊游擊隊中擁有最豐富力的第八縱隊司令馬守一爲滇西同鄉，且最真摯，故仲謀成出任武官後，一般人均謂仲與蘇令德爲一聯合力量。仲原任國防部第二廳副廳長，第二廳是主管軍事情報的機構，而大使館的武官，也就是兼負情報工作的，仲偉成以副廳長之資出任駐泰武官，可見當時台灣當局對緬泰邊境的重視。他不但要對緬邊游擊隊保持密切聯繫，做政府對游擊隊的橋樑，而且要注意滇省甚至西南方面與敵後情報的搜集；供給政府作反攻準備的資料。還有一項更重要的任務，就是利用接境大陸的關係，經常獲得中共對東南亞險謀的真實情報。仲平素沈默寡言，做事精細，頗喜接見新聞記者，堪稱是一位博識幹員。所以，他接任武官之後，對所負責任務相當勝任愉快。至領部除六千六百撤返台灣，仲是居間和藹的一人。兩年來（民國四十一年六月至四十二年四月），緬邊游擊隊與自由中國保持密切聯絡，並獲雲泰國華僑的極力支持，仲偉成居功頗大。

我繼續問下去，「代電」一通比一通緊急，最後一通是六月一日發出的，限我無論如何應於六月十五日以前率部返抵猛崙！

我有點不解，爲什麼我和弟兄們參加進攻南嶠的事，師部會不知道；一六一師調整人事，二十六軍軍部也不知道。後來我把問題提出和潘子明研究，纔得到如下的答案——原來二十六軍軍部除直接統率九十三師之外，一九三師以及一六一師原來都是騎猛撤總部指揮的，尤其一六一師沒有電台，且因山嶺阻隔，交通困難，與軍部的關係，遂形成脫節。難怪我們在前方兩個月，葉植楠、呂國銓都沒提過絲毫有關一六一師的內部消息。

「你老兄怎樣決定？」潘子明很關心的問。

「還有什麼話說，當然是馬上回去！」我一面答覆潘子明，一面告訴劉營長、刀大隊長、準備出發前的一切，明早十時離開猛勇。

晚飯後，我去找寶蓮，暢叙一番之後，我告訴她：師部有緊急命令叫我和部隊回猛勇去，我決定明天就走。

她聽到這兩句話，盈盈欲涕。經我婉轉解釋，她纔舒開兩道深鎖的娥眉。

翌晨，部隊出發的時候，寶蓮雜在縣長、警察局長、職員、士紳、和一些民衆的歡送羣中，雖勉強裝着笑容，但、斷續珍珠似的眼淚却從眼角滾滾而下。想起此次別後，未知何時纔再團聚，我不禁包爲之淚眼模糊起來。

一一

離開猛勇的第三天中午，大隊人馬抵達一處叫昌岩的彈藥寨子（距離猛勇約五公里）。部隊停下開飯，一個類似鄉鎮長的人走來告訴我們：「駐在猛勇的緬兵在兩小時之前便撤走一空了。」我們對他所說的都深信不疑，因爲我們對這種情況已有過一次經驗。

飯後，我想起猛勇街上的咖啡館，不覺饑涎欲滴，便和刀緝華宋紹明朱學良等目備有馬匹的官佐先走，吩咐劉營長率隊隨後跟來。

由於「咖啡的誘惑」，我們十二個人都在策馬加鞭，五公里的路程很快便跑完了。進入猛弱寨門時，回首一顧，見到的祇有滾滾灰塵，徒步的隊伍已非視覺所能及。

我們把馬縛在一家華僑開設的「悅記茶室」的門前，每人要了一客熱咖啡，正呷得津津有味時，突然！傳來一陣騷動聲，接着，兵兵兵兵……街上的店舖和人家都紛紛關門閉戶。情況給我們啓示：一場可能使人流血的風暴行將降臨到這蕞爾的山城。

紛擾中，一個神色倉惶的老華僑，走來通知正在準備關門的茶室老闆：「喂！緬兵又作怪了，快告訴你店裡的客人，若是國軍，快點避開……。」

老華僑的話還沒說完，一陣穿着大皮靴的急促跑步聲已在茶室附近響着，刀鎗聲把掛在腰際的駁壳槍拔了出來，扳着槍掣，憤激的喊道：「媽的，好大風，看老子先幹掉你幾個！」說罷，竟妄衝殺出去，我連忙把他拉住，叫他和所有官佐們都鎮靜些，避上二樓再說。

我們十二個人，除了三個據守樓梯口之外，其餘分佈在六個窗口，手裡都握着一枝手槍，準備緬兵從窗口攀進來或從樓梯走上來時，予以擊殺。

二分鐘還不到，悅記茶室的周圍已被緬兵團團圍住，一陣用槍托擡擊門板和柵欄的吡喝聲，顯然在催促茶室老闆快點開門。不久，我們聽到樓下拔除門門和開門的聲音，老闆受到拳打腳踢的哀號，接着，咯咯咯咯……樓梯響處，有二個緬兵衝了上來，據守梯口的三管左輪槍一齊爆出火花，砰砰……幾聲！緬兵像冬瓜似的滾了下去。又有三個衝下來，依然無一倖免。

緬兵一面嚷着叫我們投降，一面拾來十幾張竹梯，想從窗口攀入；但、情形和剛才一樣，仍是一個，倒一個。奇怪的是他們沒有響過一口槍。

吃虧的雖則屬於侵犯者那方面，但我們並不以此爲安，相反地，每個人都憂心如焚，因爲繼續下去，手槍缺乏

子彈將變成一枝比切莫刀還不如的廢鐵。

這時，朱學良副官突然向朝北的一個窗口丟出一顆手榴彈，轟隆一聲巨響！震得整幢石屋有點顫動，大家對他這種可能殃及人民的舉措頗不滿意，但他的答覆是：手榴彈爆炸的地方是一片荒地，他的目的，是想藉這聲巨響，引起劉營和刀部的警覺，加速馳救的步伐，因為手榴彈的聲響畢竟要比手槍強得多。說後，他不顧大家阻止，又向北方連放三聲空槍，牠的解釋是：這是劉營長以前和他約定的「OSS」訊號。

果然，十幾分鐘過後，緬軍的大皮靴隨着一陣亂槍之後又慌亂雜沓的騷動起來，咯咯咯……的向南跑去。不久，西南方的市郊，傳來一連串輕機槍、卡賓槍、衝鋒槍、自動步槍……的叫聲，和手榴彈一顆又一顆的爆炸聲。

半小時之後，猛弼市郊纔恢復它原來的寧靜，街上傳來一陣聽慣了的跑步聲，包括穿膠鞋及赤足的，我們知道是自己的部隊，纔敢放心的把頭探出窗外。

部隊分佈在茶室附近和各條要道上，五挺輕機槍架在公路的兩頭。劉營長押着八名俘虜進來，請示怎樣處置，釋放呢？還是就地解決？我回答他：「解至猛海再說。」

據負責清掃「戰場」的張連長報告：緬兵這次死傷在公路上和茶室周圍的總共二十七名，遺下步槍二十一桿，衝鋒槍二枝，手槍一枝。

我問劉營長爲什麼部隊不直接開進市街，而懂得繞道天截擊緬兵？

「部隊抵達寨門時，原想衝進市街的，但獲得一位華僑的報告，知道緬甸兵已撤出市內向通往景棟的公路退却。我們問他有什麼辦法可以追及緬兵？他說有！接着便帶我們從田野的捷道繞過去，走了一段路，就和緬兵碰個正着。」劉營長簡明扼要的把經過告訴我們。

此次，雖然度過一劫，沒有被緬兵擒了去，但是我們縛在茶室門前的十二匹馬，却在緬兵退却時給拉走了。

部隊在猛弱畧事休息後，便收隊開往猛海。

三

到了猛海，我們發現八名俘虜中，有一位是從仰光剛剛來的上尉副連長，名字叫亨達克。

由於客氣的款待，和真誠的感化，亨達克上尉在一夜之間，成爲我們的「好友」。他毫不保留的說出這次包圍我們的經過和動機——原來他那一連人，是剛從彬文那坡以北的東約山（按：東約山又名巴哥古，爲緬共白旗軍的總部基地，位於曼特勒西南部，距仰光約三百英里。）征剿緬共奏凱歸來的部隊之一。德欽奴政府把這支部隊調至猛弱的目的，就是專門對付過境的國軍游擊隊，因爲該連連長宇格瓦少校，是德欽奴的表兄弟，在緬甸軍人說來，是比較勇敢而有智謀的一個，所以德欽奴和軍部的負責人，都認爲這一連人調駐猛弱之後，必能發揮多少力量，不會多過去的駐軍一樣，與國軍游擊隊作戰時祇是向天空放槍，甚至聞風先逃。六月二十一日，他們接防之後，便派二個幹部在昌岩鎮負責通訊工作，設有無線電話，隨時可以報告過境國軍的人數和配備。今午十時許，連部接到通訊員報告，說有一隊四五百人的國軍，配備有五挺輕機槍和新式的美製槍械，在昌岩開過飯後便要通過猛弱。宇格瓦看着衆寡懸殊，知道無法吃得下去。便把部隊撤至市郊的叢林中藏起來。半小時之後，昌岩方面又來電話，報說「有十二名國軍官員騎馬先走，其餘軍隊未動，該批軍官中有一個是這支軍隊的最高指揮官，據判斷可能是李彌或呂國銓。」宇格瓦聞報，興奮異常，遂下令部歸準備，俟國軍軍官進入市街時，將之生擒。同時告訴部屬：「若能生擒到李彌或呂國銓，解往仰光，不僅可以威脅他們下令撤退侵入緬境的所有游擊隊，而且將因這一大功使全連的官兵都獲得政府的獎賞和昇級。」所以當包圍登記茶室的時候，宇格瓦禁止部下開槍攻擊，就是恐怕萬一把「李彌」或「呂國銓」擊斃了，使他的計劃趨於失敗。也幸而這樣，我們十二個人纔沒有受到槍擊。

亨達克向我們表示：他這次被調來猛擊對付國軍，心裡是很不高興也很不情願的，但這是軍部的命令，他沒有辦法反抗。亨達克接着說：緬甸軍人羣中，除非是受了共黨的蠱惑和宣傳的欺騙，或存有錯誤的偏激見解，一般都很清楚誰是他們的友人，和誰是他們的敵人；因此他們在與國軍游擊隊作戰時，便常常向天空放槍。他們知道國軍在抗日時期，會幫助過緬甸人，今日緬甸之獲得獨立，國軍都貢獻過許多力量。他們尤其清楚：國軍對緬甸無所苛求，更無野心。

談到緬甸政府爲什麼老是嚷着要向聯大提出控訴國軍的問題時，亨達克上尉更如下的透露，他說：緬甸國會中的反對派因與緬甸的叛軍（共軍）一鼻孔出氣，所以常常在國會喊叫全國人民槍桿一致對外，逼清外軍（指國軍游擊隊），而共產黨也在叛區喊叫「不得了，不得了，外軍已經侵了緬甸境內，政府還在做夢」。但事實上彼此一明一暗的唱和，便是希望政府軍隊調到擇族山區打國軍游擊隊，他們就可乘機一舉傾覆了現在的緬甸政府，而醞釀武裝叛變。緬甸政府受到反對派議員這種壓迫，當政府爲防止共黨擴大叛亂不能抽調部隊時，便只好用聯大這一機構來嚷一嚷，免得被反對派指政府爲「無能政府」，或「賣國政府」。這件事的「真象」，雖然不是一個連級幹部的人（亨達克自稱）所能獲悉，但拿今年（四十一年）三月間議會開會時的一番辯論，也不難明瞭其端倪。當時，親政府派的議員德欽山敏明白指出：「緬甸是個獨立的國家，政府自然負有保護國家的責任，但政府要批准增加國防費用時，反對派却大罵政府。然而這次又藉着外軍侵緬這事件，製造謠言，他們爲什麼製造謠言？因爲政府現在剿共的軍事很順利，叛徒們的氣節正在瓦解的時候，所以他們又大叫打外軍了；試想反對派的用心何在，由此可一目了然。」德欽山敏又說：「在一九四九年喀倫族叛亂時，共黨叛徒大叫打喀倫族叛徒，而背後却在政界界地。現在共黨與反對派又大叫打『外軍』了，但是他們一面喊着，一面却在各地縱火，製造恐怖」。反對派的議員蒙生吞則在議會中大喊：「外軍與美國有關，政府不提美國，顯然欺騙人民，現在應該停止內戰，大家團結一致，共禦外患。」至於政府擬向聯大控訴外軍案，蒙生吞却認爲不會有多大效果的，據他說「惟有緬甸與中共合作纔是

解決外軍事件的根本辦法。」

「把上述兩個議員的發言，相互對照一下，所謂外軍事件的真相如何，便很明顯的獲得了結論。」亨達克上尉繼續說：「事實上在今年（一九五二）二月以來，緬甸一直就在不安靜的狀態中，但緬甸的不安却完全是蘇中兩共勾結着緬共所造成。他們想盡方法來製造事件。例如蘇中兩共指使叛軍奴賽部隊及滇緬邊境的中共軍偽造了國軍的文件，連續向緬北九谷、木姐、貴介、芒友等地侵入，與緬甸政府軍衝突，攻入一處，便殺人放火，姦淫婦女，然後將偽造的國軍及國民黨證件，放在被擊斃的叛軍及人民的屍體內，讓緬軍搜出作為證據。同時緬甸的反對黨，工農黨則在各地造謠，共黨文化人再在報紙上叫囂，藉此製造緬人反對自由中國和仇視反共華僑，及壓迫緬政府停止對內的剿共戡亂工作。此外，緬共於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在仰光一地便放了七處大火，使一萬五千多人，無家可歸。他們一面在製造社會的不安，一面又造謠說，這是國民黨特務幹的，藉此造成民族間的仇視。但這些事實，由於三月一日蘇俄大使館的汽車僱着俄國及中國共黨指揮爆炸軍火區未遂事件，兩個蘇俄使館人員被緬共擊傷並搜出證件之後，而告大白。現在的緬甸老百姓，大部份都很清楚，誰是他們的友人，以及誰是敵人。可是最不幸也最可憐的，就是住在仰光的一些反共華僑，仍然成爲被共黨攻訐和造謠的對象……」。

最後，亨達克上尉談得興起，連緬甸政府軍征剿緬共的詳細情形和函獲到的共黨文件內容，也原原本本的告訴我們，他說：「由於德欽奴總理的決心征剿緬共，自今年二月份起，政府軍分數路向緬共圍攻，會獲得豐碩戰果。五月間，政府軍一路在彬文那坡北方緬共大本營的東約山進攻，經過幾晝夜的苦戰後，卒克復山頭，擊斃緬共幹部多人俘虜共黨叛徒三百名，終將緬共首領德欽奴敦盤據多年的老巢攻陷。緬共在那裡設有軍事訓練班、電台、通訊人員訓練班、醫院、農林辦事處、閩兵台等，規模龐大。該處除有共黨的辦公處所外，尙建有茅舍營房八十餘間。當政府軍攻至山頂時，緬共還組織了數十『敢死隊』抗拒。共酋德欽丹敦、德欽巴陣、帽色耶、帽耶突、帽巴彪、帽旺明、帽陳芝、帽延旺、帽德吞等，正在辦公室開『軍事會議』，商量逃走或投降的辦法。突然聽到槍聲震

天，大家相顧失色，這纔狼狽地四散逃命，走個一空。因為緬共首腦及其衛隊匆匆撤走，有許多重要文件及武器未及帶去，都被政府函獲。在這些秘密文件中，透露不少消息：第一是，德欽丹敦給各地緬共小首領的命令，其中說明緬共的作戰方法，完全是採用蘇俄及中共的『游擊戰術』，把部隊儘量化整為零，靈活運用。第二是說：祇求打勝仗，可以不擇手段，即使多犧牲部下和人民的生命也沒有什麼關係。第三，多使用炸藥和地雷，阻止政府軍進攻，並加緊破壞橋樑，燒燬一切建築物，造成恐怖局面，藉此可以混水摸魚。第四，指定各地叛亂武裝隊伍須就地籌餉，向人民要錢，拿不出來就搶，搶不到就把富人綁走。而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就是德欽丹敦給帽盛陣的信件底稿，信中叫帽盛陣趕快爭取時間，打到滇緬邊界去，與中共軍取得聯繫。一切計劃，德欽丹敦已與毛澤東在北平商談妥當，因此，應立即到邊地去洽領裝備補給，並接引中共軍顧問入緬指導作戰策畧。而且說，由此可『引起國際的重視』與『緬甸人民的注意』等等。從此項秘密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共與緬共的關係是如何的密切了。此外，德欽丹敦更包藏禍心，叫他的部下高喊『和平』，發展一切可能利用的外圍組織，揚言緬甸需要和平團結，故意放出空頭說緬共願與政府進行和談，一方面暗中加緊準備，乘政府防備疏忽之時，發動攻勢，以佔領重要的城市及村鎮。更有一件荒謬可笑的事，就是共酋竟公開叫部下儘量吸收女共幹，用種種威脅誘騙的手段弄到部隊裡來，揀美艷而有才幹的給大小共酋享用，次一等的分配給各叛徒做『革命妻子』。在緬共的佔領地區，由於醫藥缺乏，簡直毫無衛生設備可言，共幹及人民，患病死亡者日益增多，人民紛紛往外逃亡。緬共叛徒也看出毫無希望，因此大家心灰意懶。在喬砌、勃固、峇昆申、瑞保、若開、三角洲、達且宇、曼德勒、卑謬、沙耶勃利、臨寶塔、毛呼比等各地區，武裝叛亂的緬共，都三五成羣，相率携械向政府軍投誠。據緬甸官方的統計，截至五月底為止，無條件投降的緬共已有一萬五千多名，超過了緬共總數的四分之一。這些投降者放下武器之後，政府立即讓他們自由生活，一點也不去難為他們。最近（六月份）緬總理德欽奴，以及緬甸軍部負責人，都曾先後發表廣播演說，指出：『緬共叛徒確係受中共蘇俄所指揮，天天在幹那殺人放火、炸橋毀路的傷天害理的勾當。』其目的，在德欽丹敦的秘密文

件中說得明明白白，是想奪取緬甸政權，赤化緬甸。」說到這裡，亨達克還強調地解釋：「所以，我自信德欽奴政府決不上緬共的當，而與他們談和。」（作者按：緬甸政府結果是與緬共局部談和了；當然，這是受蘇俄中共的壓力所致。）

翌晨，我們招待這位緬甸的反共戰友飽吃一餐之後，讓他自由的離開猛海。另外七個俘虜，我們請亨達克上尉通知宇格瓦少校，把拉走的十二匹馬送回來，交換他們回去。

臨別時，亨達克上尉對我們堅決表示：假如緬甸政府仍叫他與國軍游擊隊為敵的話，他就退役不幹！

四

為了俘虜問題，使我們在猛海多住了一夜。翌日越過一座拔海七百餘尺的大山，竟抵達一六一師的新基地——猛農。

猛農是一處窮僻的鄉村，掸族居民祇有百餘戶，比起猛漢、米真、猛敦、猛撒、猛董、猛勇……等基地，不僅小得多，而且連販賣零食香煙的店子也沒有。一六一師自民國四十一年一月移駐猛農之後，即將該鄉闢為前哨基地，在附近各處山崗和具有戰略性的地帶，都築有堅固的堡壘及防守障地，以備緬軍由疲弱方面來犯時，予以迎頭痛擊。

抵達師部時，王師長、陳副師長、崔副團長以及所有新舊袍澤，對我們這一羣遠征回來的人，表示萬分歡迎，王師長更還特別贈了一頭肥豬，慰勞營養和刀鎗部隊。

我向王師長陳副師長詳細報告這七個月來的工作情況以及幾次戰役的經過之後，問他們為什麼催得那樣緊急？王師長笑着答道：「一支部隊，在一面訓練，一面防守的情形下，怎能沒有政治部呢？何況從三月份起，沒收到你

的來信，根據潘團長的報告，說你和部隊行踪不明，更加使我和廣深兄急壞了，因而不得不催緊一點，你老兄總該原諒我們啊。」

回抵猛農的第三天（即六月廿七日），大約在中午十二時前後，師部電台（五月三十日纔裝置的）收到猛撒總部一通緊急電報，命令一六一師火速開至猛撒，協助一九三師及保一師平息在該地發生的叛亂事件。

半小時之後，總部又來電報，說是「事件業已解決，部隊毋須移動。」

究竟發生了什麼「叛亂事件？」如此緊張！王師長發電去問。所得的答覆是：反共大學舉行結業典禮時，部份學員因受共特煽動而告叛變，當場槍傷馬守一司令等。迨經一九三師奮勇彈壓，始將事變平定，捕獲主犯二名，從犯七名，疑犯一百七十名。

大家對這種樁意外變故，莫不感到份外驚異。因為在緬邊的每一部部隊，據大家所知，別的事情或有疏忽之處，唯有防範共特滲入這件事，全體官兵為著自身的生死禍福，沒有不隨時警惕，特別謹慎的。共特何以會滲入到反共大學，而且煽動學員叛變？這樣大規模的叛變陰謀，如果真是出於共特所策動的話，平時豈有毫無覺察之理？

一連串的「謎」直至八月中旬，大家纔得到一個近乎事實的答覆。據緬區其境的某學員所透露：這一事件的發生可以說是出於一種公憤，與總部所說的「共特策動」完全無關。學員們所以要「叛亂」，也並非企圖顛覆撒總部或被破壞反共基業，而是反拉總部未能使人滿意的作風。因為總部在學員行將結業的時候，曾經擬定把調訓的二十六軍和游擊隊的幹部，一律以總部附員名義安插，這個擬定，違反了學員受訓的目的和願望，所以在舉行結業典禮時，學員們提出質問，總部未能給予適切的答覆，於是出辯駁而吵鬧，由吵鬧而動武，由動武而演成流血的事件！

這是緬邊反共基地四年來所發生的幾件不愉快事件中的一件！

提起緬邊的不愉快事件，舉其大者，尚有下述數項：

○一九三師王副團長之死：當國軍從大其力移到猛撒，李國輝由九十三師副師長升爲一九三師師長的那個時期，一位在一九三師有悠長歷史和很得到官兵愛戴的中級軍官——王副團長，一天傍晚，他和李國輝師長因一些問題發生過激烈爭執，憤然離開師部之後，沒有多少時候，他就被人槍殺在師部後面的竹林裡。兇手是誰呢？當時未曾抓到。翌日清晨，李國輝的勤務兵也死了，據說是「因爲擦槍走火所致」。十小時的時間內一連發生兩件命案，而且都是「無頭公案」，於是、種種不同的揣測和謠言便在猛撒流傳着。王副團長的舊部和屬於二十六軍的官兵，都爲這兩件離奇的命案引起情緒上的高度不安，甚至憤憤不平。事件演變結果，竟形成了兩大壁壘，一方是二十六軍舊部，一方是第八軍舊部，大家都在互相猜疑，互相詆毀，鬧得幾乎兵戎相見；幸而不久以後，經李彌呂國銓邱開基等極力勸導，火藥氣味頗爲濃厚的局面纔告平息下來。現在雖則事過境遷，但一提到「王副團長之死」，一般人的心頭仍會罩上一層不愉快的陰影。

◎征用非法走私馬幫事件：自從緬邊有反共部隊以來，幾處必經的要道上，就有關卡設立。當每一批馬幫運着鴉片煙，從緬北南下經過時，部隊畧爲抽一點捐稅就放他們過去。所收的錢，作爲部隊的副食費及其他開銷，馬幫爲着避免麻煩，也願意付出一點額外的支出。民國三十九年杪，李國輝等到從曼谷「綏署辦事處」發來的電報，命令他「相機征用非法走私的馬幫」，原意是要李國輝征用那些和雲南境內共軍勾結走私的馬幫，但李國輝却誤會了這命令的含意，而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把所有經過猛撒的運鴉片馬幫都繳械征用了。這一措施，曾震撼了整個滇緬邊區，因爲這一區域內的馬幫，十分之九屬於雲南人，馬幫所運的貨物幾乎全部是鴉片煙，而大部份的雲南人，都會直接或間接的幫助過李彌部隊，甚至與李彌私人有或多或少或多的關係，這樣一來，當然引起馬幫羣起反對，因而從猛撒圍到曼谷，一直鬧到李彌那裡。結果，雖則是「儘量」的發還了，但受到損失的人，忍不下那口怨氣，便在部隊控制以外的區域，大肆攻訐。

◎待遇厚薄與派系之見：初期的猛撒基地，既有第八軍與二十六軍的系統觀念存在，一點芝麻綠豆的事，大家

都會想到那是派系問題在作怪。如民國四十年國軍首次進攻滇西兩時，爲了發放械彈和補給，猛撒基地就會發生過一次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糾紛，幾乎使彭程（九十三師師長）激怒到損紗帽！事情是這樣的：兵員比一九三師多出三分之一的九十三師，應得的補給本來應該多過一九三師，可是總部發放卡賓槍時，却特別厚待一九三師，多發了二十餘枝，以致引起一般入對總部這種待遇厚薄的作風大爲不滿。假如一九三師不是歸總部直接統率的話，也許大家不會把這件事與派系問題連在一起。不幸的是，一九三師非但歸總部直接統率，而且是總部的「警衛師」，尤其是師長李國輝是第八軍的老幹部。其次如彈藥補給，被服補給，軍餉發放……等，大概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之故，一九三師和雲南保安師不僅比別一部隊領得快，而且優厚充足得多。

會游擊隊與猛撒總部的分裂：依照總部規定，所有游擊隊必須經過整編然後纔有補給。這一規定，確確實實給李彌招來不少麻煩，拿不到補給的游擊隊也就自然與猛撒總部形成脫節，甚至分裂。這方面影響最大的要算是滇西游擊領袖的李元凱了，李元凱在三十九年至四十年之間曾經是雲南省政府的副主席，爲了游擊隊的補給問題，和李彌鬧得勢成水火，結果，李元凱遠離了李彌，自己找自己的出路，最初與香港的第三勢力勾搭，失敗之後，轉向毛森聯絡，毛森會設一個電台在李元凱的部隊裡，直至四十一年十月間，李元凱被緬甸特務暗殺革命之後，關係纔告斷止。關於李元凱的生平，相信是讀者們所樂聞的，茲順筆介紹於下：李元凱中將，圓真的面孔，胖胖的身材，原籍雲南保山，畢業於日本士官學校，及美國陸軍參謀大學，會寫過一本叫「大軍統帥學」的名著。先後任陸軍大學、中央訓練團的軍事組長及教育處長等有年，負責主持訓練教育事宜，李彌在中訓團受訓時就曾做過他的學生。抗戰勝利後，李元凱與徐祖貽分任第三方面軍參謀長，副參謀長。後徐氏調任白崇禧的華中剿總參謀長，遂由李氏升代。被稱爲「神秘將軍」的毛森，當時即係李任幕僚長時的第二處處長，直至李默庵調長第一綏靖區司令官後，改委曹耀祖爲參謀長時，始行離去，回滇改行從政，受盧漢委爲雲南宣威區行政督察專員。盧漢宣佈投共後，李氏由昆明化裝逃出虎口，盪回原籍保山。當時共軍力量尙未到達滇西，他便在當地活動，打起反共救國，保家衛鄉的

旗幟，號召地方上有力量的人和滇西的民衆組織起來，合力反抗共產黨。不久，李元凱的呼聲得到各方的共鳴，家出兵出槍，聲勢日益壯大，而李氏亦受大眾聚爲總指揮。統率十個游擊縱隊，活躍於滇西保山、昌寧、鎮康、騰衝、潞西、瑞麗、龍陵、盈江、蓮山、隴川一帶，時常奇襲滇緬公路，共軍軍車及戰畧物資被破壞和擊毀者不少。李彌受命爲滇緬邊區最高指揮官之後，保李元凱爲雲南省政府副主席兼滇西指揮部指揮官。但、不知是李嫌官職太小，還是別有抱負，他一開始就對李彌採取不合作態度，迫因補給問題，雙方感情更加破裂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由於上述這些不愉快事件，使緬邊的反共力量 and 聲譽均直接受到相當損失。民國四十一年八月，在曼谷出版的「家華文日報」，就曾刊出這樣一段消息：「台灣對於滇緬邊游擊隊的內潰，年來竭盡全力求其彌縫，終未能成爲事實。七月中，某外援機構，曾提出警告謂如游擊隊內部不統一，則將停止援助，事實上自六月份起，外援即減少，這些都要歸咎於李彌……。」

客觀說來，把整個滇緬邊區的不愉快事件，像曼谷某報一樣，完全歸咎李彌一人，是未免太不公道的。

十一 東南亞反共聯軍大合流

來自不同區域不同種族的代表——中英泰播四種語言并用——大會主席丁作韶博士——十二個反共軍司令部——致電聯合國駁斥緬政府

我從猛勇回到猛農基地之後，重新負起部隊政工的任務，師部不像過去一樣時常派我出差。我是一個好動的人，對死板板的工作，頗厭煩。直至四十一年九月三日，接到猛撒總部的通知，要師部派員參加「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代表大會」時，我纔獲得一次出差的機會，被派到猛撒去。

九月十六日上午九時三十分，猛撒五華山「壯麗廬」的會議廳上，坐滿幾十位來自不同區域不同種族的人民反共代表，其中包括着漢族、回族、喀倫族、擺族、寮族、卡瓦族、阿卡族、傈僳族、山頭族（即克欽族）、奔弄族、傣族、蒙族、東度族、克仁尼族、緬族、歷梭族、高棉族、猛族，以及遊牧民族，泰越馬緬各地僑民等。大家雖說着不同的語言，但總離不開英語、華語、泰語、擺語。席間除了漢族回族緬族和各地僑民代表說着英語華語之外，大部份都用擺語或泰語，所以翻譯工作並不怎樣困難，大家都親熱得像自己兄弟一樣的交談着。

會議開始，首先由主席丁作韶博士報告，（丁博士自大其力戰役被緬軍無理封禁，迄民國四十年冬方獲釋放，

在拘禁期間，緬方對了博士相當優待。至於了博士因何獲釋？猛撒總部向無公佈，了博士對探問的人，也僅作幽默的答覆，他說：「刑期滿了，自然釋出。但據作者從有關方面得到的內幕消息，了博士的恢復自由，是景棟王趙宰龍受李彌將軍所託，向仰光政府說項的結果。同時，仰光政府也覺得了博士並非國軍指揮官之流，不起多大「人質」作用，遂接受景棟王的請求，予以釋放。」他說：「我們雖然是不同國籍，不同種族的人，但在求生存，求自由，求獨立的同一目標下，我們實應摒棄民族的界線，同舟共濟，為抵抗共產黨窮兇極惡的侵畧與迫害，而聯合作戰。大家應該澈底明白，我們東南亞各民族祇有結成一條陣線，纔能轉危為安；否則，就勢難安全。所以今天大家在這裡出席聯合會議，意義是非常重大的……」

接着由各民族代表報告參加反共聯軍的理由及目的：

喀倫族人民代表明帽說：「由於緬甸德欽奴政權承認中共，建立外交關係之後，因而招來大批共諜滲透全緬各地，指揮緬軍武裝叛亂，使安寧的社會岌岌不安，使暢達的交通陷於停頓，甚且離間各族的團結，挑撥人民的感情，使彼此變成仇敵，變成冤家；尤其是我們喀倫族各縣市鄉鎮，自從被共諜光顧之後，便導來大批緬共匪徒，焚燬我們的房屋，劫掠我們的財物，強姦我們的婦女！這種暴惡的迫害，喀倫族人民實在無法容忍下去，於是我們對緬甸政府的引狼入室一面提出抗議，一面自動的武裝起來，為抵抗共產黨匪徒而戰鬥。但我們是弱小民族，勢孤力薄，要單獨與共黨作戰，獲得勝利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們祇有參加到反共聯軍的陣營，希望藉聯軍的力量，幫助我們達到驅絕赤匪的目的。」

雲南揮族代表石炳鈞報告說：「我們揮族一千幾百年來在滇西南山區居住着，一向安居樂業，與世無爭，可是自從共產黨侵入後，三年來不斷清算鬥爭擄取迫害之下，把我們人民的財物都搶光了，成千累萬的人被殺害了，弄得整個揮邦山區瘡痍滿目，人民無衣無食，飢寒交煎，因此有不少青年男女，為報仇雪恨，相率毀家上山，冒險犯難，組織游擊部隊，誓死對抗中共。但我們目前的實力祇有四千餘人，以四千餘人的力量想驅出滇西南的共軍，這

是很難辦到的。我們參加反共聯軍陣線，目的是共同戰鬥，互相幫助，光復滇西南，保衛東南亞。」

緬境南北擲代表黎宇說：「我們與雲南擲族原是一家，歷來息息相關，榮辱與共，今天我們看到雲南境內的兄弟姊妹，親戚朋友，被中共迫害到這個地步，我們萬難容忍之餘，具有唇亡齒寒之感。所以我們要參加反共聯軍的戰鬥，一方面爲拯救雲南境內千萬陷在水深火熱中的苦難同胞，一方面爲堵擊即將侵畧而來的共軍，以確保緬境擲邦的安全。」

高山族代表阿欽岷說：「我們高山族在滇緬邊境大山區裡，人民數十萬，一向是獨立自由的，但共產黨侵入滇西之後，屢屢沒收我們的農產品，劫奪我們的自衛武器，還拘捕殺害我們的人民，這種深仇大恨，我們不能不報復。所以在反共聯軍的號召下，我們毅然參加，甘願付出一切人力物力，爲消滅共產黨而戰鬥到底。」

回族代表馬敬賢說：「在滇緬邊區藉遊牧過活的回教徒，爲數甚多，自從中共佔雲南之後，我們已無法再活下去。舉個例說：有一次在耿馬城，我們一批教徒由緬邊運貨到耿馬販賣，到了城裡，共軍竟強行勒索，要我們繳納貨品總值三分之一的捐稅。他們稍予爭論，幾句，便全數遭受拘捕。翌日，開了一個鬥爭大會，在圍着數千人的場子裡，共幹胡說八道，亂指我們回教徒是農民的大敵人，宰殺耕牛，妨害耕種，減少收成。說後，共幹就在我們教徒面前殺了一頭肥豬，把豬血傾在大木盆裡，強迫我們每一名教徒，必須吃一塊血淋淋的生豬肉，然後再把豬血塗在他們身上。這種刑罰，對於一個回教徒該是如何的殘酷！因此，我們全體教徒聽到這個消息之後，不僅憤火中燒，而且發誓與共黨不共戴天。現在，我們組成反共武裝，和共黨戰鬥，就算戰至一兵一卒，流盡最後一滴血，我們還是要戰下去！」

緬族代表蘇山波陣說：「我本來是緬甸政府的軍官，在緬甸的獨立革命中，我和我的部屬都貢獻了不少力量。可是，德欽奴對我們用血汗培植出來的獨立果實，完全不知愛護，反而予以摧殘！不惜親顏屈膝，做蘇俄中共的尾巴，而引狼入室，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比日治時代還要淒慘。我們這羣愛國家愛民族的軍人，豈能自甘做

默，無動於衷。所以我們毅然揭起義旗，成立緬甸人民反共救國軍，立誓肅清緬甸境內所有共產黨徒，使緬甸成爲真正自由獨立的國家。」

繼而發言的尚有寮族、蒙族、東庚族、克仁尼族、阿卡族、高棉族，各地僑民……等代表，大家都表示抱絕大決心，爲抵抗共黨侵畧，保衛地方安寧，在反共聯軍的旗幟下，團結一致，戰鬥到底。

一一

各代表發言完畢，開始商討組織反共聯軍的議案。當時，大家對於聯軍的命名各有意見，有的提議用「滇緬泰越各種民族反共救亡聯軍」，有的提議用「聯合國東南亞反共聯軍」，有的建議用「東南亞各國人民反共聯合義勇軍」……各據已見，莫衷一是。最後，還是李則芬將軍建議的「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這個名稱較爲適合，纔獲得全體代表通過。

在「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的組織下面，分設十二個反共軍司令部。計：

①中國自由人民反共救國軍司令部，司令李彌，副司令呂國銓、李則芬。實力七千人。（按：此數字爲李彌直接指揮之國軍人數，雲南境內及滇西南邊境之游擊部隊，均未列入。）

②回族反共軍司令部，司令馬守一，實力八千人。

③中國僑民反共志願軍司令部，司令陳廣深，副司令潘子明，實力二千五百人。

④中緬僱族人民反共軍司令部，司令罕裕卿，副司令石炳鈞、黎宇，實力一萬四千五百人。

⑤喀倫族人民反共軍司令部，司令蒙巴爾，副司令乃沙行，實力一萬二千五百人。

④ 東度族人民反共軍司令部，司令吳拉培，副司令雲申，實力四千人。

⑤ 克仁尼族人民反共軍司令部，司令蘇瑞，副司令昭龍望，實力七千人。

⑥ 緬甸反共軍司令部，司令蘇山波陣，副司令蒙臥，實力五千人。

⑦ 自由寮國人民反共軍司令部，司令威利柏，副司令威昌斯里，實力四千人。

⑧ 自由高棉人民反共軍司令部，司令施亞歷，副司令乃察趨，實力三千五百人。

⑨ 高山民族人民聯合反共軍司令部，司令銀恩王（卡瓦族）副司令兼第一縱隊司令岩帥王（高山族），第二縱隊司令阿欽眠（阿卡族），第三縱隊司令斯品（保保族），第四縱隊司令蒲蒂尼陀（山頭族），第五縱隊司令伊珊興（奔弄族），第六縱隊司令蒙變差干（條族），第七縱隊司令富沙琪（歷梭族），第八縱隊司令李福澤（稽族）。實力一萬六千人。

這十二個司令部都是根據各國人民以及各種民族的性質來劃分的，總計實力合共九萬五千人。

命名和組織在會議上完成之後，接着便是一「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的約法和誓言，其中主要內容為：「我們不分國籍種族，在一個共同的志趣下，為自由，為和平，為生存，為救亡，向反共的目標奮鬥到底。在這一個共同的努力行程中，任何人均不得中途變節，動搖意志，否則便為聯軍公敵，受約法之制裁。」

在敵懷同仇之下，各個反共軍的進展甚大，活動區域縱橫達千里。由於軍紀嚴明，風俗相同，言語相通，同時大家都是土生土長的地方人，在自己和毗鄰的民族轄區內，極為民眾所歡迎，甚至與民眾融成一片。當民眾農忙的時候，反共軍健兒便紛紛捲起褲腳，赤着上身，幫人民耕耘收割。當反共軍出擊的時候，人民也換上輕裝，拿起土造的弓箭槍砲，嚮導部隊走捷徑奇道，迂迴敵後，幫着反共軍殲滅共黨。彼此合作，互相協力，真正正正的成了軍民一家。

在山區中，每當夕陽西照或月白風清之夜，我們時常聽到山地民族的青年男女用他們的語言唱出下面這首歌

論：

「國民黨是石頭呀！

共產黨是水。

當水流過去時，

石頭還停在山崖。

我們的祖先，

是從山的那邊過來（按：指滇西南一帶山地）

我們找有水草和肥美土地的地方

住了下來。

如今！聽說世界變了！

山的那邊人吃人，

佛爺菩薩也倒下來。

惡魔做了世界的主宰。

時間不會久呀！

黑暗過去，

光明就會到來。

……」

這首歌謠，在滇緬山區流行着，極爲山地青年男女所喜愛，把它像情歌一樣歌唱。從這一點便足以說明山區民衆的反共決心，以及對反共軍游擊隊的真誠合作。

二二

距「反共聯軍」組成後半年（民國四十二年三月），緬甸德欽奴政府受中共蘇俄誘迫，向聯合國控訴「李彌部隊」爲侵畧行爲，中美泰緬四國軍事代表開始在曼谷接觸的時候（五月二十二日），「反共聯軍」便在態度和立場上作過一次公開而明顯的表示！闡明他們並非屬於緬甸所指的「李彌部隊」，而是「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他們對緬甸這一混淆國際聽聞的詭譎控訴，至感憤慨，遂聯名向聯合國申述其目的與希望，原文移譯如下：

「紐約聯合國秘書處並請轉聯合國各會員國公鑒：以下之署名者，爲世人通常所稱之「李彌部隊」的代表人及與其同盟作戰者，吾人乃係自由組合的「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包括中緬泰越寮暹高棉等反共志士），有多種不同之國籍與宗教。吾人之目的爲打倒共產黨，及保衛東南亞，使不受中越馬緬共黨之直接侵畧與蘇俄間接侵畧。吾人之中，除一部份緬僑民之外，均不願久居緬甸，祇是受中共與緬甸政府之攻攻始被迫暫時居留中緬邊境，以待自由世界之聲援者。吾人處於交通困難之地，外界傳來之消息，實令吾人爲自由而死戰之孤軍不勝悲憤。前月緬甸政府向聯大控訴吾人爲受中華民國政府影響之「侵畧者」，我人讚佩中華民國政府反共抗俄之決心，一如吾人讚佩美國及各自由國家反共之決心同，但不幸吾人並未由任何政府獲得實際的援助。如蘇俄代理人的中共乃聯合國公認之「侵畧者」，則又謂反對中共之自由戰士爲「侵畧者」，寧非世界上最大之「不邏輯」乎？緬甸政府之幼稚行爲，實際上出自中共之脅迫，此一脅迫之主要用意，原在試探聯大對

于保衛東南亞之決心。不幸聯大未能勒阻緬甸政府之幼稚危險行動，及詳查實地情形，遂作決議，企圖迫使吾人繳械，接受拘禁或撤離緬甸，誠共得此暗示，遂公然進攻寮國矣！此非緬甸之幼稚所造成之新災禍乎？

當此東南亞情勢日益惡劣之日，吾人願鄭重宣佈吾人之立場及願望：

① 吾人爲一國際性自由人民組合之兵團，其唯一之目的爲反共，及阻遏共產集團侵畧勢力危害吾人之自由生存，決無意危害緬甸政府。

② 吾人之希望，爲獲得自由世界之援助，發揮反共作戰之潛力，以担任東南亞反共戰線之前衛。

③ 吾人信任自由世界之良心，及聯合國偉大憲章之真精神。

④ 吾人爲自由目的及自身之榮譽，不能接受繳械或被拘禁。

⑤ 即令聯合國宣佈停止反共，即令李彌將軍感受中華民國政府之影響，亦不能改變吾人整個反共到底的決心。

⑥ 然爲尊重聯合國計，吾人在聯合國旗幟下在任何地點爲聯合國阻遏共黨集團侵畧而戰！祇有給予吾人一新反共作戰機會之條件下，吾人始能撤離。

⑦ 最後，吾人願提出一重要警告，萬一吾人撤離緬甸後，中共越共緬共乘機佔領緬甸泰國柬埔寨之悲劇發生，致使東南亞各族人民與華僑由於聯合國之軟弱而被屈服于共產主義之大鐵幕下，則此一歷史之責任，即將由今日聯合國的偉大美國人民負之矣。

上帝竟欲撤且統治世界乎？此吾人在叢林荒野之中最感悲慟的大疑問也。

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代表：

中國人民反共救國軍代表丁作韶、李希哲、段希文、李祖科。

回族反共軍代表馬守一。

中國僑民反共志願軍代表潘子明。

中緬僑民反共軍代表石炳鈞。

喀倫族人民反共軍代表明帽。

蒙族人民反共軍代表乃沙行。

東度族人民反共軍代表吳拉培。

克仁尼族人民反共軍代表蘇瑞。

緬甸反共軍代表蘇山波陣。

自由寮國人民反共軍代表威昌斯里。

自由高棉人民反共軍代表施阿歷。

高山民族人民聯合反共軍代表阿欽岷。

這篇洋洋千餘言的「通電」發出之後，曾經轟動一時，使世人知道在滇緬泰越邊區叢林荒山中的反共部隊，並非是單純的「李彌部隊」，而是一個包括東南亞各族人民的反共大集團，如第六項所說：「即令李彌將軍感受中華民國政府之影響，亦不能改變吾人整個反共到底之決心。」換言之，即是說李彌將軍所部縱然被迫撤退，他們是絕對不受影響，亦不改變拱衛東南亞前門的決心的。在這十二個單位中，除了丁作韶等代表的「中國自由人民反共救國軍」為國軍游擊隊之外，其餘十一個單位均非中國政府所能控制的，何況中國政府也沒有理由命令這批外籍的反共部隊撤往台灣。

十二 孤軍兩面作戰

「一石二鳥」的中共企圖——緬國防軍三路進犯——反共軍被迫應戰
——緬東北大舉殲敵——函獲文件發現共緬勾結秘密——李彌「病逝」
的一段插曲

一

本來緬甸政府和國軍自從大其力一戰以後，幾年來，彼此都是和平相處。例如緬政府要求景棟附近國軍的駐地離開公路交通線十里，國軍一直尊重這一規定，始終沒有越過雷池半步。當然，有時候滇西南和緬北邊區的游擊隊與猛撒總部聯絡，萬不得已必須通過公路，防守交通線的緬甸軍警，也不敢留難，甚或開風迴避。這不但是彼此心照不宣，且可說是緬軍對反共部隊多少還有同情之心。緬甸軍官（如參加反共聯軍組織的蘇山波陣等）大多數是反共的，他們頗能認清敵友，所以祇要他們力量做到的，無不儘量給予反共部隊各種便利。在這樣的情況下，反共軍自然不必顧及後方的緬軍，而專心一意將兵力用在對付中共和緬共上。可是到四十一年十一月以後，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反共的非武裝人員，不斷遭受緬政府的便衣武裝逮捕及暗殺。活羅鎮康歌馬的游擊司令羅紹文，指揮滇緬公路一帶反共部隊的許亞英，都先後為緬甸所殺害。層出不窮的事件愈來愈嚴重，尤其是一些反共的旅緬華僑，

也紛紛被捕，或受秘密處決。

緬甸這一突然破壞和平的行動，原來是由中共的誘惑和壓迫所造成的。四十一年六月，緬甸外交部長喬昆雀（德欽奴的左傾智囊）被周恩來電激赴平之後，接着便不斷秘密往還於平仰之間。九月初，緬共紅白旗軍與「羅相兵團」訂立三角同盟，在中共的統一指揮之下，三方決定採取一致的行動和態度，那就是有計劃的對德欽奴政府的軍隊「退讓」。十月中旬，緬共和德欽奴簽訂「停戰協定」。從此以後，緬甸政府就將原來用以剿共戡亂的軍力全部移作攻擊喀倫族軍和緬邊的反共部隊了。

反共軍受到緬軍的無理襲擊，自然不願束手待斃，而予以抵抗。最初緬軍進攻時，還是遙遙作勢，胡亂開槍一陣。直至四十二年二月份起，緬政府將駐防南北撣邦的部隊完全調換，傾出全國精銳向反共軍展開猛烈攻勢，且出動空軍助陣，戰火遂燃遍整個緬東北山區。

中共究竟怎樣使到緬甸攻擊反共軍呢？原來用的是一套叫囂和恐嚇的卑劣手段。最初是北平電台一連串的謠言，說美國協助緬邊的李彌部隊，助以軍火外，還由台灣空運來六個師的兵力，準備攻佔雲南，使中共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同時復謠蔑泰國是美國的幫兇，容許軍火及軍隊過境。繼此之後，就是蘇俄出席聯合國的代表在巴黎、抨擊美國要在東南亞發動第二個韓戰。

民國四十二年一月，中共用正式書面照會緬甸政府，立即派兵驅逐緬北國軍游擊隊，否則，中共軍就要大批闖入緬境了。同時發動緬甸國會的親共議員，提出成立「志願軍」以驅逐緬北國軍。到這階段，德欽奴已被壓得透不過氣來，再加上中共為配合它的叫囂和恐嚇，開始在滇緬邊區大量調動軍隊，軍車日夜奔馳於整條滇緬公路，由保山一直至九谷，共軍沿途駐紮，數量達七萬以上。共酋陳賡會親自到保山指揮佈署。另一方面，共軍非正規部隊且滲入緬甸未定界。在瀾滄鎮康滄源等縣接近卡瓦山區的邊地，過去中共駐軍很少（每縣由一個營至二個團），從那時起突增至每縣一師人以上。樣子好像真要開進緬境似的。這一來，德欽奴更慌了，於是不得不乖乖地聽中共的吩

附，傾其所有向反共軍打擊。

爲什麼中共一定要脅迫緬甸進攻國軍游擊隊呢？這是基於共產國際東南亞工作總部的決策，是有三項作用的：①中共不能讓緬邊反共軍強大起來，使反共軍有機會從中國大陸的後門反攻進去（反共軍雖則還不至於有足夠的力量一舉克復雲南，或整個中國西南，但數年來不斷的出擊，已使中共頭痛不堪了）。所以不惜採用威脅恐嚇的手段，迫令緬甸摧毀反共軍的生存基地。

②蘇俄是要扶植緬共的，如同在越南扶植胡志明一樣，但是緬共的佔領區不在緬北，在緬北的都是反共部隊，所以中共必須將反共軍驅逐離開，使緬共能取下緬北作爲赤化全緬甸的軍事根據地。因爲緬北與雲南接壤，一切補給、指揮、裝備都比較便利，若果緬共能盤踞了緬北，那麼在一切有利的條件下，短期間內就可強大起來，如同越盟一樣，可以擴大叛亂，爲所欲爲了。

③中共希望反共軍在緬甸政府軍隊壓力之下，走投無路之餘，變成瓦解狀態，於是從而招撫吸收，那麼其後顧之憂以及揮軍南侵的障礙便可澈底消除了。（這當然只是中共一相情願的幻想）

所以，中共極力脅迫緬甸向反共軍進攻，是一種極其毒辣的計劃，是「一石二鳥」的策畧。可惜緬甸德欽奴昏庸無能，內乏平定緬共之方，外無應付中共之策，竟致跌入莫斯科赤色強盜的陷阱，替共產黨集團在緬北開了一條侵略東南亞的坦途，言之寧不痛心！

一一

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緬甸在中共的脅迫下，不惜出動全國精銳國防軍一萬五千人強渡薩爾溫江，向緬邊反共軍基地二路進攻，企圖一舉打下猛撒。北路以三千人的實力向猛丙、猛布攻擊。中路以一個旅的兵力向弄

帕、猛敦、猛相進攻。南路集中主力以混合部隊約九千人分由猛邦、猛弼、景棟、雅克各綫包圍猛董基地。這是一場了不起的戰爭，也是國軍游擊隊繼攻襲雲南十六個縣城之後的一次最大戰役。

緬軍在這次戰役中，所採取的作戰方式，完全和以前不同，戰鬥力也比從前大有進步，且隨時隨地向反共軍襲擊圍攻，由這一點可以看出其中頗多「不凡人物」（所謂不凡人物，當然不是德欽奴的幹部，而是來自莫斯科及秧歌王朝的軍事顧問）。例如：過去緬軍出擊之前要先下戰書，說明假如你們不退出，我們定某時某日就要進攻你們了，甚至出動飛機轟炸，也常事先通知。這一次進攻不但沒有下「戰書」，並且懂得打埋伏，作夜襲。還有，過去緬兵在開飯時間，要全綫停止戰鬥，因為緬軍沒有統一伙食，肚餓的時候，必須各人自己弄飯吃，這次却帶着乾糧和罐頭。緬軍一向不懂築戰地工事，此次的工事却築得相當好。因此，給予反共軍一個警惕，知道這不是尋常的攻勢，各部隊都特別小心應付。

反共軍這次對付緬軍的戰畧，是儘可能的避重就輕。一方面固然是衆寡懸殊所致，一方面給予緬軍覺醒的機會，使他們明白不應該盲目打擊幫他們防守大門的反共軍，而應該聯合起來消滅共產黨。於是，反共軍起初是節節退讓，幾乎畧一接觸便作後撤。當撤退時，反共軍的政工人員向緬軍散發促其醒悟的傳單，並用白粉在大樹上寫着「緬甸軍民是我們的朋友」「我們的共同敵人是共產黨」等標語。可是這些攻心工作，一時並沒有收到效果，緬軍在中共俄共顧問的煽惑下，仍然尾追不捨，節節進迫。當然，反共軍的退讓是有限度的，超過這個限度就不再客氣了，何況在戰畧上早已決定了一條最後防綫，退讓到那裡爲止。準備緬軍追到那條最後防綫時，就給他一個迎頭痛擊，懲誠懲誠。所以反共軍的軍兵也都集結在那裡，前方祇擺了一點很少的兵力，慢慢阻擊。

反共軍所駐的地區，與緬軍隔着許多原始森林的大山。緬軍向反共軍攻擊，必須越過那些沒有道路，螞蝗毒蛇多如牛毛的叢林地帶。緬軍離開公路便沒有補給，要是大胆深入，便難望生還。同時緬軍軍紀是出名的腐劣，素爲緬北民衆所痛恨；加以進攻不達目的，轉而肆行劫掠燒殺，姦淫婦女等勾當，促使民衆紛紛投奔反共軍，協助反共

軍抗戰。因而緬軍到處，民衆莫不逃避一空，使緬軍在困難之中更增加不少的困難。

戰事像「捉迷藏」一樣的捉到四月二日，正當緬軍捷報頻傳，趾高氣揚，仰光方面大吹大擂，對外宣佈已經攻佔猛撒，中國軍完全瓦解，李彌僅以身免，而報章雜誌也一致認為反共軍雖未能悉數消滅，但驅出緬境是指顧間事的時候，霹靂一聲！反共軍開始反攻了！給予冒險深入崇山峻嶺迫近最後防線的緬軍作致命的痛擊。

四月二日那天上午，緬軍還不知厄運即將降臨，有一架緬空軍C四七型機在陣地前投下許多打氣傳單，告訴緬軍官兵，政府已在準備盛大歡迎他們凱旋歸去了。這架飛機上的大員亦許太興奮了，興奮得把飛機越飛越低，突然！反共軍陣地的機關槍怒吼起來，噹噹噹噹噹——一陣聲響過後，祇見飛機濃煙直冒，在熊熊火光中，一個筋斗翻下地來。事後據仰光方面公佈：隨機「殉難」的人總共有二十七個，裡面有幾個是緬甸政府的軍政大員，包括這一戰區的高級指揮官。

接着，反共軍又轟出三發反攻前奏的六〇砲、轟！轟！轟！轟得山鳴谷應，轟得緬軍喪魂落魄，第一砲把他們陣地後面的補給庫打得火起，第二砲毀了他們的砲兵陣地，第三砲中了他們的指揮部。這時，漫山遍野的反共軍便好像神兵將似的，四方八面一齊衝出。緬甸軍隊向來胆小，幾十天來他們在節節勝利的前進中，已養成了輕敵的態度，把反共軍的誤讓誤認爲是無力抵抗，那裡知道反共軍還有這無強大的實力，如此猛烈的攻勢！於是，老命要緊，紛紛棄甲丟戈而走，一夜之間，反共軍勢如破竹，追擊了六十多里。

有一部在反共大學受訓的學生軍，要求到戰場上去服務，段希文指揮官便命令他們担任後方勤務。這批青年戰士看着前線喊殺連天，不禁技癢難熬，但指揮部給他們的裝備却少得可憐，每五十人祇有一挺輕機槍，每五個人纔有一枝自動步槍，其餘四個人都拿着受訓時用的竹槍，像這樣的裝備，怎能對抗彈藥充足的緬軍呢？終於有人想出一個辦法——「就地補給」！向緬軍手裡搶奪械彈。拿竹槍的人遂組織起曠古未聞的「奪槍隊」來，一個月黑風高的深夜，他們攜着竹槍，神出鬼沒的挨進緬軍碉堡，或爬進緬軍戰壕，用竹槍的尖端從敵人的後背猛力刺去，祇聽

得一聲唉喲！緬軍身上的械彈已落入他們手中。第二天，他們就拿着這些武器去參加戰鬥行列。據投降和俘虜的緬軍說：這種「奔槍戰術」，真使他們心驚胆顫！精神上所受的威脅比砲轟還嚴重！

反共軍在沙拉戰場作正面攻擊的時候，另一部隊繞到薩爾溫江的西岸去截斷緬軍的補給綫，結果在一夜之間，緬軍完全被反共軍包圍。反共軍向緬軍喊話，叫他們覺悟，不要中共黨的陰謀作無謂犧牲。他們答覆得很有趣，說是仰光政府告訴他們，反共軍沒有主帥，大家都是離心離德，祇要放胆前進，不會遭遇反共軍抵抗的，現在他們知道受騙了，願意投降。反共軍聽後立即停止攻擊，繳下他們武器彈藥，就讓他們平安歸去。

沙拉戰役結束後，除留下少數部隊駐防之外，反共軍主力和學生軍又立即轉進到猛撒以北的猛布增拔，在猛布的北方羊坎一帶繼續作戰。當他們抵達一處叫猛耗的鄉鎮時，恰好遇到緬甸自認為驍悍無敵的部隊，這支部隊是欽族和克欽族混合編成的「山頭兵」。（按：緬甸全國民族，分爲緬甸族、欽族、克欽族、喀倫族、撣族等五大族），但反共軍却在一夜之間，迂迴敵後，猛襲緬軍設在羊坎的指揮部，和附近的南陽。緬兵那時正做着凱旋之夢，突然給密軍槍聲及手榴彈爆炸聲驚醒過來，竟嚇得連爬帶跪的抱頭鼠竄，其指揮官也僅穿了一條內褲光着身子逃命，遺下大批槍械、彈藥、和軍旗、地圖、作戰計劃等。

歷時四十五天的「緬東北喋血戰」，至此全部告終。

二二

在這個戰役中，反共軍從緬兵陣地內獲到彈藥九萬發、驟馬六十三匹、電台五部，八一砲擊砲二門，輕重機槍三十六挺，卡賓槍四十九枝，衝鋒槍五十一枝，步槍八百五十八枝，還有很多罐頭食品和一千多套全新軍服，詢問俘虜，原來是緬甸政府替他們準備攻入猛撒基地時穿着示威的。可見緬政府這次是抱着必勝信心的，但是出乎意

料，這筆本錢竟作爲送給反共軍的禮物。因此在緬甸收兵以後，反共軍的戰士們高呼着：「感謝緬甸的輸送隊，替我們運來這麼多的軍援和補給。」

在遺屍纍纍的戰場上，反共軍從一具緬兵屍體搜出一封信，那是他的嬌妻寫的，由緬甸國防部空投，信封上蓋有「空投××線」的字樣。信裡用緬文寫着：「親愛的：當你追求我時，你說決不離開我，而今竟離得那麼遠，那麼久！聽說那地方的老虎，螞蝗都會喫人的。唉！這真急死我了，每天夜裡我都睡不著覺，飯也吃不下，祇知傷心痛哭！希望你接到這封信之後，要快快的回來，不然的話，我決定和你離婚，免得我精神這樣痛苦……」讀到這封信，不禁令人想起「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裡人」的詩句來。

從函獲緬軍多種文件中，我們發現一個驚人的秘密，這個秘密就是緬甸德欽奴政府和中共的勾結情形。那封文件是「緬軍連長以上指揮官作戰會議記錄」。內容譯意如下：

⊙……但北部國民黨軍隊經我（緬）與「中國人民解放軍」聯合攻擊後，已喪失抵抗能力。

⊙在心理上：盡量運輸中共頒發之宣傳文件，以瓦解國民黨軍的戰鬥意志（所謂宣傳文件即中共刊印的「安全回鄉證」等），而澈底消滅李彌所部的存在。……（同時還坦白承認：這次進攻是緬甸政府與中共的聯合行動，共同對付李彌部隊。）

此外，一個被我方俘虜的緬軍官（少校營長宇拉頓）供述：他是一九五二年六月間，由緬甸國防部送往北平接受四個月的軍事訓練，五十七個校級軍官中的一個。理駐景棟和緬北的兩個緬軍高級指揮官，也曾經在莫斯科及北平接受過訓練。同時還告訴我們：中共駐緬大使姚仲明，會親自到前綫，往來於景棟董巖之間鼓勵緬軍，要加強政打李彌部隊。宇拉頓怕我們不相信，還從衣袋裡掏出一枚「受訓結業」的銀質紀念章來，表示他的確確是毛澤東的學生。

這次戰役，有幾件令人感動而永遠不能磨滅的事蹟，那是士兵們爲了要向前攻擊，竟至不顧「停止前進」的命令

令奮勇衝入敵方火網，一鼓奪下緬兵手中三挺輕機槍，消滅了將近一營的尼泊爾軍（按：猶欽奴爲加彈打擊反共軍實力，曾向尼泊爾借兵一團，投入緬北作戰）。炮兵們在沙拉戰場有一次且跑到步兵的前面作開路先鋒，距離敵陣一百八十公尺的地方發砲，而創下砲兵發砲最高的紀錄。更有趣的是：一九三師所屬某營，在沙拉獨力抗拒佔有絕對優勢的敵人時，緬方的政工人員，高舉起牛肉罐頭，用華語大喊：「過來吧，這邊有牛肉！」但我們的弟兄却偷偷溜出陣外，在山下買了一隻母雞，殺掉以後，用竹竿挑起來用緬語高喊：「請過來，我們這邊有烤雞！」

最前線的官兵們會整天整夜沒有吃到東西，但仍精神奕奕，在緬軍炮火中浴血苦鬥。官兵們看不見敵人時，絕對不放一次空槍，在高山上找不到水喝，大家口渴，祇好像馬一樣，嚼野草。

反共大學的學員徐漢棟，在猛布、羊坎之役，曾自告奮勇參加敢死隊，雖則他本來是一個上尉參謀。這位過去參加過青年軍，而勝利後在緬甸經商，後來看到國家滅亡了，才又從緬北上山加入「華僑志願軍」鬥士；他在猛布戰役中，一個手榴彈，炸死了七八個敵人時，他的心情是那麼高興，他在陣地上聽到衝鋒號時，激動得連血管都幾乎爆炸了。

還有學生隊中的熊凱，他拿了一枝衝鋒槍，伸入敵人的碉堡口內，一個人奪了兩個碉堡。當他自己的彈藥打完時，又奪了緬兵的步槍，向另一碉堡進攻。最後他負傷了，大隊長喊他退下來，他竟大聲叫喊：「爲什麼要退下？」

另一個學生軍楊學培，他把衝鋒槍伸進敵人的碉堡口中時，不幸左手被緬軍的摩槍擊斷，但他毫不呻吟的用右手扳着機槍，消滅了碉堡內的敵人。

政工人員楊家松，在羊坎之役也拿着槍，衝到第一線。當他負傷時，別人喊他「指導員你負傷了！」他還後怒目叱喝：「不要喊！免得擾亂軍心。」

有一個傳令兵，他看見同志們衝鋒陷陣，心癢難熬，於是拿起一枝削尖的竹竿，也衝上火線，結果創下戰鬥奇蹟：竹竿刺傷了一個敵軍，而奪取了他的武器，然後用他的武器，打死了幾個山頭兵。

學生軍一個副隊長，左距離敵陣一百公尺左右的地方，看見他的隊長陣亡後，便拿起隊長的手槍，領頭衝鋒，在距離敵人五十公尺的火網中，他奮勇衝入敵人的陣地，大聲呼喊：「弟兄們上來捉活的！」結果一羣「竹竿隊」衝了上去，生俘了幾名緬甸兵。

此外，值得一記的，還有反共大學的訓導員，部隊的後勤人員，都自動擔任伙伕爲官兵煮飯。所有教官也出現前線，混在戰鬥兵行列中打衝鋒。政工人員則站在最前方，用緬語喊話，叫敵人投降，和寫好勸降的標語傳單，借土人用的弓箭射到敵陣去。正在臥病的保安第一師程時澤師長，用一個軟布兜叫人抬他上山，在軟布兜上指揮作戰，而完成了包圍攻勢，擊潰了一千以上的緬軍。許多戰鬥英雄到目前爲止，他們的臂膀、腿肚裡面，還留着一塊塊堅硬的子彈頭，沒有取出來。

在猛獁戰役中，緬軍一個團，看到反共軍官兵作戰的英勇精神，感動之餘，該團指揮官便寫了一封信給反共軍的李國輝師長，信上寫着：「親愛的中國軍師長：我們和你們打仗，實是軍令所迫，出於不得已的，請你們原諒。你們的敵人是共產黨，我們的敵人也共產黨，我們彼此理化敵爲友，團結合作，把共產黨消滅。可是不幸得很，我們的政府犯了極大錯誤，而且中了共產黨的毒計，迫令我們自己人打自己人，我已苦說我部部屬，多向天空放槍，但我也希望你們能和平的退出猛獁，等我們走後，你們再來，大家建立起互相尊重而崇高友誼。」從這封信看來，緬甸軍人深明大義的，並不是沒有，不過他們受德欽奴所迫，雖明知「師出無名」，亦不得不開入戰場敷衍一番。反共軍對他們絕對同情，所以也很願和他們保持「互相尊重而崇高友誼」。儘量避免攻擊他們。

另一個在緬東戰場負傷的緬甸軍官（尼泊爾人），返抵仰光時，新聞記者去訪問他，他很激動地向記者講述作戰的經過說：那一地區（指薩爾溫江以東地區），完全是叢山峻嶺，原始森林，虎嘯猿啼，縱沒有敵人也够驚心動

餓了，何況那些如狼似虎的中國反共軍，一兩個人，半夜便敢深入營。他說在沙拉作戰時，險些在國軍夜襲中作了俘虜，他的馬，被豹子喫掉了，哨兵常常在夜間作了虎豹的食料。那些地區沒有公路，給養接不上，再深入就要挨餓。緬族人最怕緬兵，祇要緬兵一到，老百姓就完全走掉，但他們却不怕反共游擊隊。記者問到他負傷時的情形，他說，這是六月初的事。他們集結了五百多人，並配屬了三百多警察，還有兩門榴彈炮，和五挺機關槍。向領有反共軍約二百人據守的猛養（母棟東六十餘英里）進攻，可是攻了三日夜，毫無進展，第四天清晨，守猛養的反共軍來一次兇惡的反撲，他就在混戰中受傷，一直被士兵們把他送到景棟。說到這情形時，他似乎猶有餘悸，可是他立刻又現出笑容，好像用「一肢雖廢一身全」來自慶。

當「緬東北有戰事」，反共軍將士正在奮勇喋血的期間，三月廿一日上午，猛撒總部電台收到曼谷方面發來的一封信，說是「據台北消息，李總座業已病逝台北中心診所！」這寥寥十八個字，頓使整個緬邊基地為之震動起來，將士們的精神和情緒都顯得大為沮喪，因為李彌是反共軍的首領，一個正在壯年（當時李彌祇有五十二歲）的有為將領這樣的死去，大家表示無限惋惜。據總部一些高級人員所知，李彌患高血壓已有八九年了，並不是一種能够危及他生命的病。如果在戰地防區病發，倒也相當麻煩，但他這次是在醫藥相當發達的台北，而且由著名醫生治療，何以會致到死亡？當高級人員正在感到草測高深時，下午五時三十分，曼谷電台又發來一通電報，告訴猛撒總部：李彌死訊不確，且據台北來電，說明李彌的健康情形，較前良好得多。接到這通電報之後，才使緬邊一些為李彌逝世而感到無限悲哀的人們，舒了一口氣。（按：「李彌死了」的傳說，究竟含了些什麼政治作用，一般人不大了解，有人說被共諜所造的謠言；有人說是這一消息可以緩和國際上的暗潮。總之，李彌在廿四小時內死而復活

的傳說，是一饒具趣味的事情。）

十三 緬甸與四國會議

緬政府軍事慘敗後改採外交途徑——聯合國七屆大會的顛預遷就——反共軍列舉事實反對撤退——中美泰緬四國的曼谷會議——李則芬丁作詔等慷慨陳詞——緬共「羅相兵團」的乘虛竄擾

歷時四十五天的「緬北血戰」，緬甸德欽政府可謂引火自焚，其兵力損傷慘重不說，單是軍費的開支，即已不堪負荷；爲了是次作戰，特別成立兩個團（包括尼泊爾、山頭族等）。士兵的待遇，每人每月最高者達盧比三百盾。作戰期間官兵發餉，還要加上陣亡撫卹。同時在是次戰役中，向英國購戰鬥機四架，先後被反共軍擊毀。沙拉之役，租用民航機一架被擊毀後，又須賠償。據緬甸國防部一位主持會計職務的官員透露：這一戰足耗費了三年的國防經費。

由於德欽奴轉移其剿共全力（包括軍事、政治、外交和特務），進攻反共軍所引起的禍患後果，更是緬甸本身的嚴重問題：（一）北緬邦的改土歸流和華僑的逮捕與驅逐以後，中共特務指揮下的「羅相兵團」和紅白旗緬共的「第五縱隊」，已在果敢、九谷、臘戍、丹陽、南坎一帶作地下醫師。（二）在騰衝龍陵邊區的反共游擊隊許亞英

部，滇緬公路的李祖科部，因補給總部在緬北，自許等被緬政府特務暗殺後，又遭緬軍瘋狂進攻，他們因得不到後方補給，便祇好撤入緬北，眼睜睜地看着羅相部隊從容進佔緬邊，控制整個西休山區。(三)緬甸大選前後，被政府軍全力圍剿的緬共紅白旗軍，已經竄入叢林山區，像當年流竄陝北的中共一樣，已如釜底遊魂，但經過這一次，緬甸揮軍進攻反共軍的空隙中，又重新壯大起來，加上三角同盟的訂立，其內部矛盾業已消除，正在靜待反共軍全部撤離緬邊之後，武裝奪取緬甸政權的時機。

可是昏庸愚蠢、低能可憐的德欽奴，面臨這種覆亡的危機，雖明知中了共黨的圈套，却提不起斷腕的精神；反因吃了反共軍一棒，損失慘重之餘，在聯合國加強其叫囂和誣蔑，控訴反共軍「侵略」！並且遷徙莫斯科的教唆，對自由國家危言恫嚇，大肆咆哮：「假如你們不設法使李彌部隊全部撤出緬境，我們就要與中共合作，讓他們的軍隊開入緬北，對付李彌部隊」。自由國家爲顧及東南亞的「暫時安寧」，自然不能不尋求解決途徑，以防止這一可能成爲事實的危機，而於民國四十二年四月廿三日聯合國第七屆大會的第二次會議中，以五十九票對零票（中國棄權）通過所謂「留駐緬境的外國部隊接受解除武裝被扣留或是撤離緬境」的議案。

緬甸政府爲了向聯大控訴反共軍，曾發動全國所有「優秀」外交人材組成代表團。該團實際人數在一百七十名左右，大法官作了首席代表，其餘在事前用各種名義派往各國去專爲控訴案而遊說的，從一九五三年二月間起便陸續派出。雖然得到了這樣的決議，但有關方面的估計，全部外交經費，至少要超支五年。以如此龐大的外交經費，來迫使替自己守衛大門、防止赤色強盜侵略的反共軍撤退，世界上還有比這個更傻的事情嗎？可是，自討苦吃的德欽奴畢竟是這樣做了。

莫斯科中心積慮在幕後脅迫德欽奴向聯合國提出控訴，其陰謀除了「借刀殺人」之外，同時更想達到幾個政治上的目的：①借控訴案來誣蔑反共軍的道德水準，間接打擊自由中國國軍日漸高漲的國際威望。②用「侵略」這個顛倒是非的名詞，來刺激東南亞國家對自由國家的仇視情緒。③利用緬甸問題的強調來挑撥分化英美之間的合作。消

緬甸政府接受美援來抵抗共產集團的威脅，對英國來說，並不是一種愉快的發展；莫斯科壓迫緬甸提出控訴案，表面上的被告是中國，實際上的對象却是美國。

所以，這個控訴案的牽涉範圍，不是緬甸和自由中國之間的問題，而是蘇俄向整個自由世界發動外交攻勢政治攻勢的問題。可是，遺憾得很！自由世界竟沒有經過深長考慮，便不戰而降的屈服於蘇俄這一攻勢之下，投出最不光榮的一票。

「雲南反共救國軍」政治部爲了明利害、辯是非，當時曾列舉三點事實向那些遷延給反共軍戴上「越境侵略」帽子的國際友人表示抗議，並將抗議書用油印機印妥，寄至曼谷仰光，請各華文報紙發表，可惜因當地環境關係，各報社均未予刊出。茲將抗議書內容所舉三點事實，抄錄於下，使讀者對反共軍的意志和滇緬邊界問題有更進一步的認識：

①我們是從中共奴役下爭取自由的反共部隊，我們嘗遍了艱險，歷盡了辛酸，唯一的目的標是元復國土，重整家園。我們唯一的敵人，是朱毛匪幫和蘇俄帝國，除此之外，沒有任何目的，也沒有任何敵人，在意識上我們絕不可能構成對緬甸的侵略，真正侵略緬甸的是中共南僞匪軍；和操縱培植數萬名緬共武裝部隊的蘇俄帝國主義，反之，我們倒是幫助緬甸抵抗侵略的屏障。

②從一八九四年以來，滇緬境經問題經過五十年的交涉談判，並沒有完全劃定，尖高山以北，就是北緯二十五度三十五分以北，邊界問題直至現在還是一個懸案，英國從一九〇六年使用武力強佔高黎貢山以西的地區，我國始終沒有加以承認，民國三十年（一九四一）我國外交部曾經向英政府提議劃定北段邊界，下爾大使已經把這個提議轉交給緬甸殖民地政府，但因太平洋戰事爆發，這件事情又擱置起來了。何況緬甸的西北鄰邦，不但在地理上和我國滇緬西南鄰，從歷史上說，它們和中國更爲密切，這地區原是中國的「八百媳婦」地，在光緒年間，這一地區我們還直接設有宣撫使司和千總把總，當地土司官至今仍用滿清政府頒給他們的印信，尤其現任景棟王趙宰龍更

珍視着那顆印，來表示他們和中國的關係。雖然如此，可是我們在崇山峻嶺的蠻荒地帶，艱苦作戰，根本就沒把這些邊界問題的觀念存在心上，我們在那裡不過是枕戈待旦，作爲反攻雲南的整訓基地。所以在法理上，意義上，我們都不能忍受被緬甸政府指爲「侵略者」。

⑤緬甸控訴案是蘇俄帝國向整個自由世界政治攻勢的一部份，也可以說是用冷戰來併吞東南亞的一個步驟，緬甸固然應該把自己的安危榮譽，敵友恩怨，打算清楚。英美尤其要站穩腳步，千萬不能上俄國人的當。緬甸和英國，雖和自由中國沒有邦交關係，但在抵抗共產主義侵略的基本利害關係上，却是一致的，這種愚昧行爲結果，真正受到致命損害的不是自由中國，而是他們自己，我們唯一的真正敵人是共產黨，對於一切非共國家，我們都要向他提出最誠懇的抗議：「你們在聯大所投的一票，錯了！」

一一

民國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由美國出面拉攏促成的「中緬泰緬四國軍事聯合會議」，假曼谷舉行，協商解決緬邊反共軍撤退的技術問題。緬方初時一度裝腔作勢，表示拒絕參加，及後改變辦法，以不與中國代表直接商討的「双重會議」的方式下接納建議。但在會議期間，緬甸仍不斷進攻反共軍，影響了說服反共軍撤退的工作，直至六月間，中國代表衣復得上校迫得返台請示，並在曼谷四國會講要求下，由台北加派李文彬中將（雲南反共救國軍副總指揮），及直接邀請「猛撒總部」副司令官李則芬中將、劉恒、方謀凱、丁作韶、劉中羅惠補（這是一個邊地少數民族部队的代表，故名字很長）等五人至曼谷諮商。

「四國會講」爲什麼忽然想到邀請反共軍代表出席會議呢？這裡有段「插曲」。原來是四國代表決定前往緬邊基地實地視察時，遭到反共軍的拒絕，他們嘗到閉門羹之後，方纔恍然覺悟曼谷會議是找錯「對象」，撤兵問題的植

種討論，等於浪費時間，因而祇得另闢途徑，設法邀請猛撤總部代表團出席，從長計議。

李則芬將軍這次以「首席代表」出席曼谷四國會議，是迫不得已，也是老大不高興的。因為當緬甸控訴「得直」、四國會議開始接觸之時，猛撤總部會召開幾次緊急會議，商討應付方策，幾天下來，其結論是：「會議由他會議，反共吾自爲之」；及喊出「奮鬥到底！奮鬥到底！寧可斷頭，不願撤退！」的口號，各部隊的政工人員，且發動簽名及寫血書向聯合國、自由祖國政府、四國會議代表等抗議被強迫撤退運動，激昂憤慨的情緒，如火如荼的震憾着整個緬邊基地，每個角落都有堅決反共的官兵說出內心痛苦的呼聲：——

「我們反共，我們替東南亞守衛大門，防堵赤色強盜的侵略，我們一對得住自由世界；二對得住自由祖國，三對得住中華民族，四對得住最高領袖蔣總統，五對得住自己的良心！我們爲什麼要撤退？爲什麼要聽任人家的鞭撻而放棄反共抗俄，復國救民的崗位？我們反共是出自正義與良心，我們不能眼睜睜地看着人們剝奪去我們這一正義、毀滅了我們這一良心。……」

——我們在荒山叢林中苦鬥了四年，我們與疾病、毒蛇、猛獸、自然環境奮鬥，而且要和極權的共匪戰鬥，與緬共聯軍戰鬥！我們一直孤立無援，不會獲得世人一顧同情和溫暖。我們的祖國，沒有援助給我們，我們的支那，也沒有援助給我們；我們的槍枝是參加隊伍時自己帶來的，我們的彈藥是得自中共和緬共，我們用自己的生命刀砍來反共，聯合國憑什麼理由叫我們撤退……

——「難道在今日這個世界上，反共也有罪嗎？想不到我們出生入死的反共，反而反出『侵略者』的罪名來了……」

——「我們爲什麼在這裡過着茹毛飲血的原始生活？爲什麼在槍林彈雨中奮鬥？那就是我們已經下了決心，在自由與奴役中，選擇着一條路，我們是以殉道者的心志，爲自由而戰！那管是戰至一兵一卒，我們對歷史和我們的後世子孫，也有一個交代……」

——「我始終不懂，我們的祖國和我們的盟邦，不但不給我們幫助，爲什麼還要消滅這支反共的部隊？消滅了這支反共部隊，對自由世界和中國會有什麼好處？……」

——「現在的民主國家，口唱自由，而暗中對共產黨仍具姑息之心，這是我們永遠所不能理解的政治把戲……」

——「我們不談我們在東南亞地區，能起多大作用，我們也不談我們這幾年對雲南境內，發生多大政治作用，我們不想伸手向別人乞援，雖然我們的槍械彈藥都嫌不夠，但我們會向敵人手中，找到那些東西。我們不要求自由世界給予我們物質的援助，但我們却希望他們不在精神及行動上，打擊我們！……」

——「我們這羣孤臣孽子，即使對國家和自由世界都沒有什麼貢獻，但我們就該這般忠貞不屈的行爲，也該贏得別人一點同情，然而如今不但沒有同情，相反地却是自由世界和共產世界聯合起來，要消滅我們。我們對於我們的祖國，毫無怨言，對祖國人民不理解我們的真相，也更不會有不滿的表示，但我們很希望聯合國派員來看看我們的部隊，在沒有人煙和政治力量達不到的地方，我們在這塊土地上求生存，難道也算做侵略者？……」

——「這裡的基礎是我們數年來用血汗和眼淚所築成，我們死也不願意把這點基礎，用自己的手，或讓別人的手所拆除……」

——「我們爲什麼不願撤退，因爲我們每一個人都和共產黨有着不筆算不完的血債。任何人要阻止我們暫時停止對共黨的戰鬥，即使是善意的勸說，也將成爲我們的敵人；就是自己的老手，亦不知他客氣！……」

——「我們祇有一條路，是求生！一條命，是和共產死拼！一條心，是要報仇雪恨！一根骨頭，是永不屈服！……」

——「我們這一羣，穿的是什麼？吃的是什麼？住的又是什麼？破衣服不足以禦蚊咬！糯米飯和南瓜汁僅

能填飽肚皮！竹寮茅舍不能抗風雨！我們沒有家庭的溫暖，沒有一點二十世紀的人類生活，在這種環境下，我們爲什麼還要苦撐下去？還不是爲了國恨家仇這一口氣，也就是爲了這口氣纔能在蠻荒的環境中和共匪死拼！但如今這個打滿了氣的反共皮球，却被自由世界自己用鋼針刺破了；雖然拿着針的那隻手，被蘇俄的共產集團扼得緊緊的……

——「民主國家難道都瞎了眼不成？難道不知道在過去四年中，我們在雲南邊區曾牽掣了中共陳唐二十萬匪軍，使它們不敢跨海征韓；我們不僅切斷了緬共與中共的聯繫，也阻止了車里的泰共向泰國進攻；不僅使中共援助越共受阻，也使馬來亞保持了小康的局面。爲整個世界的前途着想，我們果真被迫撤離的話，不僅是由中國的損失，實在也是自由世界的損失！……」

——「緬邊游擊隊是消滅不了的，無論任何方式，和任何手段，那管其他的自由國家都向共黨投降，我們依然要在這裡反共下去，苦鬥下去……」

官兵們激昂憤慨的情緒如此高漲，負指揮之責的李則芬將軍自難例外；因而猛撤總部電台的電務員，每次將收到某地拍來的電報呈上李則芬，當李則芬一看到是要他接受邀請赴泰諮商撤軍時，他都怒不可遏的把它撕得粉碎。最後還是國防部和李彌將軍六月中旬所發的兩封長電，使李則芬在「命令」與「責任」的雙重影響之下，不得不改變其堅決拒絕出席會議的意志，勉強赴泰一行。

李則芬離開猛撒以前（六月十八日），曾向反共軍全體戰士保證：「不論在任何環境之下，由我所率領的代表團是絕對不會把名字簽在撤軍協定上的。我很清楚，這種所謂撤軍協定，無異是斷送我們幾年來苦心經營的備命符，更無異是剝奪我們人民反抗俄的力量，以及肢解我們反共救國決心的賣身契。我李某頭可斷，血可流，亦不會屈服於四國會議的壓迫，而簽上李則芬三個字。」

李則芬將軍率下作詔等代表於六月二十六日抵達曼谷之後，首先向中外記者發表談話，說明緬邊反共軍是人民被共產黨壓迫到走投無路，纔起來反抵的一支人民反共武裝隊伍。他們誓死不願自緬邊山區撤退。如果四國代表不聽他們的意見，他們就回基地去，並不希望曼谷有多少時間的逗留。他聲明包羅則很願贊助聯合國解決問題，但他却不能違背人民反共的意志，尤不能違背那一支苦鬥數年的反共部隊的願望。

這一場炸彈性的談話，使一般人大出所料。因為在李則芬將軍未發表談話以前，一般都認為他出席四國會議，其情形必是「虎頭蛇尾」，結果仍難避免接受撤軍的決議。那知道，這位具有廣東漢十足精神的「森林將軍」，竟是一塊百鍊鋼，任捶不破！任擊不損！同時，在後此二十幾天會議席上所表現的，比一頭兇猛的獅子還厲害！比韓國總統李承晚的愛國精神還強硬！完全不若韓國代表想像中的那副服從，也更不像緬甸代表想像的那麼懦弱！而諷刺犀利，理由十足，態度嚴肅，正氣凜然，對緬甸政府盲目妄為的控訴作如下的駁斥：

◎從駐地問題講：大多數反共軍目前駐在地區是中緬未定界，至於緬甸所指猛實等撤一帶是粵桂省屬，薩爾溫江以東是猛邦省屬，祇要緬甸政府以友好態度提出商量，這一帶地區的反共部隊可撤離向滇境推進。

◎從軍事問題講：緬甸所指的完全其結譯的證據和被據，會經事實證明，如緬甸政府歷年來公佈的反共軍死傷與被俘的數字統計一下，就可以看出所謂「李彌部隊」早已消滅無遺，不復存在了。又如緬甸政府的廣播，緬軍陸空兩軍管轄下已攻陷猛撒，「李彌部隊」經獨立是空軍、那麼，緬甸政府何必和聯合國去添訴？更何勞四國代表在此會議？

◎從軍風紀問題講：反共軍的軍風紀向來是很良好的，較諸緬軍不啻天淵之別。這裡有事實證明：當反共

軍初到邊區的時候，該區人民生活極爲困苦，可是由於反共軍的幫助和提携之下，現在的邊區人民，生活都比較以前富裕而安定得多了。三年來緬軍不斷向反共軍攻擊，人民不助緬軍，反而一致助反共軍抗戰。他們反對緬甸政府破壞他們有悠長歷史傳統的原有地方制度，他們對於緬軍的殘暴行爲，既恐怖、又憤恨，這些都有鐵一般的事實證據。究竟那一方的紀律壞呢，是不難實地調查的。

○從此次四國會議講：那是毫無意義和效果的。聯合國遣緬甸政府片面的報告，既未經被否真正當事人的申辯，更未經派人作實地的調查，即草率決定一個提案，是令人不解的。聯合國這次的錯誤決議，可謂已違反處理國際糾紛的慣例，更違背了神聖的「聯合國人權宣言」的精神。同時，聯合國裡而有若干會員國代表，祇憑緬方片面捏控即在大會上與緬方同一鼻孔出氣，這等於是盲目的行動，而使我們懷疑這些會員國的代表們，會不瞭解那個控訴案的後面，隱藏着一個赤化東南亞的大陰謀？是否研究過有關中緬邊界的中西歷史文獻及中英外交史料？是否明瞭反共軍是怎樣組成的？是否曾經冷靜考慮過那一個決議案會引起禍害自由世界本身的嚴重後果？

○從侵畧問題講：反共軍從來就不會有過侵畧緬甸和敵視緬甸的意念及行爲，更從來沒有對緬軍先發動過一次的砲擊和戰爭。反之，每一次的戰火，都是自緬軍所燃起。反共軍雖處處退讓，事事忍耐，但緬軍仍屢屢以龐大陸空軍武力進攻反共軍的駐地，危害反共軍的生存！退讓忍耐原是反共軍對緬甸的友善表示，並不是反共軍懦弱，所以當反共軍被壓迫到忍無可忍、退無可退的時候，才予以有限度的自衛式抵抗，亦許是反共軍每次的抵抗都獲得成功，緬軍於羞憤之餘，便指反共軍爲侵畧了。

○從反共軍的組成與緬甸東南亞的安全意義講：甲、反共軍的重要性確是不容抹煞的。過去一段日子裡，反共軍在緬緬邊境的部隊，可以說無日不與中共軍發生或大或小的戰鬥，牽制了中共二十萬軍隊不能參加侵吞韓國戰爭。最近期間（民國四十二年四月至六月），還有過兩次比較大的戰役，一次是奇襲瀾滄的西盟，把共

軍三十九師一一五團的一個營全部殲滅。一次是出擊滄源，擊潰中共十三軍所屬基幹第十二團，焚燬中共糧食補給倉庫十六所，俘虜及鹵獲戰利品很多。至於小規模的襲擊、突擊、交通通訊等的爆破，更不勝枚舉。如若撤退反共軍，則中共軍必將投入其他地區製造新的侵略。

乙、緬甸政府向聯合國所控訴的「李彌部隊」，僅是「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中的一個單位。在反共聯軍各代表聯名致「聯合國書」中，已把反共聯軍的立場和願望說得十分明白了。當然，我和我所指揮的反共游擊隊，不能違背「聯軍」的基本態度。同時在緬邊的反共部隊並不單是「李彌部隊」及中國人民游擊隊而已，萬一要撤退，也祇能撤退極少數的「李彌部隊」，却不能撤退「中國人民反共游擊隊」和「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因為「中國人民反共游擊隊」是在雲南邊境活動的，「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的絕大多數單位，屬於東南亞各民族所組成，與緬甸政府所指的「李彌部隊」毫不相干，且非中華民國國籍，李彌將軍和我都沒有權力促使他們撤退。

丙、現在緬邊的反共軍，是中國西南各省及東南亞各國自由人民反共抗暴的中心力量，和爭取光明與自由希望的象徵，如若被撤，則上述地區人民的反共意志與行動，將遭受嚴重的打擊而趨消沉。

丁、緬邊反共軍是阻遏共產集團侵略東南亞的堅強屏障，如若撤退，共產集團將立即趁隙侵入緬泰，最近中共軍之侵入緬北，並積極培植「自由泰國共黨政府」建立武裝力量，派遣大批共幹特務滲入泰緬馬越等地，即為明證。

戊、如果緬邊反共軍撤退，等於把橫亘在中緬間的反共防線完全拆除，將使中共與緬共打成一片，一如中共與韓共及越共密切合作的關係一樣，屆時緬甸政府將被緬共輕而易舉的推翻，泰國與馬來亞亦將不旋踵而被赤禍紅流所湮沒，越南的全部陷入鐵幕，更是命定的結果。

己、在未來勢必爆發的共產集團與民主國家間的世界性大戰中，滇緬邊區是一個形勢重要的戰畧要塞；同

時，東南亞地區也是美國全球戰畧軍事部署中最弱的一環。在未來大戰中，緬邊反共軍是民主世界在東南亞所能運用的堅強反共武力。當此國際局勢劍拔弩張風雲變化莫測的情況下，對之加緊援助扶持還恐不及，更何能自毀屏藩而迫其撤退。

基於上述幾點明顯的事實和理由，爲了防止共產主義的猖獗侵畧，爲了爭取鐵幕統治下的民心，爲了保障自由世界的和平與安全，我（李則芬自稱）謹以最誠懇的態度，促醒反共的友邦和緬甸政府不應該甘心接受共產黨的愚弄，吞食共產黨所給予的毒果，而將反共軍輕易的從滇緬邊區撤退，做出使親者痛而仇者快的蠢事。

緬甸代表安基上校，聽李則芬將軍這番百分之百事實的申辯，當場急得面如土色，非但沒有醒悟，且發起牛脾氣來，在議席上大吵大嚷道：「我們不管你這一套，你不命令所有中國軍撤離緬境，我們就不惜和你們拚個生死，雖則我們明知這樣做，會損害緬甸的國防力量，但我們寧願同歸於盡……」

李則芬將軍之所以力竭聲嘶，據理申辯，本意是希望緬甸有所醒悟與我軍和平相處，不料其代表竟如此蠻不講理，當時懶了另一位參加會議的反共軍代表，忍不住說道：「你們緬甸如果真有力氣消滅我們這支人民反共隊伍，你們老早就實行了，何必向聯合國控訴？又何必在這裡舉行四國會議？遺憾得很！你這些恫嚇的話，祇有增加反共軍人員的惡感，不會有補於事的。」

舌戰結果，四國會議本來自公佈「有相當成就」及「前途相當樂觀」的樂觀氣氛便完全被双方的談話趕走了。四國會議因此再度陷入僵局。

由於反對撤離，緬邊反共軍將士不僅是憤激的呼喚、作口頭上的抗議而已。有的實在忍不下氣，竟集體「開小差」，衝破緬甸軍隊的封鎖，脫離猛撒總部的控制，跑到另一個可以作為反共新基地的區域去。如雲南保一師所屬的王青書部即爲一例。王部本駐緬北。爲反對撤離，他並不顧一切的把部隊開入中緬交界的克欽山區。本來這一帶山區，早就有緬共羅相部的地工人員，自民國四十一年十月中旬，緬共和德欽奴簽訂「停戰協定」，緬政府將原來用以剿共的軍力移作攻擊喀倫族軍和緬邊反共軍，反共軍不得不以全力應付後方緬軍的進攻，那一區域的反共首領李元凱中將，許亞英少將先後遭暗殺之後，羅相部的十三團和十四團即乘機進入瑞麗隴川，由兩縣的邊境再逐漸竄入緬境的克欽山區。到四十一年年底，名義屬於緬政府的「克欽自衛隊」，實際上已經接受羅相的暗中指揮。當時緬政府因在全力對付反共軍和喀倫族，對「克欽自衛隊」的變質，尙完全矇在鼓裡。

王青書部于五月中旬滲入這一山區之後，自然要和緬共碰頭。照理說，羅相部應該立即對他下總攻擊令，可是出人意外，羅相部反而一再退讓，給他一個立足的基地。這並非是緬共不願與反共軍對敵，而是爲着要留一部份反共軍作爲緬軍攻擊的目標，藉收漁人之利。

王青書在克欽山區，很快的就聯絡起過去李許兩將軍的舊部，知道了羅相部的陰謀和地下組織。恰好當時駐防在這一區域的是克欽兵第一團，那位指揮官是曾經和他並肩抗日的戰友，他便寫一封信，首先是譴責緬甸不應該化友爲敵，認賊作父，再告訴那位指揮官，他這裡的「克欽自衛隊」已經接受羅相部的地下指揮。

緬方經過一度調查，知道確非虛言，這纔着了慌。六月間，克欽邦發出獨立宣言，「克欽自衛隊」首先豎起叛變的旗幟，所幸緬甸政府已事先把原駐在緬北的克欽兵第一團，代以尼泊爾兵團，否則克欽兵團加以響應，整個緬北的政權便已赤化了。

羅相部將原駐在瑞麗隴川的十三、十四兩團主力移入緬境克欽山區，加上投共的「克欽自衛隊」，改編爲「緬甸克欽人民解放軍」，以普猷拉末爲「司令員」，摩史森爲「政委」兼「克欽人民政府」主席。情形愈趨明顯之

後，緬政府知道不但不能和反共軍兵連禍結，而且王青書部對羅相的這一着，事先便曾告知他，敵友分明，在痛定思痛之後，祇有重修舊好，共挽危局，合力對付共同的敵人。

六月下旬，緬軍尼泊爾兵團立即轉移目標，以追王青書部爲名，漸向克欽山區移動，在出其不意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向羅相的「克欽解放軍」進攻。羅相部初以爲緬軍的尼泊爾兵團其兵團僅能對付王部，如果緬軍不增兵北上，無力向他進攻。這一突襲的攻勢，使羅相部不得不迅速調動駐在隴川瑞麗的全部兵力來對付緬軍，可是當兩方戰局進行得最激烈時，王青書部由李元凱許亞英留在滇邊各縣地工人員的接應，却一鼓攻入瑞麗隴川。

緬共羅相部的後方被王部切斷，士氣既衰，補給更發生困難，緬軍得到了這一機會，也一鼓作氣，于六月二十八日攻入了所謂「克欽人民解放軍司令部」。使緬共受到致命打擊，甚至連它的「司令員」和「政委」都在混戰中陣亡。

這一捷報，緬甸政府理應非常重視，把「決心趕走李彌部隊」的錯誤行動改正過來，但，緬政府却認爲王青書部合縱緬共是一件事，趕走李彌部隊是一件事，仍然在曼谷的「四國軍事聯合會議」上大吵大鬧，非要把李彌部隊趕出緬境不可。

上述是「撤軍」進行中一閃動人的插曲，除此之外，下面還有一閃更加精彩的——

六月廿六日，當李則芬將軍率丁作韶等代表抵達曼谷出席撤軍會議的時候，猛撒總部的電台忽然接到一封洋洋千言的電報，那是一枝早已失了聯絡，因緬甸果敢土司楊振才的被迫投共和緬軍分路進攻被隔斷了的一枝滇西人民反共武裝所拍來的。這封電報的大意，是說明他們已經安全地打回了雲南境內的游擊基地，並且把過去掩藏在山洞裡的械彈和電台全數取出。半年來，因爲電台損壞，以致無法和總部聯絡，而今又可以恢復電訊的往來。

其次是說他們從廣播上已經收聽到緬境的反共軍正在受到聯合國強迫撤往台灣的消息，雖然他們對政府和在台灣的同胞有着無限的眷戀，但總覺得放棄緬邊的反共基地，遠走海外是一件失策的舉動，何況這枝部隊都是滇西

子弟，不肯遠離家鄉，因此決然提出了「從大陸來，回大陸去」的口號：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現在他們終算是初步的達到目的了。（註：這枝殺回大陸去的部隊，本來是滇西地方人民在盧漢投共後所組成的，指揮官爲許亞英少將。到李彌將軍於民國四十年夏率部進攻雲南時，他們纔和總部取得聯絡，受編爲滇西指揮部雲南第×軍區的戰鬥序列。這些年來，他們不斷的向騰龍各地出擊，雖然不能長久佔領城池，最大的收穫是憑着地下人員的號召，先和共區的反共青年約定，到部隊出擊時把他們一批批的接出來。因爲這些逃出鐵幕的青年們，一方面需要相當訓練，更重要的還要作最後的考核，以防中共間諜的滲入，在面對着敵人而隨時必須準備接戰的滇境游擊區內，對這些新自共區出來的青年自不便利即讓他們加入戰線。第×軍區爲解決此問題便在接近緬境的山中設了一個訓練機構。軍區司令許亞英少將是一位出身陸軍大學的高材生，雖然他是四川人，但在滇西却住得很久，而且與地方人士的交情很不錯，所以他對這枝滇西部隊運用得靈活裕如，他的精神不但貫注到每一個士兵，並使將士們都把他當成一位家長，邊區的老百姓也對他非常愛戴。因爲他看重了這一批批從共區來歸的青年的訓練和考核，所以他住在滇境作戰總部的時間與在緬境訓練基地的時間，大約各佔一半。緬甸政府的軍隊幾年來和他們原本相處得很好的，不料四十年十月，緬甸突然轉變，竟使「克欽自衛隊」把許司令狙擊而死，兩方面從此結下冤仇，不斷的展開戰鬥。緬軍大量增援，步步推進，原在滇境打游擊的部隊，爲了替許司令報仇，更爲了拯救那些祇憑着若干教練槍在與緬軍作戰的青年，遂掉轉槍頭殺入緬境，兵連禍結，忽忽八月，在鐵幕的邊線殺了出來，現在又爲着不願撤退赴台，從緬境殺了回去。

十四 撤軍談判的波折

李彌呂國銓發表嚴正意見——泰國華僑和香港自由勞工的正義之聲——
邵毓麟親臨游擊山區勸諭——李文彬衣復得折衝樽俎——緬甸政府的敵
對行動——中共緬共的混水摸魚——旅緬僑胞橫遭殺掠

一

在台北養病的李彌將軍，七月十四日，會斷然報告蔣總統，並向蔣總統解釋：他雖然忠於總統及國府，但他絕不能下令勸所屬官兵放下反共的武器，撤離緬邊，因此舉完全違背反共軍的戰鬥意向。同時，李彌將軍接見新聞記者，發表他對撤軍的態度和意見：

「作為雲南省政府主席，我是一個公務員，自應服從政府的指揮，政府當然可以影響我，我也可以影響緬邊反共游擊隊，但效果如何，很難斷言，因為對於一支人民志願軍性質組成的反共部隊，所能給予的影響力量，祇能憑威望與感情，且必須合乎他們的思想。影響力量和他們的思想與願望相同，我敢保證他們絕對能接受；反之，便不一定接受。我可以說：假如我現在叫他們向前衝去，和共匪拚命，他們一定幹；如果叫他們從前線往後撤退，他們便不一定會聽從我的調度，甚至還可能除去我司令官的職位。……最近李則芬將軍在曼谷



泰境夜柿

右：反共軍由大其力彼岸步進

下①：八名被指為「緬甸人

民」的反共游擊戰士

下②：設在夜柿之接待站





術技軍撤商力其大在(左)得復衣與(中)萬努唐使大索駐美



(左)基安表代緬(右)猜察乃表代泰默帕表代美之議會國四



元漢中漢——子兩之尉准智開魯士戰共反的養收人夫蔣





上：反共軍眷隨同撤退時之堅貞表現。中：繼陳振熙將軍（前列左三）負起聯絡折衝任務之仲偉成武官（左四）。下：在游擊基地武裝守衛之女戰士。



迎歡界各受接號口呼高北台抵飛軍共反



澤袍來歸接迎場機赴親軍將瀾李



慈慰「社女之人雷」受接們應後軍此

四國會議中的談話，大致是可以表現反共軍游擊隊戰士的思想和願望。李則芬是反共軍的代表，不是我李彌私人的代表，這必須加以聲明。……滇緬邊境的反共游擊隊，是純粹地方武力，不願遠離鄉井，他們在邊境隨時能够攻入他們的家鄉，接近鄉人，並常常接引新兵參加游擊隊，所以他們決不願撤離。這些反共游擊隊中，還包括緬族、攆族、回族、以及其他少數民族，他們也都是堅決反共的，他們曾經向聯合國陳述他們的志願和立場，假如要他們也撤退到台灣，無論怎樣說服的力量，也決不會生效的。……緬游擊隊反共的意志，非常堅決，不管生活怎樣艱苦，環境怎樣惡劣，他們都能自力更生，決不改變他們的反共意志。這幾年來，他們對中共軍的侵畧，盡了極大的牽掣作用，有他們在滇緬邊境存在的一天，中共便不能一日安枕。他們在滇境至少牽掣住陳賡二十萬部隊。陳賡本人，現在北韓作戰。正當維持滇境的安寧，有五萬人足够了。如果沒有反共部隊的存在，陳賡便可再抽調共軍投入韓戰，或是到別的地域作戰。這幾年來，反共軍駐在緬北，便將中共和緬共隔斷。反共軍駐在緬南，又將中共和泰共馬共隔斷。如其不然，東南亞的局面，已非今日。反共軍前此撤出緬北，未經多久，緬共雜相部隊就和中共携手了。……假如國際不施以壓力，假如環境許可，能放手做去，祇待反攻令下，我和緬邊的所有反共軍游擊隊，將是攻入昆明的先頭部隊。……反共游擊隊是在反共的戰鬥中長成，祇有反共，纔能生存，否則，便不能生存。反共軍全體戰士，絕不顧慮失敗，爲了反共復國，他們早已將生死置諸度外，而戰鬥到最後一滴血。」

李彌將軍最後向新聞記者宣稱：「今年春間外面傳說我病死台北，如果我真的這樣死去，我是不會瞑目的。因爲我覺得與其在台北病死，還不如在緬邊的森林草莽中，壯烈奮鬥而死較有意義……我現在爲反共抗俄而受罪，假如人們認爲我真是有罪的話，我願意承當，而且是值得的。……我現在是一個無用的人，緬邊軍隊，現時由一個軍政聯合委員會所指揮，這個委員會是由各部隊的政工人員和軍事指揮官所組成。每一項事情，均由這個委員會決定……最後我哭告訴各位，即使斬下我的首級獻與緬甸駐聯合國代表，我仍然無法協助政府，說

服反共游擊隊撤來台灣！」

當四國撤軍會議正在曼谷舉行時，還在滇南邊境游擊基地的二十六軍軍長呂國銓中將，也發表如下的意見：

「我這一支部隊，雖然不在緬境，但那邊的反共部隊和我們的關係很深，照理說：緬境的反共部隊，大多數是當地人民的武裝部隊，來保衛自己的家室田園，要他們撤走，實在是不合理也不近情的。撤開一切理由不說，目前的撤軍，已經是不應該談的問題，而事實上也難做到。因為他們都是當地人民，槍枝馬匹都是自己帶來的。他們參加反共軍的目的，是爲了保衛產業不遭共匪的清算，家人不受鬥爭，他們絕不願意離鄉背井被撤到遙遠的地方去。和他們目的願望相反的聯合國決議案，誰也沒有辦法能够強迫他們服從。同時，與其說是撤軍，不如說是解散。但解散以後，這些有槍的武裝人員各自爲政，將造成如何的後果？這應該是值得人們注意的」。

記者訪問呂國銓將軍時，呂將軍正冒着傾盆大雨，督促所屬反共將士幫助民衆犁田栽秧。那時呂將軍赤着兩隻腳，從這一塊田跑到那一塊田，與其說他在督耕，不如說他是以身作則。

除了緬邊反共將領及所有游擊戰士表示誓死不願撤離基地之外，游擊地區人民和旅居緬甸十數萬華僑，也均憤激不安的反對撤軍。他們曾寄出許多信件給台北的李彌將軍，表示他們對緬邊反共軍的存在，認爲是自由及希望的象徵，如果一旦撤退，他們將喪失了自由的憑藉，並喪失了生存的希望。

泰國三百萬華僑，對撤退反共軍的決議，也掀起一片怒潮，每個人的心上都發生無限的憂疑與無窮的憤慨。當地反共最烈的華文報紙、南洋報、力報……等，均先後刊出社論，一面慰勉反共軍將士，一面抨擊主持撤軍的人。社論內容寫着：

「站在民族立場上來說，政府沒有理由撤退這支崛起雲南的反共義軍。他們自從組成反共隊伍以來，沒有得到政府的支助。且這種類型的人民反共救國部隊，大陸上奚止千萬，除了設法給予他們以精神物質上的支援

之外，政府無理由制止他們爲自由而戰鬥的反共活動，何況當前的大前提是非共救國，凡是中國人，人人有此責任。……中國的那隊自有其優良的民族傳統，而此種優良傳統的保持，尤其是軍事戰畧形勢佔有絕對優勢之時，絕無放棄其殺敵的機會，忍令敵人奪取其駐地。但蘇俄中共強迫緬甸驅逐此一支反共游擊武裝之主要原因，無非欲藉緬甸在聯合國的控訴力量奪取這一個優勢的戰畧基地，作爲進侵緬甸泰國馬來亞的主要基地。德欽奴政府仍懵然不覺，寧非自取其禍。……

反共軍的將士：你們是反共國家最前哨的尖兵，你們的任務是神聖的，你們的立場，在民主國家的人民以及幾千萬海外華僑看來，無論是官長士兵，和職位的大小，每個人都是民族英雄。我們已經知道，沿海區域八千里路的戰場上，有不少的反共人民武裝殉了難，這些犧牲者的勤勞，個個都做了烈士，受着舉國人民的哀悼與敬仰，而在反攻大陸前夕，最直捷與共匪戰鬥的是你們。你們出生入死，竭盡心血，這種大英雄大奇傑的義行，多麼值得我們華僑的崇拜和歌頌。將士們啊！我們對你們的希望太熱烈了，祇要你們的精神至死不屈，就是自由中國能够攻回大陸的象徵」。

香港方面的自由勞工，也會於八月十八日，發出一封「致李彌部隊戰士們」的公開信，表示堅決支持他們反共到底和完成復國的天職！原函如下：

「親愛的戰士們：我們得悉許多關於你們在雲南邊境反共的英勇事蹟。你們所表現出來的光榮與勇敢，已是威震整個世界了！並且嚇壞了那些狐羣狗黨的極權主義者，致使他們手足無措，不惜種種卑鄙手段，假借聯合國壓力，企圖阻撓你們的英勇義舉。但是共黨的陰謀，夢想亦化東南亞的詭計，已經被粉碎了，你們爲了拯救正在赤焰中的同胞，而繼續你們反共的偉大工作，你們處之泰然的精神，堪留之萬古也。親愛的戰士們：在這數年當中，你們嘗盡風餐露宿的苦楚，冒盡槍林彈雨中的生活，你們不惜流血的精神，已感動了我們這班自由勞工，我們感到慚愧，我們尚未負起『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責任跟你們後面走，不過，我們雖然享受亂

世中的天堂快樂，但是我們仍然抱定堅硬反共的決心，協助當地政府防共的重職，而集中我們自由勞工的團體，並且等候反攻號角一鳴，我們隨時會與你們並肩殺敵的。親愛的戰士們：你們爲了拯救正在飢餓中的大陸同胞，你們爲了義無反顧的決心，你們負着殺敵的重職，而堅決拒絕這次所謂撤退李彌部隊的會議，我們自由勞工是澈底支援你們所表現的光榮見解的？我們萬二分的誠意，並盼望你們繼續反共到底，勇敢前進，而完成反共復國的天職，毋辜負了大陸四億墮在陷阱中的同胞的願望，並祝你們必戰必勝，馬到成功！香港×××××一羣自由勞工敬啓，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

此外，因我國代表衣復得上校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他「不管李彌將軍部隊代表（指李則芬等）的聲明如何；國民政府都要依照聯合國的決議，把這批中國國軍撤回台灣。」於是引起泰國華僑輿論極度不滿，南洋報七月八日社論，對衣復得抨擊得很激烈：

「……衣上校不知有什麼法寶，可以『不管李彌將軍部隊的代表明如何，把這批中國國軍撤退台灣』？我們倒要看看衣上校的法寶！假如衣上校不知道，我們倒願意告訴他：生存是人的權利，反共是人的自由，東南亞自由人民有反共的自由，他們組織的反共聯軍有生存的權利；他們是地方部隊，他們不是『外國部隊』，他們是自由人民的部隊，他們不是國家的部隊，『中國國軍』的帽子給他們戴不上，『外國駐緬部隊』的帽子也給他們戴不上，而四國會議的決議更與他們無關。誰來危害他們的自由，誰來危害他們的生存，誰來阻止他們反共，他們就同誰來鬥爭。好！拼個你死我活，就拼個你死我活吧！他們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了，死是應該，不死是賺來……這是華僑的呼聲，這也是一切崇敬國民政府、崇敬蔣總統、同時愛護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的呼聲，衣上校予以注意爲幸。」

〔註：泰國南洋報爲曼谷一批反共青年所創辦，與緬邊反共軍素有密切聯繫，該報社長莊瀆女士爲本書作者亡妻莊敏的胞姊，總編輯余夢生爲作者襟兄。〕

這時期，我國政府仍然爲了盡力實現聯合國大會的決議，誠意促使緬邊部隊撤出起見，復由蔣總統特派前任駐韓大使邵毓麟博士爲傳達撤退命令的專使，親赴緬邊森林瘴癘地帶，不惜長途跋涉，歷時二十日，卒說服反共軍將領同意撤退，並集合猛撤總部待命。

邵毓麟於八月八日由台北到了泰國，僅僅在曼谷住了一夜，第二天就由李則芬將軍陪着，進入緬北反共游擊區。他看到那些傷病的鬥士，因爲根本沒有藥物治療，使他們在雨榻上呻吟，真是目不忍睹；也看到那些婦孺們在隨着部隊轉移的艱辛情形。邵博士說：「全部鬥士反共意志的堅強，是絕無問題的，但在今天的科學戰爭裡，光是精神推動，而缺乏技術的支助，實難贏得戰爭的最後勝利，這些部隊如果撤離回台後，便可以接受現代武器的訓練，他們的作戰能力將更加強大，在反共的大業中，必定有更偉大的貢獻。」

邵毓麟由緬邊基地回到曼谷時，住在素里翁翁的「法國大酒店」，很愉快的告訴新聞記者：「我這一次代表蔣總統赴緬邊前方慰問那些反共戰士，同時也把蔣總統對他們的希望告訴他們。他們本來都不願意放棄數年來艱苦經營、以性命換來的反共基地，同時，他們之間，大多數是雲南反共同胞，及邊地同族，使他們更不願離去。然而在蔣總統威德感召之下，他們終於願意自動而光榮的撤退了。」

接着，邵博士又告訴記者：他這次去邊區，正是雨季的高潮，滂沱大雨，叢林的山道，泥濘不堪。他所騎的馬，四條馬腿會陷入泥沼中拔不起來。遠道來迎接他的人，走在泥沼中，完全看不見他們的腿。他認爲這情形真像到了地獄一樣，但他以爲：「我們不到地獄，誰到地獄呢！」在他最後的一天旅途中陣陣的大雨下個不停，他已變成了落湯雞，而且天亦漸漸黑下來，走着崎嶇而泥濘的山路，實在不容易，何況又餓又累，所以李則芬將軍曾勸他

停下來休息，過一夜再說。然而，他却有着不同的感想：距離總部也祇有四五十里，如果今天不走到，明天也得多走，反正衣服已經濕透，再努力一下，就到了目的地了。他因為從前在韓國時，曾和麥克阿瑟將軍見面，想起了這位將軍的一句名言：「我們去（We Go）！」他也因此下了決心「我們去吧」！直到了那天晚上九點多鐘，纔到了猛撒總部。本來那裡的鬥士曾經準備歡迎他們，但左等右等都不來，以為他們在中途停下來，所以當他們到達時，就連飯菜都沒有了。

最後，邵博士還告訴了一些他進入緬邊山區時，騎象和騎馬的經驗，倒是蠻有趣的。他說這次是他生來第一次有着騎象的經驗，騎馬也是第三次。他說，他的騎象，說得正確點，並不是自己騎象，祇是坐在趕象人後面的象背上。這話是說，他騎的那隻龐然大物，却由一位趕象人在趕着，他祇坐在象背上面安放着一個像搖籃似的筐子內。趕象人則騎在象頭上，兩條腿分別踏着象的兩隻耳朵，要向左右轉彎時，就全憑這兩條腿的作用，用脚向象的耳朵左右踢。趕象的人還拿着一把刀，象走得太慢時，他就用刀背向象頭打去，其聲咚咚然。但有時這隻大象太小聽話，便要用刀鋒在象頭上砍一下，出了一點點血，這巨象感覺到痛了，纔趕快走幾步。趕象的人，騎在象上，兩隻脚老是不停的抖着，這種工作也很不容易。據說，因為象的感覺很奇怪，如果牠不感覺到背上有有人在動的時候，便認為那個「主人」可能已經死去，非用力一抖，把背上的人抖下來看一看不可。但是普通人被大象從背上抖下來，不死也會摔斷背骨的，所以趕象的人祇好利用兩隻脚在牠的耳朵旁邊，不停地抖着。邵博士說到他騎馬的經驗更精彩，他說他一生中，這是第三次騎馬。第一次是他在中學畢業時，和一班同學往蘇州旅行，騎的是騾子，結果他從騾背上跌下來，但卻未到地，他緊抱着騾子的肚子走了很遠。第二次是戰時在重慶，他的家住重慶鄉下，有一天回去時，爲着要趕早，所以租了一匹馬騎着，但他所騎的是一匹雄馬，當這畜牲看見了雌馬時，竟然發狠的奔跑起來，文質彬彬的他就祇好從馬背上摔下來了。這次到游擊區去是第三次騎馬，但他却很滿意，而且對於騎馬的技術感覺到已有進步，在崎嶇巔簸的路上，能保持不跌下馬背的良好成績。據邵博士說，他騎在馬背上，會好像驢

到他所騎的那匹馬在向他抱怨地說：「別人騎馬的時候，上坡重點是向前，下坡重心則向後；然而你，就是你這個人例外，上坡的時候，屁股却往後退，下坡呢，又感到你往前衝了。」

邵博士以達成此行任務，於九月九日乘搭泰國航機離開曼谷，返台復命。經過香港時，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及國際共產黨在東南亞的陰謀，他特別指出在東南亞地區，以緬甸情形最爲嚴重，他說，緬甸原本有白旗共軍，紅旗共軍，和緬共志願軍，他們向來是各立門戶的，但現在已在國際共產黨的指揮之下統一了，而且，緬甸政府軍也有共黨滲入。當緬甸政府軍與反共游擊隊發生衝突的時候，共產黨就坐在一旁發笑。共黨盡量挑撥緬甸政府軍與反共游擊隊發生衝突，以達成它的陰謀，乘機侵奪緬甸政權。中國的反共游擊隊，應該深深地警覺，跳出共黨所設的陷阱，縱然跳不出，也得把腳兒拔出來；千萬不要中了共黨的詭計。

邵博士並強調東南亞目前的危機不僅限於緬甸一處，泰國方面亦然，他說：泰共在滇邊組織的所謂「泰國人民政府」，一旦中國游擊隊撤退後，這些泰共便可能乘時侵入。現在的泰共與中國抗戰時的泰共絕不相同，現在的泰共是由國際共黨來指揮的。

三二

八月二十二日，四國會議復會，直至九月十七日，會議一直在「和諧空氣」中進行。復會一開始便是討論原由緬方起草，經過美泰緬三國簽字的撤離草案，由於「李彌部隊」代表李文彬中將和政府代表衣復得上校的誠懇態度，許多重要的爭執都迎刃而解。例如緬方原案中載明緬北、緬南一些反共游擊隊也要中國負責把他們撤赴台灣，營李文彬針對這一問題提出聲明說：「緬北、緬南的反共游擊隊，過去爲了對反共陣綫的統一，曾一度與本部有過聯絡，也聽說這些部隊裡面確有中國人，但經緬方的屢屢進攻，與本部早已失却聯絡，我們無法使他們撤離。緬甸

代表也知道這是實情，遂不再堅持原議。

李文彬和衣復得在會場以外與緬代表談笑時說：緬甸要中國政府撤退緬邊所有反共武裝的中國人，這話未免說不過去。因爲在緬境有不少是兼有中緬兩族血統和國籍的人，實在很難指明他們究竟是中國人還是緬甸人？例如：撣邦有很多土司本是漢人，可是他們幾千年來就是那一地區世代相傳的土司，北撣邦的白夷人和克欽人會說中國話，他們的居地毗鄰雲南之故，所以他們總喜歡說自己是雲南人。緬政府見到他們反共，便根據這點理由指他們爲中國軍，硬要我政府把他們撤往台灣，這實在太不近情理，如果緬政府不承認他們，緬甸人，便不能認爲他們的居地屬於緬甸。衣復得也帶笑的說：「譬如安基上校（緬首席代表）的父親是中國人，蒙里汶參謀總長的母親是中國人，前任大總統現任民族院長蕪瑞泰是出生車里的白夷人，假如我們要撤僑，就要把你們先撤回中國。」實在說來，緬甸要真正嚴格撤退「外軍」——而且祇要是會說中國話和自稱中國人的都要撤退，緬甸政府軍便無法作戰，除掉土生華僑被徵爲緬軍的人數不，克欽部隊每個人都是說華語而自稱雲南人的。這些情形，緬代表和我國政府代表以及反共軍代表彼此都心照不宣，外人當然不能瞭解此中奧妙，在會議場上，緬代表提出撤退人數問題，美方代表雖然支持要我方確定人數，但經李文彬衣復得的力爭後，緬代表立即放棄了人數的堅持。因爲緬甸政府也很清楚，這些所謂「外軍」，實在祇有民國三十九年從雲南退至緬邊的一支國軍，其餘都是邊地人民和南北撣邦土著自動組成的反共武裝，他們因所居住的地域原屬中國而自稱中國人；緬政府承受了英國時代的疆地，把這一地區認作內地，却把這些土著的人民名爲外人，撫心自問，當然有愧，於是當我方代表答應儘量使用影響的數量撤離這些部隊時，緬方遂不能也不好意思再堅持要確定撤退人數了。

九月十日，李文彬中將因爲前兩天趕赴會場覆車受傷，緬代表和美泰全體代表爲了慰問李文彬和完成最後的協議，同赴醫院遷就養傷的李文彬，在醫院協商。經過五小時的討論，協議卒告完成，祇待各國代表請示其政府之後便可簽字，猛撤總部也已電告曼谷謂第一批撤退部隊已在整裝待發，其餘部隊也在開始集中。不料事出意外，

緬代表於九月十八日突然提出限定撤退時間和人數，超越原協議範圍之外的苛刻建議。其中要點爲：國軍於協定簽字後二十一天（即三星期）以內須撤出五千人，二十六天後又撤走五千人，直至撤完爲止。我國代表予以斷然拒絕，緬代表遂宣告暫時退出會議，返回仰光請示。

就在這剎那之間，緬政府像閃電一樣，其駐泰大使、仰光政府發言人、以及出席聯合國的外交部長，同時宣稱會議破裂，譴責中國政府無誠意。而於九月二十日，緬甸陸空軍又大規模向反共軍分路進攻，尤其對反共軍撤退人員的集中區——猛撒、猛董、米真、猛漢等地濫施轟炸。三星期的時間，緬甸使用英國製的著名「噴火式」戰鬥機，出動轟炸次數達五十四架次，投下炸彈四百二十枚，反共軍官兵被炸死者達三百三十五人，受傷者達四百八十一名，騾馬牲畜八十三頭受害，該區域內人民無辜被炸而告喪生者，爲數二百十九名，受傷者三百十六名，反共軍營房及附近民房被炸燬者共五十二幢。業經大部份撤離的薩爾溫江東岸打釐渡一帶的反共軍後衛部隊，首先遭到緬軍的攻擊，迫使他們不得不中途折回救援這些被包圍的後衛軍。緬甸此一暴行，李文彬中將會向四國會議的軍事委員會提出第八次抗議備忘錄。

四

緬甸對反共軍的敵對行爲，是在四國會議「破裂」以後，也就是說：會議的破裂是因，而轟炸進攻是果，但是，作者從有關方面獲得的準確情報，有具體證據足以證明緬甸是先預謀轟炸反共軍，然後於準備成熟時，始藉詞退出四國會議的。

證據在那裡呢？當四國會議破裂以前的半個月，即九月五日，緬甸國防部長宇巴瑞，曾在仰光召集一項秘密軍事會議，緬甸北部國防軍大隊長帽柳，聯邦議會主席實嘉士司及議員多人，都在事前得到通知，趕赴仰光出席，事

後據某與會人士透露：會中曾討論一項中（共）緬國防軍配合聯邦人民以「驅逐」反共軍出境的詳細計劃。宇巴瑞且在會議席上報告說：待雨季過後，緬甸國防軍即將對反共軍發動攻勢。

這就是說：在九月初，緬甸政府就已蓄謀要讓曼谷會議破裂，作為攻擊反共軍的藉口了。

除了上述消息之外，九月初的時候，泰緬邊境的大其力和猛海猛弱一帶，有一項傳說不脛而走，很值得人們注意，這項經過大其力猛海猛弱一帶土人及土司證實的傳說，指出中共雲南省軍管會的高級共幹蕭琳（譯音），曾在八月間由×地經過大其力猛海猛弱而至仰光，與緬甸國防部成立所謂「中（共）緬聯合擊滅李彌殘部協定」。自然，這「協定」是相當機密的，但是由於極少數緬北土司及軍人、曾經參與其事，消息就走漏出來，這項秘密「協定」的內容，包括四項要點：

① 中共除負責堵塞反共軍，不讓攻入滇境之外，並願意隨時協助「進剿」接近滇緬邊境的反共軍，但保證對緬甸「沒有領土野心」。

② 緬甸至遲應在十月間「進剿」反共軍，利用雨季已過的時候予以「剿滅」。

③ 緬軍作戰以不越入雲南境內為原則。（按：這一項和第一項恰好形成強烈對照）

④ 中（共）緬雙方應於反共軍被「消滅」以後，在邊境劃定非武裝區以保持雙方的「永久和平」。（按：所謂劃定非武裝區，即是要緬軍不得侵入緬東北，好使緬共活動其間。）

這消息緬甸當局雖然沒有予以證實，但也沒有加以否認過。看樣子，它（協定）不但與善於偽裝的緬甸政府的氣味很相同，而且也和緬甸的軍事行動非常配合。九月中旬，住在知畝、北邁、眉苗、景棟一帶的華僑，就已經預感到緬軍將發動大規模攻勢了，接近薩爾溫江各綫的運輸，從這時候起，便突趨頻繁，新開到的緬軍都配有野戰砲、長程砲、卡車及騾馬等。各市鎮且加強實施戒嚴，在緬甸政府實力所及的地方，緬軍半夜對華僑住戶商店的突擊檢查，幾乎無夜無之。

緬甸除與中共勾結，藉四國會議破裂爲名瘋狂襲擊反共軍之外，同時緬東北一帶的華僑，也像生活在共產黨鐵幕內面一樣的遭到迫害。其迫害手段；首先是散佈在緬東北的中共特務與緬甸軍警合作，特勢凌迫僑胞懸掛「五星旗」慶祝十月一日的中共「國慶」，並強迫僑胞向緬甸軍警舉「國特」，以求保身及獲獎。其次是栽贓架禍誣陷，羅織罪名，向僑胞進行勒索敲榨，然後與緬軍警坐地分肥。而尤其令人髮指的，便是對婦女的污辱，從九月中旬至十月十五日，僅知畝一地，被中共特務和緬甸軍警勒索及侮辱的即達八十餘人，無辜被殺害者十三人！這十三個僑胞被殺之前連自己犯了什麼罪也不知道，他們非但沒有經過審訊，而且沒有被捕或調查，原因則是他們對於幾個中共特務的勒索，一時無法付給，便慘死在緬軍槍尖之下了。翌日，緬軍負責人宣佈說：這十三個華僑是被「土匪」所殺的，至於被殺後怎樣辦？也沒有交代的下文。這就是緬東北華僑每一個人每一分鐘都可能遭到的悲慘命運。

民國四十二年春間，緬甸受中共蘇俄誘迫對反共軍發動攻擊以後，因損失慘重，且向尼泊爾借來的軍隊死傷甚衆，緬甸必須付出一大筆死傷的賠償，老羞成怒之餘，便向華僑下手，藉以洩憤。

緬甸政府向華僑下手之前，先行發表一道「佈告」，指華僑與李彌部隊聯絡，誣華僑準備大暴動奪取政權。於是大肆騷擾逮捕及屠殺緬東北華僑。在瓦城、八莫、南坎、木姐、貴介、九谷、臘戍、眉苗、董枝、渺略、細包、卑謬、彬文等地一齊動手，共捕華僑千餘人，被殺者達二百餘人，而被捕者都是正當商人，且差不多是老闆身份。逮捕後，緬甸的貪官污吏，便像盜匪擄獲一樣，有錢的可以贖命，沒有錢的續將其家屬拘捕，務使其傾家蕩產獻出所有而後已。除了緬東北外，在仰光也作同樣的敲榨，許多華僑領袖被指爲「危險份子」而驅逐出境，但願意向緬甸官員行賄的可以「繳款保釋」。

這一來，緬甸政府不僅刮得一大筆，足以賠償給尼泊爾而有餘，緬甸的大小官員，也「趁火打劫」撈了不少油水，可憐華僑已很多因比而弄得家破人亡了。

中共駐緬大使姚仲明，對緬甸政府屢次迫害華僑的行爲，向來就充耳不聞，不置一詞，其實它與緬甸在事前已

有默契，而自由中國和緬甸早已斷絕邦交，於是華僑便像無父孤兒一樣，備受欺凌壓榨，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無靈！可謂慘絕人寰了。

因此，消息傳至游擊基地，受緬軍轟炸進攻中的反共軍將士，對緬甸勾結中共迫害僑胞的暴行，更激起無比的憤怒與仇恨，予強渡薩爾溫江的緬軍作無情的痛擊。緬東北這時遂再掀起一場激烈的浴血戰，結果，吃虧的當然還是緬甸。

五

當緬甸代表悍然退出四國會議時，我國政府即行指出：談判決裂責任應在緬甸，自由中國的立場仍然不變，繼續執行聯合國四月廿三日的決議案，以與四國軍事委員會合作，尋求解決途徑，並相信撤退問題終可解決。而在曼谷僵持中的四國軍事代表會議，亦不因緬方代表的離開，仍然繼續舉行磋商，美國代表帕默上校更努力斡旋，並企圖請緬方重返會場。緬方在三國堅忍求全之下，祇得表示對三國能根據其所建議者擬訂解決辦法，亦所歡迎。一週後，美泰兩國代表，已同意我國代表所提出建議，即自十一月五日起，由緬境撤出國軍游擊隊兩千人，使用飛機由泰北直接空運赴台。每天撤走兩百，可望十天內撤清。同時泰國政府亦撥出三百萬銖協助撤退工作，該委員會又向緬方接觸，要求參加此一協議，倘不獲參加，亦仍將按照計劃撤退。

此後數週間，緬甸傾出全國半數兵力，繼續攻擊緬邊反共軍，且施行瘋狂轟炸，但却遭到反共軍堅強抗拒，以致無甚進展，並引起我國政府及海內外輿論的猛烈抨擊。十月八日，外交部長葉公超發表官方聲明：詳述緬境反共部隊的組成份子，國府本無迫令此等人民拋棄故土及其家人撤退來台的權力，由於國府堅忍努力的結果，始勸服數約二千人的反共鬥士及其家屬數百人，願按照四國會議所擬就的計劃撤退，而緬甸政府所提出的苛刻要求，顯然在

強迫中國政府接受其無法實行的要求，此為超過在事實上所能承諾的限度，但中國政府為避免撤退工作因緬甸政府的決裂而功敗垂成起見，仍決定繼續努力俾能及時將決定離緬人員撤退付諸實施，但能否成功，胥視緬方今後所採的行動如何而定。

十月十六日，「撤退緬邊反共軍計劃」，公開發在曼谷由中美泰三國代表簽字，並送交緬方考慮。翌日，曼谷方面宣佈，緬甸已表示同意該項計劃，將對反共軍游擊隊暫停進攻，直至十一月十五日為止。但仰光方面消息，則謂緬甸仍堅持要求緬境所有反共部隊須掃數撤出，祇同意對集中準備撤退的電隊暫不轟炸。演變至此，枝節橫生而波折重重的「緬邊反共軍撤退問題」，始臨實施階段。

十五 三年苦戰告一段落

撤軍總部的龐大組織——萬方矚目的撤退鏡頭——反共將士飛抵台北時之悲壯熱烈——三十八名戰士的國籍問題——撤軍期中的緬方不絕挑釁——反共救國軍分兩期撤退

第一批撤離緬邊的反共部隊，在萬眾歡迎之下，于十一月七日上午九時，進入四國軍事委員會事先劃定的大其力中立區，再渡潞湄公河進入泰境的夜柿。此一「光榮撤離」，事前經過四國軍事委員會的縝密部署，在兩個月前，泰國即在喃邦機場附近蓋建營房，準備反共戰士休息一晷後，乘民航隊飛機返回自由中國反共司令部的台灣，且將夜柿縣（清寮府屬）新建的警察學校，讓出為撤軍委員會的指揮總部，及作為撤離人員第一休息站的營房，並修整由喃邦至夜柿公路與大其力第一迎接站。

設在夜柿縣的一撤軍委員會指揮總部，中美泰三國代表團、連同警衛營務等部門工作人員總數約共五六百名，撤軍執行職官分成下列各工作小組，計——

▲撤軍委員會指揮總部（設於泰境夜莊）。

美國代表團長帕默上校（七考），中國代表團長復得上校，美國代表荷格蘭少校，泰國代表團長乃察猜，春哈旺上校，泰國代表副團長督察中校陳思漢，泰國代表團員乃汶目·蒂沙樸少校，乃庵納·藍里干上尉，乃汪洛·洛·納威博上尉。

▲第一工作小組（設於緬境大其力）。

◎聖約翰上尉（主任），◎劉式雄中校，◎乃差糧莫千里少校。

▲第二工作小組（設於大其力）。

◎亨利上尉（主任），◎乃素蓬哇誦信上尉，◎李謹惕中尉。

▲第三工作小組（設於大其力）。

◎米爾維恩上尉（主任），◎詹啓春上尉，◎乃乍洛乍拉詩拉中尉。

▲第四工作小組（設於夜赫）。

◎乃沙曼威拉他耶中校（主任），◎李筱亮上尉。◎維特里爾中尉。

▲第五工作小組（設於夜莊）。

◎乃沙天信蓬中校（主任），◎侯起鳳中校，◎瑪古斯中尉。

▲第六工作小組（設於夜莊）。

◎乃巴隆威拉比里上尉（主任），◎程道南上尉，◎皮奧查姆中尉。

▲第七工作小組（設於夜莊）。

◎乃蒙哥默上尉（主任），◎張樹模中尉，◎吉克中尉。

▲第八工作小組（設於喃邦）。

◎山沙上尉（主任），◎陳國才少校，◎乃汪洛叻打那碧中尉。

此外，泰國國防部且於十月杪命令駐彭世洛府內第三軍軍長鑾沙越中將，調派該軍副司令官乃僕春哈旺少將率泰軍二旅至北部邊境夜柿、夜莊一帶駐防。事後，國防部助理部長兼第一軍軍長乃沙立上將親赴泰邊視察，返抵曼谷時，對新聞記者發表談話說：泰國此次參加撤退中國游擊隊工作，是以調解人的地位及依照聯合國的決議案執行任務。其作用，一如泰國派軍參加韓戰的性質大致相同，即就是要維護世界永久的和平。當余（乃沙立自稱）抵達泰國邊境時，日韓泰方駐軍及緬方的守衛部隊，在夜柿及大其力兩岸各掘有戰壕，佈陣對峙，情勢有點不對，爲消除這種緊張局面，本人馬上下令泰駐軍先除去這種緊張的設備，然後緬方亦同樣除去。萬一發生意外事件，泰軍在蒲萊府已駐有第七師的部隊，加上由曼谷派去的一批巡邏隊，已足夠應付任何事件。但吾方尚不欲調遣坦克車部隊北上，因恐被誤爲發生什麼嚴重的事件。乃沙立上將繼續稱：依照目前泰北邊境的情勢，政府尚無意在泰北邊區宣佈成立緊急狀態。總之，有關撤退中國游擊隊事，目前在五馬路（曼谷建築最宏偉的一條街道）聯合國辦事處之「訕底探」大廈中與夜柿的泰軍指揮部保持聯絡，並以無線電每隔半小時互通情報一次。

撤軍委員會及各國代表團工作小組與反共軍代表團，於十一月四日即由曼谷專機抵達暹羅。除賴邦（第八）工作小組留駐機場外，其餘人員即轉乘汽車於當晚抵達夜莊。五日清晨，委員會主席兼代表團長帕獄上校，偕中國首席代表大復得上校，泰國首席代表乃察猜亞哈旺上校，及反共軍全權代表李文彬中將，乘專車赴夜柿大其力分配各工作小組的任務，並視察緬方舉爲此次撤離人員所架之橫跨緬泰兩國湄公河上的竹橋。

六日上午，各代表團高級人員再往夜柿大其力檢查各項準備工作，並開始與撤離人員聯絡，上午十時，反共軍代表團派員劉迺宜上校（原任第八縱隊參謀長），沿規定撤離路線，通過「安全區」，進入反共軍防區。

「安全區」的工作分成五個工作小站，即：

（第一站）——毀滅武器處。

（第二站）——毀滅子彈處。

(第三站)——接收軍用品處。

(第四站)——登記領證處。

(第五站)——檢查違禁品處。

當日下午二時，在中外記者和委員會工作人員的興奮視鏡下，撤離部隊第一個進入中立區的聯絡官沈時傑上校，向李文彬中將報告撤離部隊的沿途經過，及目前的駐地，約計抵達「安全區」祇有兩小時的行程，李文彬中將當即下令着撤離部隊四百名，分爲三隊，第一二隊各一百五十名，第三隊一百名，分爲七、八、九三天進入「安全區」，並規定每天到達安全區的時間爲上午九時。

掉轉筆頭，且說我們這些「爲尊重聯合國決議案；被自由盟國政府所說服，及受蔣總統威德所感召」的反共軍人員，當人們正在泰逆準備着熱烈歡迎的工作時，反共軍鬥士却在荒山叢林的角落中揮淚痛哭，抱頭啼鳴！每個人的心都像給一樣沉重！可是這一切謹慎的鏡頭；反共基線以外的人非但看不到，也聽不到，他們咬牙切齒，發誓要「目！人！們！選！站！在！一！旁！拍！掌！歡！呼！，！給！他！們！戴！上！一！頂！「！光！榮！撤！退！」的！帽！子！，！這！究！竟！是！什！麼！玩！意！，！撤！退！也！是！「！光！榮！」的！慶！？」

一位反共軍將領寫給另一游擊隊司令的書簡中，有：「吾人面向大陸，想像城狐社鼠，猖獗之狀，煽惑黎庶水深火熱之情，吾人實罪孽深重，而今日淪落至斯，踟躕於隸隸烏啼之間，竊欲哭無淚！所幸自由祖國，正鸞精圖治，行見指日收京。南瀛寄跡三年，舊事如夢，賦筆不及，心勞何之……」之句，讀來更令人鼻酸。

基地人民，獲悉反共軍將向泰邊集中，準備撤離時，男女老幼莫不熱淚盈眶，極力挽留！士們感慨萬分的說：「這幾年來，你們反共軍將士和我們人民相處，已建立了水乳不分的感情，只因你們的存在，使我們的生計水準大爲提高，並獲得自由幸福的保障，我們怎捨得你們離去呢！……」

人民捨不得我們反共軍離去，我們反共軍又何曾願意離去！可是……。反共的鬥士終於一面拭着泉湧的眼淚，

一面邁開撤退的步伐，這一痛苦的創痕，深深烙在反共軍每個人的心上，至死也不能磨滅。

一一

十一月七日凌晨，撤軍委員會及各代表團人員由夜莊出發，分乘卡車及吉普車小轎車三十餘輛，隨行中外記者約五十餘人，我國駐泰武官仲偉成，將也隨同此一國際性的「歡迎行列」，前往交輔，等候首批反共將士進入泰境，六時左右，除仲武官未便渡河進入緬境之外，其餘人員均分乘批由夜莊乘船經大其力市區進入「安全區」，七時十分，美國駐泰大使唐努萬少將（戰時曾任美國戰區情報局長）亦匆匆趕到，由泰國警察廳公安局局長乃樂上校寸步不離地護衛著，泰國防務助理部長兼第一軍軍長乃立上將，及內政部長兼外交部長乃拉若中將，經濟部長乃哇拉于上校，同時抵達交輔，在湄公河邊熱烈歡迎。八時零五分，美國大使，中泰三國代表，和泰國公安局長由緬方鐵路員帶路，離開安全區，穿叢林曲折回國營，去迎接反共軍將士出來。他們持有一幅淺藍色的聯合軍事委員會旗幟，這幾十個人穿人叢林小徑，頃刻就不見了。其餘人員和新聞記者都被禁止隨往，祇得在安全區守候，攝影記者各佔「戰畧」要點，擺好架式，對準鐘頭，以備攝取最先出來的反共英雄，一刻鐘過去了，二刻鐘過去了，消真毫無，大家擔起緊張的情緒鬆懈下來，有時叢林中，一隻山雉飛起，或一隻青蛙走動，也以爲到了，爭着佔領陣地，大有「月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之勢。

九時正，萬方矚目的反共英雄真的出現了，四十三歲的一九三師師長李國輝少將，人領先，後面是一幅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和七餘高的巨幅總統畫像，再次是一幅寫着「由美泰緬聯合反共」的白布橫條，隨風飄展的映入歡迎者的眼簾，接着，第一批反共鬥士五十人形進安全區，不久，又來了一百零四人（包括兩名軍官眷屬，他們身上多帶有蓄水竹筒，一律寫着「飲水思源，反共復國」八個字，意義深長，可媲美當年越王勾踐的「臥薪嘗膽」。當

反共將士在第一迎接站休息時，真忙煞了幾十名新聞記者，他們爭先恐後的攝影訪問，李國輝少將告訴記者說：「我們從猛撒步行一星期纔到這裡，本來大家早已集中了，後來因緬方突然空襲而走散，從新集合，是很費力的」。李國輝說得一口流利的英語，使外國記者不因語言隔閡而感到困難。

中午十二時，第一批反共鬥士一百五十四人列隊由大其力步過竹橋進入泰境夜柿，他們在渡河中唱着雄壯的反共軍歌，高呼「中華民國萬歲！」「蔣總統萬歲！」「反共抗俄勝利萬歲」等口號。在台灣寶島聽到這些口號，因為聽慣了亦許並不使人受到多大的感動，但在異國的土地上聽到這種聲浪，却緊緊扣人心弦，激動得每個歡迎者的血液也加速流動起來。

當反共軍進入泰境的時候，我們纔發現泰國的真摯友情，首先是泰國代表團長乃察猜上校（泰國副國務院參謀陸軍總司令乃屏春哈旺元帥的兒子，警察總監乃砲詩耶暖上將的妻舅）。對反共軍將士說：「各位已進入敵國國境了，敵國軍民一致歡迎你們這羣作爲反共英雄的朋友」。繼着又發現守候在橋頭一旁，揮手歡迎的國防部助理團長乃沙立上將，內政部長兼外交部長乃拉若中將，經濟部長乃哇拉干上校……等人，我國駐泰武官仲偉成少將亦在那裡，反共軍將士介紹給泰國政要之後，反共軍列着整齊的隊伍，在李國輝師長一聲號令之下，向高懸國旗的泰國國旗及全體泰國政要致敬。表示感謝泰國的歡迎和招待。

這天晚上，反共軍將士住在夜柿縣的西國委員會指揮總部內面，晚飯後，即分發台北運來的服裝，並進行體格檢查及防疫注射，晚間並放映電影招待這批久居山林，多年未接觸文明物質的反共英雄。

李文彬中將原本也與撤軍代表團進入緬境大其力，但他在途中看到了有不少緬兵持槍放哨，埋伏在林叢中，他認這與四國會議的協定條文不合，因為緬軍的武裝埋伏會威脅反共軍的安全，他提出抗議被人阻止，遂憤然退回夜柿。

在四國會議中顯然盡了最大努力的衣復得上校，於反共軍撤入泰境後對新聞記者說：「我這『傳教士』所作

的傳教說服工作已告一段落，現在我的另一工作是領導這羣教友——反共游擊隊——回國受洗」。

肥胖的美國代表團團長帕默上校在反共軍將士渡過「中立橋」時，他與部隊的第一個舉着國旗的士兵並列過橋，他居左，衣復得居右，一位外國記者稱他爲「伴郎」，他笑着答道：「是的，我要將這批青年孩子們送回他們的祖國去。」

八日上午八時，反共軍將士乘汽車離開夜莊，下午四時五十分抵達喃邦機場，經第八工作小組點名之後，進入宿舍休息，正在這個時候，從曼谷開來一架飛機，我駐泰大使館孫碧奇公使和泰國第一號僑領張蘭臣及時趕到，向反共將士展開慰問。九日凌晨七時，反共將士高舉着青天白日旗，巨幅總統畫像，唱着反共軍歌走出臨時軍營，魚貫登上民航機，開始作一千五百英里的長途飛行，回到自由祖國溫暖的懷抱。

孫碧奇公使張蘭臣先生和泰國代表團團長乃賽蒲上校，向他們頻頻招手，並告訴他們這批反共英雄將永遠是泰國的客人，乃賽蒲上校還告訴記者說：這一反共部隊是他有生以來所見到的軍隊中，精神最良好的部隊，他們在泰國的表現完全令人滿意。

三架民航隊專機(BSS, P.24, B.13)陸續昇空，在五至七千尺高空飛行，穿過叢林，越過湄公河，進入海洋，終於在當天(十一月九日)下午五時十五分飛抵台北松山機場，受到「英雄凱旋式」的盛大歡迎。

松山機場的歡迎場面是熱烈而感人的，到有政府首長，各社團代表，學生，戰友，婦女，及各界人士達二千餘人，大家都噙着感淚，和懷着一股悲憤的心情，來迎接這一批忠貞勇敢的反共弟兄。參謀總長周至柔將軍，和國防部總政治部且發表「告自演編邊區回台之志願反共游擊戰士書」，慰勉反共軍弟兄同心協力埋頭苦幹，在總統領導下，達成反攻復國的使命，並謂：「你們在崇山峻嶺瘴氣瀰漫的演編邊區，非但沒有跌倒反而站得更爲堅強，你們真是偉大時代的英雄。你們反共的氣勢像海洋一樣洶湧，你們的腳正像泰山一樣的屹立，俄帝和中共已因你們戰鬥的決心和行動而顛倒，全世界反共產反侵略的人士也爲你們英勇忠貞的事蹟而振奮，你們已創造了舊日的光

榮，更願你們爲創造新光榮而奮鬥！」

李國輝師長居住在台北的太太，聞訊趕到機場，一見到李師長就跑過去熱烈擁抱，她對隔了將近四個年頭的夫婦的凱旋歸來顯得特別興奮。

李師長下機後即向歡迎人羣發表談話：「反共抗俄，收復大陸，是緬邊全體反共軍弟兄的意志，我們今天離開了苦鬥數年的游擊區，完全是接受政府的勸導，這次來台途中，曾經過長途跋涉，並且一度遭受意外而折回，但是爲了尊重聯合國決議，我們還是忍痛撤退來台，今後將一本過去在滇緬堅決反共的立場，在這自由中國復興的基地上，與祖國同胞共同努力」。李師長是個不怕死的軍人，可是對於反共軍在緬邊集合起來準備撤退的時候，竟遭受到緬機濫施轟炸，以致傷亡慘重的事，却非常難過，他說：「我從不流淚，但是看到無辜死難的戰友後，我却禁不住痛哭失聲了」。

久病初癒的李彌將軍，和夫人龍慧娛女士，也親自趕到機場歡迎「凱旋歸來」的部屬，李將軍說：「我看到各位能安全抵達自由祖國，極爲高興」，他的態度十分莊嚴，祇和李國輝拉拉手，拍拍弟兄們的肩膀，很少說話，李夫人則與同僚們殷殷道故，倍形親切。

反共將士首批抵台後的當天傍晚，蔣總統即召見李彌將軍作兩小時的談話，總統對於李將軍能遵從政府的命令，使反共游擊隊戰士，作有紀律的撤退，表示極爲欣慰，並詳細指示：撤退至台的反共游擊戰士，重新編入國軍部隊，接受新武器新戰術訓練等問題。

一一一

機雷進行的第二天（十一月八日），在大其力「安全區」的撤退工作於上午七時許開始。

九時整，第二批反共軍的第一組五十二人，按照預定的時間到達了第一迎接站。很順利的辦理過一切手續，稍事休息後，即由大其力進入秦境。但第二組于十一時進入「安全區」時，在場觀察的緬方軍官突然節外生枝，指出該批反共軍裡面雜有三十八名紋身而不會說國語的戰士，係緬甸國民，並擅加扣留。緬方的故意刁難，雖經四國軍事委員會主席帕默上校一再交涉，依然沒有結果。

更使人生氣的是：這一事件正在交涉時，駐於大其力的緬軍，立即在「安全區」附近構築工事劍拔弩張，似乎要以武力來威脅。這三十八名被扣留的士兵，緬方觀察員對他們除了用武力威脅之外，還加以利誘，她們操着暹羅方言告訴那批士兵，叫他們在緬甸當兵，每月可以給他們每人五十個老盾，可是他們的答覆是：「我們是中國人，要投回祖國溫暖的懷抱，在蔣總統領導下去反攻大陸殺滅共產黨！」這一答覆，使緬甸的觀察員啼笑皆非。

問題一直僵持到下午二時，反共的帶隊官在萬分忍讓中，祇有連同這三十八位弟兄和全隊的人，退出「安全區」，回返原駐地。

自從這一事件發生後，撤軍工作暫告停止，雖然九，十，十一，三天。緬方聯絡官不斷與委員會主席接觸，但卻沒有答應不再扣留被他們誣指為「緬甸國民」的人。

十日晚上，帕默上校從大其力和緬方接觸返回夜莊後，立即召集會議，並親邀李文彬中將出席，李文彬即席提出備忘錄一份，嚴詞譴責緬方，其備忘錄內容如下：

→查我滇邊民族複雜，如江城、緬城、景谷、思茅、六順、寧江、車里、南嶠、佛海、瀾滄、双江、耿馬、潞西、龍陵、瑞麗、騰衝、蓮山、隴川……等縣居民，畧其大者，有白夷（即擺族，亦稱擺夷）、下瓦、傣黑、摩斯、歷梭、阿卡、侏子、傜人、克欽等族，而一族之中，又分為數種宗支派系，分佈於滇、緬、越、寮、泰邊，其國籍雖然不同，而語言，文字，生活習俗等，即每一民族均自成一系統。至於紋身之習，更爲此邊疆民族一致之習尚，我中華民國政府向來尊重各民族固有習俗，且因交通不便，與外界接觸的機會不多，

非但邊民多數不通國語，卽深居中國內地山區的苗，夷族人亦甚多不懂漢話。緬方觀察員竟指紋身與不通國語者爲緬人，誣妄已甚！此次被緬方認指爲緬人之我軍卅八人，多爲攆族，此種民族居住於于我國境者不僅滇邊各地，卽雲南、貴州、四川、廣西、廣東，各內地山區亦多有攆族人民，先後任雲南省主席。今已投共的龍雲、盧漢均爲此種族民。緬甸前任總統現任民族院長蘇瑞泰先生之母，卽爲車里攆族土司之女，與廿六軍軍長呂國銓將軍夫人之母爲同胞姊妹，此種彰明之事實，可資證明。緬觀察員竟將攆族一律視爲緬人，若非毫無常識，卽係別有用心。緬方之鑿別國籍，吾人殊不知其何所憑依，如僅憑紋身與不通國語者卽爲緬人，則分佈於中，泰，越，寮之攆族人均將成爲緬甸他日統治之藉口，此種舉動實屬具有深刻之陰謀與野心！倘不及早提高警覺，將遺患無窮。復查安全區除委員會可以行使職權而外，任何人均不能有干預委員會行使職權之行動，緬方觀察員縱欲誣指我身上刺有花紋的士兵爲緬甸人，亦僅能提請委員會循外交途徑予以解決，乃該觀察員等竟配備武器，在安全區內擅自行動，顯係蔑視代表聯合國之四國聯合軍事委員會。此種違法行動，如不立予制止，則撤軍問題，又何必由委員會主持？又何須劃定安全走廊與安全區？

◎我第一卅撤離部隊未帶任何武器，完全迫於當前形勢而出於萬不得已，蓋自協議簽字以後，緬軍仍繼續其陸空軍進攻，所有經過曾先後電告轉請委員會制止，至撤離實施期間，已迫不及待，我軍再度集中出發時，緬機於十月廿七，廿八，廿九等三日，仍在猛董，猛漢，米實等地，向我集中撤離之部隊轟炸及掃射，緬陸軍三百餘於十月卅日向我大曼粟（邦央西廿八公里）警備部隊竄犯，並向薩爾溫江東岸發炮轟擊，我軍士兵傷三人，死一人。及至遭我阻擊，入夜方行回竄，卅一日晨再度企圖渡江未逞。另一部緬軍二百餘，企圖由納科西北之薩爾溫江渡口（邦央西北四十公里），強渡薩爾溫江，被我擊退。日來緬軍仍不斷向上述兩渡口兩岸炮擊，並在猛邦增兵千餘，配備山炮四門及渡江工具甚多，似有在猛邦地區另行發動攻勢之企圖。在此種情勢之下，我軍不得不將數人僅能分配到的一枝槍，和若干彈藥交由最後撤退者以抵禦緬軍的襲擊，如果武器均交由

最先撤離者携出，則殿後者均將徒手就縛。緬方之背約棄信，委員會既無法制止，我軍安得不暫留武器以爲殿後者之自衛？更有進者，緬軍趁我遵從委員會之協議集中撤離時機，不斷進攻，我將士既痛同胞之無辜殞命，更憤緬軍之棄好崇仇，其憤慨之情，不言而喻。謂沿途緬軍又違協議，在安全區視線之內，構成火網威脅我撤離人員，其武裝人員更任意出入安全區，實給予我以莫大之污辱，我首批撤離部隊之所以徒手，一以向沿途緬軍表示我方無戰備，以祛除其神經過敏之行動，一以免使我軍因內心之憤慨而發生衝突。此種萬不得已之苦衷，正因我軍必欲使撤離協議能順利進行，倘委員會不責緬方之種種行動違背協議，以致迫使我軍不能攜帶武器，而反責我方不遵協議携出武器，此種顛倒是非之譴責，於情、於理、於法、均有未合，吾人萬不能接受！

三、綜觀緬方自撤軍進入協議階段以來之一貫行爲，顯示有意阻撓撤離計劃之實施，倘委員會不及早排除阻撓力量，則我軍無法繼續撤離，勢將釀成嚴重後果，其一切責任，均不能由我方負之。

事件在拖延中，希望迅速解決而感到着急的不是緬甸，而是中、美、泰三國代表。因爲撤軍委員會和屬下的工作人員以及經過泰境的反共軍，食、住、行都是由泰國招待。計算起來，每天至少要化三萬鎊，拖延一天，亦方便多一天的支出，其實，泰國在這次撤軍已先後耗費兩百萬泰幣（合美金約十萬元）。所以泰代表陳思漢帶着幾分酒意很感慨地說：「委員會原來預定的撤軍期間是半個月，我們請議會通過這一筆經費時，作了一個月的預算。看情形，這樣拖延下去，恐怕一個月尙不能完成，我們再追加預算，那就困難了！」

至於中美兩方所感到着急的是：飛機多等一天便多一天的損失。因爲中美兩方和民統隊所訂的合約是每一個反共軍的運費爲美金一百二十元，每機五十人，合共美金六千元，每天三架，就是一萬八千美元，就延一天的損失費分可觀。這方面美國負擔三分之二，中國負擔三分之一。緬甸找出這個枝節問題阻撓撤離行動，緬觀察員要請宋政十府，仰光方面擺着不答覆。撤軍委員會愈着急，緬方愈是漫不經心，等到催急了的時候，他就答非所問，一位美國朋友說：緬政府的答覆和不答覆是一樣。

事件一直延擱到十三日，會議結果，由委員會決定：「凡是緬甸指出爲緬人的，仍歸回反共軍原駐地，其餘的繼續撤出」之後，撤軍工作方纔恢復進行，於十三日中午撤離第三批反共軍一百零四名。

十四日凌晨撤出一百零二名（列第四批）。

十五日撤出一百零二名（列第五批）。

十六日休息一天，十七日撤出一百五十二名（列第六批）。這批反共軍是由二十六軍軍長呂國銓中將親自率領的，除呂將軍外，還有三位少將，七位校官，美國駐泰大使唐努萬特別從曼谷趕來迎接。

在夜莊「撤軍委員會指揮總部」的辦公室裡，唐努萬大使很親熱的招待呂將軍。唐氏首先問呂將軍離開緬邊後，反共基地撤退的隊伍由什麼人指揮？呂將軍說：他已派定一位李少將擔任撤離工作，他之所以要先行撤離，一面是要到台灣去安頓他撤去的部隊，最主要的，還是爲了對緬方表示他的部屬都是百分之百的誠意撤返台灣，使緬方不要再受中共的歪曲唆使，對準備撤離的反共部隊進攻，讓他們能够安全順利地撤出來。唐氏再問到他離開部隊後，留下的部隊對緬軍的襲擊，和繼續撤離有無影響？呂將軍的答覆是：他之先行撤離緬境，將更增加所屬部隊離緬的決心，現在撤離部隊之所以不能迅速進入泰境，問題並不在部隊本身，而是緬軍對安全走廊的阻擊，委員會劃定的兩條安全走廊之一的亞弼雅克附近，及猛邦猛敦之間的安全走廊，全被緬軍封鎖，以致猛勇、猛邦、邦央，猛茅等地區的反共軍，無法向猛撤集中，祇要緬軍解除安全走廊的封鎖，全部撤離部隊，即可按照委員會的規定日期撤出。

呂將軍更帶笑的說：「至於指揮部隊抵禦緬軍的襲擊，我從來就沒有下過一次和緬軍作戰的命令，因此，我不承認會和緬軍作過戰，那不過是各部隊爲緬軍趕到無可奈何時的一種抵抗」。他又說到自從前年反攻滇西南之後，他便一屆駐在滇邊基地，不斷指揮部隊對中共作戰，留在緬境後方的，祇是一些訓練機構。這一次爲了遵從聯合國的法議，響應蔣總統的號召，他纔從卡瓦山區回到緬境來召各部屬撤赴台灣的。

幫大便最後送給呂軍長很多雪茄，因為在山區裡面這是很難得到的。（但可惜得很！這些雪茄送給呂軍長一點也沒用處，呂軍長根本就不吸煙的。）

廿七日晚上，呂將軍晝夜率領着當天撤出的一百五十二人轉赴喃邦，在夜莊本來應該休息一晚的，可是呂將軍急于赴台，情願犧牲休息，以便趕上十八日在喃邦起飛的班期。

十九日撤出九十九名（列第七批）。

二十日撤出五十二名（列第八批）。

二十二日撤出一百五十四名（列第九批）。

二十三日撤出一百二十六名（列第十批）。

二十五日撤出一百五十名（列第十一批）。

二十八日撤出一百五十名（列第十二批）。

十二月三日撤出一百五十三名（列第十三批）。

四日撤出一百五十二名（列第十四批）。

五日撤出一百五十二名（列第十五批）。

六日撤出一百五十二名（列第十六批）。

七日撤出二百二十名（列第十七批）。

撤運至此，因緬甸不肯延長「停火協定」時間，工作遂告結束，總計撤出十七批，人數共二千二百五十八名。

民航隊在撤運工作告一段落之後，曾發表該隊經過一個半月的艱苦工作報告。據謂：他們開始時，駕駛員及空勤地勤人員均曾徹夜佈置，而在喃邦機場的工作人員因飲食不善，致患染痲疾者甚多，飛機啓飛後，因八小時又半的不著陸飛行（由喃邦至台北的全長航程是一千七百一十五飛行哩程）。大家精神既緊張又疲倦，幸得該隊的氣象

組長福格精密研究飛行氣候，方纔使到每架機能在全程中少飛半小時，同時因喃邦機場草地過滑不宜於使用巨型機，該隊機航處長高谷樂會至當地勘察佈置，爲慎重計，該隊總飛行師且親自駕駛第一架機啓飛。每架機沿途不但要飛越胡志明部隊所活躍的叢林區域，而且要飛經海南島上空一隅始能進入台灣海峽，安全飛抵台北機場。總計民航機此次空運游擊隊戰士一共飛行了三百六十萬一千九百空哩，飛機飛往喃邦的飛機哩數爲十五萬五千九百二十五哩。

四

緬甸在這次撤退進行中，其蓄意破壞，故意阻撓的卑鄙手段，實在令人痛恨，它除了屢屢誣指反共軍爲緬人，並於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時，派一噴火式「戰鬥機一架飛猛撤投彈三枚之外，還屢屢指責反共軍交出武器太壞。十一月二十、二十一、二十三這幾天撤出來的人都有武器，他們一進入安全區就交給委員會的工作人員。

二十日上午，當美方一位工作人員在檢查反共軍交下的槍枝時，緬甸觀察員對那位負責接收武器的美軍官說：「這些都是很破舊的槍枝！」那位美國軍官很幽默的說：「他們拿這種破舊的武器來打你們，你們已經受不了……」。底下的話，雖然沒有說出，可是意思已很明顯，那就是說「如果他們有新式的裝備，你們多十個緬甸亦不該打」。另一位緬方觀察員也提出了同樣的問題，恰好衣復得上校在旁，他笑着說：「反共軍並沒有原子武器呀！」正在這個時候，反共軍繳出幾枝新式的英國槍，緬觀察員說：「這種槍枝是我們的……！」那位反共軍說：「一點也不錯，是你們的軍隊攻擊我們的時候丟下來的！」大家在一笑中結束了質詢和答覆。

更奇怪的是，緬甸在反共軍撤退期間，還派了很多土人到猛撤各地散播謠言，說是反共軍撤至泰境之後，便被剝光衣服，剝掉眉毛，且受重重虐待。當然，這種毫無常識不近情理的謠言，反共軍是沒有人相信的。一位撤到泰

境的士兵說：原來所謂剝衣衣服，是替我們換上新裝，理髮歪曲爲剃眉毛，這實在是一種可笑的謠言。

十一月二十五日撤出的人帶有兩門八一迫擊礮。一位知道這大礮來源的人說：牠是借來的——像諸葛亮草船借箭一樣用神奇的方法借來的。故事十分有趣：民國四十二年三月間，緬軍三路進攻猛撒，被反共軍奮勇擊退之後，緬軍退到薩爾溫江東岸當年日軍建築的陣地，憑着鋼骨水泥的工事固守。假如不能把這一陣地攻下，使緬軍撤回薩爾溫江西岸，猛撒基地還是不能安全，可是！要攻下這一陣地，勢非大礮不可。天呀，反共軍那來的大礮？

一九三師的反共鬥士們，居然想出了「孔明借箭」的辦法來，當時兩軍在深山叢林中的陣地已是犬牙交錯，道路更是迂迴曲折，除掉當地的土人和在這一帶作過陣地戰，打過抗日游擊的二十六軍老弟兄和馬幫商販，誰也無法摸得清。緬軍是靠土人帶路的，土人在緬軍威脅之下總是心向着反共軍的。一天拂曉，在烟霧迷濛中，兩位替緬軍帶路的土人，得到反共軍事先安排的錦囊，悄悄地把緬軍礮兵引入反共軍陣地。一聲號令，埋伏的人從草叢中竄了出來，如狼似虎的把緬軍礮兵像綁票一樣連人帶馬帶礮弄回陣地，用去轟擊緬軍的堡壘，這一天便把緬軍完全趕過薩爾溫江西岸。當時仰光接連發出消息，說是反共軍由台灣空運增援，並運來很多大礮，又說是從泰國運入的。兩天過後，緬甸把真相弄清了，纔知道這些摧毀他們陣地的原來是他們自己的礮，也就不好意思再宣傳是由台灣運來的。現在，這兩門大礮「回籠」了，莫怪緬觀察員一再撫摸，不勝感慨！

反共游擊隊撤抵台灣，使將士們精神上受到最大鼓舞和感奮的，要算是蔣夫人宋美齡女士以慈母之愛，領養兩個隨軍撤退的無母孤兒，並負責予以教養，直到他們自立成人爲止的那件事了。這兩個偷苦難中獲得幸運的孤兒，是魯爾智准尉的兒子，一名漢中七歲，一名漢中四歲。三年前魯爾智的家鄉雲南鎮康縣陷共後，他和家人因不堪中共迫害，携同眷屬投奔「李彌部隊」獻身反共工作，不幸當他正在英勇的襲擊共軍時，他的妻子楊金花却患惡性瘧疾而撒手西歸，留下了兩個無知的孤兒，由他撫養。想不到這兩個孩子在山區度過三個年頭的困苦生活之後，隨他父親撤返自由祖國沒有幾天，就得到慈祥的蔣夫人的領養，這種人間偉大的溫情，也許正是他們一生幸運的開始。

當反共軍戰士及軍眷撤抵台灣以後，蔣夫人極爲關切，當即通知中華婦聯會派員前往慰問，該會總幹事皮以書女士應蔣夫人之命，率同該會常務委員及職員分往各軍眷暫居地區慰問時，就發現了這兩個失去母愛的孩子，隨即報告蔣夫人，蔣夫人因魯開智將續往軍中服役，爲免除他難以兼担孩子教養的顧慮，並徵得其同意，乃決定將這對小兄弟收養撫育。

蔣夫人領養兩個孤兒時，政府高級官員的夫人和幾位李彌部隊的軍官均在場觀禮，大家都被蔣夫人所表現的慈愛精神所感動。雲南反共抗俄大學副教育長周競人將軍說：「夫人這種偉大的精神，對於我們從滇邊歸來的游擊戰士是一個最大的鼓舞。我相信所有歸國的游擊戰士都將一致珍視夫人這種愛護游擊戰士眷屬的精神」。魯開智准尉對他的愛兒暫時分離，雖有依戀不捨之情，但他對蔣夫人給予他兩個兒子的恩惠表示無限感激。他說：「我祇有努力報效國家，來答謝夫人關愛的恩惠。」

五

十二月九日，因撤運工作已完成協議規定而宣告「功德圓滿」，撤軍委員會駐夜莊指揮所的人員正在整裝待發時，美首席代表帕默上校突從曼谷匆匆趕到，宣佈撤軍仍須繼續，不許泰方關閉指揮所。這一個突如其來的變化，最着急的是泰國代表團，小職員們忙於要回曼谷去歡度慶憲盛會，負責人則擔心指揮所渾關一天，他們便要多元化的開支，因爲在撤軍期間，委員會及撤離人員的一切化費都是由泰方担负的，撤軍問題如果在應該結束時而不結束，再拖延下去，究不知到何時爲止，所以泰代表團在八日下午便催促李文彬將軍宣告撤軍結束，並以專機等候他的最後一紙備忘錄，其原因即在此。到帕默在九日那天宣稱要繼續撤軍工作時，泰方實在不願意，可是泰方是主人，在禮貌上決不能下逐客令，祇有「啞子吃黃連」似的留下一部份小職員在夜莊繼續招待，首席代表乃察猜上校

和高級職員們則藉參加慶憲盛會爲理由，仍回曼谷。

中國政府代表團，本來就準備再留幾天等待換俘，自然沒有離開夜莊。最重要的是反共軍的代表團，當帕默想留住李文彬在那裡再住下去時，李將軍的答覆是：「我所代表的部隊已完全撤退台灣，委員會要繼續撤軍，我在這裡再作誰的代表？」的確，緬甸在聯合國提出的稟訴，已明白指出「一九五〇年春間有國民黨軍隊約一千七百人及其眷屬由雲南退入緬境」……撤離協議上也首先載明這一數字，中國政府在協議上所承認撤退台灣的一千五百至二千人。因此這一部份反共武裝，雖然和政府早已失去聯繫，自稱爲雲南反共救國軍，但究竟是政府過去一手培養的幹部所統率。政府之所以敢於僅憑影響力量便承認把他們撤退回台，也就靠這一點把握。這其間，雖然經過一波三折，但從十一月七日開始撤離工作，到十二月八日止，撤離緬境的官兵連眷屬已達二千二百五十八名。這在中國政府說來已經是仁至義盡，在李文彬將軍說來已經是完成了李彌所賦予他的任務。於是，他對帕默上校的挽留，毅然拒絕，而於十二月十日硬從清萊機場跨上了泰方的專機飛返曼谷。衣復得上校也在二十一日將緬俘交由泰方代管後，偕代表團員離開夜莊。

聯合國的議案明白指出「撤離緬境外軍」，滇邊的反共部隊不在緬境之內，自然毋須撤離；在緬甸境內的人民反共自衛武裝不是外軍，更無法使其撤離。應該撤離的都撤出了；不應該撤的，如耿馬土司罕裕卿，芒市土司方克勝、瀾滄佤黑族土司石炳鈞等各部，連這些在滇邊活動的部隊也撤赴台灣。本來緬甸在聯合國指控的一九五〇年入緬的國軍是一千七百人，三年以來，經過與中共、緬共、緬甸政府軍等大小戰役，以及準備撤離期間遭到緬甸空軍的轟炸，其傷亡的損失數字自不難想像，但爲了顧及政府的威信，不得不說法湊足兩千人，如果要繼續撤軍，那就祇有在「緬境外軍」之外去作題外文章。

這篇題外文章是由誰來主筆？緬甸早已退出了委員會，中國政府爲了撤出這二千餘人已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斷沒有再自找麻煩的理由；泰國方面提起繼續撤軍工作，不但毫無興趣，簡直十分惱火，正如泰國代表團一位高級人

員說：「這次撤軍，泰國完全是爲了協助友邦，不惜賠錢出力，而結果反贏得蘇俄和緬甸在聯合國的一頓攻擊，他們甚至認爲美泰兩方是和反共軍串通謀緬，並聲稱以後的撤軍工作，不需要美泰參加……這種賠錢費力不討好的事，一之爲甚，誰願意再討沒趣！」

很明顯的，要繼續撤軍工作的正是主持委員會的美方，美方的目的何在？自然是想進一步的滿足緬甸政府的希望。自從四國會議開始，到撤軍工作完結，美方對緬甸一貫的偏袒、姑息，不但使反共軍代表感到氣憤，泰國代表也抱不平，連美國人自己都不服氣，緬甸人亦感到不好意思。美代表團團長荷格蘭少校（原任美駐緬武官）在大其力第一工作站工作時，喚使緬觀察員不依手續任意進入撤離部隊考詢，當時已遭到我國代表衣復得的據理責備，以後又爲了同樣事件，被反共軍代表劉適宣予以嚴厲指責。最看不慣這種偏袒態度的，是美代表團的聖約翰上尉（第一工作站主任），他首先看到緬甸違反協定在安全區附近建築機槍陣地，緬觀察員都全副武裝，神氣十足，已經抑止不住憤慨，以後又看到緬觀察員誣指揮族反共軍爲緬人，帕默、荷格蘭等聽任緬方擅自扣留、阻撓撤軍工作進行，他更加怒不可遏。聖約翰上尉中途調職，其原因雖然不是局外人所知，但他離開撤軍委員會的前夕，醉後亂罵：「我同情反共軍，佩服反共軍，看不慣你們偏袒緬甸的態度！」從這句話我們不難想像美方在如何堅持他的對緬立場。

由於美方的固執建議，迫使未經撤出的反共軍繼續撤離緬邊。及使用對泰國的影響力，使泰國不得不表示支持，而於十二月十八日，由泰國出面發表聲明，指出「唯有撤清留緬的反共游擊隊，方能避免游擊隊與緬軍發生有害東南亞穩定的戰爭」(？)

民國四十三年一月初，四國會議在曼谷再度舉行，衣復得上校雖努力向反共軍將領展開「說服」工作，但收到效果與理想相去甚遠，工作進展甚爲遲緩。

直至二月八日，李文彬中將率臺北携着「第二師撤退緬邊反共軍三千人計劃」飛返曼谷之後，另一波撤軍工作

始進入順利階段，而於二月十四日開始撤出第二期第一批反共軍一百四十九人。（迄至三月十七日，按照撤退計劃人數，滇軍官眷屬一共撤出三千名。）

撤退期間，緬方於二月二十七日起，又施出故技食言背信（按：緬方會答曠將停火期限延長至三月十五日），一面看着反共軍撤退，一面向反共軍發動大規模攻勢。三月一日，緬甸戰鬥機四架對集中猛漢基地的反共軍作一小時的瘋狂轟炸，並用機槍掃射。三月二日，數逾一萬的緬甸陸軍，開始渡過薩爾溫江，侵入景棟東南地區進攻反共軍，他們這次渡江，曾配合迫擊炮隊和飛機的掩護，據我方獲得的情報，緬甸這次攻勢，遠自三個月前（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初旬）便已開始計劃了，並且還徵募「枝」工人隊」，開闢幾條戰畧公路，裝備運輸維持橋頭堡陣地的給養。三月三日以後，緬機不斷使用火箭彈轟炸猛董、猛撒、猛敦、米真、猛漢等地。

這個時期的反共軍指揮官，是李則芬中將、錢伯英中將、官家檀少將、王敦齡少將……等，統率有反共志願游擊隊×千人。（按：絕非「李彌部隊」，也不是政府所能說服的部隊，李文彬將軍已向四國軍事委員會聲明過，撤退工作全部結束後，中國政府對緬邊各地所能影響的反共游擊隊已掃數撤清，今後留在緬邊的一切反共部隊，在緬邊各地區的任何紛爭就不負責任了。）總部本來仍設在猛撒，至緬軍發動攻勢後，因猛撒已失去死守價值，遂作戰畧性轉進，將總部移設米真（前一六一師所屬基地。）

由景棟至米真要經過九天路程，由薩爾溫江西岸的猛邦至米真亦要走七八天，同時所經過的地方都是拔海四五千尺以上的崇山峻嶺和削壁懸崖，緬軍不來則已，一來便無生還之望，於是一萬緬軍追擊至猛敦以北防線時，非但無法推進，且在反共軍的機槍陣地反擊下，傷亡了不少，而於三月二十二日退回薩爾溫江西岸。

緬軍潰退之後，爲掩飾慘敗起見，曾發出謠言，說李則芬將軍已被他們擊斃，還說曾經佔領米真總部。其實，他們何會動過李則芬將軍一根毫毛，陣亡的不是李將軍，倒是他們自己的指揮官帽力蘇少將和「國防軍」。

緬邊人民反共志願軍，目前就祇有×千人麼？不！這僅僅是猛撒以南的一部份而已。猛撒以北接近滇西南地區的山林中，還有陸續不斷地從鐵幕逃出來的反共人民，所組成的游擊隊。他們的實力與日俱增，給予雲南中共的威脅並不弱於過去的李彌部隊。

譚者不健忘的話，大概還記得「東南亞自由人民反共聯軍」的組織下面，除了李彌將軍的直屬部隊之外，還有回族反共軍，華僑反共志願軍，鄧族反共軍，喀倫族反共軍，蒙族反共軍，東度族反共軍，克仁尼族反共軍，緬族反共軍，寮族反共軍，高棉族反共軍，高山民族聯合反共軍等十一個單位，這些部隊，現在散佈在滇緬邊境，以及緬東、緬南，緬北的每個角落，他們是自由中國政府所不能說服和影響的真正人民反共志願軍，也是永遠無法撤消的地方部隊，更是中共和緬甸永遠消滅不了的人民反共勁旅。他們目前的環境雖然很困苦，但他們的反共意志並不因「李彌部隊」的撤離而受到絲毫的損傷。反之，他們比以前更加堅決，更加團結，他們知道處於前處（中共）後狼（緬軍）左鱷（越盟）右蟒（緬共）的險惡環境中，祇有更堅決更團結的站在一條戰線下，反共到底！奮鬥到底！纔能達到革命的目的和願望——生存，自由，幸福！

此外，據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份緬撥總部設處調查統計結果，我們知道在滇南境內的車里、佛海、南寧、蒙自、屏邊、鎮越、江城、思茅、寧江、六順等縣山區有約二萬八十名的人民反共游擊隊（分成十六個縱隊）。瀾滄、猛連、沅源、雙江、耿馬、緬寧、猛麻等縣山區有縱隊十四，人數約有一萬四千。滇西區域的保山、昌寧、順寧、鎮康、騰衝、潞西、瑞麗、龍陵、盈江、蓮山、隴川、固東、片馬、蠻允等縣山區有縱隊十七，人數約三萬五千。其他雲南腹地及川滇邊境、滇桂邊境、滇黔邊境、滇康邊境未取得正常聯絡的反共游擊隊約六萬至八萬人之

間。他們的補給，幾年來都獲自共軍手中，像過去共軍向國軍陣地獲得補給一樣。正如李彌將軍所說：「他們不需外援，不需接濟，仍能生存，甚至擴大！」

不錯，滇緬人民反共軍是永遠撤不清，也永遠消滅不了的，除非是把共產黨殺盡殺絕，他們纔願意放下武器，解甲歸農，記得白居易有這樣一首詩——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今日滇緬人民反共志願游擊隊的情形，正是這首詩說的一樣。

(完)

後記

本書完成後，六月二十六日，李彌將軍在台灣嘉義舉行的「中華民國各界歡迎緬邊將士歸國大會」上曾公開發表演說，再三強調：「雲南反共救國軍在滇緬邊境反共游擊鬥爭的工作，目前雖已告一結束，番號也已取銷，但是在雲南邊區上，由反共的中國人自動結成的反共隊伍，却在一天比一天壯大，這是人類反共的自由趨勢與高潮：」。並剴切聲明：「今天在滇緬邊區的反共游擊隊，已不是所謂李彌部隊，而是真正的愛好自由的反共志士所結成的人民隊伍……。」李將軍這幾句樸實而有力的話，不僅向世人闡明：今天在滇緬邊區活躍的反共游擊隊，不祇存在，而且日益壯大、同時告訴世人，這些反共的游擊隊是由愛好自由的反共志士自動結成的人民武裝！

緬邊反共游擊隊的撤退赴台，正如一齣戲劇的插曲，插曲演奏完畢，繼之而來的，將是令人驚心動魄的精彩節目，但負責導演這些精彩節目的，已不是李彌，也不是自由中國政府，更不是美國友人，而是真正愛好自由的反共中國人民，自導自演的傑作。

前文已經述過：緬邊的游擊隊是一支永遠撤退不完也是永遠消滅不了的部隊！這並不是說，自由中國政府沒有力量能够影響他們，或他們不服從自由中國政府，而是政府沒有承認他們和接濟他們。反共既不是違犯國家法律的一種罪行，每一個愛好自由的中國人民都有反共的責任和自由，正如一個光明磊落的人循着正常的道路走着，誰能干涉他？政府是反共的政府，當然沒有理由阻止人民從事反共的鬥爭工作。

本書完稿期間，是今年五月杪，作者離開緬邊基地，是在撤退赴台之前，但本書最後一章，却強調緬邊游擊隊是永遠撤不完和永遠消滅不了的人民反共武力，甚且把這股人民反共武力形容成「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原因是作者和所有在緬邊生活過的反共人士一樣，憑生活的體驗及自身的觀察，明瞭而清晰地看出滇緬邊區的人民反共

隊伍，完全是「人類反共的自然趨勢與高潮」的產品，這種產品，在大陸赤匪的暴惡迫害下，祇有日益增加，絕不受任何挫折或打擊而趨於消沉！

幾個月來，尤其在「四國撤軍委員會」宣佈任務達成之後，報紙上時常出現中國反共游擊隊活躍緬邊的消息，這些消息適足以證明本書所報導的「緬邊游擊隊不僅繼續存在而且日益壯大」，並不是脫離事實的臆測。

以下所集的資料，可作為有力的真憑實據：

【法新社仰光七月一日電】緬政府公佈：中國游擊隊一千攻擊擅邦三市鎮，於六月二十六日佔據猛漢。翌日，緬援軍反攻，游擊隊損失重大，於是撤退。其他進攻兩市鎮游擊隊亦被防軍擊退。

【美聯社仰光七月一日電】此間電報：去週緬東發生三十四小時之戰鬥，中國游擊隊於星期五被迫撤退。游擊隊攻勢目標在於佔據猛敦，該地位於仰光東北三百哩。據報參加作戰之中國游擊隊一千八中有很多受傷，緬軍傷十五名。

【香港星島日報曼谷六月二十五日航訊】中、美、泰、緬四國撤軍混合委員會所執行之任務，直至目前尚未完成。因為緬甸境內現在尚有未撤退之反共游擊隊二萬人以上，分散於各地。……

當然，緬甸政府對其國境以內仍有反共游擊隊存在，是異常不安的，因為它始終認為游擊隊不全部撤離，將引起中共與兵寇境的一種藉口。同時由於蘇俄中共的威迫煽誘，使緬甸於八月二十日再次要求把它對自由中國已歷十七個月的控訴列入第九屆聯合國大會議程，據路透社紐約八月二十日電：

「緬甸本日再次向聯合國提出指責中國國軍游擊隊留在緬甸的控訴。聯合國緬甸代表巴靈頓，本日正式提請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將緬甸指責中華民國政府侵畧緬甸的控訴，列入今年九月二十一日召開的聯大會開幕時議程之內。巴靈頓追述第八屆聯大會議會命令令緬甸繼續提出報告稱：緬甸政府感覺理應遵照上屆聯大會議之囑，而向第九屆聯大會議提出報告。去年緬甸曾向聯大會議提出有一萬二千中國國民政府軍隊留在緬北的控

訴，這批國軍部隊係在內戰中被逐入緬境者。當上屆聯大會議討論此一問題之時，美、泰兩國曾成立一個調停委員會，安排撤退了五千人，他們在越界撤入泰境時，首被解除武裝，再從泰國空運送往台灣。緬甸認為這次的撤退爲『象徵式』的撤退。去年十二月聯大會議，會通過一項決議案，表示感激美泰兩國所作的努力，並促應繼續努力撤退或監禁留緬外國軍隊，與令他們繳出武器。一

另據路透社紐約九月二十九日電：

「緬甸本日向聯大會議提出報告：去年雖有六千左右中國國民政府軍隊撤往台灣，但仍有六千左右留在緬北。去年十一月所開始進行的撤退，祇鬆弛一下當時的態勢而已，但中國國民政府軍隊留緬危機仍然存在。又稱：近來未撤退而留下的中國軍隊，且有會集整編的企圖，同時還有一個『驚人消息』，傳說在嘉坡與曼谷方面某些所謂反共華僑團體，決定籌措六十萬美元，作爲給養留緬中國軍隊之經費。」

又中央社紐約聯合國總部九月三十日電：

「本日本有跡象可見，緬甸正草擬一個方案，使它對中國的控訴不致被撤銷。據接近緬甸代表團的人士表示：緬甸可能要求友好的各國代表團提出與上屆大會相同的建議，主張繼續撤退餘下來的滇緬邊區志願反共游擊隊的努力，但聯合軍事委員會告聯合國稱：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工作已告完成，並於本年九月一日解散，蔣廷黻代表、秦外長溫惠泰耶功親王和美代表洛奇，曾將聯合軍事委員會的報告書送交聯合國，該報告書的結論稱：『留下來的外國軍隊，已無任何撤退願望的證據。聯合軍事委員會在工作期間，已成功地撤退外國軍隊及其家屬約七千人。移交委員會以便後來運返台灣的武器，已超過一千三百件，又有各式糧藥五萬發已交委員會燬滅。』從中國的觀點看，中國政府對此已盡最大力量，因此中國代表團希望聯合國在本屆會期將祇注意到有關各方面所送出的報告，並對撤退游擊隊的努力表示稱許。」

當緬甸提案由聯合國移交特別政治委員會處理的期間，令人討厭的印度，不知是受蘇俄中共的唆使，抑或別懷

鬼胎，竟也指控起自由中國政府來。據美聯社聯合國十月十四日電：

「印度向聯合國指控台灣中國當局，會直接接濟留緬緬國軍游擊隊，仍留緬的國軍殘部最近會獲新的裝備與充實。印度代表鮑洛告聯大特別政治委員會說：一九五四年五月聯合國聯合軍事委員會完成撤退六千名左右留緬國軍殘部與眷屬之後，其餘仍留緬境的國民黨軍隊，經已重新整編，且已接獲新的裝備。又說：留緬國軍殘部已建立一個集中的指揮總部。且已由該總部發動徵募新兵與策劃從事販賣鴉片……。」

美國政府對緬甸此次再度提出欲驅逐緬邊反共游擊隊的提案，像以前一樣仍然是表示支持的；換言之，即美國亦贊成把反共的游擊隊驅離其反共的崗位。據合衆社聯合國十月十四日電：

「美國本日宣佈支持十國提案，該提案支持緬甸欲驅逐緬北六千國軍部隊的願望……。」

我國政府駐聯合國代表陳之邁，對緬甸這次的指控和提案，曾經據理予以反駁。據中央社聯合國總部十月十四日電：

「中國代表今日告聯大稱：關於若干滇緬邊區反共游擊隊現仍出現緬境之事，應作爲緬甸的內部問題處理。陳之邁在特別政治委員會就緬甸項目作第三次發言稱：雖然這些殘餘游擊隊是留在緬甸境內，但他們並不完全是在中國人；緬甸能對他們施以任何適當的對付辦法，我政府將不予反對。陳氏一再聲稱：餘留的游擊隊完全在中國政府影響之外，而中國政府也根本不承認他們，中國政府並未給他們援助，亦未獲得有關外界支持他們的情報，在此情形下，我政府實無法對此不能控制的情勢負責。陳氏復指出：就事實而論，此項問題的性質從一開始即過於誇張，中國絕無侵畧緬甸或任何國家的意向。緬甸本身是共黨侵畧與顛覆運動之下的被難者，而李彌將軍的部隊同樣是共黨侵畧的犧牲者……。」

聯大政委會雖於十月十五日通過所謂「十國建議案」，宣佈「餘留緬境的中國非正規部隊，應予解除武裝及接受拘禁」。表面上，緬甸的叫囂似乎又獲得一次「勝利」，但怎樣和禁和解除反共游擊隊的武裝呢？緬甸當局如要

認真執行的話，那無非再來一次「大其力」或緬東北的喋血而已，德欽奴政府有此優勁麼？

因此，讀完書本的讀者，不必再加解釋亦會明瞭：一羣從共黨殘酷暴虐統治下反抗起來的「忠貞戰士」，他們早把生死置諸度外，除反共抗俄、報仇雪恨無他途，能接受人家的解除武裝及拘禁嗎？李則堯將軍說得是：「假如緬甸有能力消滅反共游擊隊，緬甸老早就付諸實現了，何必到聯合國去控訴……。」

緬甸既然沒有能力消滅反共游擊隊，而自由中國政府也沒有辦法對這些不能控制的人民反共隊伍、像去年一樣施以影響力及說服；那麼，未來的情勢將怎樣發展下去呢？套句老調說：自然是「好戲還在後頭」！

本書雖已面世，但「故事」並沒有完，要看全部的「故事」，除非是：反共復國的力量已把中國大陸的赤匪掃蕩淨盡！

最後，我得衷誠感謝亞洲出版社編輯部的先生們給我不少的鼓勵和指導，以及惠賜參考資料的朋友們。這番隆情厚誼，作者是永難忘懷的。

吳林衛 誌

民國四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亞洲出版有限公司

即將出版新書

· 報 告 文 學 ·

由「勞改隊員」到「積極份子」 古克中 著 港幣一元五角

· 文 藝 創 作 ·

維多利亞的海霧 石泓 著 港幣二元
 不要陽光的人 (兒童) 楊邁 著 港幣八角
 航海世家 (兒童) 安樂生 著 港幣八角

· 專 題 研 究 ·

民主制度的發展 余英時 著 港幣一元五角

· 學 術 專 著 ·

選輯新報引 馮海光 著 港幣二元五角
 自由與人權 張佛泉 著 港幣二元五角

· 翻 譯 名 著 ·

俄國及其殖民地 亞細亞社 譯 港幣二元五角

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書籍簡目

· 報告文學 ·

門爭十八年(再版)	司馬瑞著	定價港幣
毛澤東殺了我丈夫	許理著	二元五角
飛越三大洲(再版)	蘇源昌著	二元
太湖兒女進行曲	東方微白著	一元五角
血醒西區	賈覺著	二元
潮汕淪陷三年	梁慕華著	二元
回向大連	孟伯謙著	二元五角
我所見的臺灣人物(再版)	沈育光著	一元
北平三年(再版)	格林女士著	二元
「回國升學」記(三版)	裴有明著	一元五角
我來自東北奴工營	蘇偉權著	二元
陝北奴工營	張孟恒著	一元五角
蜀道青天	毛以亨著	二元
俄蒙回憶錄	張達鈞著	一元五角
橫渡崑崙三萬里	吳林衛著	二元五角
緬邊三年苦戰錄		

· 專題研究 ·

蘇聯能戰勝嗎?	馬伯樂著	定價港幣
中共財政解剖	何雨文著	一元五角
由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	鄭學稼著	二元二角
中共文藝總批判	丁焱著	一元五角
克里姆林宮內閣秘史	王平一著	二元五角
中共統戰戲劇	丁焱著	二元
黨僑與中國革命	黃福鑾編著	一元
民主與極權理論之比較	黃公覺著	二元五角
中共的學校教育	朱伯奇著	一元五角
「新民主主義」的限滅	魯男著	二元
麵包、自由、和平 (世界自由工運)	馮海朝著	一元五角

· 人物評傳 ·

魯迅正傳(再版)	鄭學稼著	定價港幣
史達林真傳	鄭學稼著	二元
中國民族英雄	易君左編著	二元
郭沫若批判	史劍著	二元五角

亞洲出版有限公司出版書籍簡目

· 文藝創作 ·

書名	著者	定價港幣
舵鳥	林適存	二元
憤怒的羅倫村	余乃玉	二元五角
淚灑僑鄉	余乃玉	二元五角
無字天書	林適存	二元
半下流社會(再版)	隨遊	二元
長巷(再版)	沙千夢	二元
愛的清算	許瑾	二元
流浪者	秦風	二元
恩人(再版)	易文	二元
春到調景嶺	張一凡	二元
聖潔的靈理(再版)	謝冰瑩	二元
還鄉	金止戈	二元
第二十五兵工廠	北野	二元
淮河謠	岳騫	二元
招魂曲	李教授	二元
上梅村	李教授的赤戀	二元
荆棘火	復仇(劇本)	二元
離離原上草	代價	二元
森林裡的故事(童話)	離離原上草	二元
前線無戰事(劇本)	熬煉	二元
夜香港	熬煉	二元
鬼把戲(劇本)	夜香港	二元
日月潭之戀	鬼把戲(劇本)	二元
白熱的海洋	日月潭之戀	二元
我永遠存在	白熱的海洋	二元
小鬼	我永遠存在	二元
祖國山河(君左游記選)	小鬼	二元
楊瑞明	祖國山河(君左游記選)	二元
李行軒	楊瑞明	二元
王純如	李行軒	二元
南宮搏	王純如	二元
趙慰慈	南宮搏	二元
張大軍	趙慰慈	二元
黃思騁	張大軍	二元
黃炎	黃思騁	二元
章琴	黃炎	二元
鄭沈重	章琴	二元
陳一塵	鄭沈重	二元
任穎輝	陳一塵	二元
余非	任穎輝	二元
關聲濤	余非	二元
黃競之	關聲濤	二元
魏希文	黃競之	二元
黃君左	魏希文	二元
易君左	黃君左	二元

亞洲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版書籍及連環圖畫簡目

學術著作

- 心物與人生 唐君毅著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 孫中山與共產主義 張書琴著 二元五角
- 第三國際興亡史 鄭學稼著 二元五角
- 中國史前史話 徐亮之著 二元五角

翻譯名著

- 中國赤潮記(再版) 雷神父著 定價港幣二元五角
- 隔牆有耳 李潘郁譯 二元五角
- 好萊塢工作實錄 梅榮全葉原著 二元
- 安撫下的恐怖 易文譯 二元
- 我選擇正義 蘇逸谷聯父著 二元
- 台灣灘頭堡 焦拉夫歐科著 二元五角
- 湯象 費吳生夫人著 二元

連環圖畫

- 烏龍王靠掘記(上、下集) 雷雨田繪著 每集八角
- 烏龍王下鄉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烏龍王四霸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烏龍王參軍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烏龍王援朝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烏龍王被俘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烏龍王夢馬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烏龍王凌感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烏龍王認父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次亞南日島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甲爭十八年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松仔嶺血案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東海擒賊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阿毛翻身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連容騷走私記 雷雨田繪著 八角
- 掃蕩東海上空 雷雨田繪著 八角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緬邊三年苦戰錄

全一冊基本片

(外埠酌)

著者 吳

出版者 亞洲出

發行者 亞洲出

香港銅
電話

承排者 永興

香港蓮

印刷者 東南

香港高

中華民國四十三

位姓多期 編者多期 編者多期 編者多期



承印者：東南印務出版社

價定本基

港幣二元五角

H.K.\$2.50

IN HONG KONG